武俠世界



第37年

33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南宮宇先生所著的「傲劍蘭心」巨型小說。「平心山莊」的常敏常捷姐弟倆梅林舞劍賞梅，此時走出一年輕人名喚梅傲，他亦湊趣舞了一趟「傲骨劍法」，不但劍法同出一轍，「傲骨無聲、傲劍無痕」更勝姐弟倆……南宮宇先生撰著的故事撲朔迷離，恩恩怨怨，一線之差，究竟此一劍法創於何人之手，是常平心？抑或梅勇？欲知故事詳情，請看三個年輕人如何根據「梅蘭菊竹，蘭因絮果」八個字去追尋眞相。

*　　*　　*

短篇「俠女遊龍」乃金戈先生所著，究竟「鐵桿子」常德安與羅保官爲何被人錯把馮京當馬凉追殺？欲知精采絕倫的故事結局，請欣賞刊於本期的下半闕。

*　　*　　*

麥美倫先生精於描寫現代偵探推理故事，相信本刊讀友對其著作並不陌生，今期再刊上「一條藍褲子」，請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石中奇先生所著的巨型小說「珠緣俠劫」，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斌
主　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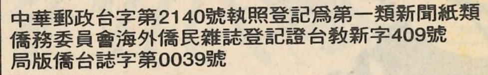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33期
（總號189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傲劍蘭心



傲骨劍法　引起紛爭

大雪初晴，正是賞梅的好時光。

平心山莊的梅林，據說比杭州的孤山梅林，無論是梅花的數目梅林的設計，都不遑多讓。

通常欣賞梅花，有兩個好辦法。

第一，是沿着梅林而走，細看每一朵被雪覆蓋着的梅花，然後，用手輕輕推梅樹，讓雪花散落，雪、香氣能使人心曠神怡，身心舒泰。

第二，是安坐室內，把酒賞梅，讓梅花在雪中靜止，心也隨着梅香與梅傲，淡淡散開。

常敏與常捷都是青年人，他們好動，精力充沛，當然是選擇了第一種方法去賞梅。

他們正沿着梅林小徑而走。

常捷走在前面，正把前面一棵老梅樹推動，雪屑正紛紛而下，連一些梅瓣也落了下來。

常敏道：「弟弟，不要這麼粗魯，就讓梅雪自行散落，那豈不是更好看？」

常捷道：「姐姐，你總是那麼說，甚麼也要等，我們既然要看梅花，但白雪蓋着梅花，那我們便要把雪抖下，立即可以欣賞到梅花，何必等？」

常敏並沒有和這弟弟爭辯。

常捷依然又推動另一棵老梅樹，雪屑飄下，在淡淡的陽光之中，閃閃生輝，煞是好看。

常捷回首望去，見姐姐不言，雖然臉上並沒有不悅之色，不過，他一向機靈，也愛護這唯一的姐姐，便改口道：「姐姐，我倒想到一個好方法……」

「甚麼好方法？你說是抖雪，還是賞梅？」

「抖雪！」

「我已說過……」

常捷已不再聽，一溜煙的往前跑去，常敏自言自語道：「這弟弟……」

她的脚步也加快，來到前面，這梅林雪中的一塊空地，常捷正站在當中。

「姐姐，你看！」

常捷抽出背後佩劍，迎空耍了幾個劍花，在空地兩旁的梅樹上的雪屑，立時因爲劍氣而紛紛落下。

常捷繼續舞劍，雪花也因劍氣的速度，劍氣的勁道，而作不同的速度與勁道落下。

轉眼之間，常捷所舞的「傲骨劍」已完結，四周的梅樹上的雪屑，亦已溶得七七八八。

沒有了雪屑的覆蓋，香氣更爲四溢。

常敏擊掌道：「好極，好極！」

「你讚我嗎？」常捷問。

「不，我讚的是雪屑無聲落下，更顯梅香！」

常捷有點不悅道：「原來如此！」

常敏見弟不甚高興，立時道：「我也讚你開始把握到『傲骨劍』的精髓——傲而不驕，勁在骨子裏！」

「祇是剛開始。」

「當然，你以爲爹爹練就此傲骨劍，費了多少時日？」

「我不知道。」

「要練到『傲骨無聲，傲劍無痕』的爐火純青境界並不容易，你練了多少年？」

「三年。」

常敏道：「那不用我再多費唇舌解釋，你在三年之內，能把握其精髓，已是難得！」

常捷表面是不動聲色，但心裏卻是暗自高興，因爲他知道姐姐爲人，要求極高，可以開口讚美，已實屬難能可貴了！

常捷道：「姐姐，劍氣抖雪而落，已是好看，若是可以叫劍氣抖花而落，那一定更好看！」

「這個當然！」

「可惜，我沒有此功力！」

常捷見姐姐並沒有甚麼反應，便立時想到一個方法，他再抽佩劍，向梅林中走去。

「弟弟，你做甚麼？」

常捷道：「你既不讓我看劍氣抖花而落，那我往梅林，用劍劈樹，那也可以看見抖花而落的景象！」

「你瘋了嗎？我們出來賞梅，並不是出來煮鶴焚琴，大煞風景！」

「不過，我實在想看劍氣抖花而落！」

常敏知道弟弟的心意。

「我沒有佩劍出來！」

「那麼你使用我的劍！」常捷已不待她再多說一句話，把劍一拋。

常敏接過了劍，翻身一騰，人已在空地之上。

她祇耍了幾個劍花，但劍氣已開始形成，梅花花瓣也開始紛紛而下。

常捷忍不住的鼓掌。

常敏亦沒有理會，她把「傲骨劍」一招一式的使出，不快也不慢，不浮也不躁。

然而，劍氣漸盛。

無聲的劍氣抖落梅花花瓣，却帶來陣陣幽香。

「傲骨劍」在常捷手上，可以讓雪屑溶下，在常敏手中，却令花瓣飄然散落。

兩種絕然不同的境界，也是兩種絕然不同的功力。

轉眼之間，常敏已把整套傲骨劍演罷，收劍入鞘。

常捷再度鼓掌。

常敏道：「你擊掌讚我？」

「不！」常敏還以剛才姐姐沒有直接讚美自己，使她也不悅。

常敏却並無不悅，祇道：「那你讚甚麼？」

「讚花瓣落下，無聲無息，却舖地有緻，你看，一地殘紅，多好看！」

「對，一地殘紅！」常敏看了，却有點傷感。

常捷想不到姐姐那麼多愁善感，道：「我當然也讚美你的傲骨劍！」

常敏聽了，也不動容，祇問：「有甚麼值得你讚？」

「傲而不驕，勁在骨子裏！」

「那是拾人牙慧！」

「不，這是傲骨劍之精髓所在！」

常敏並沒有反駁，却道：「你知我練了傲骨劍多少年了？」

「你大我二年，那比我多練二年！」

「二年，那便是把握精髓的時光，練劍尤如梅樹，初生之花，你可會見其紅透？」

「沒有。」

「祇有老樹，才會紅如滴血。」

「對。」

「那便是功力，功力在乎時光與努力的積聚！」

常捷道：「多謝姐姐教誨！」

常敏聽了十分不悅，道：「哼，我們出來賞梅，却談起功力！」

「爹爹常道：無劍不在，也許就是這個道理！」

忽然，常敏定了下來，道：「誰？」

常捷望着姐姐，常敏用眼色示意他不用多言，自己却又再道：「誰？」

「好耳力！」

一人自梅林中躍了出來。

常捷見了，心下好生慚愧，自己對這人隱在林中，竟然一點也不知道，而姐姐却已知有人在林中。

那人一身白袍，在雪地之中，更見飄逸。

常捷道：「請問閣下是……」他想撲前，但常敏一手把他拉着。

那人道：「你們使的是傲骨劍？」

「你如何得知？」常捷問，但隨即覺得這個問題實在膚淺，因爲那人可能早已躲在林中，聽到他們二人所說的一切。

常敏道：「是又如何？」

「那你要見識一下！」

常捷道：「見識甚麼？」

「劍！」

那人手中沒有佩劍，却要人見識劍法。

常敏道：「弟弟，給他！」

常敏實在有膽識，居然把劍給一個要在自己面前舞劍揚威的人。

那是常敏自信的表現。

常捷把劍與鞘同時拋出。

那人向後晃動，接過了劍，便在空地之上，把那套「傲骨劍」耍了出來。

常捷看了，覺得賞心悅目，因爲他看過姐姐舞這套「傲骨劍」，竟沒有這人那麼瀟灑自如。

常敏看了，却是心驚！

第一，此人與自己年紀相若，怎能有此功力？

第二，「傲骨劍」法此人怎會學得？

她不但越看越心驚，而且越多懷疑。

不過，她仍然忍耐着，直至這個青年人，把這套劍法完全演繹完畢。

常捷擊掌讚好。

常敏却是眉心緊鎖。

那人道：「獻醜了！」

常捷道：「兄台所要的劍法，好是好了，却欠一份……一份……」

他好像在這一刹之間，找不着一個適當的形容詞。

常敏一手拉着弟弟，問那人道：「你是誰？」

那人不語。

常捷竟道：「是誰又有甚麼關係？兄台，你這一手劍法，好是好了，但欠缺一份功力！」

「甚麼功力？」

「在下自問年輕，學劍日子不多，但也可以以功震雪屑，溶下滿地！」

那人微笑不語。

「家姐功力比在下深，劍氣所到之處，雪屑飄揚，殘紅滿地！」

那人仍微笑不語。

「而閣下……」

常敏再一把把他拉着，但常捷却不以爲意的續道：「閣下劍招悅目，瀟灑自如，却沒有甚麼……」

常敏道：「你究竟是誰？」

那人道：「這位兄台確是快人快語。」然後，他乾笑了幾聲。

這時，空地兩旁的梅林，美麗清香的梅花，正一朵一朵的落下，落下在純白的雪地之上。

朵朵梅花，就像描繪在白紙之上。

這景色看得常捷整個人也呆了。

這人舞劍，功力之深，在常捷眼中，已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

劍氣所到之處，竟然把一朵一朵梅花震下，而且每朵完整無殘缺，功力實在……

常捷有點慚愧道：「在下向這位兄台道歉！」

那人奇怪問道：「道歉甚麼？」

「道歉有眼無珠，有眼不識泰山，原來閣下是個劍術的大行家！」

那人拱手，道：「豈敢，豈敢！」

常捷是以一個學武之人心態，看見別人武藝比自己高强，他並沒有妒忌之心，反而是坦言欣羡。

常敏道：「你究竟是誰？」

這是第三次的追問，常敏雖然力持鎭定，但仍然有些聲色俱厲。

那人道：「在下姓梅，單名一個傲字！」

「梅傲？」常捷道，他想了一下，續道：「這個名字，似乎在甚麼地方聽過！」

常敏道：「你爹是梅勇？」

梅傲嚴肅地道：「先父正是梅勇！」

「那你來找誰？」

「常平心！」

常捷道：「你找我爹爹？對，我聽爹爹說過，他有一個知己好友，也是姓梅的，對，是梅勇，那麼，傲兄便是家父的世侄了……」

常敏並沒有常捷那麼友善，道：「你找家父，目的何在？」

梅傲却道：「令尊可在山莊之內？」

常捷本想直答，但常敏早了一步，道：「你找家父何爲？」

「非常簡單！」

常捷道：「傲兄何不直言？」

梅傲望了常敏一眼，也望了常捷一眼，却對常捷說出了兩字：「報……仇……」

常捷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重覆道：「報仇？」

梅傲道：「正是！」

常捷實在無法相信，問道：「傲兄年紀與在下姐弟差不多，你怎會與家父有仇？」

常敏道：「報甚麼仇？」

梅傲道：「殺父之仇！」

常捷聽了，忍不住道：「那麼，你即是說，我父親殺你父親，你來報仇？」

「正是！」梅傲說得斬釘截鐵。

常敏道：「你說家父殺你父親，你可有證據？」

「證據？常平心殺我父親，在深山野嶺，當然沒有證據，不過……」

「不過甚麼？」

「傲骨劍是先父所創，天下無人不知，常平心不單殺了先父，而且盜了他的劍譜，而今已教了你姐弟倆，這一點已是眞憑實據！」

常捷道：「我還以爲……」

常敏阻止他再說下去，接口道：「梅傲，這事眞相如何，我並不知道其中詳情。」

「所以，我要見你父親！」

常敏道：「捷弟，咱們走！」

梅傲道：「不，常捷，你留下！」

常敏道：「梅傲，你不相信我，竟要留下我弟弟，你安的是甚麼心？」

梅傲道：「我安的是甚麼心？就像你父親一樣，安的是非常心！」

常敏的父親常平心，與非常心，一字之轉，其意義則不同。

常捷道：「姐姐，你去找爹爹，不用擔心我，我看梅傲兄也不是一個不分是非黑白的人，他武功在我之上，年齡在我之上，怎會欺凌弱小？」

常捷這話，實在說得技巧，既讚梅傲，也保護了自己，非常得體。

梅傲道：「我與這位……捷弟，在這裏等候，賞雪賞梅，請通知令尊！」

常敏似欲去却有點擔心。

常捷道：「姐姐，你去通知爹爹！」

常敏輕聲道：「小心！」

* * *

常敏迅速離開這個梅林。

常捷望着梅傲，道：「兄台貴庚？」

「在下二十歲，捷弟呢？」

「在下十六，那實在要尊兄台一聲傲兄，傲兄學劍多少年？」

「在下十歲之時，得先父指點，但十二歲喪父！」

「令堂呢？」

「先母生下我之時已亡故。」

「那麼你祇學劍二年，其餘是……」

「其餘是讀先父所遺劍譜，自學而成！」

「佩服佩服！」

常捷雖然知道這位梅傲，來向自己父親尋仇，其實也是自己的仇人，不過，他却覺得與這位梅傲，似是十分投緣。

梅傲雖是第一次見常捷，却也覺得甚爲投契。

兩人竟然在這等候期間，談劍起來，全無敵意。

* * *

常敏迅速的回到平心山莊的大宅。

她的父親常平心正是住在這大宅的閣樓上。

常平心而今早已退隱江湖，每日祇是品茗賞酒，興到之時，並不舞劍，却是舞文弄墨。

當常敏上到閣樓，常平心正站在小露台外面，這小露台可以遠眺梅林。

常敏叫道：「爹爹！」

常平心覺得奇怪，這個女兒，

向來做事小心謹慎，不徐不疾，更會如此氣喘跑來？

常平心道：「敏兒，發生了甚麼事？」

「有人找你！」常敏直截道。

「誰？」

「梅傲！」

常平心似是心頭一震，道：「梅傲，他找我作甚麼？」

「他說……報仇！」

常平心聽了，臉色蒼白，但很快便回復了原狀，道：「報甚麼仇？」

「殺父之仇！」

常平心聽了，竟然笑了起來。

常敏道：「爹，你笑甚麼？」

「我笑這孩子……我見他那年，他是十二歲，而今應該是二十歲了！」

「對，不過，他似乎比二十歲這個年紀，成熟穩重很多！」

「梅傲在那裏？」

「在梅林空地處！」

「單獨一人？」

「不，常捷陪着他。」

「他們怎樣？」

「不知道，不過，看來是十分投緣！」常敏頓了一頓，問道：「爹，你不擔心？」

「擔心甚麼？」

「梅傲說找你報殺父之仇，而常捷是你兒子，你不怕他報仇不成，殺了捷弟？」

「不會的，我想不會的。」

「爲甚麼？」

「因爲梅勇爲人正氣凜然，他的親子，絕對不是卑鄙小人！」

「你那麼有信心？」

「因爲我非常了解梅勇！」

「你了解梅勇？你不是殺梅勇的人？」

「我是。」常平心坦白承認。

「你是梅勇好友？」

「是。」

「既是好友，怎會殺他？」

常平心嘆了一口氣，道：「一言難盡！」

「可以說給女兒聽聽？」

常平心似欲言又止，不過，他隨即轉了話題，問道：「他怎樣進入平心山莊？」

「不知道，我與捷弟在梅林中賞梅玩劍，他便在空地之中出現。」

「你們不知他何時在梅林？」

「不知道。」

「那麼，梅傲的輕功也不差！」

常敏道：「他還指責……」

「甚麼？」

「指你盜取『傲骨劍法』，並授我姐弟！」

常平心不言。

常敏實在覺得奇怪，對於這一個指責，其實是相當嚴重，但常平心並沒有太大的反應。

常敏忍不住追問：「他胡言亂語？」

「不！」常平心斬釘截鐵的道：「傲骨劍法的確是梅勇所創之劍法！」

「你盜了他的劍譜？」

常平心道：「不是。」

突然，下面傳來一陣人聲，一個家僕奔了上來，叫道：「老爺，少爺與一個人，在梅林之中，打得非常激烈，快去看看！」

常敏聽了，忽道：「麻煩，他竟然對付捷弟！」

常平心道：「不會的！」

「不會？知人口臉不知心，你連他樣貌也已模糊，你怎知他不會？」

常敏已不理會父親，飛身下樓。

梅林之中，果然見到常捷與梅傲正在大戰。

常捷手持利劍，但梅傲手中，却祇是一支梅枝。

常敏叫道：「梅傲，你不守諾言？」

「甚麼？」梅傲停了下來。

常捷也道：「姐姐，你說甚麼？」

常敏見他們都停了下來，不安的道：「你們不是……」

「傲兄用梅枝指點我劍法！」常捷道。

「對，我們切磋一下！」梅傲道，頓了一頓，已問道：「你爹爹在嗎？」

常敏道：「在。」

「他有沒有……他知不知道我來報仇？」

「知道。」

「他害怕？」梅傲道。

「不，他怎會害怕！」

「你沒有說過我的劍法？」

「約略說過。」

梅傲道：「既然常平心在，我也要直接去找他，了却這殺父之仇！」

常敏想阻止他，已來不及，祇好叫道：「捷弟，快追上去看看！」

兩人竟然在這短短的路程，追不及梅傲。

當他們來到大宅，梅傲竟然從大宅的門內，似被人擲了出來似的。

不過，梅傲一着地，又已穩身站好。

他看了姐弟一眼，並不言語，又再衝入大宅，不過，不及一瞬，梅傲又被抛了出來。

很明顯，梅傲想衝上樓去，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彈了出來。

而且這一次，應是第二次。

梅傲也迅速穩身，這次，他連姐弟二人，也不多望一眼，又再往

上衝。

第三次。

不及轉瞬之間，梅傲這一次，更是滾了下來，不過，他依然很快穩身站起。

梅傲憤怒地道：「常平心，你好沒有種！」

閣樓之上，傳來一陣笑聲。

梅傲更加憤怒地道：「你笑甚麼？」

常平心從閣樓傳來的聲音，道：「世侄，你還是好好的早點回家。」

「我一定要報仇！」

「報仇？我不會與你較量，第一，你與我的身份不同，我與你爹之事，與你毫無相干，第二，你的武功還不及我，你找我報仇，無異是以卵擊石！」

梅傲聽了，仍然十分憤怒，道：「你與我爹之事，怎會與我無關？你是我殺父仇人！」

「這話是誰告訴你的？」

「當然是我父親。」

「你父？你那時是不在他身旁，怎能告訴你？」

「我……我……」梅傲一時之間，似無言以對。

常平心道：「你甚麼時候見過你父親？」

「十二歲那年。」

「那麼，你十二歲之後，有沒有再見過他？」

「沒有。」

「那麼，他怎會告訴你？」

梅傲更是啞口無言。

常平心道：「你聽人說，我是你殺父仇人，江湖之內，很多人却是人云亦云，根本當不得眞！」

梅傲道：「先父去世之時，你是否與他在一起？」

常平心並沒有回答。

梅傲道：「不敢回答？」

閣樓之上，並沒有答話。

梅傲進一步的激將法，道：「不敢？你害怕！」

忽然，一捲畫軸自閣樓的樓梯滾了下來，梅傲不敢上前拾起。

常平心道：「世侄，你好好把這畫卷拿回去！」

「那是甚麼？」

「那是你父所繪的『傲骨劍』的手稿，是他親手交給我的，我把這些手稿整理之後，用紙裱過，你拿回去，一來可作紀念，二來也可以改善一下你的劍法！」

梅傲上前，把畫卷拾起，然後，把畫卷打開，細細的閱讀。

他看得入神，常捷上前，只見那畫卷，是一幅一幅的圖像，上面沒有文字，只有圖像。

他一眼看去，也知這是整套的「傲骨劍」法，因爲他也是練傲骨劍法的。

常敏也上前，並且協助他把畫卷拉開，梅傲被圖中的招式吸引，竟然像忘記了一切，把圖像小心揣摩。

常敏對傲骨劍法更是熟悉，她也被圖像吸引，三人竟站在閣樓之前，一同細看起來。

忽然，梅傲放下畫卷，對兩姐弟道：「這手稿是先父所繪，換句話說，這傲骨劍法是先父所創，你們不能看這畫像！」

常敏與常捷都懂江湖規矩，兩人只好站在一旁。

梅傲道：「不過，你們其實早已看過！」

常敏道：「我從來沒有看過！」

常捷也道：「對，我也從來沒有看過！」

「那你怎麼學傲骨劍法？」

「是我父口授！」兩人同道。

「眞的沒有看過？」

兩人肯定地答着。

梅傲道：「那麼你父親倒是一個非常尊重江湖規矩的人……不，不……」

「爲甚麼又說不？」

「他雖然沒有把畫像給你們看，但他自己看了，並且把傲骨劍法傳授了你們，也即是搶了先父這一套獨創之傲骨劍法……」他頓了一頓，道：「他殺先父，又盜劍譜，叫我怎能不報此仇？」

常敏道：「也許其間有一些原因，家父並沒有向你說明？」

她接着向閣樓叫道：「爹爹！」

上面並沒有回應。

常敏有點意外，又再叫了幾聲，同時道：「爹爹，我上來看你！」

上面依然沒有答話。

常敏道：「家父向來固執……不過，你也明白，老人家總是比較固執的，我向他說明一切，希望他可以給你一個解釋！」

梅傲沒有甚麼表示。

常捷道：「讓我上去看看！」

常捷已上了樓梯，只見閣樓之內，空空如也，他叫了幾聲：「爹爹，爹爹。」

他走了整個閣樓，却不見父親的存在，他覺得十分奇怪，一時實在想不通，竟站在當中呆了。

常敏見他這麼久也沒有下來，以爲發生了甚麼事，在下面叫道：「捷弟，怎麼了？」

「爹爹不見了！」

「不見了？你在開玩笑？」

常敏也三步拼作兩步，走了上來。

常捷道：「你看！」

閣樓並不算大，前面是一個大聽，後面便是常平心的睡房，一眼看去，便可以看到房內一切。

常平心剛才還與他們對話，可

是，這一刻却完全失去了踪影。

兩人在閣樓內走了一遍，梅敏也無法明白。

梅傲在下面叫道：「你們不要騙人！」

兩姐弟聽了，有些憤怒，但事實却是如此，常捷忍不住叫道：「梅傲，你也可以上來看看！」

梅傲聽了，也走了上來。

他開始之時，也步步爲營，不過，來到閣樓之上，只見姐弟二人，完全沒有常平心的踪影。

「他逃了？」梅傲道。

「他爲甚麼要逃？」常敏問。

這話實在使梅傲無法作答，他自言自語道：「他爲甚麼要逃？」

「你三次闖上樓梯，都被他的掌力震退下來！」

「是的，令尊掌功厲害，我三次闖上，但連他人影也沒有見過。」

「因此，他根本上並不怕你！」

「但爲甚麼他要離開？」

常敏道：「梅傲，你覺得你來報仇這一件事，是不是十分怪異？」

「怪異？」

常敏解釋道：「第一，我看你來平心山莊，口雖說是報仇，但報仇的情緒並不强烈！」

梅傲並沒有否認，便反問道：「爲甚麼你這麼說？」

「因爲你寧願在梅林與我們論劍，但並不心急來見仇人！」

「那是因爲我愛劍、好劍。」

「第二，我姐弟二人，是你仇人之子女，照理你也應恨我們如蛇蝎，但你並不。」

「我只覺得，殺先父之人，只是你父親，此事與你們二人，絕無關係！」

常敏又道：「第三，你對殺父之仇，口中雖說重要，但行動並不！」

「爲甚麼你這麼說？」

「因爲你殺人慾望並不强烈！」

常捷也插口道：「我聽爹爹說過，江湖上很多報仇雪恨之事，那些人一見人便殺，而且要斬盡殺絕！」

梅傲苦笑。

常敏道：「我想知道，你是否看到我父親殺你父親？」

梅傲搖搖了頭。

「那麼是誰告訴你？」

「我偵查所得！」

「偵查？那麼是道聽途說！」

梅傲點點了頭。

「那麼，你並不肯定我父親殺了你父親！」

梅傲有點無可奈何地點頭。

常敏道：「好，再說回我父親，你指責他殺你的父親，他反應並不强烈！」

「對，他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那麼，當中必然有原因。」

常捷道：「我也想到了一點，梅兄，你的武功，在我們二人之上，但與我父親相比，如何？」

梅傲道：「我三次闖上樓梯，三次被拋了下來，連對手人面也沒有見過，從中可以明白他對這事也並不諱言，也是個直性漢子。」

「你承認武功不及他，你要殺我父親，根本上暫時並無能力！」

梅傲不得不承認。

「可是，家父却又把這本傲骨劍法交回給你，如果你再照手稿去練……」

「大有可能，我的傲骨劍法會進入另一境界！」

「那時，也許你有能力與家父相鬥，甚至是殺了他！」常捷道。

「可能。」

「那麼，你認爲天下怎會有如此一個傻瓜？明知對方要殺自己，還讓他有機會練好武功，來殺自己！」

這一點實在是令人無法可以想得通。

梅傲道：「還有一點，使我無法想得通！」

「那一點？」

「令尊武功超乎我之上，他爲甚麼忽然要離開？他害怕甚麼？如果這其中有問題，他大可以解釋！」

「是否你不聽？」

「我聽不聽也沒有關係，我沒有能力殺他！」

三人在閣樓之內，想了許多遍，假設了很多理由，也無法解開他們心中的猜疑。

常敏道：「我看這事，一定要等我爹爹回來，由他加以解釋。」

梅傲也同意。

常敏以爲父親暫時離開一會，不久便會回來，索性招呼梅傲往大廳，吃些酒菜，邊談邊等。

天下報殺父之仇有許多，但看來沒有一宗，像這一宗，仇家共聚，把酒言歡！

他們等了三個時辰，時已入黑。

外面又飄起雪來，三人圍爐取暖。

常敏開始有些擔心，道：「捷弟，你以爲爹爹會去了那裏？」

「也許他不想見梅兄，因此離開！」

「不會，他沒有理由不想見我，他祇說不與我較量，但後來沒有加以解釋，如果換作你，你會怎樣？」

「既不是自己殺人，當然是要加以解釋。」

常敏道：「他會不會去了拿一

些東西回來，以便在解釋這殺人事件之時，更加有力？」

這一個結論，比較合理，三人也有些同意。

常敏道：「外面大雪，梅兄，你暫時住在我家，等家父回來再說！」

那夜，梅傲便住在平心山莊之內。

梅傲醒來，見外面仍是飄雪，他也不懼寒冷，披衣起來，洗漱之後，拿出那畫卷出來。

這畫卷內的傲骨劍法，非常精細，比起他自己看過父親的原稿，很明顯有很多地方曾加以修改。

最重要的一點，這畫卷內不單劍招清晰，還附有一些「以氣御劍」、「以勁御劍」的心法。

梅傲看着這畫卷，竟然忘記了一切。

連常敏站在他跟前，他仍然不知道。

常敏見他入迷，輕聲道：「梅兄！」

梅傲這才抬起了頭，道：「啊，令尊回來了沒有？」

常敏搖了搖頭，道：「還沒有，外面那麼大雪，也許在路途之上有些阻滯！」

「沒關係，我可以等他！」

「你看得這麼入迷？」

「傲骨劍法非同凡響！」

常敏連忙退後。

梅傲道：「其實你也是練傲骨劍法的，你也同來看看！」

常敏道：「你不介意？」

「不會！」

「我看過你使的傲骨劍法，在我之上！」

「你練了多少年？」

「五年多！」

「我練了八年，武藝之道，只是熟能生巧，我多練你一些時日，自然比較好一點。」

常敏道：「不過，在勁道方面……」

「我們所學之內功、內勁，只是一般的，並不能運用之於傲骨劍法之內，不過，先父早已知道，因此，在這畫幅之內，有特別的心法。」

常敏更不敢看。

梅傲道：「爲甚麼你不看？」

常敏道：「學你家傲骨劍法已是違背江湖武學之道，而且要學你父親獨創御劍心法，那更是不依江湖規矩！」

梅傲道：「我却不同意。」

「爲甚麼？」

「這手稿在你父親手中，大有可能是先父交給你父親，他已是默許你們學習了！」

「不過，家父一直沒有把這獨特的御劍心法教給我們，當中定有原因！」

梅傲道：「這些於『心法』的文字，相當深澀，我們一起研究一下。」

常敏便與梅傲一起研究。

常敏是個女孩子，幼時曾讀四書五經，記性極好，而且領悟力强，對於文字上的造詣，實在比梅傲强得多，因此，在她協助研讀之下，明白了很多心法的意義。

於是，兩人竟不知不覺的演練起來，當然，這些心法並非一蹴即就，要練習一段時間才會有效，不過，他們早已有一些根底，加上而今所學理論，很多時候，以前有所困惑的，到了此時，却又豁然而通。

這時，常捷也來了，三人了無芥蒂，互相學習，互相指正，十分融洽。

梅傲道：「我們在這裏，施展不開，倒不如再到梅花林中，邊練邊談？」

兩姐弟贊成，大家立刻來到梅林之中，以劍配合心法，切磋研究。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又是黃昏。

常敏望着落日，道：「咦，怎麼爹爹還沒有回來呀？」

常捷也覺奇怪，道：「他從來也沒有試過不辭而別，難道……」

梅傲道：「兩位不用擔心，我看令尊一定會很快便平平安安的回來。」

結果，那夜，常平心並沒有回來，也沒有任何消息傳回來。

第三天，他們又到梅林習劍，一直到了黃昏，仍沒有常平心的半點消息。

梅傲本想安慰，但事實擺在面前，常平心已無端失踪三天，安慰的話，已成虛僞。

常捷道：「我想出去找爹爹！」

常敏道：「我也想，不過，你認爲應往那裏去找？」

常捷却答不上。

梅傲道：「多年來令尊向來沒有出門？」

姐弟皆搖首，道：「很少。」

常敏道：「他最多也是到城外的寒山寺，找那位寒燈和尚弈棋！」

常捷補充道：「他從來沒有去這麼久，而且會先吩咐家人照顧我們。」

梅傲道：「那時你們年紀還小！」

常敏道：「也許他眞的去了找寒燈大師？」

常捷道：「或者，他先去找寒燈大師，其間再有一些變化，然後再離開寒山寺？」

梅傲道：「既然你們有這些猜

測，爲甚麼不往求證？」

「對！」

青年人都是十分心急，他們三人也不例外，決定立刻起程。

常敏吩咐了山莊總管，說他們去了寒山寺，免至父親回來，反而又再擔心他們的行跡。

* * *

三人從黃昏時分出發，來到寒山寺之時，已是凌晨時分，寺內僧侶，已開始了早課。

常敏爲了方便，早已改扮男裝。

知客僧見他們這麼早來寺，以爲他要做些甚麼法事，招呼了他們在一個偏廳之內。

知客僧道：「三位施主這麼早來到小寺，可有甚麼原因？」

常敏道：「住持寒燈大師可在？」

知客僧道：「在，不過，他在唸早課，要過一個時辰才出來！」

常敏道：「近日可有一位姓常的施主來過？」

知客僧道：「可是常平心施主？」

「對，常平心正是家父！」常捷道。

「啊，原來是常公子，令尊來過，與寒燈師傅談了半天，也弈棋半天！」

「而今呢？」

「早已離開。」

「甚麼時候離開？」

知客僧道：「小僧不知道。」

常敏道：「不打擾師傅，我們在這裏等寒燈大師好了！」

知客僧離開了這小偏廳。

他們一直等到了天亮，寒燈大師才來到偏廳，他一見了常捷，便道：「你可是常捷公子？」

常捷並沒有見過寒燈大師，道：「大師，你怎會認識小子？」

寒燈大師道：「你與常平心施主長得一模一樣，貧僧一見你，便以爲時光倒流，看到年輕的平施主！」

常捷道：「我爹可有來過？」

寒燈大師並沒有直接回答，問道：「這兩位是……」

常敏道：「我像不像？」

寒燈打量了常敏，道：「你不是不像，但以貧僧所知，他只有一個兒子，而你……」

常敏道：「我爲方便上路，扮了……」

「原來你是他的女公子。」

「對，在下常敏，拜見過大師！」

寒燈大師還禮，又道：「這位是……」

梅傲道：「在下梅傲，見過大師！」

寒燈一聽他的名字，竟皺眉道：「阿彌陀佛！」

梅傲道：「大師，在下可有……」

寒燈大師道：「常施主這次來找貧僧，開始還是聊天弈棋，但後來才知道，他爲一個姓梅的人而煩惱。」

「爲我？」

「梅公子，你找常施主……」

「報仇！」

寒燈大師道：「報仇？你們之間，有何仇恨？」

「殺父之仇！」

「常施主是個仁厚長者，他雖然過了一段江湖日子，但他並不是容易開殺戒的人，令尊是……」

「梅勇。」

「當年江湖上有四君子之稱。」

「聽說是。」

「那麼，你對令尊之事，也不大清楚？」

梅傲搖搖了頭，道：「我只知道，常平心殺了先父，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因此，我找常平心報仇！」

寒燈大師道：「梅公子，貧僧看你一表人材，而且爲人忠厚純樸，一片孝心，其實，你可知常平心殺你父之事……」

「常平心眞的殺了先父？」

寒燈大師道：「啊，原來你還沒有肯定！」

梅傲道：「對於這件事，在下登門求見，雖說報仇，但我其實是想把這件事情弄清楚！」

「你與常施主談過？」

「沒有。」

「爲甚麼？」

「根本上並沒有機會，我接過他三拳，不過，我連過招的機會也沒有。」

寒燈大師覺得非常奇怪，於是，梅傲把闖上閣樓三次，被掌風壓了下來，說了一遍。

「你武功不及他，這報仇之事……」

梅傲道：「對，我武功與他相比，實在是……」

「他承認殺你父親？」

「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不過，我看其中，倒有一些問題。」

「甚麼問題？」

「我不知道，我只是想找他，問個清楚。」

「但結果……」

「他離開了平心山莊，好像是避開了我，但爲甚麼要避開我？」

梅傲是大惑不解。

寒燈大師也皺眉合什。

常敏道：「大師，照理家父武功比梅傲高出十倍以上，他不用害怕逃離！」

常捷也道：「還有一點，最令人奇怪，也令人疑惑，他爲何把那

本『傲骨劍法』還了傲兄。」

「這其中定是有甚麼古怪！」

「仇人武功不及自己，那正是值得慶幸之事，但我爹把劍譜交還傲兄，傲兄可以憑劍譜再練，也許有一天，他練劍有成，可能武功大進，可以殺死他也說不定。」

「對，你這說法有意思，雖說練劍之事，成就並非在眼前一時半刻，總有可能有這一天，一個正常的人，豈會栽培仇人來對付自己？」

寒燈大師又再審視了三人一遍。

三人都覺奇怪，你望了我一眼，我也望了你一眼，然後齊齊望着寒燈大師。

寒燈大師道：「照常理而論，你們姐弟兩人，與這位梅公子也是仇人！」

兩姐弟點點了頭。

「那麼，你們又怎會一起同來，與父之仇人一同來找父親，豈不是……」

常敏道：「對，我們之間，其實大有矛盾，不過，我們有兩點相同之處：第一，我們大家都認爲，這一段仇恨之中，有很多可疑之處，因此，我們在未弄清楚事情之前，我們不算有仇！」

寒燈大師合什道：「阿彌陀佛，善哉！」他的意思似乎有讚許他們之意。

常敏續道：「第二，我們大家都同學『傲骨劍法』，因此大家可算是同宗同源，也因此，我們還不算有仇！」

寒燈大師道：「善哉，善哉，貧僧看過很多人，無論文人還是武人，他們能在仇恨，或者愛恨上，看得通透的，並沒有多少人，而難得的是，你們如此年輕，心存謙讓之心，實在難得。」

常捷道：「大師，我爹爹前幾天來過？」

寒燈大師道：「來過！」

「他有說過甚麼？」

「有。」

三人異常緊張，希望可以從他口中，得到常平心的下落去向。

寒燈大師道：「他說的都是一些做人的道理！」

常捷道：「甚麼做人的道理？」

「非常簡單，令尊曾與我討論佈施的問題，譬如施比受更有福，他還留下了十萬兩銀票，要貧僧爲他作佈施，常施主實在是個慷慨的人！」

常敏道：「還有說些別的嗎？」

寒燈大師搖搖了頭。

梅傲道：「大師，你與常平心，交往多年？」

寒燈大師屈指一算，道：「十年，或者超過十年以上，不過他開始之時，很久才來一次，這幾年，到山上才較爲多些。」

「他每次來做甚麼？」

「談文論武！」

「有沒有說過他自己在江湖的逸事？」

「有。」

「例如呢？」

「很多，譬如說他與龍旋風一戰！」

三人聽了，齊聲道：「龍旋風？」

寒燈大師道：「龍旋風是當時陝北一帶著名的採花賊，曾經侵犯過無數姑娘，常平心當日路經陝北，聽到有這樣一個採花賊，決定留下，爲民除害。」

常敏與常捷都是十分崇拜父親的，但却從來沒有聽過父親談以前這宗江湖逸事，因此，追問道：「結果怎樣？」

「他追踪龍旋風七天七夜，終於追到龍旋風的巢穴，那間用他名字命名的旋風古堡，他破了古堡之內七重機關，救了十多個姑娘出來，自己却困在旋風古堡之內，與龍旋風大戰三天三夜，龍旋風結果死了，令尊也並不好過，幾乎是險些曝屍於碉堡露天之處。」

三人有點緊張地道：「他沒有死！」

「當然沒有死，不過，那地方並不是普通人可到的，他全身受傷，你猜他如何脫險？」

梅傲打趣地道：「有神仙打救？」

寒燈大師道：「不是神仙，却是一隻食屍鳥。」

「怎會？」

「那食屍鳥嗅到骨肉發臭，飛下古堡，要吃他的屍身，却發現令尊未死，所以祇在一旁等候，令尊突然發起了最後一擊的力量，撲向食屍鳥，食屍鳥大驚，飛起來逃避，那知令尊死抱着食屍鳥，食屍鳥胡亂飛走，把常平心甩了下去，落在一條河上，結果被一位打漁的姑娘，用網撈起了。」

常敏道：「爹爹救了很多位姑娘，結果也被一位小姑娘救起，那實在是天意。」

「對，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寒燈大師合什道。

梅傲問道：「這一次來，常平心有說過甚麼？」

寒燈大師想了一想，道：「沒有！」

「他來之時，神情如何？」

「神情有些肅穆，不過，他平日也是如此。」

「他在此逗留多久？」

「三天！」

「那即是說，走了一天。」

「早過你們十二個時辰。」

梅傲問道：「除了留下銀票，他還對你說些甚麼？」

「沒有，他祇要求貧僧與他弈棋。」

「弈棋？圍棋？」常捷道。

「對，大師，你的圍棋功力如何？」

寒燈大師道：「比起令尊，根本不能相提並論。」

「意思是……」

「他比貧僧好三級以上。」

「那麼，你有沒有陪他下棋？」

寒燈大師道：「有，而且出乎意料之外。」

「怎麼？」

「下了三盤，貧僧大獲全勝。」

梅傲道：「那麼，他是心情欠佳，思緒紊亂了。」

寒燈大師道：「對，他心緒不寧，才會給貧僧這次一雪前恥的機會。」

常捷點了點頭。

梅傲有點不明，問道：「爲甚麼？」

「我與家父常下圍棋，家父常常告訴我，圍棋是一種非常着重心法的棋藝，你以甚麼來攻人，來守人，那表示出你當時心境。」

常敏道：「這一點，我看捷弟比較明瞭一點。」

寒燈大師引了三人入禪房。

禪房之內，陳設極爲簡單，祇有一個大蒲團，蒲團之前，有一爐檀香而已。

但禪房旁邊一個小偏廳，却佈置得不俗。

寒燈大師解釋道：「小寺常有一些貴客光臨，他們喜歡與貧僧夜話，因此，這個小偏廳，其實也是用來招呼一些施主之用。」

偏廳之內，那張酸枝大理石桌上，棋局仍在。

寒燈大師道：「小沙彌也許太忙，未暇收拾。」

祇見棋盤之上，黑色的棋子把白色的棋子包圍着，完全找不到出路。

常捷看了一遍，道：「這幾着可以突圍而出，可是，他放棄了。」

寒燈大師道：「對，他放棄了。」

「爲甚麼？」

「他似在逃避一些問題。」

「對，你看，這幾着可以反攻，甚至反敗爲勝，不過，他選了逃避，這一蓄意的逃避，反帶來無窮後患，結果是被白棋子包圍得透不過氣來。」寒燈大師道。

常捷道：「也許，當時爹爹心境便是如此。」

常敏道：「他選擇了逃避？」

常捷點了點頭。

梅傲道：「逃避？有甚麼值得他逃避？我？」

寒燈大師道：「他實在是逃避，連貧僧的追問，他也是逃避，他甚至把貧僧推出了禪房。」

眾人都明白，常平心那時應該是心緒極之不寧。

忽然，寒燈大師道：「你們看！」

這大理石桌面之上，除了棋盤與棋子之外，根本再沒有其他東西。

「有甚麼？」

「大理石上，有些水印的痕跡。」

如果不是寒燈大師的細心，他們都會錯過了這一個大好的線索。

三人低下頭來，小心細看，竟是八個大字。

梅蘭菊竹

蘭因絮果

「這八個大字，本來應是寫在宣紙之上。」常敏道，她看看這偏廳內，另一邊有張小書桌，桌上備有文房四寶。

常捷道：「對，不過，墨汁透紙，才印下這八字的痕跡。」

梅傲道：「大師，看看有沒有原稿在？」

寒燈大師找了一會，道：「沒有！」

「令尊可能寫完這八個字之後，已下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因此毀了手稿。」梅傲道。

「這八個字，梅蘭菊竹，蘭因絮果，包含了甚麼意思？」常敏問道。

眾人皆無頭緒。

寒燈大師也在苦苦思索。

梅傲道：「我姓梅，與此八字有此唯一關係。」

常敏道：「我爹因你來了，才顯得如此心緒不寧，那麼，這一個字當然與你有關，或者是與姓有關。」

「姓梅——或者代表一個人。」寒燈大師道。

「一個人？」

「梅蘭菊竹，也許是江湖上人稱四君子？」寒燈大師道。

梅傲道：「對，江湖上有四君子，先父梅勇是其中一個。」

常敏道：「其餘三個，你知道嗎？」

梅傲道：「知道，蘭是丘蘭，菊是鄒菊，竹是居無竹。」

「居無竹？古怪名字！」常捷道。

寒燈大師道：「貧僧曾聽令尊說過，梅蘭菊竹四君子，是他的好朋友。」

常敏問道：「四君子是四個人？」

梅傲道：「不單是好朋友，還義結金蘭。」

「鄒菊與居無竹呢？」

「鄒菊是位姑娘，直到現在，聽說還沒有出嫁，而居無竹却是個男人。」

「你見過他們？」

梅傲點了點頭，「不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今，我不敢說，再見他們，還認得與否。」

常敏問道：「大師，以你所知，我爹與四君子之交情如何？」

「摯交！」

常捷道：「不過，自從我們隱居在平心山莊之後，他們四人從無來過，如果說是摯交，那並不像。」

寒燈大師道：「令尊說過與四君子爲摯交，但他們之間所發生的事情，却完全絕口不提。」

「其間有不愉快事情發生？」梅傲問。

「貧僧不敢猜測。」

常敏道：「我爹是個大好人，雖然是隱居平心山莊，但偶然有陌生人經過，求借宿一宵，他也不會拒絕，並且以最好飯菜招呼，他是個好結交朋友，而且非常易於相處的人，何況是摯友？」

常捷道：「梅傲，梅勇是你父親，他們既是摯友，我爹怎會殺他？」

四人皆無法把事情理個清楚。

寒燈大師道：「你們胡亂猜測，也無補於事，要想弄清楚這事，唯一的方法，去找當事人一問。」

「你爹臨死前，可曾說過甚麼？」常捷問。

梅傲道：「他死在山野，連屍骨也沒有，怎會告訴我甚麼事？」

寒燈大師道：「照你所言，這八個字已蘊藏了一個完整的意思。」

「是甚麼？」

「梅蘭菊竹代表四君子，是沒有疑問的了，蘭因絮果，以字面上來解釋，是指出他們之間，有糾纏不清的問題，而令尊寫下了這八字之後，決定離去，但並不是回平心山莊，而是不見了踪影，那麼，他定是去找梅蘭菊竹四君子。」

「對，這是一個最正常的推斷。」常敏與常捷都同意這個想法。

梅傲也同意道：「他往找四君子？我想並不是那麼容易找。」

寒燈大師道：「也許去唯素庵。」

「我早前也去過峨嵋山，並沒聽到有間叫唯素庵的。」

「甚麼名字？」常捷問。

「好像是叫唯素庵。」常敏道。

寒燈大師已明白他們有了結論，道：「你們好好在寺內休息，貧僧吩咐準備齋素，你們吃了飯，休息一晚，明早才起程吧！」

奔走峨嵋　尋找親人

寒山寺這趟，總算有些收穫。

翌日，他們三人拜別寒燈大師，來到市集，因爲天氣太冷，而且下雪，馬匹似乎也不想行走。

他們棄馬，換了一輛騾車。

騾子走得比較慢，不過，騾子較爲不怕寒冷，也能吃苦，在車伕催趕之下，直往峨嵋山。

一路上，他們停停走走，費了差不多十天的時間，才來到峨嵋山脚。

既要上山，他們連騾車也要放棄。

峨嵋山上，沿途有無數大小的庵觀，要找唯素庵看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日，又是白雪飄飄的日子，他們沿着小路，走了不久，雪越來越大。

常捷提議道：「看來天色變暗，這一場雪有可能要下大半天，我們先找個地方歇歇。」

梅傲並沒有異議。

常敏道：「這地方既無客棧，又無茶居，找個甚麼地方歇脚才好？」

又走了不久，他們實在再沒有辦法繼續走下去，因爲片片鵝毛雪花，落在地上，迅速堆積，使他們舉步維艱。

常敏發現了不遠處有一個山洞，便道：「我們先進這山洞歇一歇，待這場風雪過後，再打算。」

三人迅速來到這個山洞。

山洞是伸入了一個崖內，因此並不受風雪影响，可能這地方向來也是遊人避風避雪之處，附近非常乾爽，也十分清涼。

常捷看了一下，道：「這地方似有人居住，或者是暫作居留之用。」

常敏往洞內叫了幾聲，道：「沒有人，也許夏天有人上山避暑，這個天時，趕狗也不出門。」

三人坐了下來。

他們一路上山，尚不覺得十分寒冷，但這時靜止下來，加上外面陣風吹來，漸漸，他們覺得寒氣逼人。

於是，他們在附近找了一些枯枝，生了一堆火，大家圍火取暖。

正在談笑之間，忽然，他們聽到了一些脚步聲，他們看向洞口處，赫然出現了兩個人。

這兩人身穿黑色勁裝，看來是江湖人的打扮。

其中一人叫道：「你們爲甚麼佔了我們的地方？」

另一人也道：「還在這裏生火？」

梅傲道：「兩位仁兄，我們路

經此地，因為風雪不能繼續上路，因而來這山洞避一下，不知這山洞原是二位的，請原諒！」

「雲哥，你看怎樣？」其中一個道。

另一個道：「柏弟，佔我們地方，未得我們同意，自然是要賠償。」

常捷聽了，反應最為激烈，道：「這祇是個公衆山洞，怎算佔用你們地方？」

梅傲比較多見一些世面，聽了二人口氣，心中已知這兩人大概想找痲煩，便制止常捷，道：「兩位仁兄，大家都是過路之人，何必為難我們！」

「為難？這算是為難，你們這麼不講道理，正是為難咱們！」其中一人道。

另一人接口道：「既是為難咱們，很簡單，快賠償給我們。」

常敏道：「賠償？賠償甚麼？」

「你們身上所有財物。」

三人聽了，眞是無名火起，因為這句話，無疑是開口打劫。

常捷道：「為甚麼你們不去打劫？」

突然，兩人同時拔出了武器。

兩人都是拿着彎刀，同道：「就是打劫！」

梅傲見他們如此，立時也抽出佩劍。

兩人一言不發，彎刀已攻向梅傲。

梅傲當然不會害怕，與這兩人刀來劍往，打了起來，這兩人武功不弱，而且慣於合作，雙刀威力實在不小。

梅傲快速的使出了幾招「傲骨劍法」，立時迫得他兩人退後，梅傲當然不放棄這大好良機。

他一劍「梅左柳右」，看來是刺向左邊的一人，但劍招中途一變，刺向了右邊一人。

那人毫無防備，中了劍招，臂上血流如注。

「柏弟，你怎麼啦？」

「雲哥，沒事。」

梅傲並不想要二人的命，見他們一人受傷，也停了劍招，道：「兩位，算在下得罪了。」

梅傲為人也實在太忠厚，對於這兩位狂言打劫的賊人竟如斯仁慈，還想原諒他們。

那個叫雲哥的，本來是作狀要看那個叫柏弟的人受傷如何，那知道他祇是作狀而已，他眞正的目的，是令梅傲不以為意。

梅傲也不以為意。

那人一側身，竟然射出了暗器。

梅傲反應也算快，立刻把劍一旋轉，耍了一個迴旋劍花，截下了其中四支飛鈎。

不過，那人一共射出了五支飛鈎。

最後一支，射在梅傲左臂之上，梅傲感到一些痛楚，然後有痲木的感覺。

登時，他知道這暗器竟然有毒，急忙退後，想把那支暗器拔出來。

不過，他這時已看清楚，這暗器古怪，看來像個魚鈎，一鈎之下，更覺痛楚。

那個叫雲哥的人道：「老兄，你中了我們的飛鈎，休想再多活一刻。」

梅傲聽了，更想把飛鈎拔出來。

另一個人道：「你一拔飛鈎，飛鈎內有倒鈎，包保你皮開肉爛。」

梅傲輕輕一拔，果然覺得內有倒鈎，一時之間，自己竟然下不了手。

那兩人突然一躍而起，這一次，他們不再攻向梅傲，而是攻向常敏與常捷。

二人早已抽出了佩劍。

刀來劍往，兩人絕不示弱。

不過，常捷、常敏姐弟，武功由父所授，日常是姐弟二人切磋，俱是點到即止。

而今面對的却是眞正敵人，兩人俱顯得有點手忙脚亂，手足無措。

這兩個賊匪，與他們過了三五招，早已洞悉一切，知道兩人根本不是對手。

其中一人，一刀鈎向常敏，這一鈎鈎下了她的頭巾，露出了一頭秀髮，並且立時使二人看到，她是一個女兒家，常敏急速退後，並想加以掩飾。

那兩個賊人如何不知。

其中一人道：「雲哥，是個雌兒。」

「好極，先擄她回去，好好讓我們二人享用。」

這話實在使三人怒火中燒。

常捷撲出去，一劍刺出。

另一人右手一揚，常捷立時背部中了暗器，那受傷的人，也一刀揮出，竟然把常捷的頭髮，也削了下來，假若他沒有閃避，大有可能，連半邊頭顱也削了下來。

另外一人，一掌打中常敏，她氣門一窒，竟然倒了下來，那人早有準備，一手攔腰把她抱住。

常捷見了，忍住痛楚，往救姐姐。

但另一人阻擋着他，一連使出幾刀，使常捷無法奔前，而他因心急救人，空門大開，結果又被那人鈎了一下，衣衫破爛，血如泉湧，看來他臂上也受傷不輕。

梅傲也追向那抱着常敏那人，

不過，他左臂中了暗器，已漸痲木，竟然完全使不出勁道。

那人已不與梅傲對打，退出山洞，另一人為他擋駕，一連使出幾刀，也把梅傲鈎得衣衫破爛。

兩人迅速退出山洞。

常捷與梅傲顧不了自己的痛楚，飛身追出去，可是那二人對附近環境十分熟悉，向山上走去。

常捷與梅傲並不習慣在雪地之上行走，眼看二人一直往山上奔跑，而一轉瞬之間，已失二人踪影。

常捷心下極急，三步拼作兩步走，那知道積雪十分鬆散，倒在雪內。

梅傲見他如此，叫道：「你怎麼了？」

那知道常捷並沒有回答。

梅傲上前，拖了他起來，祇見他雙目緊閉，全身癱軟，看來他已中毒。

這情形之下，梅傲實在為難。

常敏被人擄去，她是女兒之身，自己當然不能不救，但眼前這小兄弟，身上中毒，人亦昏迷，若不加理會，可能就此斷送生命。

他把兩事迅速在心內衡量，終於下了決定。

常敏雖是被擄，但她沒有受傷，而且她懂武功，相信並不會那麼容易栽在那兩個賊匪手上，而眼前的常捷，性命危在旦夕，當然是救他為上。

他下了決定，一手抱起了常捷，轉向山洞。

原來常捷背部中了三支飛鈎，而臂上被彎刀劃開了一條足有七寸長的刀痕，皮開肉綻，幸好有雪敷在外，暫時止住了流血。

梅傲急忙把他左臂用布紮了，免致那些毒氣攻心，然後再想辦法。

他也為自己的左臂，同樣紮上布帶，因為他自己其實也中了毒鈎，不過，他祇中了一支，毒氣並沒有常捷那麼嚴重。

梅傲再在懷中，取出了兩顆丹丸，自己服了一顆，又餵常捷吃了一顆，這些丹丸，有暫時遏止毒氣的功能，但不知毒性如何，並沒有醫治之功。

過了一會，常捷因有火暖身體，醒了過來。

他看見祇有梅傲一人，急道：「你沒有去救我姐姐？」

梅傲搖了搖頭。

常捷霍地坐了起來，道：「為甚麼你這麼忍心？我姐姐若被那兩個淫賊……」他盡力站起來，可是沒有站穩，又已倒了下來。

梅傲道：「我見你中毒，昏倒在雪裏，因此，我先救你回來，你姐姐雖然被擄，不過，她懂武功，並不一定會被人所欺侮。」

常捷道：「你不用理我，先去救我姐姐。」

「兩個賊人，轉瞬失去踪影，我實在不知往那裏去追。」

「去追，去追！」常捷失了常性似的。

梅傲道：「常捷，你冷靜一下！」

常捷已不理會梅傲的話，竟衝向洞口，但還未踏出洞口，早已「啪」的一聲，又倒了下來。

梅傲見他昏迷了，祇好抱了他回來，為他推血過宮，希望可以使他甦醒，不過，常捷這麼衝動，心智一時不能回復正常，仍然昏迷。

梅傲怔怔的望着他，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是好，而今追上去救常敏也不是，怔怔的守着常捷也不是。

本來三人預算上峨嵋山，而今突然出現了這件事，眞使梅傲不知如何是好。

他畢竟還是年輕，遇到重大的變故之時，茫然不知所措，苦思之下，他自也已昏睡了過去。

當梅傲再醒來之時，外面風雪已停，他感到非常疲倦，好像染上了大病，他看看火旁的常捷，他的情形似乎還比自己更惡劣。

他坐了起來，加了一些枯枝在火內。

火光之下，他看到常捷的臉色極差，不單沒有血色，而且有黯黑的色彩，滿佈於他的臉孔。

看着常捷的臉色，他想到死亡。

他突然叫道：「不，不，我不能讓他死去。」

如果這樣躭下去，死亡是必然的。

他勉強坐了起來，其實，如果他自己這樣躭下去，自己何嘗不是走向死亡之路。

他摸摸懷中，還有兩顆解毒藥丸，他把其中一粒塞進了常捷的口中，又灌了他喝了些水。

另外一粒，他自己吃了。

他知道這些藥丸對那鈎毒有暫時尅制的作用，不過，那也祇是暫時，並不能永遠使用，況且，他已用完了最後兩顆。

他決定自己先下山，找個大夫，醫治一下自己，然後再配藥上來，醫治常捷。

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因為他沒有能力背常捷下山，自己勉強下去，希望還可以捱到大夫之處。

他走到洞口處，回首道：「常捷，我們能否逃過這一關，那要看你我的造化了。」

他說完此話，頭也不回，離開了這個山洞。

外面再沒有下雪，但地上積雪

極深，一踏下去，雪深及膝，非常難行。

他也不理一切，祇向山下走去。

白皚皚的一片，無邊無際，其實是滿佈了陷阱，他不知走了多久，忽然，一脚踏下去，却是踏空。

梅傲倒在雪內，然後向下翻滾，他拚命向週圍抓去，但抓着的祇是軟綿綿的雪。

這一滾却是不可收拾，他不知自己掉到那裏去了，因爲他已失去了知覺。

* * *

當梅傲再醒來的時候，他不在雪地之上，他感到非常溫暖，自己却不在床上，而是在一堆乾草之中。

他看看自己，竟是全身赤裸。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咳嗽的聲音，他不自覺地把禾草推近自己，掩蓋着自己赤裸的身體。

梅傲從禾草中往外望，赫然發現自己在一間小茅屋之內，微光之下，那邊有一個長長的身影。

咳嗽聲音便來自那人。

那人一步一步走入房中，是個老婦，他看不清楚那老婦的面貌，祇見她身體有些佝僂，有些肥胖。

她望了幾下之後，停了下來，似乎發現了梅傲醒了，道：「青年人，你醒了嗎？」

那婦人外貌已衰老，不過聲音還是溫柔清晰。

「你是……」梅傲把禾草蓋着身體。

「啊，我還沒有替你穿上衣服！」那婦人道。

「是你脫下我的衣服？」

那婦人點點了頭，梅傲立時紅了臉，更把禾草猛蓋着身體，神色十分靦覥。

「甚麼？我幾十歲了，你還怕羞？」

「我……」

「你身上中毒，衣裳又十分污穢，我替你療傷，絕不能讓污穢的東西跑進傷口，因此，我要先爲你洗一個澡才可以！」

梅傲聽了，臉孔更紅，不知如何是好。

「作爲一個大夫，救人並沒有分男女的！」

「你是大夫？」

「可以算是！」

「爲甚麼可以算是？」

那婦人並沒有再回答，改口問道：「你身上仍有痛楚，左臂還發黑嗎？」

梅傲看看左臂，再沒有那黑氣。

再按按左臂，也沒有了那個毒飛鈎，不過，傷口却被一些發黑的東西蓋着，那發黑的東西，發出了陣陣草藥的味道。

「大夫，你救了我！謝謝你，你是我的救命大恩人！」他一邊說，一邊想站起來。

不過，他及時止住，想到自己沒穿衣服。

「我剛替你做了這衣裳！」婦人拋了一塊獸皮給梅傲。

梅傲接過，祇覺這獸皮非常柔軟，披在身上，還可以把雙手雙脚穿進去，這一件衣裳，上衣與下面的褲子，竟是聯成一體。

梅傲在禾草之內，迅速把那獸皮衣服穿了，然後從禾草之中跳了出來。

那老婦人看見那獸皮衣服，穿在梅傲身上，非常合適，不禁大讚道：「我的手藝還是不錯！」

她上前，替梅傲左拉拉右扯扯，道：「如果這邊縫緊一些，那更加合體。」

梅傲跪了下來，道：「恩人，請受梅傲一拜！」

「梅傲，啊，你叫梅傲！」

「請問恩人，高姓大名！」

「我也不知自己姓甚麼了，不過，這一帶的人都叫我亞秀！」

「秀婆婆！」梅傲向這位恩人叩了三個響頭。

秀婆婆道：「也不用這麼多禮！」她頓了一頓，又道：「這裏還有一碗藥，你飲了之後，一定沒事！」

梅傲接過，一口喝下，他幾乎把藥吐了出來，因爲那藥實在太苦，不過，苦口良藥，而且這麼有效，他當不會吐了出來。

秀婆婆道：「你怎會中了那些毒鈎？」

梅傲講述了在山莊遇到那兩個賊子。

秀婆婆道：「這兩個賊子上午幾乎被我打死了，想不到又出來……甚麼？他還抓了你一位同伴？」

「是的，」提起同伴，他立時想起了常捷，道：「秀婆婆，你大恩大德，我希望將來可以報答你，不過，我還是要先回去，救我同伴。」

「上山找那『魂魄雙鈎』？」

「不，我先回去找我同伴常捷，他也中了毒鈎，而且中毒比我深得多！」

他想轉身便走。

秀婆婆道：「你這樣回去，有甚麼用？」

「對，我這樣回去，也救不了他。婆婆大恩人，請你給我一些藥！」

「可以！」

梅傲道：「謝謝！」

秀婆婆道：「不過，這些藥不

是一時三刻可以弄出來，爲了救你，我雖弄了一大劑，不過，完全被你用了，所以……」

「婆婆，他中毒比我深，請你……」

「我明白，不過，你急也急不來，你要藥，一定要留在這裏等一下！」

「多久？」

「再過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我想，常捷早已死了！」

「那麼……」

「他背中了三支毒鈎，而且左臂被他們的鈎鈎了一下，皮肉都綻開！」

「那麼……」

「有沒有一些現成的藥？」

「現成的？祇有一些藥渣！」

「藥渣？」

「你用過的！」

「可仍有效？」

「有效，但比起我再爲他配一劑新的，當然比不上，不過，肯定可以把他性命延續！」

「既是如此，婆婆，我把藥渣帶回去，讓他不會因毒性加深而死，我再背他前來，求婆婆再爲他醫治！」

秀婆婆想了一下，道：「也好！我爲你的朋友，再費一些時間，再熬一劑解藥！」

「謝謝婆婆！」

秀婆婆把藥渣用一塊塗了油的獸皮裹好，並且解釋道：「你回去後，先用這些藥渣，把你同伴中毒的地方塗上，這藥有拔毒的功能！」

「不過，他身上仍有毒鈎！」

「那麼，一定要先拔毒鈎！」

「咦，我身上也有一個毒鈎，是婆婆你爲我拔去的？」梅傲問。

「當然！」

「那毒鈎是有倒鈎的！」

「是的，拔那毒鈎，一定要硬下心腸。」

「我並不感到痛楚！」

「我先爲你針痳了！」

「甚麼針痳？」

「用針刺在你痳穴之上，使你毫無感覺！」

「我怎樣爲我同伴痳醉？」

秀婆婆道：「本來我也可以教你，但學這針痳，也要三兩個月！」

「不能，我絕不能再躭下去！」

「那麼，你祇能叫你同伴，忍着痛楚，才可以把毒鈎拔出來！」

「那時，會皮開肉爛！」

「對，你也是皮開肉爛，才能把毒鈎拔出！」

「但我朋友……」

「爲了救他性命，你要他忍耐一下！」

話雖是簡簡單單的忍受一下，但那種痛楚，又豈是普通人所能忍受？

不過，在這時刻，救人性命最爲重要，梅傲還是拿了藥渣，回到常捷處，先救他性命再說。

秀婆婆道：「這藥渣可以把你朋友的毒拔了一部份出來，但其餘的，你還是要帶他來，我再爲他治療！」

「多謝大恩人！」

秀婆婆道：「你也不用謝我，我湊巧有這種本事醫治你們的毒！」

「湊巧，你不是一個大夫？」

「是！」

「既然是，又怎會算是湊巧？」

「因爲我一向醫的不是人。」

「是甚麼？」

「牛羊，或者山上的動物！」

「秀大夫？獸大夫？」

「對，我是一個獸大夫！我醫你兩人，也是如照醫治一般野獸，一隻牛，或者一隻羊而已！」

梅傲聽了，也不禁笑了起來，道：「其實，在這大地之間，人獸又有甚麼分別？」

秀婆婆道：「人獸當然有分別，不過，而今不是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如果你有興趣，快背你的同伴齊來，我既可以醫治你們，也可以談論一下人獸之別的故事給你們聽！」

梅傲接過了那包藥渣。

秀婆婆送了梅傲出了那間茅屋，並對梅傲道：「我有一句忠言奉上！」

梅傲道：「婆婆，在下洗耳恭聽！」

秀婆婆道：「人生多抉擇，你要當機立斷。」

這個時候，梅傲並不太明白秀婆婆這一句話，他祇是唯唯喏喏，不過，他把這話却是緊記心頭。

外面的積雪，已溶了一部份，未溶的已結成了冰，這個時候，路更加難行。

原來他並沒有下了峨嵋山，祇在近山的地方，這地方叢草荊棘極多，他實在不知道，自己怎會闖進秀婆婆這個地方。

不過，這附近有很多茅屋，看來都是獵戶或者是畜牧人家，秀婆婆是其中一戶，想不到本是一個專治牛羊的獸大夫，却可以暫時醫治好了他身上的鈎毒。

梅傲循着上山之路，很快又找回那個山洞。

他一回到洞口，便大聲叫道：「常捷，常捷！」

洞內並沒有回應。

他快步入內，祇見那個篝火已熄，常捷仍然躺在火旁，却是一動也不動。

梅傲立時上前，摸摸他額角，尚有餘溫，再探探他氣息，還有緩慢呼吸。

他推了常捷幾下，叫道：「常捷，常捷，你快醒過來，醒過來！」

常捷已是昏迷，口中鼻中噴出難聞的氣味，並且有「哼哼」的聲音，不知是他甦醒還是夢囈。

梅傲立時拉開他身上的衣服，祇見他中飛鈎的地方已腫起了一大塊，當中是深黑色的，向四邊散開去，越開越淡，不過，差不多整個背部都有黑氣。

那三支飛鈎仍在，他記起秀婆婆說過，一定要清除這些飛鈎，才可以下藥。

他輕輕碰常捷背上的飛鈎。一碰之下，他竟然叫了起來：「痛死我！」

梅傲道：「常捷，是我！」

常捷半睜眼睛，道：「很痛，你千萬不要碰我中了飛鈎的地方！」

「我會，我會！」

常捷雖然年紀不大，但他一直非常忍耐，對於中了飛鈎的背部，雖然是非常痛楚，仍沒有多哼半句，而今却像個孩子般，看來這三個中鈎的傷口，實在是非常痛楚。

梅傲道：「我拿了藥回來！」

「快給我敷！」

「不過，要敷藥必須先把飛鈎弄了出來。」

「快弄！」

「不過……」

「還不過甚麼？快痛死我了！」

「一定要把飛鈎弄了出來才行。」

「還等甚麼？」

梅傲道：「一定非常痛楚的。」

「痛，好過這樣無聲無息的死了！」

梅傲心想：「既然你也如此說……」於是，他先用手碰碰那其中一個飛鈎。

立時，常捷好像宰豬般吼叫起來，那聲音實在使梅傲不敢再下手。

常捷也知道自己的痛苦聲音使人害怕，叫道：「梅傲，再來，我會忍受着！」

梅傲點點了頭，祇見常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緊咬嘴唇。

於是，梅傲又再看準了那飛鈎的突出尾部，希望一拔而出。

那知道，一碰之下，常捷又再大叫起來，他不能再下手，他呆呆的望着常捷。

常捷道：「你不要理我，下手吧！」

梅傲道：「可惜我不懂針痲，讓你免受痛苦。」不過，他想起了秀婆婆臨別那句贈言。

當機立斷

既然是爲了救他，讓他痛一會，總好過讓他這樣失去了生命好，既然爲他好，何必再猶豫。

梅傲看準了飛鈎的位置，用手指一拈，然後出力一扯，登時，黑色的血如泉湧出。

常捷狂叫了一聲。

但那飛鈎仍然沒有脫出來，因爲飛鈎內有倒鈎，這麼一扯，已拉開了一些皮肉，本是一個小小的傷口，而今已變成一個飯碗那麼大！

他再一用力，這個飛鈎才除了下來。

常捷又再狂叫，隨後閉口不語，但見他唇邊已沾滿了鮮血，那是因爲他竭力忍痛，牙齒已把嘴唇咬破。

那情景實在使梅傲不敢看下去。

可是，常捷却道：「好了，還有兩支！」

「你沒有甚麼吧？」梅傲問。

「快動手！」

梅傲又再集中了精神，這一次，用最快速的手法，把那飛鈎扯了出來，皮肉綻開，使人慘不忍睹。

常捷再沒有那麼大的反應，可能是太痛而減少了知覺，第三支飛鈎，又使梅傲躊躇了一會。

常捷閉着眼睛，等了又等，問道：「梅傲，你想我死，還是想我活？」

「當然是想你活下去！」

「那還不動手？」

梅傲終於鼓起最大的勇氣，一扯之下，飛鈎脫了下來，常捷狂叫了一聲，昏迷了過去。

這時，常捷全身發熱。

梅傲知道，下藥之前，一定要把背部弄清潔，尤其是傷口附近。

他索性往外面，抓了一把雪回來，擦在常捷的傷口內，傷口受凍，反而收縮起來，再沒有血噴出。

梅傲立時爲他敷藥。

那些雖然是藥渣，却是非常有效，過了一個時辰，黑氣漸退。

常捷醒了一會，又再睡過。

梅傲爲他敷了所有藥渣，並再生了一個火，讓他可以在較暖的環境下，睡得極爲舒服。

梅傲在他身旁守候了一個通宵，他自己身體也剛剛稍爲復元，不知不覺間也睡着了。

「水……我要水……」

梅傲被常捷的叫聲吵醒了，他連忙把羊皮袋內的水餵向他的嘴裏。

常捷喝過了水，又道：「我還想吃東西！」

梅傲知道，他想吃東西也即是表示他身體的機能已稍爲恢復。

他行李之中還有一些乾糧，用水弄軟了一些饅頭，餵他吃了。

常捷躺在地上，身體仍然十分衰弱，問道：「梅傲，你那裏找到解藥？」

梅傲簡單的把自己的遭遇說了一遍。

「你眞好運氣！」

「你怪我嗎？」梅傲突然這樣問。

常捷有些愕然，問道：「你爲甚麼這樣問？」

「因爲我離開你之時，並沒有把握能找到藥回來，大有可能，讓你一個人在這山洞內死去！」

「我當然不會怪你，你既然還有能力救你自己，離開我也不是罪過，一個人死總好過二人一齊死。」

「我覺得我沒有勇氣。」

「不，你回來救我，豈不是早已說明你是一個重義之人！」常捷道。

梅傲一直爲這事而忐忑不安，而今總算得到常捷親口的原諒，他才稍爲覺得心安。

「我們還要再去秀婆婆那裏！」

「我仍未能走動！」

「我背你去！」

「那位秀婆婆是我們的救命恩人，我們一定要去看她謝她，不過，我們還是等一下，讓我可以行走之時再去，免得在路上拖累了你！」

「有甚麼拖累？」

「我們在這個洞裏，也無端惹上那兩人賊子……」想到這裏，他忍不住地哭起來。

「你想着姐姐？」

常捷點點了頭，道：「不知她如今怎樣？」

「我想……你也不用擔心，常敏是個非常機靈的人，她沒有那麼容易讓這兩個淫賊得手！」

兩人都明白，這祇是互相安慰的說話。

梅傲道：「你休息一下，我看看外面有甚麼可吃的，捉一隻野兔回來，讓你多添些氣力！」

梅傲到了外邊，狩獵了一會，果然被他獵了一隻大野兔，帶了回洞，就在篝火上烤熟。

常捷有了兔肉下肚，整個人精神起來。

梅傲其實也是多天沒有好好吃過，這一頓也令他整個人充滿了生氣。

第二天，梅傲背着常捷，直往秀婆婆的茅屋而去。

他早已把路途默記於心，因此，很快便來到了秀婆婆的茅屋。

當他來到，便大聲的叫道：「秀婆婆，秀婆婆！」

但茅屋之內，並沒有秀婆婆的回應。

梅傲再走近一點，發現門口之處，一些乾禾草，本是一束一束的，而今已全散於地上。

其他地方，似乎有打鬥過的痕跡。

他正猶豫之際，突然，有人自茅屋之內竄了出來，這人一鈎便出，梅傲迅速退後。

定睛一看，這人豈不正是那「雙鈎」其中的一人嗎。

梅傲認得這個叫「雲哥」。他放下了常捷，並不立刻撲上去，因爲他看見雲哥，似是身受了傷，跌跌撞撞，不能穩身。

這人既是自秀婆婆的茅屋內出來，那當然是殺秀婆婆，梅傲立刻抽出佩劍，飛身而出。

那人勉强穩住身子，道：「小子，你還來作甚麼？」

梅傲因傷未痊癒不與他多言，一劍使出，那人本已受傷，再中這一劍，整個人倒了下去。

梅傲上前，一脚踏住他，問道：「祇是你一個人？」

那人已不懂怎樣回答。

就在這時，又有一個人撲了出來，祇見他衣衫破爛，也是受了重傷。

梅傲害怕他會傷及自己，不顧一切，也不理會他有沒有攻擊自己，已一劍刺出。

那人中劍，連手中的鈎也跌了在地上，接着，人也倒了在地上。

常捷見此情形，知道這二人再無威脅，於是，慢慢走前來，也抽出佩劍，指着其中一人咽喉，叫道：「你擄了我姐姐往那裏？」

「你姐姐……」那人上氣不接下氣，又續道：「她……她把我們兩兄弟……弄得一敗塗地……」

那人想撲起來。

常捷已一劍刺下，那人痛極，狂叫一聲。

常捷問道：「我姐姐在那裏？」那人已不懂回答，常捷又再刺他一劍。

梅傲道：「你擄了那姑娘往那裏？」

「我……我們正追她，才闖進了這裏！」

「我姐姐走了？」

那人點點了頭。

兩人聽了，心下才稍爲安樂，常敏不在這兩個淫賊手中，便不用那麼擔心。

茅屋之內，傳出了一些呻吟之聲。

「你們打傷了秀婆婆？」

那人沒有回答，但看情形似是他們進內，並與秀婆婆打鬥過。

他們迅速奔進內。

祇見秀婆婆躺在一大堆禾草之內，似是受了重傷。

梅傲道：「秀婆婆，你怎麼了？」

秀婆婆道：「我……被他們……這兩個便是『魂魄雙鈎』……」

「他們是用毒鈎的人！」常捷道：「他們還擄了我姐姐……」

「這位是……」

「這個正是我的朋友常捷，他敷了藥，毒性已受了控制，我背他來，請你為他醫治！」

「我看……我看我不能再醫治你了……不過……我仍熬了一些草藥……梅傲，你替他敷吧！」

「你受了甚麼傷？」

秀婆婆抬高了脖子，祇見她脖子已被彎刀所鈎傷，血正慢慢從傷口中流出。

梅傲道：「秀婆婆，你流血……」

「我被那兩個賊子的鈎刀所傷！」

「我為你……」

秀婆婆有氣無力地道：「不用了，我已經流血太多，不能再活下去了。」

「婆婆，婆婆！」梅傲激動地哭了起來道：「你不要死，不要死……」

秀婆婆看見他那孩子般的臉孔，悽苦地笑道：「梅傲，你是個大男人，為甚麼……為甚麼這樣哭泣起來？」

「你不要死……」

「生死之權並不在我們的手裏，人總要有一次面對死亡，梅傲，對了，當你還有權操縱自己的身體的時候，好好把毒傷治好……這位常捷，你……你也是……」

常捷也被這位善良的秀婆婆所感動，道：「秀婆婆，我也非常感謝你救了我！」

「不，那是梅傲的功勞！」

「沒有你的草藥，我早已死在洞中，再沒有機會去找唯素庵了！」

「唯素庵？」秀婆婆聽了這個名字，似乎有很大的反應。

「你知道唯素庵的所在地？」

秀婆婆道：「你們為甚麼要到唯素庵去？」

常捷道：「因為家父可能去找一個人，他大有可能住在唯素庵！」

「唯素庵在峨嵋山，你們並沒有找錯地方，不過……」秀婆婆突然聲音衰弱。

梅傲道：「婆婆，你還是休息一下再說吧！」

秀婆婆道：「不，不，我若不再說下去，可能再沒有機會說了。」

「唯素庵在甚麼地方？」

「你們上了山頂之後，還要繼續走……」

「山頂之上，還有山頂？」

「對，很少人知道，峨嵋山的主峯，一般人以為就是山頂，其實，主峯上面，仍有一個小山峯，知道的人並不多，去過的人更不多！」

「為甚麼？」

「因為那地方是陡直崖壁，並且生滿了藤蔓，連猿猴也不能攀爬上去。」

「怎會？」

「因為那些藤蔓下面，石塊尖削，又生一種刺芒類植物，比荊棘更鋒利，一不小心，被這些刺芒刺着，可能痛極流血，也可能中毒而死！」

「為甚麼上面又有一間唯素庵？」

「唯素庵的來源，傳說不一，但肯定建唯素庵之人，是一個絕世高手，你們到了峨嵋主峯之後，再找那個小山峯，才會找到唯素庵！」

梅傲道：「怪不得我來過峨嵋山，就是沒有聽人提到這一間唯素庵，原來並非常人能到之處！」

秀婆婆又道：「梅傲，我已熬了一些解藥給你們，就算我死了，我還寫下藥方……你們可要好好醫治自己！」

「婆婆！」

兩人同聲呼叫，可是秀婆婆似已失血過多，不能再說下去。

人生無常，梅傲又再一次領略到。

對常捷來說，那更是一次大大的震撼。

常捷叫道：「婆婆……」

梅傲道：「常捷，不用叫了，再叫下去，也不能使婆婆回魂。」

「我一定要為婆婆報仇！」

「常捷，不要再想這麼多，我們還是把婆婆葬了，然後再用藥療傷。」

常捷仍然十分激動。

梅傲安慰他，可是，仍是久久未能平復心情，二人出去欲殮葬婆婆，卻不見了「魂魄雙鈎」，二人不知甚麼時候溜走了。

梅傲與常捷懷着哀傷的心情埋葬了秀婆婆，再把那些秀婆婆熬了的藥，外敷內服，總算把內傷中毒治療好了。

這麼一躭擱，便過去了一個多月。

天不再下雪，地上的雪亦已消溶，而他們兩人，身體已全康復。

梅傲與常捷兩人，相處這一段時期，已更為互相了解，以前兩人表面沒有甚麼，但梅傲始終以為常捷是自己殺父仇人之子，口中雖沒有說甚麼，但內心總有一些芥蒂。

常捷對梅傲道：「我們既是仇人，為何又會在一起……」

不過，經過這一段時間，眼看救人的秀婆婆，也無端死在那雙鈎賊子手上。

在他們的心中，已知道世情並非非黑即白那麼簡單，人生無常，世事常變，使他們兩人都成熟起來。

那日，他們決定起程，再上峨嵋山主峯，然後再找尋唯素庵，更希望可以在途中，找到常敏。

想起常敏，兩人都非常不安。

梅傲雖然對常敏的武功、應變能力，極有信心，但已失去了踪影一個多月，內心實在擔心。

常捷更是想念姐姐。

兩人並沒有提起這事，只默默上峨嵋山去。

那日，來到半山，突然四周湧來大霧，把去路也遮蔽了，兩人來到一個齋堂。

齋堂內的道姑，見他們雖是男人，但風塵僕僕，便招呼了他們進來，為他們泡上香茗，煮了一些齋菜，讓他們歇脚休息一下。

他們休息了一會，正想繼續上路，忽然，下起大雨來，而且閃電打雷。

道姑上前道：「看來兩位施主也不能再趕路，峨嵋山的雨天，一向來得突然！」

「那麼我們怎樣上路？」常捷道。

道姑道：「兩位也不必急於一時！」

「不過，今夜也不知應往何處過夜！」常捷道。

道姑道：「你們可以在這裏歇宿！」

想不到這位道姑這麼開明。

梅傲道：「恐怕不太方便！」

「有甚麼不方便？」

梅傲不敢說出來。

道姑反而微笑地道：「也許，兩位施主認為男女有別，不太方便，貧道是個清修之人，一個真正清修之人，不理會甚麼男男女女。」

「多謝道姑，請問道姑法名……」

「在下明心。」

「明心道姑，那麼我們打擾了。」

「你們可以在這小飯堂之內休歇，有甚麼需要，可以通知貧尼。」

雨繼續下，而且越下越大。

他們在齋堂內安歇，但並沒有床，只是合拼了幾張椅，睡在其上。

他們聽着雨聲，並沒有睡着。

常捷忽然發出了一聲喟嘆。

梅傲道：「你又想起了甚麼？」

常捷道：「我忽然想起，為甚麼你會是我的仇人，我們又怎會這

樣有緣的在一起！」

梅傲聽了，也覺常捷這話有理，他想了一下，才道：「我年紀雖然比你大，但有些事情實在也不明白，也許，只能說一句，這是命運的安排。」

「命運？世間上眞有命運？」

「我相信有。」

「那麼，誰是安排命運的人？」

「如果在佛敎，我相信是釋迦牟尼，但在這道敎的庵觀裡，我們唯有相信，一切都是道。」

「道？那是甚麼？」

「道可道，非常道。」

「你說甚麼？我不明白。」

梅傲道：「我也不明白！我只是讀過一些古書，只知道有這兩句話，並不明白其眞正意思。」

「世上有很多事情，根本我們永遠不能明白。」

「忽然，我一個奇想，而今我們好好相處在一起，突然有一天，我們要互相殺戮！」

「有這個可能！」

「又有可能，你成爲了我的大恩人，我要向你下跪仰首謝恩！」

「那又不必，如果你成了我的恩人，那你要我甚麼圖報？」

「施恩不望報。」

忽然，雨聲之中他們聽到了一些不尋常的脚步聲，梅傲道：「聽！」

他們都起身，伏在窗前細看。

雷光一閃，傾盆大雨下竟有兩個人影。

常捷道：「二人可能趕路，進來避雨！」

梅傲道：「看看他們怎樣。」

兩人進了庵門，直向他們而來，因爲這個小齋堂，離大門不遠。

忽然，常捷道：「雙鈎？」

梅傲也看見，這兩人身上佩彎刀。

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

常捷想衝出去，但梅傲一手把他按着，輕聲道：「勿動，先看他們怎樣！」

那兩人站在屋簷之下，抖着身上雨水。

歐雲道：「走了這麼多路，才找到這間小道庵，眞倒霉！」

「倒霉，沒有這道庵你更倒霉！」歐柏道，他也正把上身衣服脫了下來，扭乾雨水。

歐雲道：「這是道庵，一定有道士！」

歐柏笑道：「道士？應該是道姑才對！」

「道姑？那些又醜又老的道姑，我見了也害怕！」

「道姑並不一定是又醜又老的！」

「難道有漂亮的道姑？」

「當然有。」

「你嘗過道姑的滋味？」

歐雲搖搖了頭，道：「沒有，你呢？」

「也沒有，而今聽你說來，倒也想嚐試一下！」

兩人說着，竟大笑起來，笑聲充滿邪意。

忽然，有人提燈出來，正是今日招呼他們的明心道長，她上前道：「兩位施主……」

歐雲道：「你說曹操，曹操便到！」

明心並不明白他們在說甚麼。

歐柏笑道：「我不要這個老曹操！」

兩人又笑了起來。

明心道：「兩位施主……」

「你是住持？」

明心道：「正是，兩位需要甚麼？」

「這道庵中只有你一人？」歐雲問。

「不，我還有幾位徒弟。」

「像你一樣鷄皮鶴髮？」

這人說話極爲無禮，明心聽了，也有些憤怒，道：「施主，請說話小心！」

「甚麼小心？」歐柏一手奪了明心手上的油燈，轉身對歐雲道：「我們自己進去看！」

明心叫道：「你們想怎樣？」

歐柏已把彎刀抽了出來，正想一刀鈎向明心。

梅傲看到，知道不能再忍，飛身竄出，他的劍剛好格在歐雲的彎刀。

「轟」的一聲。

兩人立時各自躍開，梅傲再不給他喘息機會，一連揮出了五招，迫使他手上的燈也丟了。

歐柏正想加入戰圈，常捷也撲了出來，他一劍刺向歐柏，兩人也刀來劍往，大打起來。

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

梅傲與常捷二人，使出渾身解數，以「傲骨劍法」猛攻二人，這「魂魄雙鈎」作戰經驗稍勝他們，不過，說到耐力，這雙鈎是淘虛了身子的色魔，又怎能與這兩個精壯的小子比較。

轉眼過了五十個回合，「魂魄雙鈎」已是錯漏百出，而且空門盡露。

梅傲看準了，一劍刺出，歐雲回手，却猝不及防，胸口中了梅傲一劍，狂叫了一聲。

常捷也不甘後人，他覷準了歐柏空門露處，也是一劍刺出，立時胸口血如泉湧，倒了下去。

歐雲想逃，梅傲一躍上前，攔着他的去路。

歐柏叫道：「救我！」

歐雲被迫退回，道：「我自身

難保！」他不理會歐柏，歐柏彎刀，本是想找個倚靠的地方，那知道彎刀鈎在歐雲腰處，幾乎把他鈎開一半。

歐雲倒在地上，道：「你……」他用盡生平最後的力量，也一刀鈎在歐柏的身上。

這兩個色魔，竟死在對方的彎刀之下。

天網恢恢，眞是疏而不漏。

明心本來是被嚇得縮在一旁，見二人如此勇猛，把這一雙色魔殲滅，心下大快，跑了出來，其他庵中道姑也跑了出來，多謝二人。

梅傲道：「並不是在下功勞！」

常捷道：「他們作孽太多，互相殘殺，殺死自己！」

明心道：「無論如何，也因你們才能免去我們道庵的一場浩劫，善哉，善哉！」

明心吩咐僕人，把這雙色魔屍體拖了出去，並且派人往報官去，因爲這兩人是縣城的通緝犯人。

擾擾攘攘一番，又是天明，二人爲了免却麻煩，立時起程。

起程之前，明心特別給了二人一張有關峨嵋山地勢的古老地圖，這地圖是繪在一張羊皮之上。

明心道：「這地圖據說是以前一個採藥的道姑所繪，她去過很多地方，對於峨嵋山上一切，非常瞭解，假若你們遇到疑難，看這地圖能否爲你們解決！」

二人謝了明心，開始上山。

* * *

走了兩天，他們二人已接近了峨嵋山的山頂部份，這時天色明朗，到處鳥語花香。

第三天，他們來到一處非常巨大的石壁前，這石壁上滿是攀藤。

他們打開地圖一看。

梅傲找了一會，道：「你看，這裏本來應該是一個斜坡，上了這個斜坡之後，應該還有幾條路上山頂！」

常捷依着他所指，也小心翼翼地看着，道：「對，但而今這斜坡已成了一幅陡直的石壁，我們如何上去？」

「地勢變動，斜坡變了石壁，叫我們如何是好？」

「當然是爬上去，爬上石壁之頂，也是地圖所繪的斜坡之頂，我們便可找到其他去路！」

不過，當他們抬頭望上去這陡直的石壁，心中也不禁有點心寒。

梅傲上前，拉開一些樹藤，用力一試，道：「如果我們好運，也可利用這些樹藤上去！」

常捷道：「你有把握？」

梅傲搖搖了頭。

常捷畢竟是未吃過苦頭的小子，心下猶豫，道：「既無路可想，我們倒不如……」

他想說「回去」，但說不出口。

忽然，梅傲看見一些痕跡，道：「常捷，你看，這些樹藤像有人攀過？」

「大概是一些猿猴攀過！」

梅傲再小心看了一會，道：「並不是猿猴！」

「是甚麼！」

「人！是有人攀過！」

「你怎會如此肯定？」

梅傲道：「你看，這些藤蔓下，還有一些絲線，這些絲線一定是有人從這裡爬上去，身上衣服被這些荊棘所鈎下來的，你來看看！」

常捷走近，細看之下，道：「是的，這是一些湖水藍色的絲線！湖水藍色……」

「甚麼？你想到了甚麼？」

「姐姐當日是穿了一件湖水藍色的衣裳！」

「那麼，你姐姐可能也從這處爬上去了！」

「不知她發現了甚麼。」

「天知道，不過，她既然從這裡爬上去，當然是有所發現，否則她也不會冒這個險！」

常捷爲救姐姐心切，反而自己先爬上去。

不過，這些山藤，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攀爬，常捷上了幾步，忽然，又墜了下來，嚇得他大叫。

原來這些藤蔓，生長日久，互纏在一起，但其中有一些早已枯萎，一經用力扯開，便斷了下來，因此無法承受一個人的重量，便墜了下來。

梅傲道：「這石壁是有百尺那麼高，我們還是想個好辦法，再爬上去！」

常捷下來，道：「有甚麼好辦法？」

一時之間，他們也沒有甚麼好辦法。

梅傲拉了一些藤蔓下來，那些藤蔓，互相所纏已久，一經拉下，竟越拉越多。

梅傲道：「常捷，快來拉！」

兩人合力，拉下了很多藤蔓。

梅傲道：「我們用這些藤蔓，先織一條繩子，然後利用這些繩子，綁在你身上，也綁在我身上，這樣，我們任何一個人爬上去，若遇到力有所不支，或者其他藤蔓鬆脫，要掉下來，我們互相牽扯，不會一失足成千古恨！」

常捷也贊成這個方法，於是二人合力，編織了一條足有三十尺長的藤繩。

然後，二人各綁一端在自己的腰間。

這一次，梅傲先上，到了三十尺上，常捷才開始上去，梅傲一直在上面等着，當常捷上了，他才再

上。

這樣，兩人互相照應，總算安全。

不過，越是接近石壁頂處，卻越是危險，因爲這地方的藤蔓，較爲幼嫩，很多時候，一拉之下，藤蔓附着力不夠，便鬆脫下來。

常捷一拉，藤蔓應聲掉了下來，而他抓空了，下墜了三十尺，幸好在上面的梅傲，一把拉着他，這樣，才安全的再攀上其他藤蔓，再一次爬上去。

但當他一近梅傲，梅傲可能太顧及常捷，一時之間，頓失重心，也掉了下去。

幸好，常捷早已穩身於上，用力一扯，一把拉住了他，梅傲才沒有掉了下去。

這樣互相扶持，總算捱到了石壁之頂。

他們坐在石壁之頂，向另一邊望去。

這一邊的景色卻是完全不同。

他們爬上來這一邊，滿是荊棘藤蔓，可是，另外的一邊，卻是寸草不生。

看上去是一個不毛之地。

梅傲道：「怎麼會這樣？」

常捷也覺奇怪，道：「同是一個地方，只是山嶺的兩面，過了這一個分水嶺，卻是大大不同！」

梅傲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這邊似乎還有一些異味！」

常捷也深深吸了一下，道：「是的，好像是火油的味道！」

「對，是火油，你看，這些石塊，連青苔也不生，一定有火油，否則，沒有理由，這麼光禿一片！」

「有火油，那要小心」

「當然，假若一不小心，擦着了火花，可能整個地方也着了火！」

「不用怕，天氣晴朗，那有火花！」

他們休息了一會。

梅傲道：「雖然這邊沒有那邊陡直的峭壁，爲安全起見，我們還是以藤纏腰，互相綁着才下去！」

常捷也表同意。

忽然，在他們動身之前，天色驟變。

梅傲道：「剛才陽光普照，而今卻是黑雲密佈！」

常捷道：「這地方高，天氣變化不定，我們還是趕快下去，找個地方躲避一下！」

兩人決定動身。

這一次卻由常捷率先下去。

梅傲站在山嶺之上，慢慢放下藤蔓，讓常捷下去。

剛才爬上來之時，滿是藤蔓，可以左抓右抓，也可以抓到一些受力的藤蔓，攀爬上去，而今這不毛的山坡，卻是比想像中更難下去。

這山坡並不陡峭，卻是異常光滑，一踏足上去，根本無法着力，只有滑下去。

幸好常捷腰間有藤纏着，梅傲在上，慢慢放下，他才可以一步一步，慢慢的往下滑去。

這樣下去，也極爲費時。

到了藤蔓盡處，常傲大聲叫道：「找個可以穩身的地方，我才滑下來！」

常捷看看四周，只見有一些凸出的石塊，勉强可以穩定身體，不過，那些石塊並不大，他害怕一不小心，踏塌了那些石頭，豈不是連累了上面的梅傲。

於是，他又再找，終於，他找到了一處下陷的小石洞，暫時可以穩住身體。

常捷道：「你小心滑下來！」

梅傲想了一番，覺得這樣滑下去，在中途容易失控，大有可能，一滑下面不可收拾，也有可能連累常捷，因此，他決定多做一些安全功夫。

他解開了一些藤蔓，縛在山嶺上的石塊，這樣，就算自己失控滑下，也可以被上面這藤蔓扯着。

一切設施齊備，梅傲正常滑下。

忽然，遠處傳來一陣雷聲，他抬頭一看，只見黑雲密佈，本來是光亮一片的天空，而今卻陰霾滿佈，看來一場大雨，將是無可避免。

下面的常捷也催促道：「梅傲，快下來，否則我們在這裏半天吊，一定成了落湯鷄！」

梅傲本想不下，但看這情形，也無法不下，希望可以快些下去，離開這斜坡。

他先滑下一些，適應了下滑的情勢，這才繼續滑下去，梅傲馬步根基極好，這樣滑下，難不倒他。

轉眼之間，他已來到常捷之處。

常捷道：「我再下去！」

梅傲點着頭同意，道：「小心！」

常捷滑下，梅傲在上，扯實了藤蔓。

忽然，上面電光一閃，接着是雷聲隆隆。

梅傲叫道：「你沒有事？」

「沒有，打雷小事，不用害怕！」

常捷又再滑下。

接着，又一次電光閃起。

這一次電光，卻向着這個不毛的斜坡劈來。

「轟隆」一聲。

下面立時好像中了雷電，湧起了一個大火球，而火球之處，離常捷之處，非常接近。

突然，常捷狂叫一聲，原來他的身上也着了火，不單他身上着火，他附近整片土地，也全着了火。

常捷拚命往自己身上拍，但火油惹火，拍得左來，右邊又已着火。

常捷狂叫：「救命！」

梅傲立時扯起藤蔓，那知道常捷身上的火，到了那一處，也引起了那處大火。

常捷道：「不要再扯我上去，否則你也會燒着！」

一時之間，梅傲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斬斷藤蔓！」常捷叫道。

梅傲呆着，他聽到常捷所言，但卻不能動手，因爲一斬藤蔓，常捷將一瀉千里，不知掉到了那裏。

「我不能……」梅傲道。

「那你想我燒死？」常捷叫道，他拚命掙扎，但藤蔓纏腰，無法擺脫。

常捷本來只是燒着了一些衣服，但這時左搖右擺，已成了一個火人。

梅傲看着，這樣下去，常捷將會活活被燒死。

常捷狂叫，發出悽厲的叫聲，道：「算我求你，把藤蔓斬斷！」

梅傲再沒有其他選擇，一手抽劍，立時斬斷了藤蔓，而常捷這個火球，也立向下滾去，轉眼之間，完全失去了踪影。

梅傲心下非常着急，本也想一躍而下。

忽然，上面有人叫道：「上來！」

梅傲抬頭一望，只見一個人影，在那山嶺上，向他揮手吶喊。

接着，有一條繩墜了下來。

梅傲一手抓着那繩索，然後一步一步攀爬上去，當他到了石壁之頂，已是滂沱大雨。

下面的火，有部份已被雨水淋熄滅。

他穩住了身子，才依稀看到前面那人，那是一個青年人，有點面善。

那人上前，叫道：「是你，梅傲？」

這人竟認識梅傲。

這時，梅傲也看清楚了，站在他面前的，竟然是他們要找的常敏！

「常敏，是你？」

「是我，你怎會來這地方？」

「我們來找你！」

「找我？」

「我們在半山處，遇到了那『魂魄雙鈎』，知道你並沒有被他們所害！」

「是的，他們想汚辱我，幸好我及時醒來，乘他們睡着了，自己逃了出來。」

常敏道：「這麼大雨，我們過去那邊，那邊有個山洞坐下再說！」

梅傲跟着常敏，來到了山洞。

這時，常敏才發覺只有梅傲一人，問道：「我的弟弟呢？他不是與你一起？」

梅傲一時之間，眞不知如何回答她才好。

半晌，他才吶吶道：「我……我可能害了你弟弟……」

「你害了他？」

「是的！」

常敏覺得悲傷，也覺奇怪，不過，看梅傲這情況，她知道其中總有一些因由。

反而是梅傲極爲衝動，叫道：「你殺死我吧，我害了你的弟弟。」

他竟抽出了佩劍，遞與常敏。

常敏接過佩劍，道：「梅傲，你冷靜一點。」

梅傲實在無法冷靜下來，他跪在常敏跟前，道：「殺我，殺我吧。」常敏並沒有作聲。

梅傲似乎想哭，可是在這一刻，他又不知怎樣才好。

常敏道：「梅傲，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你弟弟滿身是火，在半空之中，我扯他上來不是，放他下去也不是……」

「結果呢？」

「我把籐蔓砍了，讓他墮下了深淵。」

常敏道：「如果你不砍籐蔓呢？」

「他可能在半空之中，被活活燒死。」

常敏道：「那麼，你並沒有害死他，是救了他。」

「救了他？」

「對，你可能救了他，他墜了下去，並不一定會死的，是嗎？」

梅傲聽了，勉强點頭，半晌才道：「我可能救了他，他並不一定會跌死？」

「是的，他並不一定會跌死的。」

梅傲這時，才稍爲冷靜過來。

「將來，我們也要下這個山崖，到時我們一定可以找到他。」

常敏還是安慰梅傲。

想不到這一別多天，常敏被那「魂魄雙鈎」所擄，卻使她成熟得多，比在平心山莊時，更爲穩重。

梅傲沒有說話，山洞外面依然是滂沱大雨，梅傲突然跑了出去，站在大雨之下，讓雨水淋透他全身。

常敏並沒有阻止他。

梅傲讓雨水把他的頭腦淋清醒過來，然後，他才慢慢的回到山洞

之中。

常敏把一塊乾布遞了給他。

梅傲一邊抹着，一邊道：「常敏，他們搶了妳去之後，我們一直想找你。」

「我明白，找不到我，也沒有甚麼辦法。」

梅傲把遇到秀婆婆之事詳細告訴了常敏，常敏聽了，也覺得一定要找到在唯素庵的丘蘭，才可以解開這八個字之謎。

這晚，他們談了整個通宵，外面的雨仍然下着。

直到天亮之時，他們才不知不覺的睡了。

山洞避雨　拜師學藝

常敏醒來的時候，祇覺全身酥軟。

她想起床，但全身乏力，不過，她的頭腦是完全清醒的，她微微張開眼睛，祇發覺自己並不在山洞之內，而是在一處十分陰涼的地方。

這地方是一大片空地，四周都有樹林包圍着，不遠之處，却有一間用竹建成的小屋。

她再看看自己，原來自己也是躺在一張竹椅上。

她掙扎起來，但一運氣，胸中便隱隱作痛，她知道自己被人點了要穴，一時之間，動彈不得。

忽然，那間竹屋的門開了，一個人走了出來，那人一身淺綠色的長袍，頭上却紮了一個道士髻。

這人看來却不像一個道士，他手上攜了一個小竹籠，來到這空地的中央。

空地的中央，有一張石枱，枱旁有兩張竹椅。

那人把竹籠放在枱上，然後自己坐在竹椅上，似是在等人，不過，等了一會，他有點不耐煩，把小竹籠打開，看了又看，然後似是在自言自語，又非常滿意的把小竹籠關了，自己一個人在傻笑。

常敏離他十分遠，不能聽到他在說甚麼。

不過，她已猜到這人正在等候另一人到來，目的是鬥蟋蟀，因爲眼前一切的用具，都是與鬥蟋蟀有關。

常敏雖然是個女孩子，但對鬥蟋蟀却是十分在行，因爲他父親常平心，也是一個喜歡鬥蟋蟀的人。

當年，他們在平心山莊，日內無事，他便教一雙小兒女鬥蟋蟀。

鬥蟋蟀本來是小孩玩意，但常平心却非常喜歡玩，而且一切用具講究。

他還鼓勵一對小兒女，到山間草叢，找尋勇猛的蟋蟀，因此，常敏很小便懂得所有有關鬥蟋蟀的事宜。

眼前一個小竹籠，籠子裏一定是關了蟋蟀。

而石枱上那個瓦盆，正是鬥蟋蟀的戰場。

那人忽然站了起來，在附近踱來踱去，他似乎沒有注意到常敏。

常敏雖然用盡方法，却無法引起他的注意。

他踱了不久，又再坐回竹椅之上，然後，他拿起小竹籠，小心翼翼的把竹籠開了。

那知道，竹籠一開，幾隻蟋蟀便跳了出來。

一共是五隻，常敏看得眞切。

本來，蟋蟀四散，非常難以捉回，但看這個綠袍道士，却是非常快手快腳，居然給他立時捉了四隻。

而另外一隻，却跳了下地。

那綠袍道士似也不十分心急，待那四隻放好，關好了竹籠，才來抓這隻跳了下地的蟋蟀。

他一撲上前，以爲一抓便抓到。

那知，這隻蟋蟀，十分機靈，一躍再躍，遠離那綠袍道士，反而躍近常敏。

那綠袍道士再追。

蟋蟀逃命，一躍而起，上了常敏的身上。

常敏手腳本是動彈不得，但蟋蟀剛巧是躍近她的腋下，她勉强用力，居然也把那蟋蟀夾在腋下。

道士走近，看不見蟋蟀，他想推開常敏。

忽然，他看見常敏睜大眼睛望着他，他呆了一下，有點手足無措。

常敏不能說話，但口唇微動，眼睛左右轉動。

道士望着她，道：「你醒來了，我的蟋蟀呢？」

常敏想回答他，但無能爲力，祇是口唇噏動。

「我的蟋蟀呢？」

這道士好像是個孩子，居然不理常敏，祇關心蟋蟀。

常敏心中好氣，却又無可奈何，她的眼珠烏溜溜的，不斷轉動，終於停在她的腋下處。

這道士居然也明白她的意思，道：「在你身上？」

常敏用力點頭，但也祇微微動了一下，並且胸口之中又隱隱作痛。

道士突然一手拍下。

常敏立時感到喉嚨間一鬆，並且可以發出「咯咯」的聲音，她用力清清喉嚨，可以發出聲音。

常敏嘗試叫了一下，居然可以出聲。

於是，常敏立刻道：「請你解開我的穴道。」

道士並不理會她，祇道：「蟋蟀呢？」

「在我身上！」常敏道。

道士又想動手找。

常敏立時道：「在我腋下。」

「腋下？」那道士似想動手，但他似乎也明白，這地方並不應該動手，猶豫了一會，又道：「你放開來！」

「你想捉回蟋蟀？」

道士點了點頭。

「那你先解我穴道。」

這道士却不傻，搖了搖頭。

常敏道：「你不解我穴道，我用力一夾，你的蟋蟀立刻便會死了。」

「千萬不可以。」道士道。

「我用力了！」

道士道：「好，好，我替你解開。」

他隨便在常敏雙肩之處，輕輕拍了一下。

這輕輕的一拍，本來有點痲木的雙肩，立時輕鬆起來，常敏知道，這道士看來是隨隨便便的一拍，其實是非常深厚的內家功夫，認穴既準，而手法也是奇佳。

常敏雙手已可以動，她一手便抓着了那蟋蟀。

「快給我！」道士像個頑童般叫道。

常敏一手抓着那蟋蟀，以爲雙手可以動了，全身也可以動，那知道，雙腿仍然不聽話。

常敏道：「你把我全身穴道也解了。」

那道士似乎不大願意。

常敏威脅道：「你再不解，我一手捏死蟋蟀，我看你籠中五隻蟋蟀，以我這手上的一隻，最好打的。」

「妳怎知道？」

「我當然知道。」

「妳立刻給我？」

「你先解開我穴道。」

「不！」

「我一手捏死牠。」

常敏發覺這道士像個頑童，對付頑童當然要用對付頑童的方法。

道士仍然猶豫。

常敏道：「如果你沒有了這一隻，你一定會輸給你的對手。」

「妳怎知道？」

「因爲我懂蟋蟀，而且更加懂得鬥蟋蟀。」

「你懂鬥蟋蟀？」

「當然懂，我是個蟋蟀大王。」

這話反而引起了道士興趣，道：「我替妳解開。」他揚起了手，却又停在半空。

「怎麼？」常敏問。

「妳先答應我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不，不是一個，而是兩個。」

「你說。」

「第一，妳要教我鬥蟋蟀之道。」

「沒問題，我擔保你必勝。」

道士聽了，臉上浮現着喜色，又道：「第二，我解了妳穴道，妳仍要躺在椅上，不能動彈，尤其是當她來的時候。」

「她來？誰來？」

「妳不用理會，妳先答應我。」

常敏當然是點頭。

道士又再揚手，這一次向常敏胸口而來，常敏一驚，因爲她是個女孩子。

不過，道士並沒有沾到她的衣裳，祇是以强勁的內力，已把她全身穴道打開了。

常敏立時感到，全身輕鬆。

道士道：「我最不喜歡人不守信用。」

常敏道：「我也是，你先把竹籠……不，我過去。」她起來，走向石枱處。

「爲甚麼妳不把蟋蟀給我？」

「我害怕你拿牠不牢，又讓牠逃了。」

道士無奈，祇好跟着常敏，回到石枱邊，常敏把蟋蟀放回籠內。

然後，常敏搖了搖頭。

道士十分奇怪道：「妳爲甚麼搖頭？」

「你根本不懂蟋蟀。」

「我不懂？」那道士似乎有點大不爲然。

「你不懂，眞的不懂。」

「爲甚麼妳這麼說？」

「因爲你把幾隻蟋蟀放在一起，那表示你是個完全外行的人。」

「爲甚麼？」

「蟋蟀是好勇鬥狠的昆蟲。」

「這點我懂。」

「你懂個屁！」常敏故意如此說：「如果你懂，你便不會把牠們放在一起。」

「爲甚麼？」

「因爲放在一起，再沒有鬥志。」

道士似是不明。

常敏道：「你懂武功？」

「打架？我懂。」

「如果讓兩個人困在一起，他們會打嗎？」

「當然會。」

「沒錯，開始會打，但過了一段時間，可能再不想打，那是因爲沒有了鬥志。」

「對，兩人相聚一起，會有感情。」

「對。」

「蟋蟀也有感情？」

常敏愕然，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作答，道：「有，當然有。」

道士笑道：「小妹妹，妳錯了。」

常敏心中一驚，因為她一直是男裝打扮，這道士怎會知道自己是個姑娘？一時之間，她臉泛紅霞。

道士却不以為意，道：「你對感情，懂個屁！」

這話明明是反擊剛才常敏的一句話。

「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我與她相處了十多廿年，似乎並沒有甚麼感情。」

「相處十多廿年，也沒有感情？」

這話似乎牽涉到另外一個人。

道士道：「我們不再說這話，再說蟋蟀。」

「你要把牠們分開來放，最好用一些竹筒。」

「竹筒？」

「這樣單獨隔離，使每一隻蟋蟀都有野心，打起架來，才悉力以赴。」

「對，你說得對，怪不得她用竹筒，而教我用竹籠，原來有這樣的原因。」

「她是誰？」常敏問。

「她？她一會便來，據說她最近捉了一隻大蟋蟀，非常好打。」

「大並不一定好。」

「是嗎？對，大個子的人，也並不一定好打，我這個瘦削身材，一樣可以打死一頭大熊。」

「你剛才那隻，有極大的潛能。」

「那一隻？」

「剛才躲進我的腋下的那一隻。」

道士看看竹籠內。

常敏道：「快用一個竹筒分開牠，這樣才可以加倍牠的鬥志。」

「沒有用，她一會便來了。」

常敏突然想到了一個辦法，道：「你想用快些的方法，訓練一下你的蟋蟀嗎？」

「當然想，老實說，我想贏。」

「為甚麼這麼想？」

「如果妳一連輸足了六個月，妳會怎樣？」

「當然想贏，贏回一點面子也好。」

道士望着常敏，道：「你眞聰明。」

「她甚麼時候來？」

「應該會隨時出現。」

「那麼短時間，不知有沒有效。」

「你盡管試一試，輸了是應該，贏了是意外。」

「好極，你先把那隻蟋蟀放在竹筒之內，不斷把牠搖動。」

道士非常聽話，趕快去削斷一根竹子做竹筒，他把蟋蟀先放入了一個竹筒之內，並且把竹筒搖動。

道士道：「這樣有效？」

「可能有一些效用。」

「為甚麼？」

「蟋蟀是一種喜歡穩定的昆蟲，你這樣搖牠，使牠極度不安，如果一讓牠出去，牠就會殺死所有面前的東西。」

「有理！」道士道，然後，他似自言自語道：「其實這道理很簡單，人也是一樣，為甚麼我想不到？」

常敏道：「還有，那觸鬚呢？」

「觸鬚？甚麼觸鬚？」

「用來撩動蟋蟀的那觸鬚。」

「她會帶來。」

「那你又上了當。」

「上甚麼當？」

「那觸鬚十分重要，她那蟋蟀，受了她那支觸鬚刺激，會特別勇猛，你那隻，不受刺激，自然又沒有那麼大的鬥志，落敗是正常的結果。」

「啊！原來其中有這麼多學問，怪不得我每一次都輸，看來這一次一定會贏。」

「希望可以幫你一次！」

「不過，你要用甚麼觸鬚。」

「那是一種草，不過，你暫時沒有。」

「可以上山採。」

「不過，你說你的對手快來了。」

「對，沒有辦法離開，那怎麼辦？」

常敏想了一下，道：「道長，你武功高强，可以用內功。」

「你怎知我武功高强？」

「當然知道，你解穴的手法，已經與常人不同。」

「那又如何？」道士輕輕嘆息。

「行走江湖，武功高强，自然是百戰百勝。」

「又有甚麼用？」

「為甚麼你這樣說？你有强大的敵人？」

「不，我有一個……」道士似乎突然醒悟，不再說下去，祇道：「勝了這一回蟋蟀再算。」

「你用內功，當然要用那些你對手不會察覺那種，而會使你那隻蟋蟀感受威脅，那時，牠一定會悉力以赴。」

「好極，多謝妳指點。」

常敏道：「道長，其實我還未請教你……」

「我並不是道長。」

「我姓居，居無竹。」

「居無竹？你住在這裏，有這麼多竹子，根本上整個竹林圍住你，你怎麼會說居無竹？」

「那就是因為我名字叫無竹，因此我才栽了這麼多竹子。」

「你的對手又是甚麼人？」

「是個女人！」

常敏聽了，感到有點意外，因為她心目中以為，這個居無竹是個道士，對手大概也是個道士，或者是個和尚也說不定。

「究竟是誰？」

忽然，居無竹道：「她來了，你還是躺回竹椅之上，快！快！」

常敏立刻回到竹椅之上，其實，她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問他，但已沒有機會。

不一會，竹林晃動，有一個道姑打扮的女人走入了竹林之內，她手上有一支竹筒。

「無竹，你捉到了一隻好東西？」

「相信這隻不錯。」

「來吧！快來鬥一下。」道姑把竹筒內一隻蟋蟀倒在瓦盆之內。

那蟋蟀立時發出了「蟀蟀」的聲音，常敏一聽之下，雖然沒有看見那蟋蟀的模樣，已知道那是一隻非常厲害的蟋蟀。

接着，道姑拿了一支觸鬚出來，撩動蟋蟀，蟋蟀更發出「蟀蟀」的叫聲。

居無竹也倒了他那一隻出來。

道姑看見居無竹也用竹筒來放蟋蟀，道：「你也用竹筒？」

居無竹祇笑了一笑。

道姑道：「開始了！」她用那觸鬚撩動。

常敏雖然看不到瓦盆之內，兩隻蟋蟀打鬥的情形，不過，從兩人的表情，加上「蟀蟀」的聲音，也知道兩隻蟋蟀打鬥得非常劇烈。

不一會，居無竹叫道：「打！打！」

看來，居無竹眞的用常敏教他的方法撩動得那隻非常勇猛，並且可以把對方那隻打倒，他越來越緊張。

道姑道：「無竹，你似乎用……」

「用甚麼？我這隻非常勇猛。」

「不！」突然，道姑跳了起來，道：「無竹，你想與我鬥？」

居無竹道：「怎會？我們祇鬥蟋蟀？」

「那你為甚麼用內功？」

「我沒有。」居無竹是個不擅於說謊的人，一經被人指出，竟無法對付。

道姑冷笑，道：「你騙不了我。」

「你看，你看……」居無竹叫道：「你那隻走了，走了，走了……」

居無竹十分興奮。

道姑突然站了起來，用手指一篤，盆中那隻蟋蟀，立時死了。

「你怎麼能用手？」

「為甚麼不可？」

「我們用蟋蟀鬥蟋蟀。」

「不過，你先用內功刺激蟋蟀，我用手，大家扯平了！」道姑道。

居無竹一臉無奈，拿起已死的蟋蟀，叫道：「我贏一次妳也不可……」

「不是不可，而是你用旁門左道。」

「我怎會用旁門左道？」

「你用內功。」

居無竹似乎有點啞口無言。

「你不能不承認。」

居無竹被她這樣說，一時之間是無話可說，但內心似乎總對這道姑不滿。

「沒有說話了？」

居無竹道：「你也用旁門左道。」

「我用旁門左道？」

「你用竹筒分開載蟋蟀，你用特別的觸鬚來刺激蟋蟀，最後勝不過我，還用金手指。」

道姑聽了，開始是愕然，然後笑了起來，道：「誰教你那些方法？」

居無竹並沒有回答。

道姑道：「用竹筒分開載蟋蟀，用特別觸鬚刺激蟋蟀，這些都是鬥蟋蟀最正道的鬥蟋蟀方法，那怎能算旁門左道？」

居無竹道：「為甚麼妳不告訴我？」

「因為我要贏，我當然不告訴你。」

居無竹道：「那就不公平。」

「不公平！這我倒是承認。」忽然，她停了下來，哭道：「天下豈有公平之事？」

說到這裏，竟然大哭起來。

居無竹看着道姑，更是手足無措。

道姑邊哭邊道：「我對他這麼好，為甚麼他連和我多說一句話也不肯，而她對他那麼無情，他却為他死心塌地，義無反顧？」

居無竹看着道姑哭，忽然他也哭起來，而且越哭越大聲，比道姑更為悽慘。

道姑停了下來，指着淚水，問道：「無竹，你又哭甚麼？」

「我哭你哭的事情。」

「你哭我哭的事情，是甚麼事情？」

居無竹道：「我對一個人死心塌地，她要做甚麼我也願意為她做甚麼，幾十年了，也是徒勞無功。可是，她心裏却有另外一個人，那人不知在那裏，她却天天在想他，你說，我遇到的事情，豈不是比你的更加不公平？」

「是嗎？」道姑似乎在敷衍着。

「所以我要比你哭得更厲害。」

接着，居無竹眞的大哭大鬧起來，像個天眞無邪的孩子。

這時，反而令道姑有點手足無

措，不知如何是好。

躺在竹椅上的常敏，聽了他們兩人之間的對話，雖然覺得其中有些不十分合乎常理，但也可以體會理解到二人因情事而心態似有點不大正常。

居無竹顯然是喜歡這個道姑，但這個道姑却是襄王有心，神女無夢。

道姑忽然大叫了一聲：「呸！」

居無竹愕然，止住了哭聲，問道：「甚麼事？」

「我祇想止住你的哭聲。」

居無竹又想再哭，可是，却又哭不出來。

道姑立時道：「好了，好了，無竹，你沒有這麼聰明，鬥蟋蟀那些事，有人教你！」

居無竹想撒謊，但眼睛却望着躺在竹椅上的常敏。

「你不用撒謊了！」道姑道。

「我……我……」

「這些方法，甚至用內功的方法去撩動蟋蟀，也是這個丫頭教的，對嗎？」

「她……她……」

「你不用狡辯了！」

道姑突然竄向常敏，並且高舉了手，看來是要向常敏襲擊。

常敏一躍而起。

居無竹也如影隨形的來到跟前，一手格開了道姑。

道姑怒道：「你要打我？」

這道姑實在是個蠻橫的人，她要襲擊別人，居無竹祇是替常敏格開，却被這道姑誣爲打她，這實在說不過去。

但道姑却仍大聲道：「你要打我便打我好了！」她用身體推開居無竹。

居無竹雖然是十分喜歡道姑，但却完全不敢碰到她的身體，急忙後退，一直退至竹旁，避無可避，倒了在地上。

道姑道：「你既然要打我，打我好了！」

居無竹坐在地上，無奈道：「我怎會打你？」

「那又爲甚麼不讓我打那丫頭？」

「那丫頭是無辜的！」

「無辜？啊，啊，啊……」

「你又想到了些甚麼？」

「我當然是想到了——你，你一定是喜歡了這個丫頭！」

居無竹聽了，更是哭笑不得，道：「我這麼一把年紀，怎會喜歡這一個丫頭？」

「怎麼不會，哪個男人不喜歡年輕女子？」

常敏忍不住插口道：「我也不會喜歡這個竹篙子一般的老男人！」

道姑轉過身來，打量了常敏一番。

常敏傲然站在她面前。

道姑道：「我眞想一掌打死你！」

居無竹道：「不，不要！」

道姑立時轉問居無竹道：「你還說是不喜歡這個丫頭？你還有甚麼話好說？」

居無竹道：「你是個前輩，怎會無端殺死一個小丫頭，這有失你前輩的身份！」

道姑想了一下，道：「對，你這話才像個樣子！」

居無竹立時加多一些讚美之詞，道：「以你前輩身份，罵她一番，也讓她得益不少！」

「這個當然。」她頓了一頓，道：「這個丫頭，壞了我鬥蟋蟀之事，更在這裏搬弄是非，對於這一個丫頭，死罪可免，活罪難饒！」

「你要怎樣對她？」居無竹道。

「昨天我也收了一個丫頭！」

居無竹並無詫異的表情，看來他早已知道，道：「你怎知那是個丫頭？」

「像她這樣打扮，你既然說她是個丫頭，那麼，我那個當然也是丫頭！」

常敏聽了，實在覺得好笑，這道姑實在有些不大正常，常敏作男子打扮，被居無竹發現了是個姑娘，她也立時認爲梅傲也是個女子！

「那個丫頭木木獨獨，我眞想殺了她！」

常敏聽了，心內吃驚。

居無竹立時問道：「你沒有……」

「當然沒有，我是個武林前輩！」

常敏聽了，才稍覺安心。

居無竹道：「那你想怎樣？」

「你說過這丫頭很有本領？」

居無竹道：「我沒有說過！」

「我說過有便有！」

「好，好，有，有，那你想怎樣？」

「我想以你的丫頭殺了我的丫頭！」

常敏道：「我不殺人！」

道姑怒道：「這裏沒有你插口的份兒！」

居無竹也道：「不許多言！」

道姑又道：「無竹，我來和你打賭一下，你訓練這個丫頭，我訓練我那個丫頭，兩人對打一下，看看那一個會贏！」

「像鬥蟋蟀？」

「對，像鬥蟋蟀！」

居無竹聽了，覺得十分興奮，道：「這次我一定鬥贏你的！」

「咱們走着瞧吧！」

居無竹道：「我贏了你又如何？」

「贏了便像鬥蟋蟀一樣！」

「好極了！」

道姑道：「好了，我們各用半個月時間，今天是初一，天上無月光，到了月圓的時候，我帶我的丫頭來，就在這地方，來一次比試！」

「好極！」

道姑道：「一言既出！」

居無竹立時接口道：「駟馬難追！」

兩人竟然非常嚴肅的擊起掌來，三擊掌！

道姑立時離開了這個竹林，居無竹却呆呆的坐在椅上，似乎十分回味剛才的三擊掌。

常敏見他如此，輕聲道：「居前輩！」

居無竹並沒有反應。

常敏大聲一笑，叫道：「居前輩！」

居無竹像從夢中驚醒，道：「甚麼，甚麼事？」

「我看你傻頭傻腦的，你在想甚麼？」

「她的手眞是軟滑！」

「她的手？那道姑的皺皮手？」

居無竹聽了，怒道：「丫頭，你再說她皺皮，我立刻宰了你！」

常敏想不到，這個居無竹，一向以來，低聲下氣，但竟然也會發怒！

常敏道：「不說了，不說了！」

居無竹道：「你也聽到鄒菊所說的？」

常敏聽了，心頭一振，道：「這道姑叫鄒菊！」

「對，有甚麼稀奇？」

常敏想到「梅蘭菊竹，蘭因絮果」這八個字。

居無竹道：「她又要跟我鬥了！」

「這幾十年來，她都在跟你鬥？」

「是的，以前鬥過很多東西，例如鬥魚！」

「魚怎樣鬥？」

「我們各在河裏捉魚，找到一條好打的，互相放在盆內相鬥！」

「這也可以鬥？」

「還有鬥鳥！」

「讓兩隻鳥打鬥？」

「是的。」

「你有沒有贏過？」

居無竹並沒有回答。

「你怎會如此窩囊？」

居無竹聽了，十分感慨，似是自言自語道：「是的，我一生窩囊！」

「你怎會輸的，有沒有檢討過？」

「檢討？怎麼檢討？」

「你每一次與她鬥，敗了便要找出打敗的原因，下一次才有機會獲勝！」

「是的，但我沒有想過！」

常敏道：「那你告訴我，你怎麼敗下陣來？」

「鬥魚？」

「好，先說鬥魚！」

「我從水裏捕捉了一條大魚，不知甚麼名，但有非常銳利的牙齒，我捉牠時，幾乎手也被牠咬斷！」

「既是那麼厲害，怎會輸的！」

「她祇捉到幾條小魚！」

「幾條小魚，還不夠你那條大魚一口！」

「我起先以爲是！」

「結果？」

「一下水缸，那幾條小魚……」

「怎麼？幾條小魚一起？」

「因爲我這一條大，她那幾條小，她便說沒有理由以一條小魚鬥一條大魚，不過，她的魚實在小！」

「有這麼大嗎？」常敏以一隻手掌作比較。

「沒有，祇有半隻手掌那麼大！」

「甚麼顏色！」

「身體有些金色，但並不是全身金色，頭是圓圓的，有點像鱠魚！」

「是食人鱠？」

「對，你怎知道？」

「你那條大魚，一下瓦缸，已被那幾條食人鱠噬吃了，對嗎？」

「是的。」

「這種食人鱠，據說一羣連一隻牛也可以吃掉，你的大魚當然體無完膚！」

「不單體無完膚，祇剩下一條魚骨！」

居無竹的樣子，十分頹喪，也十分可笑！

「鬥鳥又如何？」

「我用半年時間，找到一隻鷹！」

「鷹？是獵鷹？」

「是，非常勇猛的那一種！」

「那又爲了甚麼輸了？」

「她也是訓練了一隻鷹，品種也相同。」

「你沒有好好訓練？」

「不，我這一次聰明了一些。」

「怎麼聰明法？」

「我偷偷去看她怎樣訓練那鷹！」他頓了一頓，低聲道：「你千萬不要讓她知道。」

「她用甚麼辦法？」

「她用生肉引誘刺激那鷹，使牠非常暴躁！」

「你呢？」

「照辦煮碗！」

「結果呢？」

「又是輸了！」

「爲甚麼？」常敏大惑不解。

「相鬥之時，她出了絕招！」

「甚麼絕招？」

「她在鷹爪上縛了薄刀！」

「怎麼？她用茅招（耍無賴）！」

「對，她向來蠻不講理！」忽然，他又停了下來，看看四周，才輕聲道：「這話是不能讓她知道的！」

常敏聽了，實在覺得好笑，居無竹怎會這麼害怕這個女人？

「那些薄刀，把我那隻鷹，割得遍體鱗傷，當然是敗下陣來。」

常敏道：「那不是你輸了，而是她用旁門左道來贏你，不過，她用刀，你大可以不算！」

「不過，我們相鬥之前，沒有說過不許用刀！」

「那是她强詞奪理。」

「那有甚麼辦法？」

常敏道：「對，這女人一向橫蠻無理，我剛才看她鬥蟋蟀敗了，她一手篤下去，把你的蟋蟀也篤死了！」

「是的，這一次，由你教我，本來可以贏了！」

「其實是你贏了！」

「不過，她一手指篤死了蟋蟀，沒有辦法！」

「其實，你贏了她，有甚麼好處？」

居無竹道：「好處是……我不能對你說。」

「爲甚麼不能說？」

「不好意思。」

常敏是個聰明人，一想便想到了，道：「居前輩，你十分喜歡這女人？」

「殊……」居無竹用手指放在唇上，道：「這是我一生人中最大的秘密，千萬不要讓她知道。」

常敏聽了，忍不住笑起來。

「你笑甚麼？」

「笑你傻，她怎會不知道？」

「不，她眞的不知道！」居無竹居然嚴肅地道。

「好了，好了，她不知道，那麼，你贏了她之後，有甚麼好處？」

「我不能告訴你！」

「爲甚麼？」

「不能就是不能。」

「其實我早已猜到！」

「你猜到？」居無竹十分緊張。

「你要她嫁給你！」

「不，不。」居無竹道，頓了一頓，才道：「我想也沒有想過！」

常敏也覺得奇怪，怎不是希望玉人下嫁？

「那爲了甚麼？」

居無竹依然不肯說。

常敏故意刺激他道：「可以一親玉人香澤，而不用娶她，不用負責！」

「不，更加不是。」

「那究竟是爲甚麼？」

居無竹還是不肯說出來。

常敏道：「既然你不說，我也不和你鬥了！」

「不，你怎能不鬥？我已與她三擊掌！」

「三擊掌又如何？」

「那是信諾。」

「不守信諾呢？」

「不，千萬不能，寧失信於天下，勿失信於婦人！」

「那麼重要？」

「是的，非常重要，極之重要，非常極之重要！」

「那你一定要告訴我，否則我也沒有心情，我早已和你說過，甚麼相鬥，也要有鬥志！」

「對，像鬥蟋蟀一樣！」

「所以，你要告訴我。」

居無竹居然有些忸怩。

過了一會，才道：「告訴你也可以，不過，第一，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否則我會殺死你。」

「這麼嚴重？」

「第二，你要盡力爲我出力，打敗她那個丫頭！」

「好，你告訴我！」

居無竹看看四周，才輕聲說了一句話。

常敏根本聽不到他在說些甚麼，祇道：「大聲一些，再說一遍。」

居無竹臉紅耳赤，道：「你留心聽，我不再說的了！」

「好極！」常敏眞是側耳聆聽。

「她答應我，讓我拖着她的手，在竹林走一遍！」

「就這麼簡單？」

「這並不簡單了！」

常敏看着這個七尺昂藏的男人，突然覺得這個男人，眞是天下第一癡心的人，她對自己所愛的人，要求是那麼簡單，但却視爲神聖，這個男人，天下那裏再可以多找一個？

常敏聽了，肅然起敬道：「居前輩，我一定盡力與那人相鬥，替你打一場勝仗！」

「那好極了！」

「不過，我武功低劣，怎能勝他？」

「武功？我懂得很多！祇要你聽我教，你要學甚麼武功也可以！」

「我知那小子……」

「小子，那個人並不是個丫頭？」

「不是，對了，你們兩人怎會分別捉了我們兩人的？我們本是躲在那山洞之內的。」

居無竹道：「說來也是湊巧，那天大雨，我們本來是去捉蟋蟀，但下雨沒有蟋蟀，我們便躲進那山洞，却見你們兩個人！」

「我們睡了？」

「是的，睡得正酣，不過，另一個丫頭……」

常敏道：「你說那個男人？」

「是的，好像快要醒來，却被鄒菊點了穴道，繼續昏昏沉沉大睡。」

「我呢？」

「鄒菊叫我，也帶你回來，作個丫環服侍我也好！」

「那你想把我當作丫環侍婢？」

「不，我不慣人服侍，不過，既然她要以你們兩人作爲相鬥，那麼，我要收你爲徒了！」

「收我爲徒？」常敏是無可無不可。

「是的，你認識那小子？」

「是又如何？」

「他有甚麼上乘武功？」

「傲骨劍！」

「傲骨劍？這小子居然懂得傲骨劍？」

「你懂？」常敏道。

「當然懂，傲骨劍是當年梅勇所創，我恨死常平心！」

「爲甚麼？」

「常平心娶了丘蘭對她並不好。」

「這個小子，正是梅勇的兒子梅傲，他得到『傲骨劍』的眞傳，很難應付。」

「我有辦法！」居無竹滿有把握地道：「傲骨劍採取以退爲進手法，我有竹劍，竹劍尅梅！」

「竹劍？是你所創？」

居無竹並不答話，就走到竹林處，拗了一支幼竹，非常柔軟的，就在常敏面前舞起來。

那一支幼竹，看來是軟弱無力，可是在居無竹手中，却是可以忽軟忽硬，舞得虎虎有聲。

居無竹舞至酣處，祇見他身影飄忽，似有若無，手中那枝幼竹，根本無法看到。

常敏武功雖然不高，但自幼在父親常平心教導之下，倒也懂得不少劍法，而她自己，自幼愛讀書，尤其是愛看那些劍譜，而今看到居無竹舞劍，祇覺賞心悅目，比起那些劍譜的描述，更爲生動。

居無竹終於停了下來。

常敏鼓掌叫道：「好劍法！」

「好看嗎？」居無竹問。

「好看極了！」

居無竹道：「好看是沒有用的，劍用來作甚麼？」

「殺人！」

「對，殺人，好看而不能殺人的劍，就像一場舞蹈，表演可以，實際無用！」

「那麼，要怎樣才好？」

居無竹沒有答話，他在附近拾起了一塊石頭，然後把石塊拋高。

當石頭掉下，他突然把手中竹枝一舉。

那塊石頭，竟然被竹枝穿過，滑了下來，停在他的手上。

這玩意簡直是匪夷所思！因爲竹枝很軟，又是高舉，更應無力，那知道，竟可穿破石塊。

可是，他的勁道似還不止此，祇見他把軟竹一揮，石塊甩了下來，然後，他把竹枝向石頭用勁一揮，整塊石頭，立即粉碎！

這一招，實在看得常敏口呆目瞪。

半晌，她才懂得讚道：「好劍法！」

居無竹道：「你想學嗎？」

「當然想，你以爲你這竹劍，可以尅制傲骨劍？」

「我創此竹劍，正是用來尅制傲骨劍的！」

「你與梅勇有心病？」

「不要提此人！」居無竹有些氣憤，然後，他似是自言自語道：「這也好，既然有人用我竹劍，打你這傲骨劍，也可一洩我心頭之恨！」

常敏不敢再問其中詳情。

居無竹道：「你學過甚麼劍法？」

常敏把父親所授的一般劍法使了出來。

居無竹看了，道：「這些祇是花拳綉腿，你來，跟我再學！」

常敏無言，跟着居無竹學劍。

居無竹看來好像是個頭腦有些問題的人，大概這就是武林人的怪癖，但他對武功一事，却是一絲不苟，而且非常專注。

他教常敏學劍，一學便是五六個時辰，廢寢忘餐，使常敏非常辛苦。

* * *

再說梅傲。

他一覺醒來，也覺得週身痲痺，十分不適，不過，他內功根底很好，暗中自通經脈，不及一時，已不再是全身乏力。

不過，他爲人非常小心謹慎，並沒有立刻起來。

四周環境陌生，並不是在山洞之內。

他輕聲叫道：「常敏？」

並沒有回答。

他慢慢起來，祇見四周設備簡陋，但所有東西都收拾得十分井井有條，看來像個女人住的地方。

忽然，有個道姑打扮的女人出來，叫道：「丫頭，你起來了？」

「丫頭，你叫我丫頭？」梅傲道。

「咦，你不是丫頭？是個男人？那麼，你那個同伴，明明是穿男裝，却是個丫頭？」

梅傲知道，那是指常敏，立時問道：「你把我的朋友帶了去那

裏？」

「在我的朋友家裏？」

「爲甚麼要捉我們？」

「因爲我們都想要一個丫環服侍！」

「我不是丫環，她去了那裏？」

「你不用管，不過，我而今不要你作丫環了！」

「作甚麼？我要走了！」

「走？往那裏走？」

梅傲不再理會她，開步便走，那知道，他祇覺腿間一麻，整個人倒了下去。

梅傲叫道：「你施妖法？」

那道姑上前，扶了他起來，道：「甚麼法也好，你要聽我的話！」

「甚麼？我爲甚麼要聽你的話？」

「沒有甚麼理由，我要你聽便聽。」

「我不聽。」

道姑向梅傲背上一拍，立時，他感到全身血脈翻騰，心口好像要爆炸似的。

梅傲十分辛苦地叫道：「不，不，你……你放過我吧……放過我……」

那道姑又是一拍。

梅傲立時感到，胸口平和，十分舒暢。

「你這是武功？」

「是武功也好，妖法也好，你要聽我的話！」

梅傲一竄而到了門口，道：「我就是不聽，走了，告辭了！」

道姑却不慌不忙，道：「你不要後悔。」

「後悔？我後悔甚麼？」

「你會後悔笑死。」

「笑死，我怎會笑死？」

道姑突然一個竄身，這一竄實在快，快得使梅傲也無法看到，她究竟是如何移動過來。

那道姑一伸手，向他腰間點來。

梅傲根本是避無可避。

突然，他感到身上有些痠軟的感覺，而且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哈……哈……」

梅傲笑聲不絕，他越想停止，那笑聲却越來越大，而且十分急促。

他還想自己用氣解穴，那知道稍一運氣，全身經脈似乎已移轉不聽使喚似的，他不敢再動，口中的笑聲，已改爲喘氣，使他十分辛苦。

「求我饒了你！」道姑道。

「我……」他本想說道：「我不求你！」那知道，實在受不了，祇好改口道：「饒了我！」

道姑滿臉得色，道：「是你求我！」

梅傲祇好點頭，不斷點頭。

「好極！」道姑用力一拍他的背，登時，梅傲才能停止那笑聲，坐在地上喘氣。

道姑對他的情況，却是不聞不問。

過了一會，梅傲終於恢復了原狀。

這時，道姑才道：「你叫甚麼名字？」

「梅傲！」

「梅傲？」道姑聽這名字，似有一些反應。

「是梅花的梅，驕傲的傲。」

「好個名字，怪不得你明知吃苦，也要與我硬拚。」道姑有點揶揄的味道。

梅傲道：「那也不見得。」

「你父親是叫梅勇？」

梅傲奇怪道：「是的，妳又如何知道？」

「果然是，怪不得孩子也如此驕傲。」

梅傲聽她語氣，似是一個認識自己父親的一位故人，他想追問。可是，道姑却不讓他問，祇道：「你跟我學武功，好嗎？」

這要求反而使梅傲覺得奇怪。

梅傲本來並不是一個有門戶之見的人，對於學武，更是趨之若鶩，但在這情形之下，他是故意與這道姑爲難，道：「學武？我早已得我父親眞傳。」

「你學過些甚麼？」

「傲骨劍！」

「啊，那劍法有些名堂，不過，你學得如何？有沒有令尊一半？」

梅傲道：「單說無用。」

「對，劍法是要用劍才可以說出其中奧妙，你有佩劍嗎？」

梅傲抽出佩劍。

「你要與我比劃一下？」道姑道。

「這個最好，因爲祇有眞正對比之下，才可以明白劍法的眞諦。」

「對，果然名師出高徒。」

「那麼，你用甚麼劍？」

道姑漫不經意地道：「我用甚麼也可以。」

梅傲心中有氣，他看見附近有一株長得相當高的蘆葦草，便道：「用蘆葦也可以？」

「可以，當然可以。」道姑不單沒有反對，反而是欣然上前，拔了那條長蘆葦在手。

梅傲心想：「任妳劍法如何高妙，但祇是一枝軟弱無力的蘆葦，也耍不出甚麼花樣。」

梅傲見她仍是漫不經心，氣道：「我來了！」

「來吧！」

梅傲開始祇使出一些十分普通的劍招。

道姑是那麼輕描淡寫的接過。

梅傲開始使出「傲骨劍」，這時，道姑似乎提起了精神，小心翼翼。

梅傲實在看不起她手上使的蘆葦，他想先用劍鋒，削斷她手上蘆葦。

他使出一招「抖擻梅花」，劍鋒削向道姑的右手。

道姑似知厲害，手一鬆，蘆葦已墜在地上，梅傲得勢不饒人，一連五招，刺向道姑要害。

道姑一脚踏着蘆葦，脚下走着一些奇怪的步法，竟然一一閃避了這五招。

梅傲心中大駭，如果是個普通人，這五招連中，身上早有五個窟窿，可是，他出這五招，却連這道姑的衣袂也沾不着。

既是驚駭，梅傲更是劍下不留情，他又一連出了七招，這七招對梅傲來說，是「傲骨劍」的精粹所在。

祇見那道姑，兩脚踏在那蘆葦之上，她並沒有把蘆葦踢上來，祇是踏着蘆葦，走着一些神奇步法。

梅傲一招緊似一招。

道姑却從容踏着蘆葦，居然還有時間說話，道：「梅傲，你是學武之人，可懂得咱們中原武功，那個門派可算是頂尖兒？」

梅傲一招刺向道姑心窩，道姑一側身體，避開這一刺，梅傲祇好答道：「當然是少林。」

「對，你又可知少林武功，來自何處？」

「天竺達摩。」

「對，天竺達摩不單是禪宗泰斗，也是武學泰斗，你可知他武功如何？」

「當然厲害！」他一劍刺出，這一劍却是虛招。

道姑似乎知道他這一招是虛招，避也不避，接着的一劍，刺向她的腹部，她又巧妙地避開了。

道姑又道：「那一門厲害，劍術？拳術？金剛功？」

梅傲專心在劍上，一時之間答不上口。

道姑見他不答，便自己解答，道：「當然是輕功。」

梅傲道：「輕功？」

「你知道達摩如何東渡？」

「一葦渡江。」

「對，他站在一枝蘆葦上，浮水而來，踏浪而來，你看他是不是輕功最厲害？」

「當然是！」

「那你看我！」道姑道。

這時，梅傲才如夢初醒的，看着道姑踏在蘆葦之上，在這地上飄來飄去。

這豈不就是「達摩一葦渡江」？

梅傲知道，這道姑故意如此，以表示自己武功其實在對方上之上。

梅傲在江湖上也走了一段日子，見過高手無數，但從未見過這一個如此高手。

道姑居然可以一邊閃避他的劍招，一邊跟他講武學故事，而且從容不迫。

如果她眞的拿起蘆葦，自己的傲骨劍會有甚麼效果？

如果她眞的拿起劍，自己豈非……

想到這裏，梅傲退後，把劍擲在地上。

道姑也停止了步法，道：「怎麼了？」

梅傲道：「我輸了！」

「輸了？還沒有！」

梅傲道：「道長，不要再玩我了。」

道姑大笑起來。

「你笑甚麼？」

「我笑你叫我道長，我不是道士，也不是道姑。」

「那你是甚麼？」

「是一個普通人而已。」

「不，至低限度，你不是個普通人，而是個武功高强的人。」

「這點我不否認。」

梅傲立時跪了下來，道：「請收我爲徒！」

「收你爲徒？」

「剛才妳不是要教我武功嗎？」

「是的，不過當時的心情與而今的心情不同，我而今沒有收徒之意。」

梅傲知道這道姑又再戲弄自己，祇好拱手低聲道：「弟子開罪，請師父萬勿見怪。」

「弟子？我甚麼時候收你爲徒？你開罪我了嗎？沒有，其實你劍法不錯。」

「失禮，師父！」

「但對我來說，却是尋常劍法。」

梅傲知道，這道姑又再用言語戲弄自己，他當然不再有所表示，反而順服地道：「對，是尋常劍法。」

「不過，可以補救。」

「怎麼補救？」

「你要聽我講嗎？」

「當然，弟子聽從師父每一句話。」

「好極。」

「那麼，妳答應收我爲徒？」

道姑並沒有再作聲。

梅傲立時向她叩了幾個响頭，她背轉着身，他還以爲她聽不到，故意大力再叩下。

道姑道：「好了，好了，我見這麼誠意，就收你爲徒吧。」

「師父，我還未知妳高姓大名？」

「我姓鄒……」
「鄒菊？」梅傲道。
「你怎知道？」
「我似乎聽我先父說過，天下四君子，梅蘭菊竹，妳是四君子中的『菊』？」
鄒菊道：「是的，你父親便是四君子之首『梅』了。」
梅傲道：「我沒有拜錯師父。」
「是，故人之子。」鄒菊祇輕輕說了這話。
「師父，妳與先父……」
「不，我不想提起過往之事，過往已死去，何必再提？」鄒菊這話，似乎夾雜着無窮的心事。
「師父！」
「你聽着我說，我教你武功，有一個目的。」
「目的？甚麼目的？」
「我要你打敗一個人。」
「誰？」
「你不用知道她是誰，她也使劍。」
「甚麼劍？」
「竹劍。」
「竹居然可以作劍，那一定厲害之極。」
「當然厲害，不過，我要你打敗她，比她厲害。」
「如果我敗了？」
鄒菊怒道：「那我不教你了。」
「爲甚麼？」梅傲實在不明這道姑心意。
鄒菊道：「未戰便言敗，有甚麼好說？」
「對，我不能對師父沒有信心。」
「你對我沒有信心不行，還有一點，你對自己要絕對有信心，一劍之成敗，便在信心二字之上。」
梅傲學劍多年，當然知道「信心」二字之重要，但經鄒菊這一番提點，似乎更爲明瞭。
「傲骨劍有不屈不朽之意，是一種上乘劍法，但劍招之上，有點孤芳自賞，因此缺乏一種主動之勢。」
梅傲道：「對，傲骨劍以守爲攻。」
「以守爲攻，自欺欺人。」
「爲甚麼妳這麼說？」
鄒菊不再說話，一脚踢起了地上那枝蘆葦，雙手持着，一連向梅傲攻了幾招。
梅傲措手不及，連連後退。
鄒菊把蘆葦一揚，便指着了梅傲的喉嚨處，道：「你看，你退守得了嗎多少？」
梅傲無法不承認退守無效。
鄒菊道：「來，我攻你，你要不顧危險，反攻我而來。」
梅傲有些遲疑。
鄒菊退後，又再攻上。
這一招，梅傲不再以守爲攻，他提劍——刺、削、劈、撩，暫時招架着鄒菊的來勢。
「對，這樣打法，才有些氣勢。」
不過，三十招之後，梅傲依然落敗，他有些氣餒。
鄒菊道：「你這次敗在我手上，並非你氣勢不及，而是劍法未臻至更高境界。」
「師父，我怎能更上一層樓？」
「有兩種方法，第一，改善你的每一招傲骨劍，第二，練氣爲主。」
「一切聽從師父之話，那麼，我們用甚麼方法？」
「兩種同時使用。」
兩人似乎越說越是投契，鄒菊果然把梅傲每一招劍法，加以改善。
其實，「傲骨劍」自有其精妙之處，祇不過梅傲祇看劍譜而學，並沒有經過名師指點，其中訣竅，自然不能領悟，而今有了名師，當然是大大改善。
他們這一練，竟是由暮至晨，不知時光之飛逝。
梅傲練完了劍法，特別爲師父煮了一餐飯，兩人吃得十分快樂。
吃完之後，鄒菊竟呼呼的大睡起來，原來這位師父，不拘小節。
梅傲也不以爲意，稍爲收拾，也沉沉睡去。
翌日兩人醒來，又再練氣。
鄒菊道：「練氣本是非常長期的武功底子，並非一兩天就可以。」
梅傲道：「我也不是祇想練一天兩天。」
「不過，我却有個期限。」
「甚麼期限？」
「你記得昨夜，天上月亮如何？」
梅傲根本沒有注意到。
「昨夜天上無月，不過，到了月圓之夜，我便要帶你往比拚。」
「那即是十五。」
「對，因此，我想了一個速成之法。」
「練氣也有速成之法？」
「明天，我會上山採藥，大約兩天才回來，這兩天之內，你先練好劍法，然後，我會帶草藥回來，助你練氣功，相信會有成效。」
梅傲沒有異議，盡心盡力學劍法。
然後，鄒菊獨自上山。

恩恩怨怨 一線之差

梅傲在這小屋旁，勤練劍法，練了一天一夜，有點筋疲力盡。
他想起了常敏。
雖然鄒菊沒有提起常敏，不過，他隱約也感到，這次這個對手，大概是常敏。

他不知怎會如此想起，他不想再練下去，於是，他信步而走出空地。
忽然，他聽到「虎虎」的風聲。
他循聲而去，赫然發現有人在竹林處練劍。
那人正是常敏。
他本想走出去，但細看之下，她身旁竟有一個道士模樣的人，並且在指點常敏的劍法。
那道士正在一邊喝酒，一邊指點常敏。
梅傲覺得奇怪，這個道人舉止似乎與自己師父有些相似之處，一切都漫不經心，却實實在在又非常嚴肅。
不過，那道士一杯一杯喝下後，支持不久。
不一會，道士已醉了。
常敏也停了練劍，抹去額上的汗。
這時，梅傲才發現，常敏手上所持的，並非一般的劍，而是一枝幼竹。
一枝幼竹，竟然可以使得如此虎虎有生氣。
梅傲雖然見那道士醉了，仍不敢現身，祇發出了一聲呼哨。
常敏立時知道，輕聲道：「梅傲，你來了？」
「我在這裏。」
常敏走出了竹林，兩人相見，十分歡喜。
「妳怎麼了？跟了這個道士學劍？」
「是，你又如何？」
梅傲笑道：「說來奇怪，我跟了個道姑。」
兩人述說了醒來之後的一切情形。
常敏道：「看來這兩人，正是四君子中的『菊』與『竹』，他們隱居在此，不知有甚麼原因？」
「當中原因，便是我們要找的『蘭因絮果』了，不過，他們有四君子之稱同時也有四大狂士之稱，而且看來越來越狂了。」
「對，他們互不相讓，有時像個孩子。」
梅傲道：「他教你武功，目的是與人比拚？」
「是！」忽然，兩人互望一眼，笑了起來。
梅傲道：「我的敵人正是妳！」
常敏也道：「對，我們在月圓之夜比拚。」
梅傲想了一下，道：「我們應怎樣？」
常敏道：「而今我們既已發現了四大狂士中兩人，包括你父在內，已是三狂，還有一狂，當然要在他們之間，才能找到。」
「你說的是『蘭』？」
「是，是丘蘭，應該還在這山上，鄒菊與居無竹二人，應該知道。」
「不過，你千萬別正面提及，否則可能會弄壞了整件事情，你明白，他們脾性古怪，行爲古怪，不得他們歡心，一定把事情弄壞。」
「對，我也有如此感覺。」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做？」
「暫時，我們應順從他們意思去做。」
「那即是說，在月圓之夜，我們來一次比拚？」
「是否眞的比拚，祇有我們才知。」
「對，這是一個好辦法，不過，在這十多天之內，你我盡量在言語中刺探一下二人，大有可能再多瞭解一些他們四大狂士之間的關係。」
梅傲忽然想起常敏用竹枝作劍，問道：「你這位居無竹十分厲害，竟可用竹作劍。」
「是，他非常厲害，竟然可以以竹穿石，又可以以竹一擊，石頭爲之粉碎。」
「這麼厲害，那麼，我一定不及你了。」
「你那位菊師父又如何？」
「也是厲害，她以蘆葦作劍。」
「以蘆葦作劍，似乎又再高一層。」
他們越談越是覺得有趣。
梅傲道：「你不怕你師父醒來？」
「不怕，我爲他倒了一些竹酒，他喝過以後，大叫好酒，一杯一杯喝下，醉倒了。」
「你不怕他醒來？」
「這竹酒，可以醉他三天三夜。」
兩人又再談論了一會，梅傲才回到住處，第二，他又來找常敏，兩人並互相交換了一些劍術心得。
第三天，鄒菊已回來，並且帶回了一大紮生草藥，她把藥倒在一個大瓦缸之內，用火熬了一天。
然後，褪了火之後，叫梅傲脫了衣服，浸在這大瓦缸之內。
梅傲跟着她的指點，過了兩個時辰，祇覺體內氣血翻騰，自己有脫胎換骨之感。
他一直浸了三天，才起身來。
鄒菊又再以蘆葦作劍，指點他的「傲骨劍」，一招一招的改良起來。
梅傲自己把劍法使開來，也覺大有進步。
一直練了幾天。
那晚，天上掛着一個大半月。
鄒菊對梅傲道：「今晚不練劍

了。」

「那練甚麼？」

「今晚我說故事。」

「說故事？那有趣極了。」

鄒菊道：「你早知我是四大狂士中的一個？」

梅傲點了點頭，道：「先父也是你們其中一份子。」

「當然，他是我們的大哥，所以，你不僅是我徒兒，還是我的侄子。」

「我應該叫你姑姑。」

「當然，你可知道，你父怎會身亡？」

「是姓常的殺死他。」

「你早知道？」

「我當然知道，我剛往平心山莊，目的是找那姓常的，爲父報仇。」

「結果呢？」

「他不見我，衹留下畫，便走了！」

「走？他害怕你？沒有理由，他武功在你之上，不會害怕你的。」

梅傲道：「我也覺得奇怪，他說過，他輩份比我高，不與我比武，不過，他是我的殺父仇人，我沒有理由放過他，但他走了，不知所踪。」

「他害死你父，當然要走。」

「他可以殺我。」

「他心內有愧，其實，這常平心，不單是你殺父仇人，也是我們四大狂士之敵。」

「四大狂士之敵？」

「當然，他殺了我們大哥，此其一，最重要的，他對不起咱們的二姐。」

「是丘蘭？」

「是，你又怎知？」

「我發覺常平心與我說話之時，似有一些隱衷，後來我與他兩個子女一同上峨嵋山，不過，在上山之前，我們找到了寒燈大師。」

「寒燈？他還沒有死？」

「沒有，在我們去找他之後，就是他告訴我們常平心留下八個字，梅蘭菊竹，蘭因絮果！」

「梅蘭菊竹，蘭因絮果，一切都因那個蘭字開始。」

「我不明白。」

「蘭是二姐丘蘭，她下嫁了常平心。」

「這點我知。」

「不過，聽說常平心對她並不好，二姐才會憤而離家，而我們的大哥，一向十分喜歡丘蘭，無奈人間情愛，自是不可理喻。」

「那年……」鄒菊似陷入了沉思。

梅傲不敢打斷。

鄒菊續道：「那年，你父親到平心山莊，目的是勸常平心到峨嵋山上，懇求丘蘭回去。」

「那時蘭姑姑已上了峨嵋山？」

「是的，因爲常平心對她不好，她憤而離家，上了峨嵋山。」

「住在唯素庵？」

「誰說的？」

「寒燈大師說的。」

「結果呢？」

鄒菊道：「可能兩人在途中，有些齟齬，竟然大打起來。」

「他殺了先父？」

鄒菊點了點頭。

梅傲心想：「那是一場情殺，爲甚麼常平心却並不承認，似乎其中有些……」

鄒菊道：「因此，我可以肯定一點，他是你的殺父仇人，你一定要爲父報仇。」

本來那仇恨火焰，在梅傲心坎之中，並不猛烈，而今在鄒菊口中說出來，又激起了他復仇之念。

梅傲嘆了口氣。

鄒菊問道：「你害怕？」

「不是，其實我也算報了仇。」

「怎報了仇？」

「我可能害了他的兒子常捷。」

於是，梅傲把上山之時，常捷在攀崖之時，滿身着火，他爲了不忍看他在半空中活活燒死，把藤蔓斬斷了，讓他墜入了深澗。

鄒菊道：「你並不一定害了他。」

「他墮入了深淵，恐怕……」

「那你也不用內疚，他殺了你父親，你殺了他兒子，互相抵銷了，不過，常平心殺我大哥，這一點我們不會放過他的！」

對於上一輩的仇恨，梅傲沒有插口。

鄒菊又道：「你認識常敏？」

梅傲點點了頭。

「這一次，你的對手便是常敏！」

梅傲當然不覺意外，不過，他還是故作驚訝，免鄒菊生了疑心。

鄒菊續道：「其實，這一次並非你們之間之戰，而是我與居無竹之戰！」

「你與居無竹有仇？」

鄒菊搖搖了頭。

「那有甚麼好戰？」

「因爲他一直對我糾纏不清，他這個人越來越糊塗，我點化他也不明！」

「你可打他呀？」

「我武功不一定及他，而且，我們總是四狂，大家同一陣線，我親自下手，似乎說不過去！」

原來鄒菊有此顧慮。

「其實他爲甚麼這樣糾纏於你？」

鄒菊欲言又止，臉上似有紅霞。

梅傲立時知道，那又是可能其

間有一些兒女之情。

鄒菊道：「總而言之一句，你替我打敗了常敏，一來報你殺父之仇，二來替我打敗我這個兄長！」

梅傲道：「我盡力而爲！」

鄒菊對這答案似乎十分滿意。

「還有兩天，你好好再練！」鄒菊不想再說下去。

＊　＊　＊

常敏的竹劍也練得十分辛苦。

居無竹雖然喝了一些酒，但督促常敏練起劍來十分認眞，他希望常敏可以在這一段短時間內，可以練成「竹劍穿石」與「竹拍石碎」這兩大絕招。

不過，常敏畢竟是女孩子，功力不繼。

這樣，弄得居無竹十分不開心。

第二天，居無竹滴酒不沾，對常敏道：「我看在這短短的時間之內，你一定不能練成我這兩絕招。」

「弟子不才！」

「不，這也不關你的事，時間太短，神仙也辦不到的，不關你的事，不過，我還有一個辦法！」

「甚麼辦法？」

「我把功力輸入你的體內！」

「增我功力，但會損你元氣？」

「對，但這沒有甚麼問題，問題在你是個女孩子！男女授受不親……」

常敏道：「弟子不會……」

「我不害怕別人誤會，衹害怕一人知道，如果讓她知道，我這一輩子也再無望！」

「你怕誰？」

居無竹不說，臉泛紅霞。

常敏十分心細，當然發現他的表情有異，不過，她並沒有道了出來。

居無竹道：「我再想辦法！」

那一夜，常敏捉了一隻野兔，用火烤得很香，希望師傅可以喝酒大快朵頤。

可是，她找遍了整個竹林，却不見了居無竹。

常敏心下納悶，不知師傅去了那裏。

那天晚上，常敏睡了，到了半夜，却聽見了人聲，她立刻起來。

衹見居無竹背着一些東西，走向竹林。

常敏立時上前，協助師傅，那知道，她一接手，才知師傅是救了一個人回來。

這人滿身是傷。

居無竹道：「快讓他吃些東西！」

常敏立時煮了一些粥，要餵那人吃，當她拉開那人臉上的布，不禁大叫起來。

「弟弟！」

這人竟是常捷！

常捷身受重傷，已不能言，他口唇顫動，常敏立即爲他餵下一些粥水。

居無竹道：「這人是你弟弟？」

「是！」

「幸好我救了他！」

「你怎會救他回來！」

「我往斷崖之後那個深淵，希望找到一些草藥回來，那知道，却發現這人奄奄一息！」

「他墮入了深淵……當時，他與梅傲在一起的，我聽梅傲說過的。」

常敏心中當然心疼弟弟。

居無竹道：「我已爲他採了一些草藥，他全身還被火灼傷，你要好好照顧他才可以復原！」

看着這個奄奄一息的弟弟，常敏心情激動。

不過，在她悉心照顧之下，常捷很快醒了，不過，他因燒傷，口中不能說話。

當他睜開眼睛，看見姐姐，也是異常激動。

常敏道：「弟弟，你怎會墮入深谷？」

常捷無法答他。

常敏道：「是梅傲害你？」

常捷搖搖了頭。

「他救你？」

常捷點點了頭。

居無竹道：「常敏，你也不用擔心，看來他不久便能出聲，那時你再問他也不遲，你已多日沒有練劍，我看你還是先練好劍法！」

常敏並沒有甚麼心情，一切顯得懶洋洋的。

居無竹當然看在眼內。

那夜，大半個月亮懸在半空。

居無竹對常敏道：「今夜我們不練劍！」

「那做甚麼？」

「你知你兩日後的對手是誰？」

「梅傲！」常敏不經意地說了出來。

居無竹也不覺訝異，道：「你知道那便最好！」

「我害怕武功不及他！」

「幾天之前，我也爲此而擔心，不過，而今，我不再憂慮，你一定可以打敗他！」

「爲甚麼？」

「因爲他幾乎害了你弟弟！」

常敏整個人立時抖擻起來。

「他來你們山莊，爲的是甚麼？」

「據他說是報仇！」

「報甚麼仇？」

「殺父之仇！」

「你父親大有可能是殺死他父親的仇人，那麼，你們早已是仇人，而今，他殺不了你父親，而加害你弟弟，根本不是一個正義之人

所爲！」

「對，不是大丈夫所爲！害我弟弟，我怎能放過他？」常敏說時滿是憤怒。

「還有，他父親當年到平心山莊找常平心，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是有關我們四大狂士之事！」

「是嗎？四大狂士，梅蘭菊竹？」

「對，梅傲令尊是梅——蘭是我們二姐丘蘭，也是你們的母親！」

「另外兩個呢？」

「當中一個是我，居無竹的『竹』！」

「還有一位呢？」

「你見過的那位道姑！」

「她是『菊』鄒菊？」

「正是。」

「你們既是同一道，怎會又要我與她的徒弟梅傲決鬥？」

「我與鄒菊之間，有很多問題，我一定要你打敗她的徒兒，洩我一口烏氣！」

「甚麼烏氣？」

「幾十年的烏氣！」

「可以告訴弟子？」

居無竹看看四周，道：「我半生無人傾訴，告訴你也不妨！」他頓了一頓道：「不過，你不能告訴他人，也不能笑我！」

「弟子怎敢。」

「我一向傾慕鄒菊。」居無竹似乎鼓起了很大的勇氣才把這話說了出來。

「這點弟子也看到！」

「她對我却是若即若離！」

「爲甚麼？」

「我不知道——其實我也有點知道。」

「既然知道，何妨直說？」

「她喜歡梅傲父親梅大哥！」

「甚麼？」她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居無竹並沒有回答，他似乎陷入了沉思，幾十年來的恩恩怨怨，愛愛恨恨，都湧現在他的腦海裏。

「當年的常平心，也是令很多人傾慕的，丘蘭也是。」

「我母親傾慕我父親，那是當然之事。」

居無竹嘆了口氣，却無再說話。

常敏等了一會，仍然未見他有甚麼解釋，忍不住的問道：「師傅，你爲甚麼嘆氣？」

「如果天下事情那麼簡單，那麼，世界人上的便沒有那麼多煩惱和苦惱！」

「我父親與母親之間，沒有例外？」

居無竹搖搖了頭，道：「其實，那是上一輩之事，你們不用理會。」

「我想知道。」

「丘蘭本來是與梅勇天造地設的一雙，那是未遇見你父親常平心之前，可是，丘蘭一見你父親後，據梅勇所說，她似乎着了甚麼魔降似的，整個人變了。」

「一個女子未嫁，她似乎仍有選擇的權利，尤其是江湖兒女！」

「對，我也如此想，也沒有甚麼封建思想，可惜的是，你父親與梅勇却是一對曾出生入死的摰友！」

「那又如何？」

「丘蘭改變了主意，喜歡常平心，但常平心却碍於他與梅勇是好友，他不敢接受。」

「於是，這三個人，成了一段三角戀情，不過，最後，還是做了我們的母親！」

「不過，其間有很多曲折之事，外人並不知道。」

「例如……」

「例如梅勇後來死了。」

「據梅傲——他的兒子所說，在他的遺物之內，找到我父親殺他父親的證據！」

「對，這件事情一直撲朔迷離。」

「怎會？」

「因爲梅勇之死，其間祇有他們兩人，沒有第三者在場，沒有人知道眞相。」

「我父親自然知道。」

「但你能否一定保證，他會說眞話？」

常敏實在不能回答，更加不能保證，一個人是否說眞話，有時眞是連自己也不能保證自己！

常敏道：「那麼，其間當然有很多傳說！」

「是的，其中一個是——梅勇見心愛的人被搶，對於這個情敵，他當然不會放過，因此，他們在一次登山旅途之上，動手殺情敵！」

「梅勇殺我父親？」

「是的，可是，梅勇武功却不及令尊，結果，他反而被殺了！」

「那是我父親自衞殺人！」

「對，不過，這祇是其中一個說法而已。」

「另外一個版本？」

「據說常平心一直未得到丘蘭的整個心。」

「那就是說我母親是個三心兩意之人？」

「我當然不相信，不過，人們要怎樣懷疑也可以，這點，你是無法阻止的，令尊便以爲這是梅勇從中作梗，於是，在那次旅途當中，他動手警告梅勇，並且大打出手，結果殺了梅勇！」

「如果這是事實，那麼……梅

傲沒有錯，他來平心山莊找我父親，報殺父之仇！」

「是的，如果是事實，那並不是他的錯，問題是這件事是否成事實。」

「我爹知道。」

「可惜他也暫時失踪了。」

「爲甚麼我爹要失踪？他沒有理由要避開梅傲，無論在武功、道理方面，他仍可以說服梅傲！」

「是的，祇要他堅持，他是自衞殺人，梅傲就算要報父仇，也不可能！」

「其間當然有些問題。」

「要明白這個問題，當然要找到你父親，還要找到丘蘭，才可以瞭解其中一些眞相！」

常敏把居無竹所言，想了再想，發覺其間，上一輩這些糾纏不清的愛情，實在是使他們作兒女的，十分爲難，不知怎樣做才好。

居無竹道：「不過，而今我們眼前這一件事，却是梅傲不能推却責任而不承認的！」

「甚麼？」

「他殺不了你父親，要殺你弟！」

「怎會？」

「眼前你弟弟受如此重傷，沒有理由是他自己傷的，或者自殺。」

「我弟弟沒有理由自殺！」

「那麼，祇剩下另一個可能！」

常敏看着全身受傷的弟弟，但又想起當她和梅傲見面時，梅傲曾把弟弟遇險的情形告訴過自己，祇是沒想到，竟會傷得如此嚴重。她一時之間，有一種悲從中來的感覺。

「其實他是想令弟死無全屍，才一把把他推入那個深淵，這一手毀屍滅跡的手段，令人齒冷！」

居無竹欲激起她的復仇之心，果然成功了。

常敏道：「是的，毀屍滅跡，梅傲，你眞得這麼卑鄙嗎？」

「如果不是我往找草藥，我相信令弟一定屍沉深淵，永不能昭雪！」

「弟弟。」常敏看着全身裹上了布的弟弟，滿眶淚水，道：「弟弟，我一定要爲你報此大仇！」此時，在常敏心中確實燃起了要殺梅傲之火。

「對，殺梅傲！」居無竹斬釘截鐵地道。

居無竹的私心，常敏並沒有察覺到，因爲她已被仇恨的火焰所掩沒了。

居無竹知道，祇有激起常敏報仇之心，她才有機會擊敗梅傲，她擊敗梅傲，也即是他擊敗了鄒菊。

居無竹一直希望勝過鄒菊。

自從這一番對話之後，常敏更是用心練功，她一邊照顧弟弟，常捷也恢復得極快，不過，他可能是因受驚過度，一直不能說話。

＊　＊　＊

轉眼已是月圓之夜。

初更時分，滿月正懸在晴空當中。

鄒菊帶了梅傲，來到竹林空地之處。

居無竹亦已攜了常敏，來到空地當中。

鄒菊道：「無竹，這次是我們生平一次大比試！」

居無竹道：「對，我們甚麼也比試過了，這一次用人來比試，是史無前例的！」

「是的，不過，看來還是逃不過那一個定律！」

「甚麼定律？」

「我勝你敗！」

居無竹聽了，居然是氣定神閒，微微一笑，道：「很快便知道了！」他轉問常敏，道：「常敏，你有沒有把握？」

常敏堅定地點頭，並且向居無竹深深一揖，已躍到空地的中央。

鄒菊道：「看來你訓練人比起訓練一隻蟋蟀好得多！」

居無竹並沒有答話。

鄒菊向梅傲道：「你又如何？」

梅傲道：「弟子當悉力以赴！」

他也一躍而出。

常敏抽出佩劍，擺了一個姿勢。

「竹劍？」梅傲道。

常敏並不答話，祇道：「出劍吧！」

梅傲抽出的是一柄鋒利的劍，常敏心想：「你不單害我弟弟，還有意殺我！」

「來吧！」常敏道。

梅傲道：「你使竹劍，這時你……」

話未說完，常敏竹劍而出，並且一連三招，都指向梅傲的要害。

梅傲輕聲道：「這兩個怪人，很難擺脫，但我們也不用這麼眞打！」

常敏並沒有回答。

梅傲又道：「趁而今他們無備，我們詐作越打越厲害，然後一齊逃出此地！」

常敏竹劍，一招緊似一招。

梅傲道：「爲甚麼……」他無法纏說下去，因爲他已忙於抵抗常敏的劍招。

常敏的武功，本來在梅傲之下，這一點梅傲早已知道，而且，他與常敏總算相處過一段時間，他實在想不到，她竟會如此心狠手辣。

他感到她心狠手辣，因爲她每一招都是致人死地的招式，這樣打法，祇有在眞正的決鬥才有，這並

不是比試，他實在難明究竟。

梅傲知道，多言無益，祇能集中在劍招之上。

梅傲的「傲骨劍」在鄒菊改良之下，並以氣御劍之法，使他劍法有長足的進步。

常敏也是出乎他意料的進步。

竹劍在她手中，居然有居無竹的八分功架。

常敏突然一招拍出。

本來使劍的人，很少會用「拍」這一招，不過，常敏使的是竹劍，因此，出這一招並不出奇。

竹劍本輕，拍下力度應該不大，但梅傲以劍擋格，未觸及劍，早已感到那一種龐大的勁道，自上而下，壓他而來，他有點招架不住的感覺。

他不敢硬接。

一個虛招，仰身避過。

可是，常敏這一招，去勢急勁，「啪」的一聲，竹劍拍在地上。

地上本是五六塊黑色碎石，立時被拍成粉碎！一陣泥塵因勁力未散盡而揚起！

梅傲慶幸自己沒有去接這一招。

「好！」是居無竹的讚美。

「好！」竟是鄒菊的讚美。

連敵人也讚美的一招，可見其威力之大。

梅傲暗想：「常敏似乎失了常態！」

可是，這一招沒得逞，常敏並沒有慢下來，又使出竹劍的精妙劍招。

梅傲這一次也集中了全力，他的傲骨劍，也一招緊似一招，逼向常敏。

不過，他的劍招始終是欠缺一些甚麼似的。

但常敏出招，卻是大大不同，她在沒有機會之時，轉守爲攻，但一有機會，卻是拚命的出招反擊。

梅傲立時發覺，常敏的竹劍招式多了一種仇恨的意念，祇有報仇，才會出這一些招法。

梅傲實在想不通，趁有一個空隙，輕聲道：「常敏，你爲甚麼如此？」

「你害我們太多了！」

常敏再無解釋，又是一招緊似一招。

梅傲知道，其中當有誤會之處，不過，他卻沒有辦法追問，更沒有時間解釋。

常敏又一劍刺出。

這一劍，梅傲又感到那股勁力，他急忙向後退去，可是，一劍已來到他胸前，他又再退，然而，常敏又再趨前一刺，這一刺又及他胸前。

一連兩刺，使梅傲有捏一把冷汗的感覺，因爲祇要稍爲慢一下，竹劍早已穿胸而過。

他以爲避過兩招，可保平安。

那知道，第三招已接着而來。

梅傲突然感到背後已是竹林！

原來他這一退，二退，已退了足足十丈，退到竹林旁邊，背抵竹子，是退無可退。

而竹劍又再刺來，這一刺的確是發揮了竹劍的狠、準及勁。

梅傲知道已是避無可避。

他索性閉起眼睛。

突然，「轟」的一聲，常敏的竹劍竟然碰到了硬物，硬物傳來極大的力道，使她的竹劍，脫手飛出！

她竹劍脫了手，才知道那是鄒菊所爲。

原來，在這危險的一刻，梅傲已放棄，但鄒菊卻不想放棄，她飛身而來，硬生生的用臂把竹劍格開。

「怎麼是你？」常敏叫道。

鄒菊無言。

居無竹見鄒菊身動，已知是她插手，他也不甘後人也飛身前來。

居無竹厲聲道：「怎麼說得好好，由弟子比試，你却又要插手！」

這話理直氣壯，也是聲色俱厲。

鄒菊有些愕然，隨即道：「我插手又如何？」

「你插手當然不行！」

「爲甚麼不行？」鄒菊橫蠻地道。

居無竹不知那裏來的勇氣，道：「你這不講理的人！」

「我不講理又如何？」鄒菊道。

「不講理便是不行！」

鄒菊實在想不到，居無竹竟會如此回答，她非常憤怒，一拳便打向居無竹。

居無竹反應極快，一避閃開，怒道：「有你這種人在，天下還有公理？」

居無竹一邊說話，一邊出招。

兩人竟然在空地之上，對打起來，他們並非在玩，而是虎虎生風，招招勁道。

這個變化，倒使梅傲和常敏兩人呆呆的站着，不知如何是好。

鄒菊怒道：「你這獃人……」

「我獃？我獃了幾十年，今日讓你見我眞面目！」

「眞面目？原來你是如此兇殘暴戾！」

「我不理會你說甚麼，我忍你幾十年了，甚麼也輸給你，這一次，我發過誓不再輸給你！」

「看你有甚麼辦法贏我！」

「我徒弟本就贏了！」

「沒有，根本沒有！」

「你插手，當然沒有贏！」

「那你插手又如何？」

兩人又開始那糾纏不清的鬥在

一起。

他們對打，鄒菊漸見敗象，她想走出竹林，但居無竹一直控制着她。

鄒菊突然露出了一個空門。

居無竹大喜，一掌劈下。

這一掌下去，鄒菊竟然不擋，閉上眼睛。

居無竹掌幾乎觸及她的胸口才停了下來，叫道：「爲甚麼你不擋？」

「我不擋便是不擋，你殺死我吧！」

「我眞想殺死你！」

「爲甚麼不殺！」

居無竹嘆了口氣，把掌收了。

可是，鄒菊却在這個時候，在居無竹完全沒有防備的機會之下，一脚踢起。

這一脚是蓄勢以待，非常狠勁。

居無竹狂叫了一聲，倒在地上。

而那鄒菊却趁這個時候，逃出了竹林之外，居無竹痛極，但他似乎氣憤之極，不理痛楚，一躍而起，向竹林之外追了出去。

本來是拚鬥的竹林，又寂靜下來。

梅傲望着常敏，道：「你也是跟我拚命？」

「是的！」

「爲甚麼？」

「報仇，報殺弟之仇！」

「我不是跟你說過當時的情景嗎？」

「說過，我沒有見過弟弟的模樣，還以爲你說的就是眞話，而今我見過我弟弟！」

「你見過常捷？」

「你害怕，害怕謊言被拆穿？」

「他在那裏？」

常敏沒有回答。

「我沒有事！」這沙啞的聲音來自那竹屋。

兩人立時回過頭來，只見仍然縛着一些布的常捷，坐在門口。

常敏立即上前，道：「弟弟，你沒有事了？」

「沒事，我剛才試試說話，竟然可以開聲了！」

梅傲似是滿臉歉意的望着常捷。

常捷慢慢站了起來，對梅傲道：「傲哥，謝謝你！」

於是，常捷把跌下崖的經過詳細的講述一遍。

「我要多謝梅傲哥哥，如果他不是在當時立下決心，我早已被火燒死！」

「甚麼？我不明白！」

「當時，我先下崖，却被噴上了一些火油！」

「火油？」

「這山崖附近，噴出很多黑色的油，很容易着火，我下崖，滿身縛着藤蔓，那知道，中途忽然閃電着了火，着火並不關傲哥哥之事！」

「當時怎樣？」

「我轉瞬之間，已是全身火焰，但我又被藤蔓所縛，一時之間，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爲甚麼？」

「如果等傲哥哥拉我上去，我那時一定全身被火燒死！」

「結果呢？」

「他作了一個非常理智的決定！」

「怎樣？」

「我要求他斬了藤蔓，讓我墜下深淵！」

梅傲道：「我這樣做，可能會害死他！但也可能有一線生機。」

「是的，事實如此，但我不會怪他的，因爲這樣跌下去跌死，總好過在半空中被活活燒死！」

「我也只是兩害取其輕！」

「不過，我知道，你斬藤那一刻，心裏實在難過，是我求你快快斬斷的。」

梅傲點點了頭。

「姐姐，梅傲不是你殺弟仇人，而是救弟的恩人！」

常敏望着了梅傲。

梅傲道：「天下很多事情，也只是一線之差，恩恩怨怨，很多時候，亦是一線之差！」

「對，丘蘭，你應該聽一聽梅傲的話！」

三人聽了這聲音，立時回過頭來。

只見空地之上，多了兩個人。

常敏與常捷齊聲道：「爹，娘！」

原來不知在甚麼時候，常平心與丘蘭竟然在空地上出現。

丘蘭看見兩個長大的孩子，十分激動，全身顫抖。

常敏與常捷，奔上前來，兩人扶着娘親。

常敏道：「娘親，娘親。」

「我離開……離開你們之時，你們只有這麼高……」正想作一個手勢。

常捷叫道：「娘親，我當時比她還矮！」

「是的，娘親對不起你們！」

「不！」兩人同聲道。

「那是事實，不過，那要謝梅傲……」

「我？」梅傲道。

丘蘭道：「如果你不是與他們姊弟一起，又與常捷有過這一遭遇，也許，我這一輩子，也無法原諒他們爹！」

梅傲道：「我做了些甚麼？」

常平心道：「當年我與你父

親，也像你與捷兒的遭遇差不多！」

「甚麼？」

常平心道：「當年……當年我與你父親梅勇，一同上天山，目的是爲他們外公找支野山人參！」

「我外公？」常敏姐弟同道。

丘蘭道：「是祝賀我爹的八十大壽！」

常平心道：「你們娘親下嫁給我前，我曾經說過，願意爲她做甚麼事也肯，因此你們外公八十大壽她要求我上山找人參，我立即起程，而你父親梅勇，是丘蘭的大哥——結拜的大哥，他們是當時名滿天下的『四大狂士』。」

常平心望了丘蘭一眼。

丘蘭道：「梅勇是一個眞正關心我的大哥哥，我一直尊他爲大哥哥，並沒有涉及兒女私情，不過，他可能長時間與我在一起，誤會我對他……」

常平心道：「我與你娘親成親之後，他恨過我一段時間，不過，他終於也明白過來，人的感情，並不能一廂情願，不過，江湖上的傳言，却並不如此。」

梅傲道：「他們怎麼說？」

「他們說我搶了梅勇的所愛，梅勇也恨極我，與我勢不兩立！」

「爲甚麼他們要如此說？」

「利益所在！」

「有甚麼利益？」

「當時四大狂士，梅蘭菊竹在一起，已是一股力量，再加上我常平心，那自然是如虎添翼，對於紛爭天下的名門各派，大大不利！」

丘蘭道：「若四大狂士分散，更把常平心恨之入骨的話，那各門各派便不用擔心咱們爭雄的決心！」

常捷非常奇怪道：「爭天下，天下有甚麼好爭？」

常平心道：「捷兒，你長期居於平心山莊之內，未知江湖世事，當然不知其中奸詐。」

丘蘭道：「梅勇大哥的確是一個好人，她知道我想爲八十老父找一枝野山人參，立即前來，與你爹爹一同出發，他已沒有了妒忌心！」

常平心道：「我們上天山之事，竟然被人知道！」

「誰？」

「是星塵老怪！」

梅傲道：「我聽人說過，這個老怪，因爲心智不正常，不斷在江湖擾亂！」

常平心道：「我直到現在，也不敢肯定這個人是否心智正不正常，他有過爭天下的雄心，却用了很多旁門左道，那一段日子，弄得武林大亂！」

「他怎擾亂？」

「後來我才知道，他不斷扮各門各派的人，有時扮少林寺的和尚，有時扮武當山的道士，甚至有時扮尼姑，或是峨嵋山的師太。」

「星塵老怪扮各門派的人作甚麼？」

「他本身武功極好，對各派武功也有研究，因此，他用少林武功打武當，也用武當武功攻峨嵋，又再用峨嵋武功害少林，這樣，使天下大亂！」

丘蘭道：「其實我們四大俠士早已有退出江湖之心！」

常平心道：「不過，他並不相信，因此，當星塵老怪知道我們上了天山，他就扮了少林和尚，前來陷害我們。本來，我與梅勇應該是雙雙殉難的，但是，天意弄人，我一時肚瀉，救了我一命？」

「肚瀉也可救命！」

「那天我不知吃了甚麼，一天到晚拉肚子，去出恭，星塵老怪乘機偷襲梅勇，用少林的般若大力功，把令尊梅勇打得全身經絡斷了！」

「原來星塵老怪才是我殺父的仇人！」梅傲道。

「我出恭回來只見令尊癱瘓在地，我摸他，知他經絡已斷，決定立時背起他往天山找老大夫，不過，老大夫並不易找。

「天山天險甚多，老大夫終年在天山上行走，很難找到他，不過，有人告訴我，在天池上必可找到他，於是，我決定背你父親上天池！」

「天池？很難走到的。」

「我爲了趕時間，便抄了捷徑，本來，那是很安全的，因爲有當地人士指點去路，可是，在半途之上，令尊却叫我推他下山崖！並把他首創的傲骨劍譜交給我，吩咐我指正，有機會才交給世侄。」

「爲甚麼？」梅傲問。

「令尊是一個非常自傲的人，他全身經脈已斷，非常痛苦，他在途上十天，却不肯呻吟一聲，因此，我並不知道，他是那麼痛苦，到了那山崖之時，但已因忍痛而昏迷了幾次，最後，他懇求我推他下山崖！」

「你怎樣？」

「我當然不肯！」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梅傲望了常捷一眼，常捷也回望梅傲，兩人想起當日的情景。

丘蘭道：「最後便決定……」

「我實在不忍再看梅勇的眼神，他沒有向我說甚麼，不過，他的眼神告訴我，他而今連自找死的能力也沒有，他在懇求我，他辛苦地發出蚊蠅一般的聲音：『推我下去。』我終於如他所願！」

梅傲聽到這裏，才整個人鬆馳

了下來。

梅傲道：「你沒有殺先父，你解脫了先父！」

常平心拍着梅傲道：「你明白便最好了！」

丘蘭道：「那爲甚麼你一直不向我解釋？」

常平心嘆了口氣，道：「如果你們不是聽到看到梅傲與常捷事，你們會相信嗎？我是梅勇的情敵，而我又實在推了他下山崖，我能令人相信？」

眾人聽了，也覺他們說得有理。

常平心又道：「之後，我所受的苦難實在太多，甚至你也終於誤信外面的傳言離開常平山莊！」

丘蘭道：「是的，外人都說你殺了梅勇，我怎能面對着這一個殺我好兄長的人呢？但我不能爲他報仇，我只好一走了之！」

原來丘蘭離開平心山莊，是此原因。

「我不相信！」

聲音來自竹林之外。

眾人轉首，一見本已走了的鄒菊與居無竹走回來。而說話的是鄒菊。

常平心與丘蘭，一見鄒菊與居無竹，都十分歡喜，尤其是丘蘭，很久沒有見這兩位拜把之交。

鄒菊却顯得異常的冷淡，道：「我不相信是你救了梅哥！」

「爲甚麼？」常平心問道。

「始終只是你一個人講，沒有證人，你說甚麼也可以的了！」

常平心一時之間，也無言以對。

鄒菊又道：「死無對證。」

那也的確是事實。

鄒菊問梅傲道：「我當然相信你爲了決定救常捷而斬斷籐蔓，因爲常捷並沒有死去，而常平心你却沒有證人！」

常平心道：「這叫我如何去找？」

丘蘭道：「我相信你！」

鄒菊道：「丘蘭，你移情別戀已不對，還幫着仇人，你怎對得起我們四大狂士？」

居無竹道：「鄒菊，這事既有常平心的解釋，你又何必再無理取鬧？」

「我無理取鬧？不，我只是爲大哥梅勇申寃，梅傲侄兒，你怎樣看這事？」

梅傲道：「我看……」

「不是看，你要有所表示，父仇不共戴天，要報仇，絕不能含糊！」

梅傲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作答。

鄒菊見無人可答她的話，有點得意的道：「丘蘭，其實一切罪魁禍首都是你！」

居無竹道：「鄒菊，你對我說過，你不再橫蠻無理，怎麼不及片刻，又來了？」

鄒菊道：「我並非橫蠻無理，而是據理力爭。」

「那爲甚麼丘蘭是罪魁禍首？」

「因爲如果她不移情別戀，怎會與常平心糾纏一起，又怎會禍及梅大哥？」

丘蘭道：「我與梅大哥根本沒有戀愛過，怎能說是移情別戀？」

「你沒有？」

「我一向當梅大哥是大哥！」

「我不信。」

「那我很難令你相信也沒有辦法。」

居無竹道：「三姐，我們向知二姐爲人，你爲何要迫她？」

「我不是迫她……」她似乎還要說下去。

梅傲道：「各位前輩，也許我這一封飛鴿傳書，可以解決其中的問題。」

「甚麼飛鴿傳書？」眾人問。

梅傲從懷中拿出一張宣紙，滿是摺痕，看來眞是一封飛鴿傳書。

梅傲道：「那年我父親離開，好像早已有安排，他說過，他會用飛鴿傳書，讓我知道他的去向，半個月後，我收到第一封。」

「是這一封？」

「不，那封十分簡單，只是說他與常前輩去天山。」

「後來呢？」

「這是第二封！」

梅傲攤開了那張紙，眾人看着，上面是用一些深色液體所寫成，很明顯那並不是用墨，而是用一些深色的紅色液體。

上面寫着四個字：

「殺我，救我。」

中間是一個星，下面有一個心。

梅傲道：「我收到這張紙條，立時知道，他寫這張紙條一定很辛苦，因爲字體歪歪斜斜，事實上先父是個字體寫得非常好的人，第二，上面的字是血，而且是用指頭寫成的，你們細看！」

眾人都看着紙條，對梅傲所言，都覺得十分合理。

「殺我，救我是甚麼意思？」

「當時我不明白，我以爲他因爲在天山半途出事，有人殺他，也有人救他，因此，他寫了這張紙條，放了最後一隻信鴿，傳了回來。

「當時，我一收到，心想：先父與常前輩同行，那麼殺先父一定是常前輩，也因此，我一直認爲常前輩是我殺父仇人，因此我練劍至二十歲，才上平心山莊，要求見常前輩！」

「爲甚麼你不報仇?」

「其實在我上平心山莊之前，我也並不十分肯定常前輩便是我殺父仇人，因此，我只要與他見面，但只見了一次，他却避而不見，甚至離開山莊!」

常平心道:「那是因爲這件事，正是有理也說不清，而且你是後輩，我不想再與你結怨!」

「那不能證明甚麼!」鄒菊依然堅持。

梅傲道:「不過，根據常世伯剛才那一番說話，我又再憶起當日的收信情形，當時，救我下面那一個確實是一顆星!」

「星?」

「我一直找不到這一顆像星的東西與甚麼事物有關連，而今都有了!」

丘蘭非常聰明，道:「星塵老怪?」

「對，星塵是殺他的人，那麼這顆星一定代表他。你們相信嗎?」

鄒菊也沒有反駁。

常平心道:「我不是幫自己，梅勇當時的情況十分辛苦，他寫這紙條，也是背着我，因此我一直不知道。」

衆人想猜測，却不知如何猜起。

梅傲道:「你們看這信，已是多年後的今天，當然沒有當時我收到這信時那麼清晰。」

他蹲了下去，用竹畫了一個心形。

「是這樣的!」

「心?」

丘蘭道:「是指你!」

常平心却不明白，道:「指我?」

「你的名字，豈非有一個心字?」

「常平心?」

「對，簡單來說，這句話應該是:殺我者星塵，救我者常平心。」

衆人都點首認同。

這時，鄒菊也無法再加以反駁，不過，她還想找碴，但居無竹已經制止住她，道:「三姐，我看這事已經很明白了!」

鄒菊突然拉了丘蘭在一旁，輕聲地問:「二姐，你一向沒有與梅大哥愛戀過?」

丘蘭搖搖了頭。

「那你並沒有移情別戀，梅大哥怎樣?」

「我不知他如何想法。」

「那我……愛他並不罪過。」

「當然，愛當然不是罪過，就算她與我愛戀，你也沒有罪。」

「是嗎?這多年來，這心意令我不安!」

「你沒有錯，沒有不安的道理，還有，我一直知道，你那個竹弟弟，一直對你……」

「不要說!」

「爲甚麼?」

「他這個人總是婆婆媽媽，沒有甚麼表示!」

「你却也沒有甚麼表示!」

丘蘭道:「不過，他一直在等你。」

「我想趕他走!」

「你怎樣趕他?」

「用我各種比試，每一次，我都用盡辦法使他敗下陣來，你知，他是個好强的人!」

「結果呢?」

「他還是不肯走!」

「那證明他一心向着你!」

「不過，這一次，他一反常態，他竟然敢反抗，說我橫蠻無理!」

「你憤怒嗎?」

鄒菊想了一下，才道:「反而沒有!以前，我對他一直討好我，反而使我討厭!」

「他反抗你，你反而不討厭他?」

鄒菊低下了頭。

丘蘭道:「那麼，你要好好對他了!」

鄒菊走了來開。

居無竹上前問道:「你又麻煩

二姐甚麼?」

「沒有甚麼!」

她一溜煙的跑出竹林。

丘蘭道:「無竹，你還不明白?」

「明白?」他頓了一頓，才道:「你叫我明白甚麼?我眞不明白。」

丘蘭道:「你對這個三姐如何?」

居無竹沒有答話。

常敏上前，道:「師傅，你有些臉紅!」

居無竹道:「那裏，我那裏會?」

「你們看……」常敏指着他向衆人道。

居無竹本來臉有一些泛紅，給常敏一指，整個臉也紅了起來。

丘蘭立刻爲他解窘，道:「快追出去，鄒菊需要人呵護，但不一定要天天討好!」

居無竹不斷點頭。

常敏道:「還不追?」

居無竹才如夢初醒，追了出去。

常平心道:「娘子，我們也回去了!」

「回那裏?」丘蘭故意如此說。

「當然是平心山莊。」

常捷道:「爹，其實你也有大錯!」

「你是我兒子，指我有大錯?」

常捷道:「是錯便是錯，很多時候，可以解釋的事情，你不多解釋兩句，這樣，可害得我們姐弟二人，沒有了娘親多年!」

丘蘭也道:「其實我也有錯，我以爲自己心所想的一定是對的，太自信了!」

常敏道:「大家都有錯，但願以後不再犯好了!」

常家一家四口，總算是大團圓回家，大家都是歡天喜地，獨是梅傲一人，有些落寞。

他提起了劍，往竹林外走。

常捷立時上前，叫道:「傲哥哥，你往那裏去?」

「我?」

「你回梅家山莊?」

梅傲茫然地點頭，他偷望了常敏一眼。

常敏有些靦覥，隨即道:「梅傲，我們這一戰，還未算完。」

常捷道:「對，這一戰還未完，不過，我不贊成打下去。」

「那你有甚麼提議?」

「你找你師傅回來!」

「找我師傅?」

「是的。」

「找她作甚麼?」

「找她一起回到我們平心山莊!」

「她也許不去。」

「不過，你告訴他們，有一件大事一定要他們做才成，那麼，他們一定去!」

梅傲仍不明白地問道:「甚麼事情，那麼重大?」

常捷道:「證婚人!」

「證婚人?是誰?」

「傻哥哥，當然是替你!」常捷道。

梅傲聽到這裏，才恍然而悟。

常敏也低下頭來，走到母親身旁。

常平心道:「這小子多事!」

常捷道:「傲哥哥本是我們的仇人，那是一場誤會，而今却又救了我，又成了我們的恩人，那却是事實，有道是寃家宜解不宜結，是我們的恩人，那便是宜結!」

「宜結?」

「當然是你與傲哥哥結爲鴛侶!」

常敏羞得低下頭來。

丘蘭道:「女兒，如何?」

常敏道:「娘親替我拿主意!」

丘蘭當然明白女兒心意。

居無竹追了大半天，當然把鄒菊追了回來，他受了教訓之後，對鄒菊再沒有那麼討好，鄒菊反而對他十分順從，知道梅傲找他們作證婚人，也答應到平心山莊去。

居無竹忍不住問鄒菊，道:「爲甚麼我以前這麼對你，你反而……」

「我不喜歡沒有男子氣的人!」

居無竹挺起了胸膛。

「不過，如果你對我不好，我會像丘蘭姐姐……」

丘蘭聽了，道:「千萬不要學我!」

常平心也道:「無竹，花了幾十年才追到的東西，當然要好好珍惜，你追了鄒菊多年，有甚麼心得?」

「有……」居無竹正想說。

鄒菊道:「不要說，否則我……」

常捷道:「無竹世叔，你去告訴梅傲哥哥，教他幾招，比你教他甚麼竹劍也好得多!」

「對，對!」

衆人聽了均哈哈大笑，笑聲響徹雲霄。

(全文完)



現代偵探推理故事／麥 美 倫・文
可 飛・圖

一條藍褲子

導遊被殺 疑雲重重

飛機像一頭怪鳥般自黑黝黝的夜空中，帶着一陣令人心悸煩躁的尖銳呼嘯聲向跑道俯衝而下。

菲航的三叉戟飛機終於安全地在馬尼拉機場降落。

機長溫和的聲音在播音中傳出，我根本無心聽他說甚麼，總之，我知道飛機已安全抵達目的地，跟着機艙門便打開了。

我隨着旅行團的成員魚貫下了飛機，甫一下機，一陣夜風吹來，熱辣辣令人頗有不舒服的感覺，這也是菲律賓給我的第一個印象。

這班機本應是中午開出的，可是一再延期，直到晚上十時許才起飛，由於已經是半夜，機場海關顯得很寧靜，因此，很快便過了關。

我不是旅行團的成員，祇是向旅行社訂了張機票，打算來菲律賓散散心，我看一看機場外排得凌亂的計程車一眼，心中不由一慌，我雖然走過幾個埠，可是菲律賓却是第一次來。

幸而那個身穿T恤的旅行團領隊對我挺關照，大概知道我是CID吧！他特意叫我跟他們團友上旅遊車，並說送我去酒店。

車子迅速地穿過馬尼拉灣，四處空蕩蕩的，我的心情為之一暢，似乎輕鬆了不少。

我請了一個星期的大假，主要是出來散散心，使煩惱消去，可是，說來奇怪，我現在又很怕跟一羣人混在一起，我不知道別人在煩惱及傷心的時候是不是也如此。

想到這裏，腦海中突然浮起一張俏麗的臉孔，可惜美美現在已在別人的懷抱中。我嘆了一口氣。

正在胡思亂想間，車子已「吱」地一聲停在一家酒店前，酒店大樓的牆壁上嵌着HOTEL RAMADA的字樣。

我隨意看一看週圍的環境，黑暗中看不清楚，可是單是這門面及酒店前的花園設置，已不知比香港的半島及文華等酒店高出了多少。

房間也不錯，我放下了行李，第一個想做的事便是洗個澡，然後好好地睡一覺，今日無端的在啓德機場呆坐了半天，真的是有點累。

剛把恤衫脫下，房門突然被人敲响了，我開了門一看，原來是一個年輕的侍應，他巧妙的自門縫鑽了入來，操着濃重的美國音調用英語道：「先生，你要個女人陪你嗎？」

我知道一流酒店深夜之後便不准那種女人出入，可是他說有辦

法，我本無意於此，不過却被他那三寸不爛之舌，勾起了我的慾念。

他說：「台灣女人你要不要？是唱歌的。」

台灣女人四個字使我又想起了美美，我有點生氣地大聲道：「NO, I DON'T LIKE！」

結果他介紹了一個當地的少女，我剛好自浴室出來，門便又被敲响，却是那侍應帶了個朱古力色皮膚的女人進來。

這女人身材十分健美，略矮，却合我口味，我是比較喜歡丁香型的女人，有人說，凡是有英雄感的男人都喜歡這種類型的女人，大概是吧。

她的到來立即引起我的興趣，當她從浴室內走出來時，身無寸縷，胸前的兩顆椰子令人心跳加速，她像女神般站在我的面前，我忍不住伸手摸了她一把，哇，彈力一流。

她淺淺一笑：「ARE YOU READY?」

我已如箭在弦，立即把她拉倒，這以後的事我不說你們也會想像得出來了。

我是久旱的，自從美美離開我之後，我已久不彈此調，我盡量把她當作美美，大肆鞭韃，似乎這樣才使我的心情好過一點，而此刻，我的腦海中又浮現出最近在港發生的案子。

* * *

美美是我的妻子，那是我大前年去台灣渡假時認識的，自從見了她，我就從來未對其他女孩子多看過一眼，不久，我們結婚了，而美美也從台灣來到了香港。

同僚都笑說我為一棵樹而喪失了整座森林，可是我沒有後悔，當時真的一點也沒有，那時我們恩愛如蜜，我認為台灣女人比香港女人溫柔體貼，我也常常因為自己太太是台灣女人而感到自豪。

可是，那時我根本不知道台灣的一些女人比香港的女人更加現實，當她熟悉了香港的一切之後，她變了，她變得虛榮心重了，其實，此時想來，如果她不是虛榮心作祟，她又如何會這樣快便嫁給我這個外地的「武夫」。

即使如此，因為關係尚未破裂，一切仍舊如前般的美好，起碼我一下班還有一個溫暖的家，也還有一個如花似玉的太太。

到那時，我雖然覺得有點不妙，但仍然未看出它的嚴重性，因此，我的一切仍如前那樣，不過，那時我却染上了痲雀癮，但也祇是同僚間的一般消遣。

可是，這一切到了我的小姨真真從台灣來香港之後，一切便急劇地轉變了，變得我一無所有，祇剩下一顆破碎的心。

提起真真，那得從去年的初夏說起，那時候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因為開放觀光，真真便隨着一個旅行團來香港了。

* * *

太太的外家在台灣高雄，因此，真真是乘C1831的班機到港，她在銀行兌錢的時候打了一個電話到我家，我住在宿舍中，當時剛好美美要去打牌，電話便由我接聽。

那天我剛好值夜班，因此，日間便乘電車去到利園酒店等她，不一會她們旅行團的旅遊車便到了，這妮子以前在台灣我見過，一年不見，她出落得更加漂亮及成熟了。

她對我「嗨」了一聲，我連忙走上前替她挽行李。

「媽媽知道你愛吃牛肉乾，要我帶來了一大包，姐夫，你可得好好多謝我。」她用國語對我說。

幸而這兩年我的國語及台灣話還能應付，便笑道：「妳最愛化妝品及蘋果牌牛仔褲，我每樣買點送給妳吧！」

她俏皮地道：「算你識相，沒枉我一路辛苦。」那時我還沒有體會出她們家的現實血統。

* * *

大概是五時多吧，真真及其他團員便從樓上下來，她對我說：「姐夫，導遊說今晚去淺水灣，接着去香港仔吃海鮮，然後再上山頂，你有空嗎？跟我們一齊去吧，反正車子還有空位。」

我想了一想，反正回家也是獨自一人，倒不如陪她去走走，於是，我便答應了。

上車的時候真真對導遊說：「葉先生，這是我姐夫，他想跟我們一道去。」

那姓葉的導遊沉吟不語，我知道旅行社有頗多避忌，於是便自我介紹：「我姓譚，是CID，葉先生，你放心，我祇是跟你們去玩一玩，晚飯後我便得上班了，多少錢你說吧！」

他說了一個數目，我付了錢，他遞過一張卡片給我，我坐在真真的隔鄰，團友們都用驚異的眼光望了過來，我祇低頭看卡片。

卡片上面是印着勝利旅行社的中英文名字，中間印着葉飛星三個粗體字，下邊是地址，我隨手把它放入袋中，車子便開了。

才初夏，車內放着冷風，有點冷意，幸而導遊葉飛星口齒伶俐，滔滔不絕，妙語如珠，倒沒有冷場。

他身高大約五呎九吋至十吋，身材很標準，衣着時髦而且很英俊，一頭鬈髮，嘴上留着一道濃濃的小鬍子，樣子有點像影視明星黃錦燊。

他在車前那麼一站，右手拿咪，左手握着扶手，很有點歌星的味道，用台灣慣用語說：他的確很「帥」，他一面講一面拿眼色飄向前排的一個少女，我祇能看到她的後面，大概她長得很漂亮吧。

因爲如此，我便突然對他產生了興趣，一股莫名其妙的興趣，車子從皇后大道東轉入司徒拔道，祇聽他道：「這個區域，香港人稱之爲非工業性的流水作業地區，剛才我們已經過跑馬地，我身後面是心臟病專科醫院，再上一點是個墳場，大家想想看這有甚麼特別？」

他又自顧自地道：「香港政府對香港馬迷是特別照顧，因爲他們是政府庫房的大客戶。」

頓了一頓，又道：「跑馬是一件異常刺激的賭博，因此，經常有心臟病的馬迷猝然暈倒，馬場內的救護車便可以迅速載到專科醫院，假如醫得好，那是自然最好不過的事，但萬一不幸醫治不好，把他送來這墳場也近得很，所以說這是香港的非工業性流水作業區。」

他話音一落，車上立即爆出一陣笑聲，連我這個老香港也爲之忍俊不禁，眞眞更是笑得死去活來，：「姐夫，你看他眞帥得可以！」這妮子對他可是十分欣賞。

最後，他又介紹當年影后林黛一死後出殯時的風光，因爲她就是被被葬在這個天主教墳場。

到了淺水灣道，葉飛星又指着一棟別墅胡吹：「這棟別墅的主人名字不告訴大家，不過，他的一件事，我還是要介紹給車上的男士們，讓他們作個參考，我知道台灣的女人很熱情，相信車上不少人除了太太之外，另外還有女人──這別墅的主人的經驗很值得大家研究。」說到這裡他故意停住。

立時有幾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高聲催促他快點說下去。

葉飛星是故意吊他們的胃口，他潤了潤喉才再開腔，此時連我也聚精會神地傾聽起來。

「這主人結婚時還未發達，不知是不是太太有旺夫相還是甚麼原因，結婚不久，生意便大大進展了，於是他又娶了一個妾侍，那次他暗暗發誓，以後再不多看其他女人了，否則下班回家還要晚晚開夜班。」

那些男人都聽得出他語帶雙關，於是又爆出了一陣笑聲。

「可是，過不了一個月，他不但不斷的去看別的女人，而且又愛上了別的女人，結果又娶了第二個侍妾。自此之後，他除了星期天之外，夜夜加班苦幹，對女人實在有點怕了，最要命的是三個老婆不斷的口角，又不斷在他枕邊絮絮不休的說對方的不是，鬧得他睡都睡不着，主人實在厭得連家也不想回去了。」

他吞了一口水，又道：「這件事，給他手下的第一個謀士知道了，便勸他再多娶一個，主人不禁叫了起來：『你想我腰骨也斷了嗎？』他堅決不再娶第三個侍妾。」

此時，不知是誰發出了一陣吃吃的笑聲。

「可是那謀士在他耳邊說了一番話，主人終於同意了，結果他一共擁有四個老婆。奇怪，這之後主人便顯得精神奕奕，笑容滿面，大家請想一想這是甚麼原因？」他又把話打住。

我在心中想了一遍，想不出理由，正想開口，不料有人比我更急，說：「小葉，把這原因告訴我，如果他的辦法眞行得通，我回去台灣就娶四個老婆。」

車上的人哈哈大笑，氣氛異常熱烈，互相之間好像熱絡了許多，他這一手，連我也暗暗佩服。

「很簡單，因爲他那四個老婆剛好湊成一枱麻雀，日以繼夜地打，主人所擔心的事不但沒有出現，而且加夜班的次數也少了許多，即使她們互相之間有甚麼恩怨，也都在麻雀枱上發洩盡了。」

這話之後，車上那種氣氛實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到了淺水灣大家已親熱得「小葉……小葉」的叫個不停。

天后娘娘(又稱媽祖)石像下面有個幸運池，池下劃了些格子，上面寫着財、愛，旅行，贏的吉祥語之類，眞眞抛了一個硬幣，恰恰掉在「愛」上面，我取笑她一陣，自己也抛了一個，可是却沒影沒踪，連任何一個格子的邊緣也夠不上。

我本不信這些，也沒有把它放在心上。

到了海角皇宮吃晚飯的時候，眞眞告訴我：「姐夫，我後天才去看姐姐。」我一看腕錶，今天是星期一，後天是星期三，她是星期六便要回去了。

她把行程表拿給我看，明天去虎豹別墅，及海洋公園，後天去新界，星期四去澳門，星期五才回來，星期六下午乘C-832班機回去。

我叫她早點到我家去坐坐，她說要看情形如何，當旅遊車停在司徒拔道迴旋處停下時，我便提着一大包牛肉乾下車，他們便自玫瑰新村那邊駛上山頂。

我目送車子離去才截了一部士，我先回家把牛肉乾放下後才去上班，美美却還未回來。

* * *

星期三晚上眞眞突然打電話上來，我還未上班，剛好由我接聽。

「姐夫，我在你宿舍附近，你來接接我吧，我在樂聲陳列館門口等你。」

我收了線後，對美美道：「眞眞要上來，我去接她。」她眼光仍然停留在螢光屏上，唔了一聲。

我帶了眞眞上來，問道：「怎麼這麼晚才來呢？吃過飯了沒有？」

「吃過了，我是在海上夜總會吃的，下了船，車子在這裡經過，小葉叫司機停車讓我下來的。」

美美斟了一杯茶給她，「眞眞，爸媽身體還好嗎？」

「還好，就怪妳不回去看他們，當然啦，香港又好玩，東西又便宜，要是我能出來，也不喜歡回去，啊！哥哥快要結婚了，媽叫妳寄點錢給他，外頭錢容易賺嘛！」她瞟了我一眼。

美美也望了我一眼。「唔，妳姐夫在這裡，妳對他說說吧。」

「姐夫，早已聽見了，他不作聲，自然是沒有意見，姐夫，我先代哥哥謝謝你呢。」

這妮子年紀輕輕便這麼厲害了，我苦笑了一聲道：「妳們談談吧，我要上班去了。」

「姐夫，今晚回不回來睡，那我和姐姐睡了，你可不准半夜回來！」

美美笑罵道：「小鬼頭，妳把妳姐夫當作猪八戒了！」

這些年來西風東漸，連台灣的女孩子思想也新潮了起來。

之後，她便沒有再來我家了，星期五凌晨，我接到一個線報，說法國醫院後面發現一具屍體，我立即與幾個同僚，驅車到現場。

屍體被一個垃圾箱壓住，頭部側向一邊，一身血漬，那裡安放幾張髹上綠色的長椅，屍體就在椅側。

我和一個同僚劉海生搬開垃圾箱，暗淡的路燈看得不很清楚，我立即把手電筒打亮，一道白光照射在屍體上，此時才看清楚死者的下裳褲襠全是血漬，上衣的血點，大概是沾到了褲上的血。

死者是穿着一條某個牌子的牛仔褲，若非褲脚還可以看得出是白色外，我倒以爲是穿了條紅褲。

血紅得很恐怖，兇手的殘忍也使人倒抽一口冷氣，我走過另一邊，以手電筒的照向他的臉，我仔細看了幾眼，他的臉部因爲死前的痛苦而有點扭曲，但我還是認得出他，天啊！他竟然就是勝利旅行社的導遊──葉飛星。

我簡直難以相信，幾天前他還在旅遊車上談笑風生，意氣風發，完全看不到他是個短命人，想不到幾天之後已被人殺死。

剎那間我的手脚冰冷，一顆心急促地跳動，我幾乎聽到自己心臟的跳動聲。

過了半晌才漸漸的定過神來，對劉海生道：「叫黑箱車來。」

大概我的聲音變得完全不像是我的，他詫異地看了我一眼，驚訝道：「譚SIR，你不舒服？」

我苦笑一下，搖搖頭。

他恍然大悟：「你認識他？」

我揮一揮手示意他去CALL無線電，另一個同僚鍾國棟已用粉筆在地上劃位。

待一切弄好回到警署，天已朦朧光，我喝了杯咖啡，決定不下班繼續工作，我把我認識葉飛星的情况告訴了值日警官，他聽後也同意我的決定。

我在椅上瞌了一會兒眼，八時便趕到利園酒店一樓大堂。

坐了一會兒，才見眞眞跟幾個同伴下樓，我慢慢的走過去，可能她覺得突然，也可能我的神色大概異常沉重，因此她吃驚的問道：「姐夫，你，這麼早來看我？」

我默默點頭，沉聲道：「眞眞，你們的領隊在嗎？我有事要找他。」

她瞪大了眼睛，語氣急促地問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吺，張小姐便是我們的領隊，你有話快說。」她指一指站在她身邊的一個小姐。

那個張領隊禮貌地一笑，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道：「你找我有甚麼事？」

我沉重地道：「張小姐，眞眞，我告訴妳們一個壞消息，你們的導遊葉飛星今日凌晨被人發現伏屍在這不遠之處，我去到時他已經停止了呼吸！」

說到這裡，我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啊！你說甚麼？眞的？」張領隊，眞眞，以及附近的幾個團友都齊聲叫了起來。

我默默地點點頭，乾咳了一聲。「張小姐，你們今日不能離開香港，因爲我們要來調查，張小姐，妳不必過慮，這是必要的手續，對大家的不便，我只能說聲對不起。」

她們立刻又啊了一聲：「這怎麼可以，我已打了長途電話回台灣，叫家人來接我飛機啦。」

我的聲音突然地高了起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再說，警方也不希望有這種事發生，張小姐，對不起，由現在起，妳要約束妳的團友不得離開酒店一步。」

「那我們不用吃飯了？」一個中年婦女尖聲叫道。

張小姐道：「請問我們要在此逗留多久？」

「這很難說……」我想了一想才接下道：「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大

概明日下午你們便可以離開了。張小姐，請妳打個電話給勝利旅社的老闆，叫他趕來，還有，第一，妳立即把他們集中在此，第二，請妳把旅客的資料交給我。」

張小姐面對着這突然發生及預料不到的事情，有點焦急不安，但並沒有太大的慌張，看得出她是個經驗豐富的領隊。

「勝利旅行社李老闆家裡的電話我不知道。」

我看一看手錶，時間已經是上午八時半，便道：「那不要緊，九點鐘後我自己打電話找他，我有他公司的電話。」

她又道：「旅客名單我放在房間，等下給你。」說罷，她便馬上去召集各團友集中在一起。

我立即下樓叫那幾個等待的同僚上來，旅行團的團友全部集中在一樓大堂的一角，張小姐對我說：「全部人數共三十一個，都已在此。」

我簡略把話說了一遍，人羣便立即騷動，我吩咐同僚看住他們，便跑去接待處借電話打。

電話正是勝利旅行社李老闆接聽，我把情況告訴了他，並要求他立即趕來酒店，他語氣頗爲焦急，答應立即趕來。

只十五分鐘，李老闆便已趕來了。他大概是三十四五歲左右，中等身材、略胖，皮白臉紅。爲了旅行團不能離境，他十分心焦，因爲多了一天費用，如何收取頗費心思。他聽了我的堅定語氣之後，抹一抹汗，立刻打電話回公司叫人去航空公司辦理退票的事。

跟着他便親自帶旅行團去建國酒樓吃早餐，我吩咐同僚跟他們去，我自己獨自一人回到警署。

回到警署後我先打電話回家給美美，她今晨聲音頗爲清晰，平日她一向是睡至十時左右才起床的，聽聲音今日起碼已梳洗完畢，我告訴她今日有特別案件發生要加班，不能陪她去喝茶了。

美美問道：「發生了甚麼案件？」

奇怪，平日她是很討厭這些事的，甚至勸我改行。

聽了她這樣問，我反而高興地道：「眞眞她們的旅行團那個導遊被人殺死了。」

「啊！」聽筒傳來了她的大聲尖叫。

「可能是情殺的。」我再對她講了一句。

她焦急地問：「你怎會知道？」頓了一頓，「難道這樣快就捉到兇手了？」

我笑笑不答，我決定暫時不告訴她，只道：「眞眞她們今天不能離港，但多留一天對她完全沒有好處，她們不能離開酒店，因爲要接受調查。」

她久久不語，半晌才道：「你昨夜一夜沒睡，能早點離開，便早點回來休息吧，不要去打牌了。」

我心中好似通了電，心裏頭十分溫暖，連忙立正道：「是，小人知道。」說完放下電話。

女探員金雲英似笑非笑的望着我，說道：「譚SIR，想不到你竟然是個廿四孝老公！」

我尷尬地朝她一笑。「化驗報告來到了沒有？」

「呶，就放在你桌上，死者的遺物也在那裡？」

我先取出法醫官的初步報告。

「死者下體被人削斷了一截，其他地方沒有傷痕，大概是失血過多而死的，死者的血型是……死的時間大約是凌晨二時至三時。」

這果然符合我的推想，葉飛星是被人所殺，那自然與桃色事件有關，我閉上眼睛，腦海立即浮現葉飛星那天一直瞪着前排那女遊客的臉的情景。

我心中立即有一個的想法，「葉飛星之死會否與她有關？」

我連忙又把葉飛星的那包遺物打開，裡面有一枝派克原子筆，大概時值三十元，一個浪琴薄型男錶，金色錶面，大概值一千元左右，一個都彭打火機，值六七百元，一本地址簿，一個男裝啡色手袋，裡面有現鈔一千九百三十元……

我對那個打火機感到異常興趣，把它拿在手中把玩，火機底刻着，F.S，二個英文字母，我心頭陡地一跳，取出一枝香烟銜在口中，跟着打着了火，吸了一口烟。

我在去年新年前曾買了一個都彭打火機，視如拱璧，有空時整天拿在手中把玩，可是過了年不久突然丟失了，遍尋不獲，我印象中記得曾帶回家，但四找不見，美美因此而怨我，說我不愛惜東西，以後我便買日本的打火機用了。

那打火機因爲自己十分珍惜，曾到一間文具店，叫雕刻師傅替我在它底部刻上我的英文名縮寫，我姓譚，名叫方新，因此，那打火機便有了F.S的字樣。

如今乍一看此打火機，不禁又想起了這件事，這個打火機是不是被葉飛星拾來的？如果是，這個打火機也即是屬於我的了。

過了半晌，我自己亦啞然失笑，飛星的英字縮寫也是F.S大概我是想得有點瘋了。

我從地址簿裡找到葉飛星的家裡電話，然後打了個電話去，接聽的是葉飛星媽媽，她的廣東話說得糊里糊塗，我便用半鹹半淡的台灣話和她講，幸而還能講通，台灣話

跟福建話根本是差不多。

我叫她來銅鑼灣警署找我。

她十分驚慌，頻頻追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我只告訴她，叫她來警署做擔保，因爲葉飛星跟人打架。

她從北角搭電車到警署，半個小時便到了。此時，我才把眞相告訴她，她哭得死去活來，幸好與她同來的一個少婦扶着她，我見她神色異常悲傷，便問她與葉飛星的關係，原來她是他的妻子。

我在警署詢問了一些有關的葉飛星的事，據她們說葉飛星很孝順，平日夫婦感情亦很和洽，不過，她隱約聽到丈夫的朋友及同事在取笑葉飛星，說他對女人很有辦法。

我也深信葉飛星的儀表及口才，的確能打動不少女人的芳心。

於是，我把這案子訂做情殺，錄了口供，我便帶她們去認屍，我亦對葉飛星的太太道：「葉太，葉先生的遺物妳可以取回去，但我希望這打火機及那原子筆暫時放在我這裡，破了案子之後，才交還給妳。」

我也不知道爲甚麼會有這個念頭，現在想來可能是第六靈感作怪吧。

* * *

從殮房出來後，送走了葉飛星的母親及他的太太之後，我匆匆吃了午飯，便再駕車去利園酒店。

到了一樓大堂，正好她們從樓上下來，李先生準備帶她們去吃飯，我跟他打了一下招呼，便問我的同僚曾國強道：「情況怎麼樣？」

他噓了一口氣，道：「至今爲止，尚未發現有任何可疑之處，他們之中男的大部份是新近暴發的農民，都携帶太太出來散心，年輕的女子不多。」

我想了一想道：「四十歲以下的男人也要調查，葉飛星可能很風流，可能以前損了人家的妻女，她們家人來尋仇的。」

「是，譚SIR。」

「你們跟他們去吃飯吧，我吃過了。」說罷，我便走向眞眞處道：「眞眞，中午我請吃飯，張小姐，對不起，等下我再找妳。」

* * *

他們去怡香汕頭酒店吃飯，我却帶眞眞到百樂潮州酒家，到了門口，眞眞有點猶豫，不大想進去的樣子，我道：「眞眞，妳不喜歡吃潮州菜？」

她紅腫的眼睛眨了一眨，輕聲道：「算了吧，反正沒胃口，也吃不下！」於是便跟我進去。

當我點了菜之後，眞眞突然嘆道：「人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以前我還不信，咳，想不到小葉……」

我怔怔的望着她，她把玩着牙簽，一忽兒抬起頭道：「我本來以爲很快便能來香港住，唉，想不到一場歡喜一場空，這次眞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我心頭大吃一驚，脫口道：「眞眞，難道妳和他發生了甚麼關係？」

她突然哇地一聲哭了出來，其他食客都望了過來，我有點手足無措地道：「別哭別哭，妳一哭我心就亂了起來。」

她果然聽話，連忙把哭聲止住，跟着啜泣起來，哭了一回，她用紙巾揩眼淚，道：「你不要告訴姐姐。」

「好，我答應妳。」我沉吟了一下，又道：「不過，妳得把經過告訴我，不必現在，現在先吃飯。」

菜來了，她低頭吃飯，吃得很慢，那一碗白飯才吃了一半便不吃了。

回到她房間，我叫她同房的女伴到隔壁去坐一坐。

然後便向眞眞道：「妳甚麼時候跟他……跟他……的！」

眞眞雙眼發呆，輕聲說道：「星期四晚上，在澳門葡京酒店……他的房間，星期三我曾要小葉帶我去SING ALONG聽歌及跳舞的事，告訴姐姐，姐姐把我罵了一頓，不過，他很帥，台灣那些男孩子『土』死啦，我……」

「後來呢？妳祇跟他一次？」

「昨夜下午，從澳門回來，本來是自由活動，我本想去找姐姐，可是他帶我去看電影，晚飯又帶我去DISCO，然後……然後……他又帶我去開房……」

她吸了一口氣之後，又道：「差不多一點鐘才帶我回酒店，便在剛才我們吃飯的地方宵夜。」

我知道台灣的夜店，就是香港的宵夜。「後來呢？」

「後來他便回去了。」說到這裏眞眞的眼圈又紅了。

我沉默了一會，道：「眞眞，妳不怕會懷孕？」

她臉上一紅，聲如蚊叫的道：「不會的……我有準備，我，我已不是……」

我暗嘆一聲，如今社會上的女孩子都這麼開放，小小年紀，便懂得享受人生了。

「你們吃了宵夜之後，大概是幾點？」

「還不到兩點鐘。」

我想了一想，照那張死亡報告書，葉飛星是剛和眞眞分手不久便被殺了，我點燃了一根香烟，嘆息道：「眞眞，妳年紀還小，很容易被騙，我老實的告訴妳，葉飛星已有太太和兒子，他絕不可能與妳結

婚，而申請妳來香港的。」

「啊！你說甚麼？」她像一頭受傷的野獸，霍地站起來：「你……你……你胡說，他不是那種人……」可是她的目光觸及我的臉色時，便知道我不是騙她，她陡然地又哭了起來。

我待她哭聲稍止，便問道：「眞眞，這團人之中，有妳認識的沒有？」

「有幾個。」

「熟不熟？」我又問了一句。

「差不多吧。」她虛應着。

「誰？」我急問一句：「把名字告訴我。」

她寫了幾個名字給我，我又問了張小姐的房間號碼，才跟她道別。

這次跟眞眞的談話後，使我心情十分異樣，我雖然對她沒有野心，但是見她鮮花似的人兒，却給個無恥之徒騙了，還是很替她不值。

當我到張小姐的房間，她正在與男朋友通話，我心情又立即起了變化。

似乎美國跟大陸建交之後，這一陣子很多台灣人都想出國，由此我亦想到眞眞吃了苦果，葉飛星固然要負大部份責任，而她本人亦擺脫不了責任，何況她早已「享受過人生」。

張小姐發現我神色有異，她立即收了綫，神態頗不自然：「對不起，讓譚先生久候。」

「不敢。」我示意她坐下，又叫她的同伴去隔壁房坐坐，然後道：「張小姐，妳對葉先生的表現有甚麼看法？」

她想了想，道：「很好，勝利社的導遊都不錯，他們很會『蓋』，但『蓋』得很技巧，客人對他的反應都不錯，所以我公司來香港的團都是交給勝利社的。」台灣的「蓋」等於香港的「吹牛」。

「啊！客人知道嗎？知道你們的團都是交給勝利社辦？」

她想了一想，才理解我的話意：「做我們這一行，客人的反應是最重要的，他們回去之後，如果滿意的話，就會介紹親友來，如果不滿意的話也自然會宣傳出去。」她頓了一頓：「不過，勝利旅行社在台北及高雄都有辦事處，不但在行家中信譽昭著，而且客人中的口碑也不壞，所以，有些客人上到旅行社查詢時，也偶爾會問香港的旅行社名稱。」她口齒伶俐，一口氣把話說完。

「妳們這一團有沒有人查詢，或者指定香港的委托人，要是甚麼旅行社的，才會跟團的情況？」

張小姐吃吃笑，搖搖頭道：「沒有，我們公司在高雄的信譽不錯。」

「張小姐，我想再問一件事，妳對葉先生的評價是否祇是很好二個字？」

「你要我講些甚麼。」她笑笑，大概這是職業的笑容：「工作挺細心，服務態度很好，能說會道，客人已經夠滿意了。」

「不過，小葉似乎有點那個……」

她突然又冒出了一句。

「張小姐，我希望妳能說清楚一點。」我接上說了這一句。

「我發覺他對女孩，言談及態度好像有點輕浮，我不懂形容，不過，他對漂亮的女孩子似乎特別好一點，在她們面前也好像刻意顯露自己的優點。」她頓了一頓，又道：「他對眞眞也很好，這方面你可以問眞眞。」

她又笑笑：「我相信她比我對他更了解，老實說，我雖然來香港不下二十趟，但還是第一次被小葉帶的。」

我緩緩吸了口氣：「我還想問一件事，張小姐，妳們剛到香港那一天，去淺水灣時坐在右手邊第一座位那個穿紅色絲質長袖恤衫的女團員叫甚麼名字？」

我見她低頭回憶，我加上一句：「坐在司機後面的。」

「我記起了，是梅碧珠，甚麼事？譚SIR。」

「我想知道她的房間號碼。」

「可以。」她取出名單看了一看，道：「九四五號房。」

「她獨自一人來香港？我的意思是沒有其他親友同來？」

「有，她有個哥哥同來，叫梅漢威，住九四七號房。」

我站了起來，說道：「我去找他們談談。」

事情到此，仍然如大海撈針，除了能把這件案子定爲情殺案之外，餘者完全沒頭緒。

梅碧珠給我的印象很深刻，她雖然長得很俏麗，可是正合了那句艷如桃李冷若冰霜，她一問三不答，不知道，我從神態上看不出她到底是眞的不知道還是有意隱瞞眞相。

談了十五分鐘，她祇是肯定的告訴我，葉飛星從沒有單獨與她在一起，也未曾約會過她。

我也相信應該是事實，因爲葉飛星這幾天應該把一切都放在眞眞身上。

我想了一想，還是決定向她哥哥那裏下手。

＊ ＊ ＊

梅漢威身高大約五尺八寸，十分强壯，國字口臉，雙頰的肉突出，配合一嘴的鬍子，頗像三國演義中的張飛。

當我坐在他面前時，還未開口他便先說了：「你大概是來問我有關小葉的事吧。」

「正是，梅先生，有沒有發覺他有些那個？」我怕他聽不出我話中之意，忙又道：「我是指女人方面？」

「有的，他一直拿眼看着我的妹妹，哼，我一看他也知道他存心不良。」他大聲地道：「譚先生，他對你小姨好像很有意思哩。」稍一頓，又接口道：「這方面你得問問眞眞。」

「我會問她。」我望了他一眼：「梅先生這是第幾次來香港？」

他神態一斂，聲音很低：「第二次，譚先生你這樣問有何用意？」

「隨便問問而已。」雖是這樣說，還是再問下去：「上一次跟旅行團來的嗎？來了幾天？」

「不是，我是申請工商考察出來的，自個兒來接洽生意，住了六天便回去了。」

「梅先生做甚麼生意？跟那間公司接觸？」

他神色陡地一變，沉聲道：「譚先生，我也是跑過不少地方的，你這樣問，似乎有點過份。」

我的臉色一沉，厲聲道：「對不起，現在事出突然，我有權這樣做，請你合作答覆我的話。」

他哼了一聲，悻悻地道：「我是做計程車生意的，不過，我來香港是打算向香港推銷一種電子零件，你滿意了吧？」

「還未滿意。」我不客氣地道：「你和哪一間公司接洽？誰擔保你來香港？」

「仙樂貿易公司的趙先生。」

「他的電話呢？」我覺得他的態度有點特別，有心調查一下。

「譚先生，你是無理取鬧，生意談不成，大家也沒有來往了，我怎能記得起他的電話？」

「對不起，再問一句，那是甚麼時候——不久之前的事？」

他哼了一聲，表示無異議，當我把洗手間的門關好，便立刻在四壁搜索起來，浴缸的邊緣，有道布簾遮住，我悄悄地拉開它，裏面掛着幾件衣服，都是內衣褲，也不知是誰的，因爲每間房住兩個或三個人，那時候因爲遊客太多，酒店房間非常緊張，曾經有一間房住三個人，甚至四個人的情況。

我輕輕的把它拉回，然後對着馬桶解起手來。

當我解決之後把門打開，梅漢威的臉色十分難看，他冷冷的道：「譚先生，你進去這許久才小便，到底在查甚麼？」

「那裏，那裏，我因爲中午喝了不少水，所以時間久一點。」

「哼，香港房間小，小便外面聽得到，你明明進去了很久，才响起水聲來。」

我有點惱怒，冷然道：「梅先生，你若沒有做過虧心事，又何必怕人查你？」

他悻悻地道：「我怕甚麼，不過我不喜歡被人無端懷疑而已。」

他的話却反而使我懷疑他可能有點問題。

我更加決定要把他查一查，於是我便叫曾國强立即去找仙樂貿易公司的趙先生。

而我立即走去張小姐的房間。

＊ ＊

張小姐替我把梅漢威同房住的潘先生找來，那是一個乾瘦的老頭，年紀看來沒有六十也有五十八了。

「潘先生，昨晚你幾點睡覺？」

「九時多一點就睡了，我習慣早睡早起。」他有點心驚地說。

「陳先生及梅先生呢？」

「陳先生很早就睡了，我睡的時候梅先生還在看電視。」

「他很遲才睡？」

「是的，我睡至半夜才被水聲吵醒，那是梅先生在洗澡。」

「那時是幾點鐘？」

「不知道，我沒有看錶，他洗了很久才出來，出來以後還喝了罐啤酒才睡，他在九時左右已洗過了一次，所以一出來時我曾問過他，他說太熱睡不着，所以再洗一次。」

我不覺有點奇怪，按理房內有冷氣，豈能說太熱，再說他已洗過一次澡，即使熱，再洗一次也沒有理由要洗得這麼久。我再次問：「潘先生肯定他洗了很久的澡？」

「是的，起碼有半小時。」

再問不出甚麼之後，我便叫他出去，傳另一個姓陳的同房住客，這人更老，已有六十多歲，不過精神還好，紅紅黑黑的皮膚，看來健康頗佳。

陳先生的話又證實了梅漢威很晚洗澡的事。臨走時，他說了句話，使我大感興趣：「梅先生以前好像不是……好像是個不務正業的人，我兒子是個計程車司機，所以知道一點，他以前是在台北混的，最近幾年才回到高雄做生意。」

「陳先生可否說得詳細一點？」

他苦笑道：「我也祇知道這麼多。」

我記得眞眞寫給我的紙上面好像有梅漢威的名字，於是在陳先生離開之後，我便撥了個電話叫眞眞過來。

眞眞說：「我也聽說過梅先生以前好像不很好，後來回到高雄，他曾追求過姐姐，所以我認識他。」

「哦？我大爲詫異，心中立即有點異樣，想到此人以前曾與自己妻子有瓜葛：「眞眞，妳不是說笑吧！」

她一臉認眞地道：「我騙你作甚，他樣子兇，令人生怕，你不要對他說這話是我說的，咦，其實你可以問姐姐，她較清楚。」

我立即打了個電話回家，可是電話沒有人接聽，大概美美又出去打牌了，我收了線又問眞眞：「妳姐姐來香港之後，妳有沒有再見過他？」

她囁嚅地說：「見過幾次。」

「他來家中找妳？」

「不是。」眞眞道：「都是在外邊，街上或夜總會裏碰到的。」

「有沒有談過話？」

「有，不過祇是寥寥幾句，我很討厭他，便拒絕了他，不過他跟哥哥好像感情還不錯。」

我想了一想，道：「他要約妳？」

「是。」她有點尷尬：「不過，哥哥整天在我面前讚他做人好，人面夠，吃得開。」

「那他對妳有點意思了。」

「哎啊，姐夫，他那人十足是個豬八戒，對甚麼女人都有意思。」

我聞言不禁一笑，台灣的「豬八戒」等於香港的「色狼」，於是心中對梅漢威的懸疑更大，他一定與葉飛星之間有甚麼瓜葛，從而引致他下手殺了葉飛星。

他半夜洗澡說明了甚麼？

當潘先生與陳先生入睡之後，他一定離開過酒店，到半夜才回來，這段時間是不是去伏擊葉飛星呢？

他洗澡超過半小時，那是甚麼原因，他是要把身上的血漬洗掉？所以要用這許多時間。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使頭腦更加冷靜下來，然後再把事情細細的想了一遍。

眞眞與張小姐都默默地坐在這裏，等我發言及行動表示。

忽然有一個念頭泛上我的腦海，葉飛星的家在北角，從利園酒店回家不必從法國醫院經過，他是死在那裏，或者是在別處被殺，然後屍體被運到那裏丟棄？

幾乎同時間，我立即肯定葉飛星絕對不是在法國醫院後面（棉花徑）那裏被害，因爲地上附近沒有血漬，那麼即是可以肯定葉飛星是在別處被害。

想到此處，我不禁心頭一冷，若是這樣，梅漢威去那裏找車子把屍體從行兇地點運到棉花徑來？

祇有兩個結論，一是梅漢威不是兇手，即使昨天半夜他曾從外面回到酒店，那也祇是湊巧而已。

另一個結論是兇手不止梅漢威一人，他一定還有一個幫兇，這幫兇必定是居住在香港的，而且他還有一部車子。

我在房中踱了幾圈之後，決定再到梅漢威房中問問他，因爲他的態度始終使我產生懷疑。

我到他房中，臉色忽的一沉，我自己知道這時的臉色一定難看得令人覺得可怕：「梅先生，你昨夜去了那裏？」

他倒反而沉着：「沒有，我一直都在房中。」

我突然喝道：「梅漢威，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酒店的保安人員曾看見你昨夜二點多才回來的。」

我撒個謊嚇他。

他果然臉色一變，跟着聳聳肩，好像莫可奈何的道：「既然你要我說，我也祇好告訴你。」

我雙眼冷冷的盯着他。

他輕輕一笑：「昨夜，你太太打電話給我，約我去夜總會。」

我心頭好像被人用鎚子猛擊了一下，虎地的站了起來：「你胡說！」

他輕蔑的一笑：「譚先生，你不要緊張，我對有夫之婦不感興趣，告訴你，我沒有送頂綠帽給你。」

我像洩了氣的皮球，跌坐在沙發上，腦際嗡嗡作响，心中說不出是甚麼滋味：「綠帽！綠帽！綠帽！」

幸而他又開口了，我祇得極力使自己平靜了下來。

「你太太說要介紹個朋友讓我認識，他是做生意的，所以，我便帶了妹妹去赴約。」

「那人是誰？」我粗暴地喝問一聲。

「譚先生，你何不去問你太太，却來對我這個遊客發脾氣！」他冷冷地說道。

我鼻中重重的哼了一聲，立即抓起電話，打回家去。

接聽電話的正是美美，平日我一抓起電話，祇聽她「喂」了一聲，骨頭便像輕了幾兩似的，今日我却毫無原故的升起了一股怒火：「美美，妳昨夜約梅漢威兄妹到底跟誰在一起？」

「哎呀！你發甚麼牛脾氣？死人，我人已是你的了，你還吃甚麼乾醋？」她嬌嗔地說。

我把聲音放低了一些：「美美，請妳快說，這是正事。」

「哼！莫名其妙，昨晚是跟孔先生在一起的，孔正道先生，他的生意想向台灣發展，他太太叫我介紹一個台灣人給他認識，所以，我就把梅先生介紹給他們。」

我狠狠的放下了電話，孔正道以前是我的同僚，不過，大家不很

熟悉，後來孔正道父親過世，他便辭了職去繼承父親的生意。

這之後，我跟他便很少見面，但美美有時却在麻雀枱上「李小龍」時——三隻脚，她會打電話叫孔太太來湊湊脚，所以她跟孔家有些來往。

美美的電話雖然使我心情好過點，但是我在梅漢威的面前却有失敗的感覺，而這件事情祇怕更加令人頭痛，起碼今日所做的一切已全是白費心機了。

一時之間，我的心情變得異常沮喪，我對梅漢威匆匆交代了幾句體面的話，便離開了。一股難以抗拒的疲乏襲了上來，兩隻眼皮好像千斤般重壓下來。

我吩咐同僚繼續把未調查完的遊客完成例行手續，便打了個電話到警署，跟着便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家去。

回家的時間已是七時了，美美正在煮飯，我去洗了個澡，吃了晚飯，便倒頭大睡。

朦朧中，突然覺得有點異樣，原來美美挨過身來，用手來挑逗我，我突然間想起眞眞的話，一股怒火升起，把她推開。「我要睡覺了！」我狠狠地道。

* * *

我到了馬尼拉的次日坐計程車去了一趟百勝灘，剛巧碰到了同機來的旅行團，離開時，張領隊又邀我乘他們的旅遊巴士回市區，這倒使我省回一筆車費。

晚上，張領隊突然打了個電話到我房中：「喂，譚SIR，你去不去唐人區吃宵夜？」

我心想肚子不餓，正想婉拒他，不料他又道：「喂，吃了宵夜我帶你去MASSAGE，又便宜又好！」

我給他說得有點兒心動，便更衣下樓。

張領隊和他的一位朋友陳大衞以及我乘計程車去唐人區的中心——王彬街，張領隊是福建人，菲律賓對他來說，彷似是第二家鄉。

據他自己所說，第一家鄉是福建的故鄉，第二家鄉是香港，他家的父叔輩都在菲律賓經商，他未做領隊時已來過菲律賓好幾趟，因此他懂得幾句簡單的菲語。

此刻他坐在司機的旁邊，據他說，這是當地菲人的習俗，如果客人全部坐在後座，司機會很不高興，車子經過黎剎公園，我看到公園裏不少男女坐在草地上或彈結他或唱歌，或者圍着一架收音機聽歌。

菲律賓人是樂天派的，我記起不知聽過誰人講過的一句話，此際看來，果然有理，雖然他們窮困，不過，還懂得享受人生。

張領隊說此公園晚上男男女女，有很多女大學生出來賺外快，我不禁食指大動，他又道：「不過，她們大都是帶菌者，我有很多朋友因此而被傳染上。」

我們不禁都笑了起來，車子駛過一座橋，跟着我便看到了香草飯店的霓虹光管招牌，這間飯店的燒雞，我倒久聞大名，那是一個福建籍的華僑開設的。

再不久車子在ROYAL酒店旁邊駛過，跟着轉過右手邊，穿過一道牌樓式的門，這條街很小，街道也是凹凸不平，車子不斷的顛簸。

右手街有間麵店，舖面頗大，招牌上寫着：「錦香園」三個大字，可惜已經關門了。

兩旁頗多流鶯拉客，張領隊說：「早幾年這裏神女，兩三個披索便有交易了。」

三個披索大概是等於兩元港幣，我不禁深深感嘆菲律賓的「人肉」比香港的蔬菜還便宜。

張領隊道：「咱們去吃台灣菜好嗎？」

「又是台灣！」我心頭一動，正想反對，不料陳大衞已大聲贊成，我也祇得表示贊同。

剛好司機問去那裏。張領隊用菲語道：「黎口注！」車子便繼續前進，不久又聽出他用菲語道：「把挪！」車子便停下了。

那間食肆叫「青葉」，是台灣人開的，菜色不多，不過總算還對胃口。

宵了夜之後，張領隊如識途老馬，在黯黯的街道上左穿右插，帶我們到一家以國泰爲名的浴室。

他似與那裏的人很熟，那掌櫃收了我們的錢之後（也不過是廿多披索）用閩語對張領隊交談。

「這裏的女人可以斟斟的，但你們不必多付。」

陳大衞道：「那該付多少？」

「二十個披索就可以了，要是熟客十披索也可以了。」

「嘩！」陳大衞驚叫了一聲：「祇比香港茶樓一碟雞飯略貴一點，實在划算。」

我洗了澡，却沒有去焗蒸氣，到了房間，一個菲籍少女問我要粉還是要油，我心想若是用油，等下頗不方便，便叫她用粉。

她倒了些「莊臣」香粉在手上，然後替我按摩起來。

* * *

下樓的時候，陳大衞道：「這裏的王老五眞的有福。」

「當然啦！」張領隊道：「這裏四個女人才有一個男人，自然是男人之福！」

（未完・一）

上文提要：常德安綽號「鐵桿子」，已多年不在江湖上走動，此次因老朋友羅福明之託，護送羅福明之子羅保官去徐家台祝賀徐東明孫子彌月之喜。路途上因有一老一少保紅貨，而他倆也是一老一少，以致沿途被人錯把馮京當馬涼截殺欲索寶；延川的趙公子則誤認他對徐家小姐有意，派人恫嚇他；更被蘇美娘嫁禍殺人……二人抵達徐家，更覺徐東明古怪……

文・圖
戈・飛
新派俠情哀艷故事/金　可

俠女遊龍



追踪秘笈　賀客肇事

但初涉足江湖的人，祇憑自己興趣從事，根本不考慮其他。

羅保官出了房門之後，還沒有決定先到那裡，耳邊已經聽到了異聲，稍為凝神，便知屬實，急忙循聲注目，看看是甚麼人，他伏在一隅，很快看到一條纖細的身形疾馳而來，在他的睡房門口站了一下，猶豫不定的過了片刻，抬手似要扣門，又停住了，一連幾次，終於還是扣了門，很怪，他已不在房中，自然無人應門，那人拍了兩次，都無反應，似覺訝異，也感失望，悄然而退。

這一切都看在羅保官眼中，由舉止到身形，他肯定對方是一個女子，他曾追踪這個人影，可惜沒追上，無法證實自己有無看錯，也不知道她是甚麼人，午夜找自己目的何在，他倒有點後悔自己不在房中。

悔恨是沒有用的，於事無補，他又不願即刻返回房中，溜到後園去，他要好好的思索幾個問題，找尋答案。

後園這時很靜，也很涼快，他在那兒，精神大振，沒有半點睡意，坐了一會，聽到三更鼓响，長長的透了口氣，伸了個懶腰，正要起步。

突然又有一個黑影閃入眼簾，他心頭一凜，覺得這身影很熟，略一思索，全身為之顫抖，他暗想，三更了，他出來做甚麼？心有所疑，便特別留神，他此刻與對方相距不過十來丈，看得很是清楚，一點不錯，對方確是自己懷疑的人。

這個人便是徐家主人徐東明。

徐東明為甚麼午夜到後園，他是主人，當然有權甚麼時候都可以到處查看，特別是喜慶前夕，更有此必要，原是不足為怪，但他為甚麼如此不大方，閃閃縮縮，怕人見到，這是何故？羅保官要辨明眞相，便留神監視，對他的一舉一動都不放過。

徐東明並非到後園有甚麼事，他不過是經過後園罷了，三幾個閃身，已經翻過了圍牆，出了外邊，這就更叫羅保官猜不透，但年輕人有一份衝動，勇往直前，他想也不想，啣尾直追，隨他出了牆外。

深夜，一切都非常靜，兩條人影相距數十丈，前後追逐，前者似乎不知後面有人，後者十分小心。

前者是徐東明，後面是羅保官。徐東明的武功，早著武林，羅保官根本不會想過假如給徐東明發覺了，會產生甚麼樣的後果。

徐東明一直跑到一座山的山脚，但他不是往容易上山的那一邊走，而是向靠水峭壁那邊，手足並用而上，走得依然很快，到了半山略高處，他停住了，移開一塊大

石，出現一個洞，他就鑽了進去。

這是無路可逃，亦難以躲藏身體的峭壁，照道理羅保官是不該再跟踪的，但他不理，還是跟了上去，伏在洞口偷聽，他還想入洞去看個明白呢！

突然，洞內响起了脚步聲來，羅保官知道徐東明要出洞了，急於迴避，這才着急，因為除了碰頭，實在難找地方迴避，而在此時此地碰面，顯然甚不適宜，因此羅保官大急，脚步聲已到了洞口，怎辦呢？羅保官眞急呀，不過，俗語有云：人急生智，在極端急迫之下，羅保官也祇有冒一次大險了。他覷準安放石門的地方，一閃身躍下去，就憑那突出不到二尺的石塊略遮頭顱，雙手緊抓石下，足尖微踏岩石，却不敢用力，踏翻了，會傳出聲响，驚動了徐東明。

徐東明久久才出石洞，使懸空吊掛、祇憑十指之力支持的羅保官非常吃力，額上直冒冷汗。

終於，羅保官看到了徐東明下到半山，便猛一用力，一個斜飛，閃躍出了幾尺，回到原來的石路，迅速踏上那突出的石面，抹去額上的汗，徐徐的透了幾口氣，然後，移開石洞門，探身入內。

洞內很黑，他又是第一次到，很不易走，火摺子也難以幫忙，他祇好靜坐片刻，等待眼睛習慣了黑暗後再探索洞內情景。

這時候，徐東明已快下到山脚，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心頭猛地一跳，自語道：「要不要再上去拿來？」他想了半刻，終於決定了，轉身再向山上石洞走去。他這個決定，石洞內的羅保官自然不會想到。

徐東明雖然是回頭上山，但却是心意不堅的，他走得很慢，不斷猶豫，對於是否眞要上去這個念頭還是懷疑的，因此，他不時停下來向上望。

一次又一次，結果祇走了一小半路，他停下來，不再向上走，又再向下行，一直落到了山脚，回到徐家園去了。

徐東明悄然而出，悄然而回，自料無人知曉，十分秘密，他是萬萬料不到自己的秘密完全被羅保官看個透徹，這是意外，這是徐東明無法料得到的事，但是，這却又是一個事實。

羅保官以驚異的口脗自語道：「奇怪，他為甚麼把這許多珍寶藏在這裡，却不藏在家中？莫非他……唔，對了，一定是因為那卷『修明圖譜』，不斷有神秘人物到徐家去，所以他把認為貴重的東西搬來這裡收藏，實在是有苦衷的，這麼說，倒也不太出奇。」他自言自語，以為自己很聰明，很了解徐東明了。

這個石洞由於位於半山以上，雖然很深，倒還算乾爽，他流連洞內，細細欣賞，覺得這件瑪瑙很趣緻，那件珊瑚又很美，這一方玉石夠柔潤，那一顆珍珠又亮又圓大，樣樣他都覺得是珍品，又玩又看，愛不釋手，但是，他更重視的還是那一卷「修明圖譜」，他並非覬覦這一卷圖譜，祇是想了解它到底是甚麼東西，為何如此令人着迷，甘於為它冒險，人人都有這個心理的，羅保官也不例外。

可是他搜遍了全洞，認為可疑的地方都搜了，還是找不到，因此，他感到失望，也不服氣，決定找機會再來，因為他已逗留了很久，也許天快亮了，非回去不可了。

出了洞門口，走到半山，聽到四更鼓响，證明離開徐家已經整整一個更次了。他怕回去太遲會被人發覺，急忙飛步趕回去，還好，沒有遇到任何人，但他回想早前所見，如何還能入睡，聽到人聲，索性起來了。

他見過老爹，老爹也沒留意他一夜未睡，祇對他說了一些關於午後會見主人與喜筵上的一些禮儀，他一笑道：「老爹放心好了，我不會就跟人家學，不出錯就是。」老爹也了解他的心性，報以一笑。

午間，鐵扇幫的總頭目鐵扇三郎來了。徐家的人知他難惹，招待得特別小心，徐東明也親自出迎，客氣一番。

鐵扇三郎向身邊的人道：「把禮物奉上。」

「是！」有一個人立即把背包解下，遞了過去，徐東明一聲多謝，叫人收進去。

「徐兄，何不當衆打開，也好叫人家欣賞欣賞！」

「主從客便，遵命！」徐東明着人解開包裹，衆人嘩然變色，原來這包裹內藏的竟是一具小棺木和一件壽衣，都是小孩子用的物件，很明顯，鐵扇三郎即是為生事而來的。

徐東明揚眉疾喝：「把它丟掉！」

「且慢，鐵扇三郎這份重禮，世伯應該收下。」羅保官清朗的語音與堅定的語氣使各人為之驚訝，不約而同的都拿目光望着他，他不理會各人，手中拿着一枝筆，一砵墨，逕自走向壽衣、棺木那兒，讓筆飽蘸了墨汁，振筆疾書，有人讀唸道：「壽比南山，好一個壽比南山呀！」另一個又唸：「官運亨通，好呀，這確是好意頭，這孩子將來必定能官運亨通，壽比南山，確是好意頭。」

「是好意頭。」許多人都哄叫了

起來，徐東明因爲各人都讚美，也就不再叫丟掉了，祇一揮手，便有人拿了進去。

鐵扇三郎的臉色可眞難看了，他忿然怒視羅保官，看得旁人惴惴不安，爲羅保官擔心。

「趙兄，請坐，請坐。」徐東明見對方怒容滿面，反而顯得開心地連聲請坐，風度甚佳，趙玉君並未就坐，向羅保官一指，問徐東明：「這位是……」

「是羅保官世兄，讓我替兩位引見。」

「徐世伯，這位趙前輩我們見過面了，要不是他手下留情，我們還無法來見世伯呢？我們那兩匹坐騎，就是趙前輩送的。」羅保官笑盈盈地說，想到因會被搜查而現出窘態。

但各人一聽，都爲之愕然，因爲大家都想不到他們是相識的，所以趙玉君才會向徐東明查問羅保官的底細。此其一，羅保官說馬是趙玉君送的，當然有相當交情，但是，何以又說趙玉君手下留情，才能到達徐家園，這不是十分矛盾？此其二，還有第三，羅保官是徐東明世侄，是常德安門人，應是正派中人，趙玉君却是邪派高手，惡名遠播，何以趙、羅之間會有交情？此其三，再推想下去是趙玉君顯然是要向徐東明尋釁，却爲羅保官破去，又有甚麼瓜葛？當然還有人更想到其他問題，因此，各人爲之詫異不已。

徐東明尤其是感到意外，他除了與各人的想法相似之外，還想到，他們這是做戲，還是眞的，原因何在？目的又何在？他實在捉摸不定，因爲一個故意隱瞞底細以示陌生，另一個却道出事實，揭出內情，這實在太玄妙了！

徐東明一怔之後，隨即道：「趙兄眞會開玩笑了。」

「誰跟你開玩笑了，我問你，他給你的東西呢？放在甚麼地方？」

「甚麼？他給我甚麼東西，倒要請教！」

「姓徐的，你是有妻兒，有產業的人，犯得着跟我來這一套？」

「甚麼這一套，那一套，我實在不知道你在說甚麼！」

「難道你眞要我說出來？」

「你說好了，我不在乎！」

「好，我說，」趙玉君說：「我問你，他們是替一間鏢局保鏢的，這一趟，他們帶了一批紅貨到來，價值五十萬兩銀子，大約是外邊風聲太緊，他們吃不消，所以才到你們這裡來避難，你包庇了他，當然有好處，我要的就是這些好處。現在你該明白啦。」

「我明白了！」徐東明道：「不過，我未見過甚麼紅貨，也沒有得到過甚麼好處，羅世兄與常兄不錯是騎着馬而來，但並無紅貨，所以你趙兄的話，我無法相信。」

「姓徐的，你這話當眞？」

「當然是眞，在這許多朋友面前，我怎能亂說假話。」

「這是說，你不肯交出？」

「我是沒有，如何交出？」

「那麼，你今天就休想爲你的孫子宴客了！」

「姓趙的，你該小心說話，須知我徐東明不是個受人欺負的人！」

「趙玉君，你以爲我們大家會袖手旁觀麼？」

「姓趙的，你想怎麼樣？」

「鐵扇三郎，你以爲你可以橫行天下，人人都怕你不成。」

各人都氣憤塡膺，爭相發言，氣氛十分緊張，戰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突然，羅保官道：「趙前輩，此事因我而起，雖是誤會，到底是由我而起，這樣吧，由我跟你了結吧，省得連累別人，我們到外面去，你要怎樣了斷，我都依你，別要大家掃興如何？」

趙玉君道：「不用到外邊去，在這裡就可以了！」

「那麼趙前輩請說！」

「你交出紅貨，我們馬上就走，你不交出紅貨，我們就不走，就是這麼簡單，這事，不錯是由你而起，你要了結，只有這個辦法，連不連累別人，掃不掃大家的興，這全在你！」

「你這就眞是强人所難了，我根本沒保過鏢，沒見過紅貨，那裡有紅貨，拿甚麼交給你？」

「這是說，你有心跟我姓趙的過不去了？」

「住口，我花棟親眼看見常大俠和羅兄一起來的，我不怕得罪人，他們每人一騎，連包袱也不大，行李也不多，那有甚麼紅貨，你要誣蠛人，我先跟你較量較量，看看你有甚麼技倆，敢這樣欺人太甚！」

「憑你也配，嚴四，你去收拾他！」

「是。」嚴四是趙玉君帶來的三個人之一，他正要動手，羅保官道：「趙前輩，要動手，請到外面去，這裡……」

「你說話要尊重點！」

「我要尊重誰？尊重你嗎？操你奶奶的，我要尊重你？做夢！」

「姓趙的，你這是自己找死……」羅保官對趙玉君的稱呼也改變了。但他的話沒再說下去，因爲花棟不是嚴四的對手，甫一交手，不幾招就分出勝負了，嚴四道：「哼！這樣的功夫，也想跟人家

較量，不是找死了！」一聲斷喝：「着！」左拳一揚，似要下殺手，花棟側身一閃，却中了嚴四一脚，給踢出了幾步，還得有人扶住才不致跌倒在地。

花棟的襟弟忿然撲出，要打嚴四，却被另一漢子擋住，道：「怎麼，你們恃着人多，想用車輪戰嗎？來吧，閻王註定你死在我手中，不是嚴四手裡。」

李彬自然不能忍受，一聲「看招」，馬上就打出一拳，拳風虎虎有聲，勁力十足，那漢子則恰巧相反，他彷彿像戲台花旦，身形步法出手，都是輕飄飄的，似乎一點氣力也沒有。

但李彬一拳打出，那漢子雙掌拚擋，拳到無聲，一合即分，李彬倒退兩步，臉色大變，那漢子飄然追上，笑道：「怎麼，只一招就認輸了？不行，不行！」他說話時妖聲妖氣，活像一個女人，各人聽來甚是刺耳。

李彬却失去了鬥志，渾身打戰，不敢再接對方打來的招式！

這樣的場面，叫各人都進退爲難，不知如何是好，常德安突然想起了一個人來，不禁脫口道：「不好，他是中了陰陽人沈明的陰風掌！」

陰陽人沈明是邪派中大有名堂的人物，早年擾亂江湖，憑他的陰陽怪氣，不知汚辱了多少婦女，官家小姐，爲俠義道所不容，羣起攻之，他在中原無法立足，逃到西陵，不知如何爲鐵扇三郎所服，亦有感於三郎的庇護，便加入了鐵扇三郎的組織，做了鐵扇三郎的助手，不想却在此時此地出現，所以各人都爲之嘩然。

李彬是不能再戰了，其他各人也都懾於陰風掌的厲害，自料難以抵擋，不敢出手。

常德安見此情形，便裝滿了一斗烟，狂吸了幾口，慢步出場道：「鐵扇三郎，看來還是由我們這對老搭檔上場吧！」

「殺鷄焉用牛刀，你且先過了我這一關再說！」沈明冷冷的說道。

「那就請吧！」常德安也不客氣。

「看掌，」掌隨聲發，陡然刮起一股寒風，站在外圍旁觀的人也感到了，急向後退，常德安也是心頭一凜，暗道：「這人妖功力原來是這麼深厚，怪不得當年能鬧得天翻地覆。」心念一閃，立即提起鐵桿子一圈一點，疾點對方掌心。

他的大烟斗此時已經發紅，熱氣迫人，正好是對方的尅星，別說被點中會燙傷，就是給熱氣一迫也會受傷，因此，他急忙閃身繞步，一個盤旋，右手又發出一招，寒風更烈，但他這一掌，似乎已在對方意料之內，他一掌發出，寒氣乍起，迎面突然噴來一大團濃烟，視線已然不清了。

他吃了一驚，急忙揮手反躍，退後了幾步，只聽得常德安道：「這烟味如何？如果你是識貨的，該知道這是上等的好烟。」

「老匹夫，我跟你拚了！」

「拚就拚好了，何必罵人？來，來！」常德安口中說得輕鬆，心中却是暗驚，不知對方還有甚麼狠毒招數，不能不暗中提防。

羅保官正看得出神，嚴四已經再次出場挑戰，鐵扇三郎却發出一聲長嘯，似在通知同黨有所行動，羅保官發覺形勢有變，便搶着出場道：「姓嚴的，你來吧！」

「好小子，我正要送你上西天！」

「打過再說吧！」

「看招！」嚴四第一招便施出「五鬼推車」，搶擊羅保官胸膛，實在是欺人太甚。

他看羅保官不起，以爲他年輕又是文質彬彬的，即使會武功也是有限，所以不把他放在眼內，以爲三二招便可送他回老家去。

但是，鐵扇三郎已看出羅保官實在是個深藏不露的危險人物，見嚴四犯險，急囑他小心。

可惜已經太遲了，來不及了，嚴四聽到，手腕已被人家扣住，再一挺胸膛，連旁觀的人也聽到「卡」的一聲，原來嚴四的手腕已被拗斷了，痛得他狂號還沒掙扎，已給羅保官沉手一扯扯近，隨即橫掃一脚，加上向前一送，嚴四那裡還站得住了，被拋出近丈，在地上連翻帶滾，生死未卜！

鐵扇三郎大驚失色，情不自禁得站了起來，似要親自動手，忽聽得有微弱嘯聲傳來，他大吃一驚，知道援兵有變，不願久留，鐵扇一張，「拆」的一聲，陰風掌沈明與常德安先後發出慘叫，各自倒退向後。

羅保官無暇理會敵人，急忙照顧常德安，徐東明霍的衝出喝道：「鐵扇三郎，你想走了？你以爲這裡是客棧，要來就來，要走就走，沒有這麼容易！要嗎留下命來！要嗎把鐵扇留下！」

「廢話，滾！」鐵扇一揚，一連幾翻，翻得各人眼也花了，徐東明擋他不住，還有兩個人受了輕傷，被他衝了出去，但也留下了兩個人，他是嚴四、沈明。

徐東明他們追出大門外，見鐵扇三郎與另一個人已逃遠了，也不再去追，回到屋內，見死了兩個敵人，自己這一邊，只是常德安中了敵人的有毒暗器，傷得較重，却也無大礙，比較之下，還是敵人吃虧

較大，所以大家還是開心，談起來臉上仍有笑容。

鐵扇三郎這一次可慘了，他滿以爲可以大勝而回，不料死了嚴四與沈明，另一伙人原定作爲後應的，傷得更慘，十五個人死了十一個，其餘四個三個受重傷，一個輕傷，據輕傷者說：還是人家手下留情，存心留下他向鐵扇三郎報訊的。

鐵扇三郎聽來又驚又怒，因爲那人說：殺死他們這許多人的，竟與他在徐家園所見的常、羅二人一模一樣。羅、常所說被人誤會，確實可以相信，可是甚麼人會冒充常、羅二人呢？他不知道。

他搜查常、羅二人之後，曾再作調查，可惜得到的答案仍然如前，所以，他們才追踪到徐家園，據屬下所說，自己當然是受人愚弄，再次上當了。

鐵扇三郎目睹眼前一片慘狀，自己帶來十八個人，祇有兩個生還，其中一個還是受了輕傷。他連自己得力助手沈明及嚴四也死了，這一仗實在是敗得很慘。

鐵扇幫的精銳十去其八，留下的人已不多了，他不爲死者傷心，却爲自己的未來擔憂。

突然，他想起了一個人，忿然自語道：「好吧，我就是得不到，也不能讓徐東明這匹夫安枕，我非宰了他不可。」他叫那個受了傷的回去報訊，自己帶了僅能全身而退的錢五去找兩個人幫忙，至於重傷的那三個，他不過舉手之勞，就解除了他們的痛苦，那個輕傷者見了心寒，沒有依言回去報訊，自己溜了，這是後話不提。

徐家園這天還是相當熱鬧的，特別是那幾位另有目的的年輕人，看到徐家小姐既溫柔，又大方，心中已爲自己繪了一幅美麗的前景。

徐家小姐叫淑蘭，她陪着侄兒向大家敬酒時，非常大方，談吐得體，切合身份，絕無一般富家小姐的習性，所以，老一輩的人也讚她。

常德安傷毒未消，仍需休息，不能參加盛宴，要羅保官獨自去參加宴會，目的是要結識徐小姐，要是他不去，便對不起他的爹娘了，羅保官無法，祇好去參加，可是心中記掛着老爹，無心投身酒宴熱鬧，也未注意徐家小姐的風韻，甚至徐家小姐逗他說話，他也冷冰冰的，惹起其他年輕人的不滿，出言責備，他祇好向徐家小姐道歉，並且，在酒過三巡之後便告退了。

「他是怎麼啦，好似不太高興。」徐淑蘭向一個姓方的青年查詢，姓方的受寵若驚，回答得唯恐不詳，她聽後，稱讚羅保官道：「這麼說，他倒是一個很厚道的人。你跟他很要好吧，這個朋友你交對了，你眞有眼光。」

「過獎，徐小姐，妳過獎了！」姓方的高興極了，其實，他也沒有聽清楚她讚的還是羅保官呢？

徐淑蘭對各位來賀的青年都是一視同仁，都稱呼他們爲「大哥」。

徐淑蘭請姓方的年輕人代勞通知，她要去探望常德安，姓方的又高興了，急急遵命效勞。

常德安仍然被安置在左邊的睡房，似乎和羅保官說甚麼話，聽到了脚步聲才停了。

房門是虛掩的，羅保官聽到有人來到門口，便問：「是那一位，有事嗎？」

「是羅兄嗎？常伯伯，好點沒有？」姓方的問道。

「方兄有心，好多了，剛睡着，有甚麼事？」

「徐家小姐要來探望常伯伯，先要我來招呼一聲。」

「方兄，請代我婉謝了吧，這怎好意思要勞動徐小姐，況且，伯伯又睡了，他好不容易才睡着。」

「羅兄不必客氣，我是誠心誠意來拜望伯伯的，他老人家睡了那不要緊，我看看，是不會擾他清夢的。」徐淑蘭在羅保官未說完已經出現了，她來得好快，在此情形之下，羅保官祇好請她入房去了。

房中充滿藥味，姓方的眞想退出房去，但他見徐淑蘭若無其事的入了房中，悄悄的站在床邊，彎着腰，凝神注視常德安的臉色，羅保官站在她身後邊，姓方的站在後面。

房內很靜，沒有絲毫聲響，片刻之後，羅保官請徐淑蘭坐下，姓方的此時應該是離去，但他仍然留戀着不想離去。

羅保官現在才注意到徐淑蘭的美態了，他直視着她，她承受着，報以微笑，低聲道：「謝謝你，羅兄，謝謝你的幫忙，因爲我，連累你招來了很多麻煩，我眞不知該怎麼說才好，現在更害得伯伯受了毒傷。」

「妳這是甚麼意思，我不明白。」

徐淑蘭道：「那紅貨是我保的，送去救災的，他們却誤會是你，詳細情形，將來再告訴你。」

「徐小姐，我有一句話，不知道該說不該說，我很想知道，又怕太唐突，不好意思。」

「不要客氣，說好了。」

「那我就不客氣了。」

「你請說吧！」

「似乎我們曾經見過面？」

「你眞這麼想？」

「我相信不會錯，那一天，救了我和老爹的，就是妳，還有另一位。」

「你看到了？」她沒有慍色，却有點狡猾，得意地笑，似在捉弄對方。

「我祇是見到側影及背影？」

「你就能這樣的肯定。」

「我相信不會錯，可是？」

「好厲害的眼力。」她稱讚，雖然沒有正面承認，也等於承認了。

他們的對話，姓方的聽來很不舒服，怎知聽下去，更叫他心痛，聽得徐淑蘭說：「其實，應該謝的是我，你眞不愧是個大丈夫，能屈能伸，我衷心的佩服。羅兄，不是我自己誇口，我是不容易佩服一個人的，但對你，我眞是衷心的佩服，眞的，我不騙你，比如我，我就辦不到了，無法學你這樣。」

「徐小姐，妳都看到了？」

「我是找到了，我以爲你不會同意的，你却同意了，當時，我還以爲你是膽怯，徒得虛名，未必眞有實學，才會如此，可是早些時，聽方大哥他們說，你祇一招就收拾了嚴四，我才知道是自己猜錯了，羅兄，你可知道嚴四的來歷麼？」

「徐小姐知道？」

「聽人說過。」徐淑蘭說：「嚴四原本不姓嚴，是姓言，名孝心，怎會改名嚴四，我不清楚，我祇知道他一掌打出有五百斤力，足可碎石，可是你受了他一掌，竟然無動於衷，反而把他的手腕拗斷，把他摔死了，這份功力，相信我爹也不外如是，但你年紀和我相若，這就很值得我佩服了。」

「徐小姐，妳眞會說話，我謝謝妳，我的怯懦，也被妳說成了英雄了，我聽了，眞覺得臉熱了，可是妳……」

「我？我怎樣？很笨？不會說話，是不是？」

「不，妳很會說話。」

姓方的給冷落了，他自然坐不下去，先行告辭了，他不願看，更不願聽他們的對話。

「他終於走了，我以爲他會坐到生根的。」她俏皮地笑了。

「他很幫忙人，他也算得是個……」

「保官，你跟誰說話？誰來了？」常德安似睡中剛睡，打斷了羅保官的話頭。

「常伯伯，是我，淑蘭，你覺得怎麼了？」徐淑蘭比羅保官回答得快。

「嗯，是賢侄女來了，坐，坐，伯伯起不來，眞不好意思。」

「起不來就躺着好啦，又不是醉酒，有甚麼不好意思。」徐淑蘭說時已經站起來，靠在床邊了。

「妳呀，長得這麼高大，比過去漂亮多了，還記得伯伯的錯處，眞是的，妳怎麼啦，跟保官可談得來？」

「他是個大英雄、大丈夫，我佩服得很呢。」轉口又問：「伯伯，你到底受了甚麼傷？傷在那裡？」

「傷在頸下左肩，現在沒甚麼了。」

「傷在背後，你那時背向敵人？還是……」

「不，我面向敵人，我與沈明……」

「不，伯伯，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背後是鐵扇三郎他們。」

「不，我老爹背後是自己人，除非敵人的暗器會迴旋，但這暗器很直，又不像！」羅保官說。

「這麼說，伯伯是給自己人暗算了，可查出是誰幹的？」

「倒沒有，我說不會，保官總是不信，不肯離開我，怕我再受暗算。」

「那暗器呢？丟掉了？」

「喏，這不是！」羅保官把包在紙裡的一枚帶有毒的暗器解開。

「啊！這就是了。」徐淑蘭失驚地叫，神色大變，和早先的安詳鎮定大有區別，羅保官本能地看她一眼，他心中也泛起了疑雲。他想到她來探望可能是個藉口，看看這枝暗器才是眞正的目的，如此一想，對她的態度也冷漠了。

羅保官的態度轉得快，也很突然，徐淑蘭馬上就發覺了，但她並不表露，祇撥弄那暗器，自語地說：「奇怪，怎麼是一模一樣的，難道竟是他幹的？這就太可怕了，不，不可能，不會是他！」她口說不會，心中却害怕眞的會，也懷疑眞是她擔心的一個人幹的。

羅保官冷靜的看着她，不曾插嘴，常德安道：「賢侄女，你千萬別胡亂猜疑，我看不會有人眞要害我，第一，這暗器根本不是我們的人發的，他們從來未有此歹毒暗器，第二，就算是他們的，也不是存心害我的，可能是暗中幫我，目的是射殺陰風掌沈明，可惜我移動了位置，結果射中了我。」

「伯伯，你這想法也有可能，但一個擅用暗器的人，他的目光、腕力、指力、斷判也曾受過訓練，不會輕易如此出錯的，而且，使有毒的暗器更不該輕率，還有最重要的，會發暗青子的人，他的身上必有解藥，既然錯手就不會不理，現在並無人送出解藥，可見此人不是無心之失了。」

「他或者不想被別人知道？」

「伯伯，這關係着一個人的生死，是不應該有或者的！」

「可是我並沒有死。」

「這是另一件事，這只證明你內力深厚，與羅兄施救得宜，事前無人敢如此肯定的，如果眞是錯手，絕不會一錯再錯，而且見死不

救的。他不送來解藥，目的是希望你死，你不死，他只會感到失望，絕不會高興。伯伯，我同意羅兄的想法，這個人未必就此放手，你還要小心提防，伯伯，你要聽羅兄的話，要小心呀！」

「你們就好像預先商量過似的，你們眞是心有靈犀，都是同一個的想法！」

徐淑蘭本來神態已回復了自然，現在給常德安一句「心有靈犀」的話，說得粉臉一紅，本能地微微低頭，但又情不自禁的偸偸瞟了羅保官一眼，恰巧羅保官也在看她，不覺四目交投，急急的又移開目光，她說：「伯伯，你好好的歇息吧，要甚麼可以叫我拿來，有羅兄在這裡，我也可以放心了！」她這時站了起來。

羅保官送徐淑蘭出門口，她解下一根銀簪遞給他，道：「等會有人送東西給伯伯吃，你都要用這根銀簪試試，簪若變色，千萬不可吃，記住，提防暗算！」她說完話，不待他回答便朝他笑笑悄然走了。

羅保官目送徐淑蘭遠去之後，才轉身關上房門，凝視着她送給他的一根銀簪，細忖她所說的話。

這時候，姓方的青年也目送徐淑蘭離開常、羅睡房之後，悄然回去他自己的睡房。

姓方的這個青年離開常、羅二人睡房的門口之後，後悔了，他恨自己愚蠢，爲甚麼自己要離開，給徐淑蘭與羅保官二人有在一起的機會，他也不好意思再回去了，但心中却有各式各樣的想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以守在外邊監視，直至徐淑蘭離開爲止。

晚上，徐淑蘭再來看，常德安已經好了七八成了，他要給徐、羅二人有相處的機會，所以叫他們出去走走，他要睡覺，他們二人見他已經沒事，也放心了。

出了後園，走着慢步，徐淑蘭突然站住，目注羅保官道：「羅兄，日間當我見到傷害伯伯的暗器時，你諒必注意到我的神色不太好吧？你猜，我想到甚麼人？我是想到我爹！」

「甚麼，妳說甚麼？」

「我懷疑是我爹幹的。」

「妳，妳怎能這麼想？」

「我見過我爹的暗器，他是收起來的，我有一次無意看到的，當時我就覺得奇怪，爹爹怎會有這種暗器，那時，我還不知道有毒，但印象甚深，至今未忘，所以，今天一見就想了起來！」

「徐小姐，妳眞懷疑妳爹？」

「嗯，我覺得可怪，他的記憶似乎很壞，過去許多事似乎都忘記了，有時，我眞懷疑他不是我爹！」

「徐小姐，妳……」

「羅大哥，我叫淑蘭，你叫我的名字就行啦。」

「淑蘭，妳如不說，我不便提起，我也覺得妳爹有點陌生，據老爹說，我爹跟妳爹有極好的交情，連老爹都稱呼妳淑蘭，但妳爹却一直稱我爲世兄，而且，從未問及我爹的健康，這是甚麼原因？」

「羅大哥，你當然也聽說過我爹意外獲得一卷『修明圖譜』後，曾有神秘人物偸入我家意圖竊取。」

「我聽說過，是老爹說的，但不知眞假？」

「這倒是眞的，不過，我爹並沒有把它翻閱，他把它給了我，這是外人不知道的事，連我哥哥也不知道！」

「妳爲甚麼告訴我？」

「我是要你知道，我懷疑我爹是有理由的，因爲，他似乎忘記了是他親自交給了我，仍在找尋……」

「嗯，對了，這麼說來，他眞有可能不是妳爹，我還以爲他是怕被人盜劫，才把珍寶藏到山洞去。原來他是個冒牌貨，這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只是，徐世伯在哪裡？他又是甚麼人？」羅保官沉思自語着。

徐淑蘭聽得愕然，說道：「羅大哥，你說甚麼？」

「我想起了一件事，是昨晚發生的。」羅保官把昨晚所見盡告訴給徐淑蘭，徐淑蘭聽得十分激動，悲傷淚下，擔心老父的安全，馬上就要去找冒充的爹爹算賬。

羅保官急忙勸道：「妳千萬不能衝動，須知這件事事關重大，如果我們猜錯了，會使妳爹爹傷心，若他眞是個冒牌的，也會打草驚蛇，而且，妳爹的下落他必然知道，他可以用妳爹的安全來要挾我們，我們就無法反抗了，淑蘭，妳聽我勸，我們要鎭定，冷靜的與平時一樣，千萬不能妄動。」

「羅大哥，我心亂得很，你出個主意吧，我是會聽你的。」

她變得十分溫順，靠在他身邊，他則滿懷保護弱小的豪情安慰着她，兩人的距離縮短了，感情也增進了。

他在想，她沒有出聲，四周很靜。

突然，一道人影由他的眼簾閃入，他本能地快速扶起她，低聲道：「妳看，他又去了！」

「是他？我們跟踪他！」徐淑蘭陡然站了起來。

「由他去吧，你們跟我來。」有個人悄沒聲的出現在他們的面前，來得非常的突然，徐淑蘭一驚，一個「誰」字才出口，已經連進三招

了，但都被對方避開了，不過，對方却讚道：「好俊的功夫，保官，你以後好好的向這位姑娘學習。」

「師父，你來啦，淑蘭，快別動手，過來見過我的師父！」

「保官，你又忘了啦，我叮囑過你多少次了，怎麼總不記住。」

「是，六子哥，淑蘭，這是六子哥，是我師父兼朋友，六子哥，這位是徐大俠的女兒徐淑蘭小姐！」

「有其父，必有其女，强父手下無弱女，果然身手不凡，剛才要不是姑娘手下留情，我可要衣破血流了。」

「失禮了，剛才不知是自己人，多多得罪！請予原諒。」徐淑蘭偸望了對方一眼，只見他年不過二十五六歲，竟然作了羅保官的師父，又能輕易避過自己的進攻，身手着實了得，不禁十分的佩服。

「徐姑娘在這裡，再好沒有了，我原是替你們送消息來的，要保官代爲告訴妳，現在不必了。」

「有甚麼事，六子哥！」

「據我所知，三天之後，即是二十三日，或者晚上，會有一幫實力甚强的邪惡派高手會到這裡，目的是向徐大俠奪取『修明圖譜』，你們必須在這三天之內，將這裡一些人疏散到安全地方去，然後佈置待敵，這事做得要秘密，要快，至於徐大俠的下落，交給我去找好了，你們不必再理，我走了。」

「六子哥，我們只有幾個可用之人，只怕寡難敵衆，六子哥，到時你可要來助我們一臂之力！」

「你忘了，戰爭之道，本無固定不變之法，國戰如是，私鬥亦如此，强者力服，弱者智取。你們好自爲之是也。」

六子說完，飄然而去，似乎十分放心，徐淑蘭却甚不放心，道：「保哥，我對你的六子哥不了解，請你別怪我擔心，不知他去找我爹，會不會找到？」

「這個我也不知道，恐怕六子哥自己也難知道，不過，他交遊廣，朋友多，而且，各式各樣的朋友都有，他實在比我們更有辦法。他答應去找，比我們更有把握，淑蘭，妳放心吧，妳相信我，他不會說過不算數的！」

「我當然相信你，我要是不相信你，怎會跟你說這樣的話，保哥，我們回去吧，看看常伯伯睡了沒有？」

＊ ＊ ＊

翌日，徐淑蘭暗中安排了一些事情，神不知，鬼不覺，連她爹爹也瞞過了。

午後，來徐家喝喜酒的客人有一批告辭了，有目的那些，未有結果自然不會去，同時，徐淑蘭對他們的態度仍沒有變，若即若離，弄得他們如同吃鷄肋，姓方的對羅保官最爲眼紅，他會挑撥的告訴大家，希望大家一齊向羅保官施壓力，迫他離開。

到了第三天，也就是將有邪派高手向徐家園進攻的前夕，姓方的約同大家討論了半夜，決定天亮之後就找羅保官。

就在這一夜，六子來了，他找到了徐淑蘭，對她說：「幸不辱命，找到徐大俠了，他給人家禁制了穴道，現在已經沒事，明天，大約可以和妳見面了，他問妳的修明神功練得怎麼樣，明天可有把握？」

「這是一幅地圖，他說，妳看了自會明白的，託我交給妳，叫妳放心，我還有事，不等保官了！」他把一幅地圖交給徐淑蘭，然後離去。

徐淑蘭展開地圖，果然，認出是爹的手筆，細看了一遍，立即去找羅保官，羅保官正把一包東西紮起來，她問：「你怎會有這東西，從那裏弄來的？」

「我買回來的，我想，除了這辦法，很難應付得了。」

「你打算把它埋在那裏？」

「我想過了，你看。」他拿出一張剛繪好的草圖，徐淑蘭看得暗暗點頭，因爲有好些地方，正如她爹繪的一樣。

「怎樣？」羅保官問。

「你先看看我的。」她把爹爹的繪圖給他看，他笑說：「到底妳比我更熟悉，就照妳這幅吧！」

「這是我爹繪的，你當然比不上我爹熟悉。但已比我勝得多了！」她把六子送來的消息告訴了羅保官，他也替她高興，情不自禁的把她擁抱住了。

二人親熱了一會之後，立即按圖處理，直忙到了五更鼓響，天快亮了，才算完畢，自然，又免不了親熱一番。

年輕人總是熱情的，在人前也難以掩飾，兩人忙了一夜，未曾瞌眼過，却不覺得困倦，但看在姓方的眼中，就覺得他們過份了，他們不敢向徐淑蘭開口，便去找羅保官。

羅保官聽完了他們的話後，說：「不管你們怎麼說，我們總是朋友，我勸你們馬上離開，越快越好，因爲說不定今天，或是晚上，就會有一羣殺人不眨眼的惡賊到這裏來，你們現在走還來得及避開，要不，生命難免有危險，你們不妨細細想想，早點決定！」

「哼！好卑鄙，你以爲這樣就可以嚇得倒我們？你看吧，如果眞有人來搗蛋，哼！我不要他好看才怪。」

「你想嚇走我們，留下你一個

人，是不是？」

「你們不聽勸告，可別後悔！我睏極了，要睡覺了，最後，讓我再說一句，你們要好好地考慮，不要後悔！」

「我偏不信！」

「哼！你以爲我不知道，我早就知道了，你怕我們會妨礙你跟徐小姐相好，所以希望我們走，辦不到！」

「何必理會他，徐小姐不過因爲探望常前輩，才讓他多點機會見到她的面，他就以爲鴻鵠將至了，眞是不知羞，三分顏色當大紅。」

「我勸你們呀，要命的馬上就走，不想死的，就該趁早歇息，養足精神，準備晚上殺個痛快，要是這樣夾纏不清，浪費精力就等於自殺，你想死，我可還不想呢？要吵，到外邊去，莫來吵我！」

各人見他發怒，下逐客令，更加氣忿，有人出惡言，有人甚至緊握拳頭，爲了女人，他們是有膽幹出任何事情來的，而且，在別人面前，誰肯認兒子？就算丟了性命，也要表現自己的英勇，以爭美人青睞，爲此，有人帶頭握緊了拳頭，自然就有人相隨了，於是氣氛緊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羅保官看了他們一眼，忽然改了主意，道：「剛才我說的全是眞話，你們不信我也沒法。這樣好不好，我們如果現在就動手，實在太丟人，就是勝了，也未必獲得徐小姐芳心，傳了出去，說我們爲了一個女人而大打出手，更是貽笑大方，我看不如這樣吧？……」

「怎樣？」

「說吧？怎不說下去？」

「有話快講，有屁快放！」

「別吵，讓他說吧！」

「好，你說。」

幾個人爭着說話。

羅保官道：「我的方法很簡單，你們既然不想走，不如利用今晚作一個比賽，看看誰表現得最好，自然會獲得徐小姐讚賞，你看這方法怎麼樣？」

「如果今晚沒有敵人來怎辦？」

「對了，我就不相信他的鬼話！」

「好在是今晚，爲時不遠，即使是假，也容易見功，若果他眞是說謊，我們明天找他算賬也不遲，不怕他會飛上天走了。」

「對，我們就放他一馬，看他又出甚麼詭計來了！」

各人終於接受了羅保官的建議，但羅保官還怕他們大意，釀成不必要的傷亡，所以在他們離開時，再提醒他們，對他們說：「你們不管怎麼想，必須好好的準備，小心提防敵人偷襲，這是我給你們的忠告，你們可別和自己過不去！」

「不用假惺惺，我們自會小心！」

「別理他，走！明天再找他算賬！」

各人紛紛走了，羅保官了結了一件心事，他也放心睡了。

* * *

晚上，初更鼓過後不久，羅保官和徐淑蘭兩個並肩携手在徐家園周圍巡視，姓方的一羣人都看到了，無不氣憤塡膺，情緒激動了，一個姓何的忍不住走了過去，大聲道：「徐小姐，他是個騙子，妳千萬不可相信他的話！」

「何大哥，你錯了，他不是騙子，他說的全是眞話，你快去通知大家，敵人大約在三更一響就會到了。」

「徐小姐，妳是開玩笑嗎？」

「不是，我希望你們能幫我，明白嗎？要小心，三更鼓響，敵人就來了。」

「是，我去通知大家。」姓何的見徐淑蘭說得嚴肅突然感到害怕，並且十分後悔，他根本不是一個英雄，不過不相信羅保官的話，不信眞有敵人來，便想冒充一下英雄好漢而已，並非眞有膽量跟邪派人物動手的，因此，他匆匆向姓方等轉達，於是，把他們都嚇壞了！

先前，各人都要逞英雄充好漢，不肯離開，此刻想走却嫌遲了，他們怕在路上碰上敵人，倒不如在徐家好一點，他們在無路可走的時候，只好以一死相拚，圖個虎口餘生。

二更了，更鼓遠遠地傳來，跟着狗吠聲也有了，一聲聲一串串，由疏而密，由遠而近，徐家園的人個個變得異常緊張。

姓方的跟姓何的在一起，姓方的說：「何施，你聽聽，是不是眞的來了！」

「方志杰，你害怕？」何施反問。

「有一點，你呢？」

「也有一點，等一會如敵人不發覺，我們是最好別動手。」

「當然，我是不會先行動手的。」

「就怕……嗯！來了，別出聲！」

方志杰道：「眞的？在那裏？怎麼我沒有看見？」

「是在這一邊，左邊。」

「嗯，眞是來了。」

他們二人發抖，話聲也變了，但在另一邊的徐淑蘭與羅保官發現了敵人，情況就不同了，他們咬牙切齒的狠狠道：「狗東西果然來了，且看你這羣狗東西如何活着出去。」他們沉住氣，等敵人來近了才動手，但是，別的人却沉不住

氣，衝出去了，敵人知道對方有備，心理上也有了準備，不容易上當。

「他們眞累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徐淑蘭抱怨地道，表示了她的不滿。

羅保官勸慰說，這到底是朋友們的一番好意，不該抱怨。

「我知道是他們的好意，但好意却僨事了。」她還是心中不高興，因爲她早已告訴過大家不可輕舉妄動，要等敵人深入了才可以動手，把敵人一舉殲滅，大家都表示要等她的暗號才動手的，怎料他們都忘了變了。

原來他們都是成名人物，屬於前輩，不甘受人指揮，因此才有提前動手之事發生。

雙方展開了打鬥了，又是黑夜，雙方的人又多，打起來只有各自爲主的打法，別人是很難照顧的。

鐵扇三郎請來了三個高手，都是綠林中山大王，還有他們的一批大小頭目。

恰巧是三十人，鐵扇三郎原是希望一舉成名的，照此情形看，當然是難了，於是，他四處兜截，周圍亂竄，希望找到他的仇家羅保官報仇雪恨。

羅保官已看到他了，見他四處殺人，若不加以制止，只怕不知還要有多少人要喪命在他的手中，因此，便躍了出來，喝道：「鐵扇三郎，不要走，快來受死！」

鐵扇三郎聞聲知人，哈哈大笑道：「好小子，我正怕你跑了，原來你還迷戀着那小丫頭捨不得走，這實在太好了，來，來！我們決一死戰！」

鐵扇三郎大聲說話，超乎事實的需要，羅保官並未注意，可是，雙方一交手，就有人陰惻惻地說：「好帥的功夫！怪不得口出狂言，要消滅我們兩湖三煞，三郎，你放心好了，我替你押陣！」

「焦二爺，你替我掠陣好了，你看住他，別給他跑了！」

「你放心，有我在，他跑不了！」

「好，那我就放心了，」鐵扇三郎口中說着話，但手脚却不慢，一輪快攻，手中長扇大開大闔，開時寒風狂刮，扇影蔽天，扇緣似金似鋸，合時似筆似劍，疾點如驟雨，每一招都點向羅保官的穴道，看得焦二爺叫好。

可是，羅保官一劍在手，使得雖不快，却照顧得十分週到，遮蔽了全身穴道，鐵扇三郎的攻勢不管有多快，攻到那裏，都碰到羅保官的劍勢，被擋在身外，攻不進去。

焦二爺看得不順眼，道：「三郎，你讓我來吧！」他一拉鬼頭刀，就加了上去，但是，鐵扇三郎並沒有退出，他仍然在攻，實行以二攻一，合力夾攻羅保官。

羅保官沒作聲，沉着應戰，以一敵二，依然守得極穩，焦二爺亦奈何他不了。

酣戰中，羅保官似乎力不從心，劍勢一斜，露出破綻，鐵扇三郎反應奇疾，馬上就乘隙進迫，鐵扇三郎猝施殺手，疾點羅保官的「期門穴」。

羅保官受驚，迫得向右躍開廻避，落足處似乎不穩，竟然失足，身形一斜，跌將下去，焦二爺一喜，趁勢一刀砍下，鐵扇三郎也一按機關，射出他扇內的六枚暗器，要置羅保官於死地。可是不知怎的，焦二爺一刀砍下，對方踪影全無，劈空了。

鐵扇三郎一聲「哎喲」驚叫聲猶未了，焦二爺大叫了。

原來鐵扇三郎那六枚暗器作扇狀形射出，因失去羅保官的所在，焦二爺又俯身進招，其中兩枚暗器竟射在焦二爺的手腕及肩頭上。

焦二爺大叫，羅保官似乎未了解地說：「我還沒有傷着你，你鬼叫甚麼？」

「臭小子，剛才不是你發的暗器嗎？」

「你胡說八道，你中的是鐵扇三郎毒暗器，若不快醫治，馬上就要毒發身亡了！剛才你耀武揚威，現在該接我幾招了！」

羅保官揮劍如刀，大開大合的劈了下來，出手不算快，但却氣勢迫人，焦二爺手腕與肩頭漸感發痳，難以用力，知道確是中了毒暗器，心中更驚，邊問鐵扇三郎，他承認了是錯手，並要給他解毒，爲他治傷，但羅保官攻勢凌厲，招連招式連式，焦二爺根本應付不了，如何抽得空來療傷？

他驚急之下，失措難免，已中了羅保官之劍，他高叫大哥、三弟，果然有人應聲而來，焦二爺說鐵扇三郎用暗器傷他，叫他們向鐵扇三郎索取解藥替他療傷。

老大老三都誤會了老二的話，指責鐵扇三郎恩將仇報，羅保官即加緊攻勢，殺了焦二爺，急攻老大，口中並說：「鐵扇三郎，你不要怕，老二已經死了，我對付這個人，你去收拾老三，就不怕他們將來報復了！」

老大厲聲喝道：「臭小子，你與鐵扇三郎原來是一夥的！」

「老三，我們這一場演得不錯吧！」

「老大，你別聽他這小子胡說八道，他是存心……」

「鐵扇三郎，你還怕甚麼？難道你連老三也怕？今後兩湖是你的，徐家園是我的，你還怕甚

麼？」

「好呀，鐵扇三郎你這狗賊，竟敢出賣我，老三！別把他放了，我們要替老二報仇，哎喲，老三，走！」老大受了傷走了，老三那還敢留？

羅保官大聲叫道：「三郎，快追，別給他們逃走了！」

鐵扇三郎暗暗叫苦，却不敢留下來。老三跑了，他也跑了，還繼續向老三解釋，老三更相信羅保官的話，他聽到羅保官的話遠遠傳來：「三郎，窮寇莫追，快回來吧！諒他們也不敢……」跑遠了，再也聽不到羅保官的話，同時也發覺鐵扇三郎沒有追來。

他不知鐵扇三郎是怕老三不信他的話，要替老二報仇，他就難以應付老三老大的攻擊了，所以不敢再追去，却以爲鐵扇三郎是眞個聽了羅保官的話所以留步。

因此，老大、老三更相信羅保官的話，肯定鐵扇三郎是和羅保官一夥的，存心誘騙他們到徐家園去的。

再加上徐家園早有準備，他們越想越認爲被出賣，於是，決心要找鐵扇三郎替老二報仇了。

這一晚，來的共有三幫人馬，鐵扇三郎與兩湖三煞是最强的，人數也是最多的一幫。

打伕、武功，人數當然是十分重要，但是，鬥志也是最重要的，若無鬥志，人多亦無用，偷襲徐家園原非預先約定，但却碰在一起，爲了怕落後吃虧，所以各人爭先，可是在兩湖三煞被擊敗逃亡之後，其他人的鬥志就受到了極大的影響了。

首先是人數突然減少了，其次是羅保官加入了戰鬥，他勇如猛虎，振奮人心地告訴說，兩湖三煞已經死了老二，重傷老大，老三逃了，他請大家放心，等一會兒徐大俠就到了。

又說鐵扇三郎已經改邪歸正了，追擒兩湖老大、老三去了，也許快要回來，這些話起了兩個作用，振奮了自己人心，恐嚇對方敵人，在此長彼消之下，徐家園方面士氣大增，對方則大受影響。

徐淑蘭一直未有出現，這時出現了，她也是一頭比老虎更勇猛的戰將，甫入鬥場，立即就斃了兩個敵人，聲威更盛。因此，來襲者能夠逃生的便紛紛的逃走了，再也不敢多留半刻了。

一場夜戰結束了，擊斃了五個敵人，輕重傷的八個，死傷合計十三人，死的抬出去埋了，傷的給予醫治，待遇不錯，大出傷者意外。

徐家園這一邊死了一人、傷了四人，數量比對方少了許多，但因爲是朋友，所以大家都心情沉重。

方志杰、何施兩人曾經目擊羅保官勇挫兩湖三煞老二，就是鐵扇三郎也實在無法比得上羅保官，難怪徐淑蘭對他特別好感。

但是，他們並不因此而消除妬念，相反的他們更恨羅保官。因爲，他早些時還小看這羅保官，認爲他只是靠一張面孔才贏得他們，亦就是說，妬念更濃，愛恨交集，因此，他們把心一横，頓生歹念，要設法謀害羅保官，除去這眼中釘。

戰事已經結束了許多時，才看到徐東明飛快地趕了回來，神色驚惶的詢及早先所發生的事，各人爭先稟告，他聽了臉色才略見好轉，但似心神不寧，很少說話，回到內宅之後，便傳見女兒徐淑蘭，向她再次查問敵人來襲經過。

徐東明在書房內沉思踱步，雙手背負，腰背微俯，聽到脚步聲才微微抬頭，祇說一句：「淑蘭，妳來了，坐下，把剛才發生的經過詳細告訴我！」

徐淑蘭本來對這個爹有所懷疑，態度一直很冷淡，此刻知道他根本不是自己的爹爹，只是個冒充的，感情就甚壞了，她非常艱澀的叫了聲：「爹！」便接不下去了。

不過，話總得要說下去，她半假半眞，有假有眞的談着，心中却惦念着羅保官，因爲她在惡戰之後，還不會和羅保官見過面，不知道他有沒有受傷。

「妳覺得羅保官眞的這麼好？我看他外貌是長得不錯，但武功未必眞有這麼好，妳是不是因爲喜歡他才特別稱讚他？」徐東明微笑地說。

但徐淑蘭却看出他目光不定，似有惡意，不由得芳心一凜，暗爲羅保官擔心，便趁機撒嬌的說：「爹，你總是笑人，我不說了。」她站起身。

他笑說道：「算了，妳大約又想找他吧，鬧了半天，妳也該歇息了，明天再見吧！」

「我走啦！」徐淑蘭走向門口，徐東明送她，她剛走到門口，陡覺勁風襲背，心頭一凉，一晃肩，身子斜閃，不撲出門外，反而繞進房內，目光到處，看到徐東明正在撤掌，不由的大爲震怒，也暗暗慶幸自己這一年來苦練沒有白費，假如在一年前，她就絕不會發覺了。

徐東明若無其事的一笑說：「不錯，反應甚佳。」

「哼！你想不到吧。這一年來，你以爲自己很聰明，但是，你想不到的，你找不到，我却早就見到了。」

「甚麼？妳說甚麼？」

徐淑蘭道：「我說你找不到『修明圖譜』，是不是？」

「你怎知道我找『修明圖譜』，又怎知道我找不到？」

「別人會不知道，我却知道，你還不明白？」

「這麼說，是你偷了，是不是？」

「你想想，再說一次。」

「我是說，妳偷了『修明圖譜』。」

「不錯，『修明圖譜』是在我這裏，但你却說錯了，不是我偷的，是我爹親自交給我的，要我自己去練習，你想不到吧！

「你假冒我爹，想來找『修明圖譜』，你以爲我不知道，我早就看出來了。不過，我一直未知道你是甚麼人，也未查出我爹的下落，更因爲我未將『修明圖譜』的神功練好，所以，我只詐作不知道，其實你也眞笨，我長期住在外婆處不肯回來，對你又那麼冷淡，你却不發覺，不知道自己已露出了馬脚，早給我看出來了！」

徐東明被氣得頸現青筋，臉色鐵青，目露兇光，有如毒蛇震怒，似要噬人，那兇光是可懾人心魄，看在徐淑蘭眼中，儘管她膽子極大，也感到心頭打戰了。

「妳現在學會了『修明圖譜』中的神功了，哈哈哈，妳以爲這樣就可以威脅我了？妳且接我一招看看！」徐東明一掌發出，掌風勁銳，集中一綫，直射向徐淑蘭丹田，她冷笑一聲，身形一沉，一掌硬接來招，一掌反擊對方，居然把對方的來勢消於無形，而反擊的一掌，更把對方迫退兩步。

「怎麼，這就是『修明圖譜』神功了，不錯吧？」徐淑蘭滿臉笑容地道。徐東明冷冷的注視着，一步一步的向後退，突然伸手一按，三度鐵門突然落下，快如閃電，但是，徐淑蘭尖聲嬌笑，影如飛烟，自鐵閘中飛了出去。就在懸身空際，已發出雙掌，直向徐東明頭上擊下，掌風籠罩在他四周，他只覺情形不對，馬上穿窗疾走，逃了出去。

徐淑蘭追踪而出，只見四野靜寂，那還有徐東明的影子。她以飛快的身影繞走全園，仍無所獲，只好作罷。

徐淑蘭在此情形之下，無法再躭，於是便去找羅保官，把經過情形告知他，他雙眉一挑，道：「淑蘭，你不該這樣衝動，幸而妳沒有事，如果受了傷，多叫人心痛！」

她心頭感到發甜，故作不服地說：「你眞的這麼關心我？」

「現在不提這些，妳先去睡覺，午後我們再談。」

「不，我不睏。」

「不睏也要睡，走！要不就睡在我這兒，我給妳看風。」

「睡在你這裏？你想呀，我才不睡，你也歇息吧！我午後再來找你！」她嫵媚地一笑，扮個鬼臉，一閃就出去了，羅保官看着她的背影發呆。

這一天許多人都告辭了，告辭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怕敵人再來，不願留下來再冒這個險；二是徐東明不願與他們見面，以爲輕視他們，故意冷淡他們。覺得主人既然如此，又何必賴着不走，有此想法，於是便走了許多客人，留下來的只有不到十個。

留下來的都是與徐家感情較深的，他們有人直向徐淑蘭抱怨，指責她爹爹的不是。

徐淑蘭不便直說，只好替爹爹撒謊，爲爹爹受過。

到了黃昏時候，徐東明在一個三十多左右的漢子陪同之下，在徐家園出現，各人覺得他似是徐東明，但又不像徐東明。

徐東明呵呵地笑，和老朋友招呼，並把自己受困經過告訴了大家，衆人這才駭然，徐東明說，不出幾日，估計敵人必定再來，他勸朋友們離開，免受池魚之殃，朋友們如何肯聽，他們一致表示，要留下來與敵人一拚。

過了幾天，果然有消息傳來，敵人要進擊徐家園。據消息表示，這次敵人之中有好幾位一流高手，人數也不少，恐怕有二三十位，他們的決定是要血洗「徐家園」，要盡毀徐家園，要斬草除根，要徐家園無重生之日。

這消息刺激了大家，使大家無比的惱怒。

這消息尤其是氣壞了徐淑蘭和羅保官，這兩位年輕人，他們這幾天來都在一起，當然有時還談情說愛，兩人正浸淫在愛河的甜蜜中。

但是更多時候，却是共同鑽研武功，互相練習。因此，情感固然大進，功力也進展神速，雖然爲時不過幾天，進境却比得上別人練了幾年。他們都想找個機會一試，是以聽得敵人要來，便磨拳擦掌躍躍欲試了。

轉眼又過了兩天，敵人來襲的消息更準確了，徐東明把女兒與朋友一起邀約到了客廳，先告訴大家，敵人當天晚上便要到來，可能在二更或三更。

他說着，把一幅地圖擺在桌上，按照圖中的記號，逐一告訴大家那兒是陷阱，那裏埋有火藥，叫大家記清楚，然後再帶着大家到各處實地觀察，以便和敵人動手時有所提防。

時光過得眞快，轉眼已經過了午時，跟着又過了未時，太陽如火，天氣熱得很厲害，連狗也吐出了舌頭喘氣，人當然也感到炎熱，但是，徐東明、六子、羅保官、徐淑蘭等人都因爲內外兼修，寒暑不侵，雖在大熱暑天，仍然處之泰然，集叙在一起，縱談古今，把時間忘記了。

天黑之前，各人已經作好了一切準備，六子和徐東明在一起，徐淑蘭和羅保官一同，常德安早已復原，他和喬志偉、余伯贊三人一夥，其他的人又分爲兩夥，吃飯之後，便各就各位等候敵人來到。

二更鼓響，狗吠聲頻頻，由疏落而緊密，羅保官捏了徐淑蘭的臂，低聲道：「來了。」

「你壞，來就來，你怎麼捏我！」她口是這麼說，人却靠在他身上，盡情享受這片刻的時光。

先來的是兩個人，一個是鐵扇三郎，另一個是假徐東明，他們進入徐家大門，站定了，由假徐東明說話：「誰敢趁我不在，霸佔我的地方，現在我回來了，都給我滾出去。」

沒有人回答，徐家園非常之靜，彷彿全無人在。

鐵扇三郎道：「徐大俠，我們搜，見一個殺一個，看他們滾不滾出去！」

「搜！見傷也砍三刀，可別放過一個。」假徐東明說。

這時候又有人來了，三個五個、兩個三個，又來了幾批人，他們一到就問：「怎麼？都逃了。」

「不知道，我們搜！」假徐東明說。他這話一出，來人都表贊同，立即分頭搜索。

由於假徐東明早已把徐家園的內外地形繪成詳圖，講解給各人知道，因此，各人都有如識途老馬，迅即展開了搜查工作。

突然，一聲慘叫響自園東一隅，淩厲無比，震破夜空，這是誰的叫聲，因何慘叫，令人難明，更奇怪的是只有叫聲，却無人影。

假徐東明高聲詢問，亦無反應，驚疑未了，又一聲慘叫傳了出來了。之後第三聲又傳了出來了。而且分散搜查徐家園的人都如遇鬼魅，紛紛逃了回來，集中在中間的空地上，曾經提出血洗徐家園的鐵扇三郎也心寒了，他問：「徐……徐大俠，這是怎麼回事？怎麼……」

「別吵，給我想一想！」假徐東明說話聲未斷，有個蒼老的口音道：「苗大元，你的鬼把戲不靈了，快跪下來向徐大俠叩頭認錯吧，或者徐大俠會體會上天有好生之德，饒你不死，此外，你已經無望了。」

「你是誰？別胡說八道！」假徐東明厲聲喝問對方。

對方喟然嘆道：「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你至死不信，我也無能

爲力了，苗大元，你好自爲之，我陸旨告辭了。」

「啊！陸旨？」假徐東明淒然的叫了一聲，不再說下去。天空中陡然升起了一朵火花，散開如菊，在黑夜中特別耀眼刺目。

鐵扇三郎等都受到了吸引，仰首注目之際，一股濃烈的火藥味，衝向鼻孔，不由大吃一驚，本能地急忙外避，走得快的逃出了三幾丈，走得慢的仍在原處。

接着傳出天崩地裂的巨響，火光直衝雲霄，慘號聲驚動鬼神，逃得快的就受了輕傷，走得慢的罹不幸了，有的倖免於難。

鐵扇三郎再不聽假徐東明的話，向外狂奔，走出十來丈，突覺眼前人影一閃，有人擋住去路。

他突然凝住了脚步，注目來人，一看之下當堂軟了半截，原來是羅保官與徐淑蘭，他咬牙切齒，疾向徐淑蘭撲去，鐵扇撩起來作判官筆用，第一招就用得極毒，點向她的「膺窗穴」，對付一個少女，這一招實在太輕狂了。

他嘗試過羅保官的苦頭，不敢向他動手，以爲徐淑蘭年輕，又是個少女易於應付，所以向她撲去，準備趁她一閃，便狂奔逃命了。

怎知這徐淑蘭不閃不避，伸手就抓住來扇，施出空手入白刃的手法。鐵扇三郎不虞有此，慌忙撤招，他撤得快，徐淑蘭變得更快，他招是撤了，扇却未收回，給她一劍砍中，有如泰山重壓，難以支持得住，鐵扇給擊跌了，虎口也被震裂了。

這是鐵扇三郎十年來所未遇到過的事情，因此，他更爲驚駭了，他想走，羅保官如何肯放他離開，於是橫劍反削過去，寒光耀目，手無鐵扇的鐵扇三郎如何還敢招架？轉身急逃，却遇上了徐、羅二人聯劍，只一招他已身首異處了。

徐東明與六子此時也已挺身而出，常德安也出現了，於是，多人也出來了，把僅存的六個敵人困在中間。

徐東明決戰苗大元，血戰二百招才分出勝負，苗大元被劈開了胸膛。徐東明也傷了左脚，前者當場死去，後者傷勢輕微，並無大礙。

元兇已死，其他幾個算是命大，都給放走了。

又一場惡戰結束了，埋的火藥只用了一兩處，其他依然未用，似是白費氣力了。

徐家園並未被血洗，倒是要血洗徐家園的人倒下去了。

六子在事後告知大家，苗大元的樣子本來長得與徐東明有點相像，他爲了劫取徐家的「修明圖譜」，曾偷入幾次，後來索性施毒迷暈了徐東明，將他囚在一處，迫他交出「修明圖譜」。他自己也親去搜查，絕料不到徐東明對這卷「修明圖譜」，根本不珍視，把它給了女兒。

這不但苗大元料不到，在場各人事前也想不到，因此各人都聽得大感興趣，至此才明白徐淑蘭爲甚麼年紀輕輕有此功力的原因。

徐東明說他不是不珍視「修明圖譜」，只以爲自己年紀大了，學了用處也不大，不如讓後輩去學，所以給了女兒，結果不負所望，甚感欣慰。

徐淑蘭也說出她替人家鏢局保鏢，因爲那鏢銀是拿去賑濟災民，她有感於這事重要，所以自願相助一臂之力，又因爲她打扮與羅保官相似，竟連累常德安中途連續受襲，實感抱歉！

各人交代清楚，對此次事件都不勝嘆息。

但徐東明說這一次爲孫兒彌月設宴，雖未能親與朋友叙會，却也達到了目的，選得一位佳婿，所以甚是開心，他宣佈了他的女兒婚事，把女兒「趕」了出去。女婿也跟了出去了。

老人開心，兩個年輕人也開心了。

（完）

上文提要： 史高夫有「奪命殺手」之稱，但他未親手殺過人，他却擁有許多出色的殺手。王槍就是出色殺手之一，他爲了心愛的小淸兒被人暗殺而喪志，沉迷酒中。史高夫要將王槍再扶植起來，說出了殺害小淸兒的眞兇是原不齊，小淸兒是因他而被殺，於是王槍振作起來……上海灘有個富豪杜霸天，是殺手的目標，但誰也動不了他一根毫毛，他擁有許多心腹殺手……

槍霸傳說

新派殺手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客廳密謀商策略　派遣殺手捉鬼王

因希雲又想起了一句話，那是一個既沉默而又容易害羞的姑娘說的。她說：「你的眼睛眞像貓……」

貓兒的叫聲祇是叫了一會就停下來。

但接着，希雲又聽見另外一種叫聲。

他一聽便聽出，那是袁心心的叫聲。

又是另一個劫財劫色的傢伙出現了？

希雲沒有遲疑，立刻就像一支箭般向前衝了過去，他跑得很快，但他才衝出這條黑暗的巷子，立刻就有七人拿電筒照射在他的身上。

希雲停住了脚步，瞇着眼說：「你們是甚麼人？」

一個方臉大漢，乾笑着說：「咱們也很想知道，是誰有這麼大的力量，可以在短短幾十分鐘之內就把達叔的賭場整間買了下來？」

希雲也乾笑兩聲，道：「我姓希，叫希雲。」

方臉大漢冷冷道：「我從來沒有聽過你的名字。」

希雲道：「我是從南方來的。」

「南方？」方臉大漢怪笑着，仔細打量着他，很久才說：「是不是廣州白蛇幫的人？」

希雲道：「不是廣州，是杭州。」

「杭州？」方臉大漢「唔」的一聲：「這麼說，你是杭州虎鯊會的人了？」

希雲仍搖搖頭：「在下也和虎鯊會扯不上半點關係。」

方臉大漢冷冷一笑：「那麼你到底是甚麼來歷？」

希雲揚眉一笑道：「我沒有甚麼了不起的來歷，跟厲鬼幫也沒有半點過節。」

方臉大漢道：「你倒聰明，居然猜到了我們是厲鬼幫的人。」

希雲道：「除了厲鬼幫，又有誰敢在街上擄劫杜夫人？」

方臉大漢笑了笑，說道：「不錯，杜霸天的老婆，也祇有咱們厲鬼幫才敢把她劫走，但是那個黃包車的車夫又是何方神聖？」

希雲笑說道：「也許是個窮瘋的混蛋。」

方臉大漢冷冷的道：「祇怕沒有那麼簡單。」

希雲道：「你認爲內情很複雜？」

方臉大漢嘆道：「你是情場上的一流高手，這種把戲，大家都是心照不宣好了。」

希雲並未有正面回答，祇是問道：「杜夫人呢？」

方臉大漢向後面一指：「這位美人兒就在咱們的汽車裏，你要救美人，大可再施展一下英雄救美的手段。」說到這裏，眾人哈哈大笑。

希雲居然也笑了。

方臉大漢盯着他，忍不住問：「你又在笑甚麼？」

希雲又再笑了一會，才道：「我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每逢遇上了蠢材都會大笑一頓的。」

方臉大漢笑聲突然停止。

接着臉色一沉，道：「這裏除了你之外，難道還有第二個蠢材嗎？」

希雲哈哈大笑：「當然有。」

方臉大漢道：「這個蠢材是誰？」

希雲道：「徐一刀。」

方臉大漢臉色更冰冷：「徐一刀又是誰？」

希雲笑了笑，道：「當然就是你這個笨絕的混蛋！」

他這句話還未說完，方臉大漢早已拿刀在手上，「颯」一聲就刺向希雲的咽喉。

方臉大漢就是厲鬼幫著名的殺手徐一刀！

他的刀又快又準，自從十五年前闖盪江湖至今，他這一手刀法無論在甚麼樣的高手面前都沒有含糊過。

在厲鬼幫，從來沒有人敢懷疑徐一刀的刀法，因爲他們都知道，徐一刀向誰動刀，誰就必敗無疑，沒有一次例外的。

就在這刹那之間，祇聽見有人驚呼一聲，祇道希雲立刻就要血花四濺，橫死街頭了。

驚呼的雖是袁心心，她現在也已陷入了險境，但却不禁爲希雲的遭遇而擔憂。

每個人都認爲希雲死定了，誰知就在這時，徐一刀突然仰天一個觔斗摔了出去，手裏一尺二寸長的刀已衝天飛起來。

厲鬼幫的人全都呆住了，他們實在很難相信，世間上竟然有這麼快的拳頭。

徐一刀向後摔了出去，是因爲下顎中了一拳。

他已很久很久沒有捱拳頭的滋味，而且也從來沒有遇上過這麼可怕的拳頭。

徐一刀中拳倒下去之後，立刻有人吼叫道：「姓希的，你若想單人匹馬就把杜霸天的老婆救出去，那簡直是在做夢！」

這人是厲鬼幫裏極兇悍的打手，提起了雷棒子，就連徐一刀也不敢輕易得罪他。

雷棒子用的武器就是棒子，青銅棒子。

他手裏這根青銅棒子已敲碎了無數人的頭顱，也打斷過無數人的手脚。

這時候，他這把青銅棒子用力一揮，六七個厲鬼幫的打手，就向希雲一起撲了過來。

雷棒子同時又大喝：「小白子，先把那婆娘載走！」

小白子就是那輛汽車的司機，而在汽車的後排座位上，又有兩個大漢脅持着袁心心。

但小白子才把車子開動，面前的擋風玻璃就已經給打碎了。

打碎擋風玻璃的是一塊石頭，這塊石頭雖然並不很大，但來勢却極是急猛，祇聽見「波」的一聲，擋風玻璃完全碎裂了，小白子也立時血流披臉，伏在駕駛盤上。

汽車後排座位的兩個大漢也是大吃一驚，正要打開了車門，一柄斧頭已砍了進來。

坐在右邊的大漢驚呼一聲，要閃躲已來不及，祇聽得一陣骨裂聲響，那柄斧頭已不偏不倚地砍入了他的面門中央。

鮮血狂噴，但驚呼聲却是立時爲之中絕。

好兇的一斧，好厲害的殺人手法！

袁心心也不是全然沒有江湖經驗的女人，最少，她曾經已多次看見過殺人的場面。

但這一次，却令她差點要發瘋了。

在她的身旁，有兩個陌生的彪形大漢，他們都手持着利刄，一臉窮兇極惡的樣子。

但忽然間，一柄斧頭砍殺過來，其中一個惡漢就已面目猙獰地死了，而另一個看見形勢不對，也匆匆從另一方打開車門，亡命向外飛奔。

但他才跑出幾步，背後已有一柄斧頭向他直飛了過來。

這大漢一聲悶哼，也中斧仆倒下去。

袁心心這才面無人色地從車裏鑽了出來。

但她才鑽出車子，立刻又和一個人撞個滿懷。

她吃驚地抬起了頭，瞧着那人。

那人也凝視着她：「妳受驚了？」

「希雲！」她長長地吐出口氣：「你沒有受傷？」

希雲搖搖頭：「沒有。」

袁心心望着他，忽然低頭一看，訝然地發覺他的左腿正在流血。

不但流血，腿上還有一把明晃晃的鋼刀插在那裏。

她吃驚地叫了起來：「你還說沒有受傷？」

希雲微笑着，說：「這一點小意思，又何必那麼緊張。」

袁心心深深地吸了口氣，說：「這不是小意思，你流了那麼多血！」

希雲聳聳肩：「爲了妳，受一

點傷又算得了甚麼？」

袁心心的臉頰陡地一紅，低聲說：「傷口很疼嗎？」

希雲凝注着她，過了很久才說道：「傷口有點痛，但那並不要命，最要命的是……」

袁心心忙道：「你還受了別的傷？」

希雲道：「傷倒沒有，病却發作了出來。」

袁心心關切地注視着他：「是甚麼病？是不是胃疼發作？」

希雲道：「妳說的也差不多了，但那不是胃疼，而是餓病。」

「餓病？」袁心心立刻垂了臉，過了半晌才低聲說：「是不是一定要我陪你吃晚才行？」

希雲道：「那倒不一定，但妳若不肯，我就祇好不吃飯，改爲喝酒了。」

袁心心道：「肚子餓了就一定要吃食物，喝酒祇會把腸胃弄得更糟。」

希雲笑道：「我這個人自出娘胎之後，本來就是一團糟，無事忙。」

袁心心忽然環顧四周一眼，道：「你們打走了厲鬼幫的人，祇怕以後會有很多痲煩。」

希雲笑了笑，道：「我們本來就有數之不盡、痲煩頂透的事，就算再加上一個厲鬼幫，那也不算得甚麼。」

袁心心道：「你的手下呢，怎麼都不見了？」

希雲搖搖頭，道：「我沒有手下。」

袁心心道：「但剛才打走厲鬼幫，又用斧頭殺死兩人的又是誰？」

希雲道：「這都是我的朋友，他們現在算是功成身退，暫時消失在這漫長的黑夜裏。」

袁心心道：「是朋友，不是手下？」

「不錯，是朋友，並不是手下，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希望妳以後不要把這個名詞混淆了。」

袁心心點點頭，嫣然一笑道：「我以後一定會記住的。」

希雲忽然拉着她的手：「妳的名字是否叫心心？」

袁心心的手一陣顫抖，想縮開去，但希雲却把她拉得更緊。

「不！」她低聲叫了起來：「這是不可以的，我……我是杜霸天的……」

希雲沒有讓她說下去，忽然把她抱住了。

他的眼睛越來越清澈，但眼神却有點奇詭意味。

他把她的身子抱起來，兩人的臉對個正着。

「希雲！」她的聲音已像是在哀求，她不斷地搖頭，也用力地抗拒。

「心心，不管妳是誰，我要妳老老實實的回答一句話。」

「你……你要問甚麼？」

「妳認爲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你……你是一個英俊的男人。」她囁嚅地說。

「除此之外呢？」

「你，你很狂，眞的很狂，就像個不怕死亡，也不知道畏懼的瘋子。」

希雲微微一笑：「妳說對了，完全說對了。」

袁心心望着他。

希雲忽然又逼近了一點：「看來沒有別的男人吻過妳吧？」

「當然沒有，你也同樣不能……」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希雲已吻在他的嘴唇上了。

「不……」她想掙扎。

但在剎那之間，她掙扎的力量已消失了，完全地消失。

這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她實在難以置信，今夜竟然會有這種不可思議的遭遇。

希雲是這般強健，又充滿了男性的魅力，她知道這次是難以抗拒的。

奇怪的，她居然原諒了希雲，甚至還原諒了自己。

但眼前的人兒，却又是那麼陌生，這一切的一切都彷彿祇是一場奇怪的夢。

＊　＊　＊

杜霸天躺在他臥室裏那張鋪着狠皮的大床上。

在他的身旁，有兩個妙齡女郎，樣子也生得嬌艷可人，正在爲他按摩。

這兩個女孩倒是穿着得相當整齊，而且按摩的手法也十分正宗，倒並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那種。

按摩能消除疲勞，甚至還可以醫治疾病。

當然，這也是一種很舒適的享受。

但杜霸天並不是在享受，他的臉色一直都陰沉得像一塊木頭。

臥室的門是半掩着的，這表示他隨時都可以接見他的手下，或者是到訪的賓客。

門外忽然響起了林忠的聲音：「主人，卓二少和郭公子都來了。」

杜霸天立刻從床上跳起，然後迅速地披上一件厚厚的長袍：「銀狐呢？這混蛋怎麼還沒到？」

林忠說：「銀狐先生在地獄裏說，他會儘快趕到這裏來的。」

杜霸天已衝出臥室，從鋪滿紅地毯的梯級急步往下走，來到了富麗輝煌的大廳。

大廳中已有兩個人站立着，年紀較大，唇上蓄着兩撇鬍子，穿上一襲綠色長袍的人，就是法租界裏最大的賭場的總管卓昆，一般人都稱呼他卓二少。

在卓二少身邊的，是個臉色青青，眼眶深陷，顯然是由於酒色過度而弄壞了身子的公子哥兒，他穿着一套純白色的西裝，領上結着鮮紅的蝴蝶結，而裏面穿着的襯衫却是純黑色的，令人看來有着一種冷酷而深沉的感覺。

他姓郭，名世元，原來是個富家公子，但現在却已成爲職業殺手。

一般人都叫他郭公子。

郭公子是個風流漢，也是個薄情郎，這都是杜霸天絕不欣賞的。

但郭公子却是一個殺人好手，也是很出色的保鏢，十個八個絕不是他的對手。

杜霸天正需要這種人，尤其是這位郭公子，還有一段顯赫的家世作爲掩飾，那就更加難求了。

雖然，郭公子花錢很厲害，但杜霸天却一點也不肉疼。

他認爲郭世元是值得花大量金錢的。

＊　＊　＊

門鐘突然响起，銀狐終於來了。

銀狐是個混血兒，他父親是英國人，從倫敦來到了廣西。

後來，這位英國商人又來到了南京，認識了一位才女。

這才女詩詞歌賦樣樣皆精，對付男人也很有一手功夫。

但這位英國商人的功夫更厲害，居然打敗了無數情敵，把這才女娶了回來。

不到一年，他們就生下了銀狐，但在銀狐七歲那年，這對夫婦就給野貓黨的人砍死了。

據說，他們想勒詐野貓黨，但勒詐不成，反而送掉了性命。

又再過十二年。

就在那一年，威震南京的野貓黨突然發生了連串鉅變，五個掌握大權的頭子先後相繼死在住所裏。

沒有人知道兇手是誰，祇有杜霸天心裏有數。

因爲銀狐曾向他借錢。

銀狐借錢是要買一支手槍，而他用了五顆子彈，就把野貓黨的五大頭子全都送進地獄裏。

＊　＊　＊

銀狐才進入廳裏，就已聽見杜霸天的聲音，彷彿雷電一般驚叫起來，道：「你們可知道，老子快要給那羣厲鬼捏死了？」

郭公子搖搖頭，道：「世間上沒任何鬼怪有如此威力，除非他們根本就不是世間上的怪物。」

卓二少也說：「厲鬼幫雖然囂張一點，但不見得有甚麼雄厚的實力跟我們對抗。」

杜霸天一拍身邊的桃木圓桌，瞪着眼睛道：「他們並不是對抗老子，而是在老子的面前張牙舞爪。」

卓二少眉頭一皺：「厲鬼幫眞的這麼猖獗嗎？」

杜霸天冷冷一笑：「老子不管他們是甚麼鬼怪，總之要他們連鬼也做不成。」

卓二少也說：「但鬼頭子到底是誰，直到現在還未有人弄清楚。」

杜霸天說道：「所以咱們一定要把事情弄得清清楚楚，否則將來死落黃泉，却連仇人的樣子怎樣都不知道，那就做人做鬼都是寃枉的了。」

郭公子沉吟一會，道：「我曾聽人說過，鬼頭子是個大痲子。」

卓二少道：「但也有人說，鬼頭子年紀三十出頭，而且長得十分英俊。」

杜霸天冷聲道：「老子甚至聽過鬼頭子根本不是男人。」

卓二少一怔：「不是男人？難道鬼頭子是個女人嗎？」

杜霸天又哼一聲，道：「也不是個女人，而是一個他娘的不男不女的妖怪。」

卓二少「噢」的叫了一下，道：「那也不是奇事，照我看這廝九成九是個妖怪。」

銀狐一直沒有說過半句話，到了現在杜霸天問他，他也祇是搖搖頭，沒有甚麼表示。

杜霸天濃眉一揚，道：「這是甚麼意思？」

銀狐這才淡淡的說：「咱們這裏誰也沒有見過鬼頭子，對於一個完全沒有認識的人，我又怎能對他有甚麼看法？」

這句話，就像是一盆冷水潑在卓二少的頭上。

卓二少的臉色立刻變爲灰白色，這裏若不是杜霸天的公館，光是爲了這句話，他可能就會馬上跟銀狐翻了臉。

但杜霸天却沒有看見卓二少的臉，祇是繼續問銀狐：「對於一個這樣神秘的敵人，你認爲要用甚麼手法來對付這廝？」

銀狐的臉色開始變得慎重起來，他沉吟了好一會，才慢慢地說：「對付這樣一個敵人，我們是處在下風的。」

卓二少冷冷一笑，忍不住道：「祇怕未必！」

杜霸天「哦」的一聲，回頭盯着卓二少說道：「莫非你已有了對付鬼頭子的法子？」

卓二少道：「辦法不是沒有，但却要花點錢。」

杜霸天道：「要花多少？一千

塊？一萬塊？還是十萬塊？」

卓二少笑了笑，道：「你認爲值得花多少就花多少，但總用不着十萬塊那麼多。」

杜霸天瞳孔收縮，忽然點點頭，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是不是那兩句八字眞言？」

卓二少點點頭，說：「不錯，正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杜霸天也點點頭，說：「那麼，你要多少獎賞，才可以把鬼頭子的腦袋拿回來見我？」

卓二少吃了一驚，急道：「霸天，千萬不要誤會，我若可以殺得了鬼頭子，又怎敢向你老人家要求甚麼獎賞？」

杜霸天冷冷一笑：「你跟老子，本來就是自己人嘛，對不？」

卓二少忙道：「當然是的。」

杜霸天道：「那麼，你的意思，是說自己人若幹得掉鬼頭子這怪物，也就不必計較甚麼獎賞了，對嗎？」

卓二少又重複着剛才那一句：「當然是的。」

杜霸天道：「所以，重賞求勇夫，這勇夫必然就是指外人了？」

卓二少輕輕咳了一聲：「這……這也不錯。」

杜霸天陡地跳起來，「砰」然的一拍桌子：「你是不是認爲老子這張臉還不夠黃？在南京，誰不知道老子手下人材濟濟，殺手如雲？倘若連對付一個鬼頭子也要求助於外人，那豈不是把自己的臉皮掀開了，讓人家做爲笑柄？嘿嘿，那時候老子的臉不但會給別人笑黃，甚至會被笑得變成一團黑泥般難看。」

卓二少碰了這口大釘子，立刻不敢再開口說話了。

當然，他的臉色絕不好看，就算不像是一團黑泥，最少也像是黃泥一樣了。

由於前車可鑑，郭公子也不敢輕易說甚麼，他知道杜霸天若是發了脾氣，那是誰也勸阻不住的。

但銀狐却沉聲說道：「天哥，你這種想法却是大錯特錯。」

「我錯了？」杜霸天緊繃着臉：「你是說老子錯了？」

銀狐緩緩地點了點頭，道：「懸賞殺敵，絕不是一件丟臉的事，尤其是對付這種藏頭露尾，連眞面目都不敢向別人展示的鼠輩，這種法子往往可以收到奇效。」

杜霸天皺着眉，道：「但老子總是認爲，與其指望外人來幫忙，倒不如自己動手把那鬼頭子幹掉，才更痛快。」

銀狐道：「我也是這麼想。」

杜霸天一怔：「你既然也是這麼想，何以又贊成懸紅宰鬼？」

銀狐道：「這是疑兵之計，而且也可以對鬼頭子造成一種額外的壓力。」

杜霸天目光一閃，忽然哈哈一笑，道：「對！老子眞是越老越糊塗了，怎麼居然沒有想到這一點呢？」

銀狐道：「所以，天哥不但要懸賞，而且賞格的數目一定要特別驚人，那才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杜霸天「唔」一聲，道：「不錯，老子出的賞格越多，那廝就會受到越大的壓力，甚至可能會對自己的親信也疑神疑鬼。」

銀狐點點頭，道：「那時候，就是我們最有利的時機了。」

杜霸天也連連點頭不迭，接着，他又回頭望着卓二少道：「你認爲怎樣？」

卓二少乾笑說道：「我自然認爲是很好。」

杜霸天拍了拍他的肩膊，笑道：「老子就是這等急躁脾氣，剛才怪錯了你，眞是操你娘的大大不對。」

這就是天哥的道歉。

他雖然說自己怪錯了人，又承認自己大大不對，但却又加上一句「操你娘的！」，可算是也不吃虧。

卓二少却一點也不介意，忙道：「天哥沒有甚麼不對，祇是小弟語焉不詳，致令天哥有所誤會而已。」

杜霸天哈哈大笑：「大家都是自己人，別的不說，就單你這位卓總管，最少已跟老子有二三十年的交情，已是出生入死，共同打出江山，就算一時之間有甚麼誤會，還不是一會兒就變作過眼雲烟嗎？眞是他媽的，哈哈哈！」

卓二少也笑了，但那是陰笑，自然是笑得相當勉强的。

杜霸天笑了一會，道：「就照這麼辦，現在時候已不早了，大家請先回去休息。」

三人立刻告辭。

但接着，杜霸天却又把郭公子叫住：「世元，老子買了一對毛公鼎，想請你鑑定一下，會不會是贗品？」

於是，祇有郭公子留了下來。

＊　＊　＊

卓二少和銀狐都走了。

郭公子道：「毛公鼎是稀世奇珍的古董，想不到天哥也有此雅興，買了一對回來？」

杜霸天乾笑兩聲。

「毛公鼎又不是女人，你以爲老子眞的會有這個興趣麼？」

郭公子道：「那麼，天哥把我留下來，是另有吩咐了？」

杜霸天皺着眉，道：「你是我的好兄弟嘛，這裏又沒有外人，不要對我用到『吩咐』這種字眼好不好？」

他說得越是客氣，郭公子就越是恭謹。

雖然郭世元是富家子弟出身，但他却是個識時務者的俊傑，絕不會在天哥面前有半點囂張的表現。

杜霸天盯着他，雖然嘴裏說得客氣，但其實心裏却大是欣賞。

卓二少雖然也對天哥十分恭順，但他最大的缺點就是詞諛奉承的話太多了，就算天哥不覺得肉麻，旁人聽了也會忍受不住。

杜霸天雖然脾氣暴躁，但却並不眞的糊塗，所以對於卓昆經常大力拍自己的馬屁，也會感到有點不大舒服的感覺。

但郭公子却不會這樣，最少，他即使是在拍馬屁，旁人也不會明顯地察覺得到，更不會有肉麻之感。

杜霸天在廳子裏踱了三四分鐘，才目注着郭公子說：「海峯給那羣厲鬼怪幹掉了，你可知道這一件事？」

郭公子點點頭，道：「這件事，力羣已對我說過。」

杜霸天目中閃動着憤怒的光芒，道：「海峯那小子雖然不知好歹，居然與仇一鬼的侍妾私奔，但這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罪行，最大不了把他揍一頓也就算了，但那羣厲鬼却連老子也不賣帳，說宰就宰，完全不把老子放在眼內！」

郭公子長長嘆息一聲，道：「我早就知道，玉瑩是個狐狸精，遲早要害死袁少爺的。」

杜霸天臉色一寒：「你說的玉瑩，是不是仇一鬼的侍妾？」

郭公子道：「不是她又還會是誰？」

杜霸天道：「你早已知道，海峯勾引玉瑩？」

郭公子道：「不是袁少爺勾引玉瑩，而是玉瑩用媚功把袁少爺迷住。」

杜霸天臉色又是一變：「你怎麼不勸勸海峯？」

郭公子嘆了一聲，道：「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這種男女間的私情，又怎能勸阻得住？」

杜霸天瞪着眼，道：「但你最少也該向我報告這件事。」

郭公子道：「這是我的疏忽，但那時候，我還沒有想到玉瑩迷惑袁少爺的目的，竟然是要把他引進死亡陷阱裏。」

杜霸天一怔：「這婊子爲甚麼非殺海峯不可？」

郭公子道：「原來厲鬼幫早有陰謀，要把袁少爺拉攏過去。」

杜霸天目光一寒：「你是說，那羣野鬼要海峯在老子這裏做臥底？」

郭公子點點頭，道：「正是這樣，但是袁少爺却怎麼說也不肯，並且還打傷了厲鬼幫裏的一個打手。」

杜霸天緩緩地說道：「海峯雖然笨直一點，但對我這個姐夫倒是忠心一片，他不肯做別人的奸細，這一點老子是深信不疑的。」

郭公子道：「但這却使他釀成了殺身之禍，仇一鬼顯然在暗中指使玉瑩，叫她勾搭袁少爺，然後把他帶到另一個地方，讓他連死了也不知道中了美人計。」

「哼！」杜霸天眉毛一揚，咬牙道：「黃蜂尾後針，最毒婦人心！」

郭公子道：「玉瑩固然是個毒婦，但若不是仇一鬼暗中唆使，她也沒有必要幹出這種事來。」

杜霸天怒道：「仇一鬼這條毒婦計雖然殺得了海峯，但他也得蓋着一頂綠頭巾，眞是他奶奶的變態。」

郭公子道：「俗語說綠巾恐怖，自古皆然，但還是有些連豬狗也不如的男人，並不在乎自己的頭頂是否變了顏色，仇一鬼正就是這一種人。」

杜霸天左手一搖，哼聲道：「不要再提海峯那笨蛋了，說來說去，罪魁禍首還是那條死野鬼。」

郭公子道：「常言道，樹大招風，位高勢危，天哥這幾年來的成就，雖然是用血汗拚回來的，但是在旁人的眼裏，却還是難免有着又羨慕又嫉妒的感覺的，那廝顯然就是針對着您老人家而來的。」

杜霸天冷笑道：「這條野鬼要取代老子的位置，祇怕還沒有那麼容易！」

郭公子道：「但敵暗我明，這一仗若是全面火併起來，倒是萬萬不可大意。」

杜霸天道：「我把你叫回來，就是想聽聽你心裏怎麼想。」

郭公子道：「銀狐的話很對，用重賞來壓逼鬼頭子，這是一個可行之法。」

杜霸天道：「原因何在？」

郭公子道：「從這兩三年的情況看來，鬼頭子委實是個非凡人物。」

「這個自然，」杜霸天也不得不承認：「這婊子養大的野鬼，若沒有幾分本領，也不可能連老子都被他氣得團團亂轉。」

郭公子道：「但鬼頭子爲甚麼一直不敢露臉，這一點非要查清楚不可。」

杜霸天點點頭，道：「這一點老子也已經想過，其中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這廝害怕老子的報復，所以就一直藏頭露尾，不敢見人。」

郭公子道：「但還有另一種可

能，我們也萬萬不能忽略。」

杜霸天瞪視着他：「你的意思，是說那條怪物可能會是老子已經認識的朋友，或者是親戚之類的人物？」

郭公子道：「不錯，而且可能會是天哥的手下，這當然也包括郭世元在內。」

杜霸天哈哈笑道：「就算老子懷疑自己的兒子，也絕不會懷疑到你身上去。」

郭公子道：「知人口面不知心，在事情沒有明朗化之前，天哥無論對誰都不能不有所防範。」

杜霸天道：「你却不同。」

郭公子道：「我又有何不同之處？」

杜霸天笑道：「你雖然酒色財氣件件皆精，看來十足十是一個花花公子，但老子却反而對你一千萬個放心。」

郭公子微微一笑：「我還是不懂。」

杜霸天道：「道理簡單極了，因爲你腦後並無反骨，所以絕不會是個反叛老子的人。」

郭公子又笑了笑：「但如今科學昌明，說不定我會經動過手術，把腦後的反骨割掉了。」

杜霸天又是一陣大笑：「這個可能性，老子更不相信。」

郭公子道：「天哥是認爲現在的醫術還未能做到這個地步？」

杜霸天搖搖頭：「老子對醫術就像是對古玩一樣，完全是他奶奶的一竅不通，但老子却知道，就算醫術再進步，你也絕不肯去動這等撈什子手術的。」

郭公子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杜霸天笑說：「因爲你害怕流血。」

郭公子道：「我是天哥座前的殺手，又怎會害怕流血呢？」

杜霸天道：「別人流血，你當然無需害怕，但若要你自己流血，那就完全是兩回事了。」

郭公子嘆了口氣：「天哥果然精明，世元佩服，佩服！」

杜霸天笑道：「不要說你，便連老子對自己也佩服得五體投地。」

郭公子又嘆了口氣，道：「說句眞心話，若不是天哥多年以來眷顧於世元，我這個敗家子早就死在街頭了，又怎能有今時這般日子？」

杜霸天很是高興，道：「你能夠飲水思源，那是十分難得的，祇要老子渡過野鬼這一關，老子絕不會虧負了你。」

郭公子忙道：「天哥對待世元已是恩重如山，你老人家若再說這些話，世元可要慚愧得無地自容了。」

「好！老子不再婆婆媽媽便是，」杜霸天又笑了笑，接着說道：「鬼頭子的事，咱們要不急不亂，相信總有辦法可以解決的，但仇一鬼和玉瑩這對狗男女，却是萬萬不可放過。」

郭公子道：「天哥是不是要世元去對付他們？」

杜霸天道：「仇一鬼是主兇，老子這混球若還容許他活下去，老子這張臉實在掛不住。」

郭公子道：「這姓仇的嗜賭貪杯，殺之不難，還有玉瑩又怎樣？」

杜霸天忽然瞇起了眼睛，笑容曖昧地問：「這婊子的媚功眞的很厲害？」

郭公子也學他瞇着眼，同時壓低了嗓子說：「不瞞天哥，這個婆娘，的確是個罕見的人間尤物，要命的騷貨。」

杜霸天桀桀一笑：「這種騷娘子，你不怕她要了你的老命？」

郭公子道：「只要把她老公升了天，這騷貨就不會害人，但世元早已酒色過度，若再讓這尤物纏住，只怕很快就會消化不良。」說到最後幾個字時，臉上的表情更是變得古怪之極。

杜霸天拍了他的肩膊，笑道：「你若怕弄出腸胃病，這騷貨不妨交給老子，讓我用火炮把她炸個稀巴爛。」

郭公子躬身一笑道：「合該如此！」

杜霸天哈哈一笑：「老子今天整日都不高興，但是跟你談了這十幾分鐘後，立刻就變得心情大佳，難怪在風月場中，你比甘老闆、王元老和方少爺還更受人歡迎了。」

郭公子道：「世元荒唐渡日，本該重打一百大板才對。」

「甚麼一百大板！」杜霸天用力地搖頭：「你是老子的手下大將，誰敢動你一根汗髮，老子就要了他的狗命。」

郭公子感激地說：「天哥對世元眞是太好了。」

杜霸天又瞇着眼睛，笑道：「你若要報答老子，並不是甚麼難事，祇要把那騷貨帶來，讓我爲海峯一雪寃仇便是。」

郭公子一拍胸膛，道：「這件事世元就算赴湯蹈火，也一定會好好辦妥。」

杜霸天哈哈一笑：「如此甚好，老子等候你的佳音，同時祝君好運。」

然後，郭世元就告退了。

三分鐘後，杜霸天臉上的笑意早已褪得乾乾淨淨。

他忽然輕輕拍了拍手，在一張藍色沙發後面，立刻就鑽出了一個

全身穿着黑色衣裳，還蒙住了臉孔的人。

在杜霸天的公館裏，居然會匿着一個這樣的人，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但杜霸天却一點也沒感到意外，顯然，他早已知道這蒙面人的存在。

這黑衣蒙面人身材很普通，正是不肥不瘦，也是不高不矮，但他的動作却很敏捷，一下子就躍過了那張沙發，來到了杜霸天的面前。

杜霸天沉着臉，道：「郭世元說的話，你都聽見了？」

蒙面人點點頭，道：「都已聽得很清楚。」

杜霸天道：「他是個聰明人，而且聰明到了極點。」

蒙面人道：「你不信任他？」

杜霸天冷冷一笑：「到了這個時候，除了你之外，我還可以相信誰？」

蒙面人道：「但你不是說過，他腦後並無反骨嗎？」

杜霸天冷笑道：「他腦後雖無反骨，但却難保沒有包藏禍心。」

蒙面人道：「所以你要我注意他？」

杜霸天道：「爲了整個組織的安全，我不能不小心一點。」

蒙面人點點頭：「我明白。」

杜霸天道：「我知道你會明白怎樣幹的。」

蒙面人道：「時候不早了，你若沒有別的事情要說，我現在就要告辭。」

杜霸天揮了揮手，說道：「好，你走罷。」

蒙面人立刻又縱身跳回那張沙發的背後，然後就消失了踪影。

祇怕誰也沒想到，就在這沙發背後，居然有一條暗道，可容一人進出。

當蒙面人離去後，杜霸天就看見了袁心心，她拖着疲憊的身子，一回來就坐在桃木圓桌旁的大椅上。

杜霸天的臉色又再沉下。

「現在是甚麼時候了？」

袁心心道：「牆上的掛鐘會很準確地告訴你知道，又何必來問我？」

杜霸天立刻衝上前，一手抓住她的衣襟，厲聲道：「海峯福薄命短，干老子何事？妳整天拿老子來發脾氣，算是甚麼意思？」

袁心心昂着臉，尖聲叫了起來：「我知道，海峯該死，我也該死，你爲甚麼還不殺了我？」

杜霸天怒道：「老子是妳媽的好女婿，是妳唯一可以從一而終的好老公，咱們要同諧白首，一輩子也不分離！」

袁心心冷冷一笑：「我要從一而終，但你又怎樣？」

杜霸天道：「老子對你不好嗎？」

袁心心冷笑道：「當然很好，最少，和明明、玲玲、如花那些狐狸精比較，還算是個可以站得出來見人的正宮娘娘！」

「甚麼正宮娘娘歪宮娘娘的，妳看戲看得太多啦！」杜霸天放開了她，聲音也低沉了不少。

袁心心却直視他：「你還有甚麼話要對我說？」

杜霸天吐了口氣：「這幾天，外面的形勢相當不好，妳還是少出外，多點管教萬棠好了。」

袁心心冷冷道：「我已受夠了，以後，你也多點約束手下，別再讓他們到處惹事生非。」說完後，腰肢一擰，登上二樓臥室，再也不望杜霸天一眼。

不久，樓上傳來「砰」然一聲巨響，那是袁心心用力關上房門的聲音。

杜霸天緊繃着臉，一跺脚，然後就搖了一個電話。

「謹王，老子是霸天。」

「霸天，有甚麼囑咐？」

「他奶奶的熊，你昨晚是不是跟南西街那夥偸兒賭錢去？」

「這……這……是的……」

「你眞是蠢精孵笨蛋爆出來的笨鳥，你怎賭得過那夥騙子？」

「是小的一時糊塗，喝多了酒，所以才跟他們賭了幾手的！」

「賭了幾手，老子快要給你一屁臭昏了。你要賭，大可以跑到老子的公館賭個天昏地暗，祇要他奶奶的運氣來了，就算贏三幾萬塊出門，老子也保證沒有人敢向你敲詐一塊洋錢，那又何必把辛辛苦苦掙回來的血汗錢雙手奉送給人家？」

「小的賭本有限，怎配在霸天的公館裏賭博？」

「他奶奶個鳥，你要賭本，那是易如放屁之事，明天你到賭場賬房找馬先生，先拿三千塊去花，不夠還有商量。」

「這……這是眞的？」

「老子說話，從來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老馬若給少你一塊錢，你就打掉他一枚牙齒好了。」

「小的恐怕……恐怕……」

「恐怕甚麼？」

「小的恐怕受之有愧，常言道，無功不受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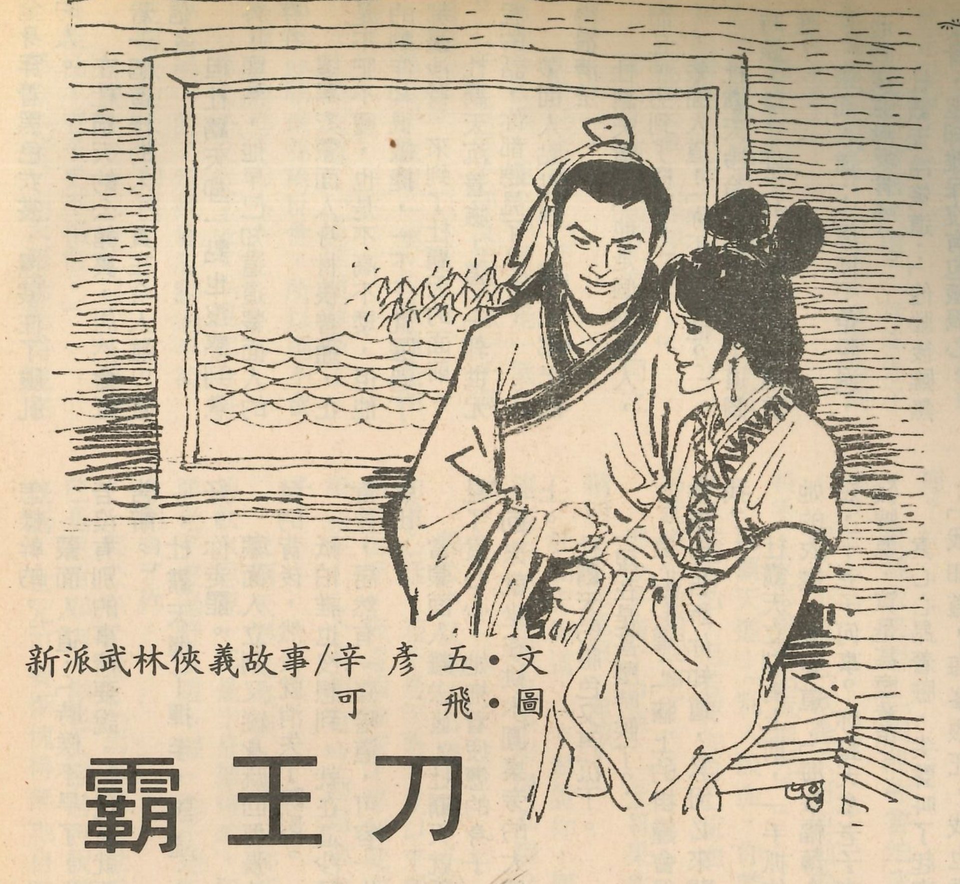
「無功可變有功，你這種擔心簡直多餘！」

「霸天有甚麼差遣，儘管告訴在下，一定在所不辭！」

「哈！哈！果然爽快，老子要你去幹掉一個人！」

「好！就算天哥要我幹掉我的老子，一樣照辦！」（未完·二）

上文提要：龍一飛邀得醉大師同往尋找藏寶，龍一飛憶起當年運送八大件稀世寶物赴榕途中，被呂文彬暗通海盜攔劫，單刀對付六海盜後被砍落海的情景，誓言有生之年非奪回八大寶物不可。他們按照短褲上所繪圖案，尋到北雁蕩山山洞，阮不悔力退巨蟒，火燒蜈蚣，避過暗器，終於從水潭中取出兩件寶物，他們便陪同沈萬財……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辛彥五・文　可飛・圖

霸王刀

娶得嬌娘歸故里　落選新郎施辣手

馬小倩道：「我知道，便溫州知縣請你當捕頭你也沒有答應！」

阮不悔道：「這必是那位令狐長江告訴妳的！」

馬小倩道：「阮兄弟，你已今非昔比了，我……」

她又貼在阮不悔的身上了。

情話不必露骨，溫存何需長久。有時候三言兩語點到爲止，反而令人回味無窮！

馬小倩依偎在阮不悔懷中，隨着船的波動，兩人的心跳也反應到對方的身上了。

阮不悔幾乎已經招架不住了，他祇伸出一臂去摟抱馬小倩，如果他雙臂環抱，情況就不一樣了。

馬小倩心中就在吼，你這儍子，抱我呀！

阮不悔不是不想抱，他以爲抱了以後會不得了，自己爲大叔操刀這才剛剛開始，如果此刻摻雜兒女情長，那是對馬小倩不公平的，就好像段金花對他一樣，他不是呆瓜，當然知道段金花愛上了他。

但是，他却不敢驟然接受，因爲往後的搏鬥，是生是死難確定，人是活的，刀不認人，誰敢相信能永遠是贏家呢！

阮不悔再看看馬小倩，他一怔，因爲馬小倩不說話，她閉上眼睛了。

「馬姑娘，我扶妳回後艙，到了溫州灣我叫妳！」

馬小倩忽的睜開了雙眼，道：「我自己會回去，你去休息吧，我知道你也累一整天了。」

馬小倩的心中在忿怒，閉上眼睛是要你有行動呀——男人的行動你不懂呀！

無奈了，馬小倩緩緩的回後艙去了。

阮不悔先是楞了一下，但他却想得單純，他把全副精神放在大叔身上。

他以爲龍大叔活得很苦，也悲哀！

阮不悔回到前艙想心事，兩個姑娘影子久久令他揮之不去！

先是段金花，段姑娘的家開酒坊，那是紹興府最大的一家，東湖大酒坊後院的大酒缸就有一百多口之多。

每隻酒缸可以跳進兩個大男人，酒窖中藏酒更多，那幾口大鍋火不斷，祇伙計就有二三十人之多。

段姑娘在紹興美得出了名，多少人上門求親，她都不答應，却單單看中了阮不悔。

一個姑娘家，有她那些表現，足以證明她是非阮不悔不嫁了。

阮不悔早就看出來了，但他却裝做不知道，就好像對現在的馬姑娘。

馬小倩幾乎要開口說「我愛你」了，但阮不悔仍然不敢輕越雷池，他以爲他眼前絕不能向人表示甚麼！

阮不悔認爲他的生命已與「霸王刀」結合在一起了。

於是他伸手撫摸着那把已具靈性的刀身，愉快又滿足的把刀擱在枕邊，這才安靜的走入夢鄉。

他的思維原是紊亂的，腦子裏盡是兩位姑娘交替出現，直待想到「刀」，他的心才安定下來。

阮不悔也覺奇怪，就如同大叔對他告誡的話一樣，在任何情況下，絕不能失刀，要把刀視作第二生命，刀在人在，刀亡人亡。

* * *

馬家寨的大船駛進溫州灣了，船上的大掌鞭馬安太已把馬小倩叫出後艙外。

馬小倩不看岸上，她看着前艙口站的阮不悔。

於是，阮不悔走過去了，他笑笑道：「馬姑娘，我們辦完事情，我一定會登門致謝的。」

馬小倩道：「我不要你謝，你一定要來。」

阮不悔祇重重的點點頭。

* * *

有一條小船駛過來了，那是馬安太招過來的小渡船。

馬安太對掌舵的馬三元道：「三元哥，你們五位兄弟就辛苦了，我陪大小姐回溫州瑞祥去。」

馬小倩已到了小渡船，她對大掌鞭道：「安大叔，你不用下來了。」

馬安太一怔，道：「大小姐……」

馬小倩道：「你也留在船上，替我照顧阮兄弟。」

她的目光落在船邊的阮不悔身上，又道：「我以爲他需要人照顧！」

阮不悔忙搖手，道：「謝謝馬姑娘，我不……」

馬安太就沒下船，小渡船已往灣裏擠去了。

馬安太衝着阮不悔露齒一笑，道：「阮兄弟，你……可不能辜負我家小姐喲！」

阮不悔苦笑了。

他還能說甚麼？人家已經敞明了，也說穿了，這種關愛是難以應付的。

如果好應付，阮不悔也不會苦笑了。

* * *

馬家寨的大船又往南駛了兩天一夜。

船在閩江馬尾靠了岸，眞的叫妙，因爲沒有多久從江外又駛來了一條船，緊緊的貼着馬家寨的船。

這條船充滿了喜氣洋洋，因爲船上的人都是穿着新衣衫，瓜皮帽上一粒紅淨珠子，便說出話也變了樣，低聲細氣臉帶笑。

船艙中擱的是四抬四端四色大禮外，後艙中四個大漢陪着一個年輕人。

年輕人長得不怎樣，却是虎背熊腰有力量。

年輕人穿的一套新衣裳全是蘇杭綢緞的。

兩船靠一起，雙方的人不說話，馬家寨的船祇一靠了岸，大伙就匆匆吃過飯睡覺了。

大掌鞭馬安太交代大伙，明日十月初一是個黃道吉日，沈五爺要去女方游家訂親事，大家都要有精神。

對於一邊靠上來的船，誰也不想多事去打探。

祇不過靠來的船上人可就愉快了，他們喝酒到三更天，好像有甚麼大喜事提前暖身似的。

天知道，這些人是從那裏來的。

* * *

天亮一個時辰了，先是馬家寨的船上，除了留下兩個漢子看守着船以外，便掌舵的馬三元也隨同大伙出發了。

大掌鞭馬安太要大伙都體面，特別到馬尾召來一組吹鼓手，這麼一熱鬧，沈萬財心中便愉快了。

那隻銅盒子由阮不悔托着，就這麼一路往游家莊走去，引來不少看熱鬧的人。

奇怪的事發生了。

原來靠在馬家寨大船一邊的那條船上人，這時候也跟着出發了。

這批人都是大個子，好像腰上插把刀，這些人走得十分有序，前四人雙手捧着紅色大禮盒，後八人抬着四色重禮物，船上來的沒有馬，大伙都步行。

祇見四個怒漢成兩行，護擁着一位年輕壯健的大個子，走得好像山在移動。

這兩批却走的乃是同一條路，一古腦的擁進游家莊裏面了。

那走在前面的正是沈萬財一夥，龍一飛知道後面來的必是訂親的人，他不回頭看，阮不悔也不回頭，阮不悔的手上托着精光閃亮的大銅盒。

馬三元「噫」了一聲，因爲他們走向游家莊正方的那座大門樓下，後邊的一夥怎麼也是往這個方向走過來？

馬三元忍不住的道：「怪事，他們怎麼也往這兒走呀！」

龍一飛猛回頭，不由睜大眼睛猛哼一聲。

大掌鞭馬安太道：「邪門了！」

就在這時，忽見游家大門裏走出一個中年漢子，這中年漢子奔到

龍一飛幾人面前，他忽的怔住了，因爲他發覺沈萬財來了。

這中年人吃驚的大叫：「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哎呀，沈大相公呀！」

沈萬財道：「十年之期未到呀，怎麼了？」

中年人已急得指着門樓裏面，道：「我家老爺夫人沒皮調，小姐也哭了兩天半，因爲……」

他抬頭看往這邊來的那批漢子，又道：「你們看，那也是一門姓沈的，那人祇看了我家小姐一眼，就要娶我家小姐了，那個年輕人也姓沈，他也叫沈萬財。」

他此話一出，便龍一飛也怔住了。

阮不悔更是心中大叫「妙不可言」了！

沈萬財道：「他們那裏來的？」

「不知道哩！」

沈萬財道：「管家，快帶路，我們進去見員外。」

忽的，後面有人大吼：「閃開，閃開！」

那位游家管家立刻奔過去，他張開雙臂攔住那些人，道：「你們幹甚麼的？」

這眞是笑話，人都登門了，還會幹甚麼？

祇見大吼的那漢子嘿嘿一笑，道：「我知道你是游家大管家，那天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十月初一好日子，這天訂親帶迎娶呀，咱們相公也來了，大船就在碼頭邊，怎麼？你們沒準備？」

管家幾乎無話說，就聽那位新郎倌似的大個子道：「沒有準備沒有關係，祇要人跟咱們走就成了。」

又有人叫閃開，他們要進門了。

馬家的大掌鞭過來了。

他指着大門問來人，道：「這光景你們一頭熱呀，使橫不是？你們是誰？」

那人嘿嘿一笑，道：「小子，你大概也在海上行船吧？」

馬安太道：「不就是昨夜靠在我們船邊的嗎？原來你們是要使橫搶人姑娘呀！」

那人眼一瞪，道：「說話小心點，你難道沒有聽過？爺們是甚麼人嗎？」

「誰？」

那人忿怒却也得意的道：「船載好漢在東海，大小戰船數不完，管家見了心膽寒，老天也要靠邊站！」

他頓了一下，又道：「娘的，你說爺們是何人？」

馬安太吃一驚，道：「大海盜沈東海呀！」

「叭！」

馬安太閃都沒閃挨了一嘴巴：「唷，你打人……」

那人叱道：「你說甚麼大海盜，要說英雄！」

馬安太按住嘴巴火大了，他怒聲道：「娘的，你抽冷子打我一巴掌，我非給找回來不可。」

游家的管家忙上前，道：「等等，等等！」

那人手一揮，道：「再不閃開揍活人！」

於是，另外三個大漢走過來，他們眞要動手了。

游家這位管家忙對這些大漢高聲道：「各位，我實對你們說，他們才是我家新姑老爺，他們遠道前來，這才剛剛進門呀！」

後面的大個子年輕人吼道：「誰？那一個是新姑老爺？除了我沈萬財之外，何人敢？何人配？」

他報出姓名叫沈萬財，嘍！南京來的沈萬財一瞪眼，心中實在不暢快！

忽聽年輕大漢指着醉和尚又道：「是那個和尚嗎？他是你們的新姑老爺呀！」

「哈哈……」

這些人全笑了。

醉和尚過來了，他拄着木杖走到四個大漢面前，笑笑道：「剛才聽你抖出沈東海的招牌，像是眞有那麼嚇死人的本事，祇不過沈東海不怎樣，你們也不怎樣，如果你們聰明，馬上回去，以後別再來。」

有個怒漢哈哈笑，道：「和尚，你六根不淨，莫非想染指人家那位香香的姑娘？」

他指的就是游水仙，水仙身上有香味，這種姑娘萬中也難找出一位來。

醉和尚一笑道：「姑娘我不想，姑娘乃是沈萬財的人了。」

四個大漢哈哈笑起來了。

那位年輕大漢立刻吼道：「和尚說對了，姑娘是我沈萬財的人了，有賞！」

立刻就見一個怒漢自袋中摸出一塊銀子，對醉和尚道：「拿去，我們少爺賞你的。」

醉和尚接過那塊碎銀子，他淡淡的道：「我說的沈萬財不是你們大公子，是他！」

他指向站在龍一飛身邊的沈萬財，又把手一伸，道：「吶，你的銀子我不要！」

那人低頭看，嘍！碎銀子變成薄片了。

那人看得一瞪眼，道：「和尚你……」

醉和尚道：「回去告訴沈東海，叫他收斂收斂！」

四個人齊聲吼：「那裏來的野和尚，示威示到爺們身上了！」

龍一飛開口了。

「醉大師，跳樑小醜，少同他們囉嗦，咱們進去說話，走啦！」

醉和尚笑笑，他對龍一飛揮揮手，道：「這兒缺個把門的，我暫不進去了。」

他甚至也把游管家拉回大門，這醉和尚便大馬金刀的站在台階下。

他這是一夫當關了。

就聽有個大漢邊拔刀，邊厲吼：「哇操，吃定咱們了，倒也新鮮！」

他口中的新鮮，便是他們平日吃別人的，而且吃得無往不利，如今反被人吃，自然覺得新鮮了。

後面的沈萬財火大了，門進不去，禮送不到女方人的手中，這親事就難了。

沈萬財厲吼如虎，道：「給我殺！」

「殺死你這禿驢！」

四個人砍刀擧得高，迎着醉和尚便砍過去！

醉和尚一聲冷笑，手中木杖猛一抖，好一股內力自杖身抖出，就聽叮噹之聲甫起，醉和尚口中一聲「着！」

「哎唷，哎……」

中間兩個大漢分別按住被杖點中的面孔往外跳，隨之另外二人也挨了杖回頭就開罵：「操那娘的，今天你這賊禿死定了！」

這人一吼，那些抬禮的漢子們放下禮物拔出刀，十二個大漢圍了上來。

醉和尚笑呵呵的拄杖在大門外，他對這些漢子們沉聲道：「來吧，每人賞你們一杖，也好回去有個交代。」

每人挨一記，也算盡了力，便沈東海前面也沒甚麼好害怕的！

他簡直沒把這些漢子們放在眼裏。

徐徐的，醉和尚往前走了十幾步，他穩當的站在場中央。

這時候，早驚動了游家莊的人，全都擠出來看，這種熱鬧最刺激，絕非甚麼馬戲或戰術表演可比。

這可是玩眞的。

其實，圍着的人也膽小，因爲當他們聽說這些人是沈東海的手下，那個强勢作風的年輕人又是沈東海的兒子，他們還眞的吃一驚。

此刻，七八個怒漢圍住醉和尚，另外幾人守在沈萬財身邊等候支援。

這位沈萬財怒容滿面，想一想眞叫人難過，偏偏今天來娶游家大姑娘，又偏偏碰到另外一個沈萬財。

他以爲，今天若不把游家姑娘娶回去，自己的顏面沒關係，老爹這人丟不起。

沈萬財見手下人圍緊了醉和尚，便惡向膽邊生的一聲吼：「殺了他，進去搶姑娘！」

就聽幾個大漢一聲暴吼：「殺！」

至少有五把砍刀一齊往醉和尚砍上去。

醉和尚一個盤腿空中坐——他看上去就像坐在空中似的好不怪異。

便在這時，他的身下杖影滿佈，隨之數聲敲梆子之聲，嘍！下面的漢子們怪叫了！

「哎唷……」

幾個漢子抱頭往外閃，有個漢子還流了血。

醉和尚扭腰空中彈腿落地上，他向沈萬財幾人招手，道：「過來呀，挨上一杖好回去交差呀！」

沈萬財氣得直跺脚，身邊的大漢道：「大公子，這和尚有來頭，咱們……」

另一大漢接道：「回去在當家面前請教，當家的必認得這野和尚！」

頭上取下紅花帽，胸前拉下配戴的花，這位沈萬財回手取來一把刀，沉聲道：「走，過去，我們五人圍殺，記住，我攻下盤，中盤與上盤就由你們分別出刀，咱們不能把人丟在岸上。」

沈東海的兒子沈萬財要玩命了！

挨杖的漢子們退一邊，四個保駕的漢子與沈萬財出馬了，五個人梅花形，就那麼的圍上哈哈笑的醉和尚。

醉和尚邊笑邊道：「挨杖總比挨刀好，哈哈……」

醉和尚這句話，沈萬財五個人當然不會明白——他們永遠也不會明白。

醉和尚當先出來攔住這些人，他實在是慈悲，使這些人免於流血之苦。

因爲，如果換是阮不悔出招，霸王刀一出就見血，說不準還會死幾個人，如此一來，便游家也不會太平了。

沈東海乃大海盜，他如果在此死了人，姑娘又沒討回來，想也知道後果是甚麼了！

醉和尚心中最明白，所以他出來了。

* * *

此刻，五個人圍緊了醉和尚，嘍！醉和尚雙手握住木杖斜身移動，他左三步右三步，似乎站不住。

其實，行家一眼就看出，醉和尚這是羅漢杖法使出來了。

羅漢杖法看上去不帶動力道，嗨，交上手才明白，雙方兵刃剛碰上，握刀的手便不自由了。

那沈萬財一聲厲吼：「殺！」祇見他貼地滾刀直往醉和尚殺去，另外四人舉刀狂斬，「咻」聲不絕的送上去，果然分工合「殺」！

於是，木杖發出强而有力的反擊，醉和尚發出一聲雷吼：「我打！」

「叮叮吧吧」之聲響起來，祇見醉和尚雙腿彈跳間，沈萬財五個人已拋刀往外滾去，五個人剛自地上站起來，發現醉和尚的木杖擱在肩頭上。

沈萬財大怒：「可惡啊，少爺忘不了今日之恥！」

有個漢子走上前，道：「大公子，咱們走！」

沈萬財一聲吼，道：「走！」

這些人挨了杖，仍然不忘把抬來的禮物再抬回去，就這麼歪歪扭扭的回船上去了。

醉和尚微微笑，他對門邊站的馬安太道：「吩咐吹鼓手們敲打起來呀！」

馬安太看傻眼了。

馬安太以為龍一飛、阮不悔二人的本事大，武功高，剛才看了這和尚，才知道這和尚的武功也不得了。

馬安太見醉和尚吩咐，立刻對門牆下站的樂隊吩咐，道：「喜樂吹奏起來。」

於是，游家門口那股子肅殺暴戾之氣消失了，變得熱熱鬧鬧的，大伙圍看的人全笑了。

* * *

今天游家不請客。

今天游家莊也沒有打算熱鬧。

因為當沈東海的兒子沈萬財決定今天要娶游水仙的時候，游家的人祇有悲哀，游家莊更是慘雲愁霧一片。

想想看，女兒為了南京的沈萬財，苦守閨中整八年，她十七歲加八年，這樣的姑娘意志堅，可也浪費了她的好年華了。

如今碰上大海盜的這個沈萬財，她祇有可憐了！

* * *

想不到上天果有巧安排！

兩個沈萬財一起來，結果，南京的沈萬財受歡迎的進了游家門，沈東海的沈萬財稀哩嘩啦被個和尚打得垂頭喪氣的逃回船上去了。

* * *

且說沈東海兒子沈萬財，氣唬唬又悲凄凄的率人奔回碼頭來，這些人一登上船，嚄！兩個大漢提刀奔向正在船尾哥兒幾個吃着酒的馬家寨漢子們！

五個大漢圍一圈，馬三元與另外四人心中舒服呀，每個人懷中揣着好幾兩重的金元寶一個，想也知道多快活了。

五個見兩個大漢提刀走過來，馬三元便發覺來的人有些沒有好臉色。

「喂，你們……」

「娘的，快說，你們是從那兒開來的？」

馬三元道：「你伙計問這做甚麼？」

另一大漢刀指馬三元道：「那個和尚是哪個廟裏的？說實話！」

馬三元道：「你問同我們在一起的大和尚呀，他是好人吶，你問這幹甚麼？」

那大漢刀尖指在馬三元的胸口上，叱道：「快說，和尚是甚麼地方的？」

「普陀山上的呀！」

「哈哈！」這大漢得意的笑了。

已經走到船中央了，沈萬財冷哼一聲，道：「這條船還不錯，押走了！」

他這是搶船了，馬三元一聽急忙道：「你們幹甚麼？咱們這是馬家寨的運貨船吶！」

沈萬財怒叱道：「在海上，那是爺們的天下，去，先把他們關起來，等到海上餵王八。」

馬三元一聽之下，也火起來了。

「操那娘，搶船呀！」

五個人不喝酒了，隨手就把刀子拔出來了。

馬家寨來的人也都會武功，也是馬小倩親自同大掌鞭馬安太選的好手，想搶他們的船，那得有兩下子。

雙方就要在船上開打了。

忽見一個受了傷的大漢走近沈萬財，他在沈萬財耳邊猛嘀咕，却也聽得沈萬財點着頭哈哈笑了起來。

就聽沈萬財道：「好好好，就這麼辦！」

他轉而對奔向馬家五人的漢子們吼道：「回來，回來，咱們回去啦，今天放生啦！」

十個大漢奔回船，有的解纜繩，有的在揚帆，掌舵的大聲吼，嚄！這艘大船划着水面出港了。

馬三元五人不明白，怎麼忽然不幹了？

馬三元想了又想，還是想不通，他怎麼會知道這批人正是一羣大海盜。

想不通，不想了，拚命亂想傷神的！

「操那娘，一羣神經病，喝酒！喝酒！」

於是，五個人又圍坐在一起喝起酒來了。

* * *

現在，南京來的沈萬財也吃着酒，當然，醉和尚更是猛灌老酒。

這兒的老酒也有名，熱呼呼的老酒配上新鮮大螃蟹，來上兩條三

斤重的黃花魚，能把人吃得忘了自己是老幾。

當然，游家不祇招待他們這幾道菜，什錦大菜剛開始，好的還在後頭吶！

再看游員外，他雙目直視對面坐的年已三十的女婿。

龍一飛開口了。

龍一飛在受傷之後曾來過，游家便是聽了他的解說才把期限定十年。

游家也知道，龍一飛為了保這趟八大件，他的老婆孩子全死在大海中。

游家老夫妻二人對望着，更有游家莊的長輩三人也在座，這件事這幾年已無人談起來，今天突然舊事重提，游家莊上誰不想來見見當今天下最有銀子的人吶！

沈百萬不祇南京有名，普天之下也有名，沈萬財是老五，沈五爺是有名的風雅人物。

游員外大名游樹人，也祇不過當過幾年地方押司，肚子裏有墨水，游家的家產在這一方也算數一數二，但若想同南京沈家比財勢，那……提也別提了。

* * *

酒過三巡。

菜上五道。

沈萬財離座走出來，他雙手端過大銅盒，恭敬的站在游氏夫妻二人面前。

「對不起，我來晚了。」

游樹人點點頭，道：「不晚不晚！」

沈萬財道：「原是八大件，今祇追回兩大件，餘下的六大件，我這位龍哥他保證，不久之後全部送回來，少一件，游姑娘不上路。」

他說完立刻把銅盒掀開來，嚄！看得人目迷十色了。

「哇……呀……」

三個游家長輩驚叫了。

祇見銅盒中金光閃閃，瑞氣千條射出來。

游家二老也怔住了。

「寶唷！」游夫人驚嘆着。

沈萬財指着盒中兩件寶，道：「二位老人家，這是東海夜明珠一對，夜間把玩最是可愛了。」

他又指着那個純金打造的壽星老獻瑞，又道：「你們看，這是細工打造的壽星獻瑞，這手上捧的可是一顆價值連城的紅寶石雕壽桃也！」

他向游家二老一個躬，雙手一送，道：「二位老人家，請先收下，且等餘下的六件找齊全，我再迎娶水仙姑娘去南京！」

游樹人接過大銅盒，眞重，恐怕足有十來斤，他哈哈一笑，道：「怎不叫我一聲岳父大人吶！」

沈萬財一驚再喜，立刻叫道：「岳父岳母大人，小婿參拜了！」

「哈哈！」游氏夫妻笑了。

坐在另一邊的三個年輕人，那是游水仙的三位兄長小弟，他們立刻也笑開懷了。

游樹人拉過沈萬財，笑呵呵的：「我女水仙閨中做針活，我知道你在南京家中凄涼。」

沈萬財吃一驚，道：「岳父大人知道我在南京的事？」

游樹人道：「知道，你回去不久，我便暗中派我兒子去了南京，打聽你的作為，老夫以為，似你們這種富甲天下的人，多的是風流子弟，想我女水仙，何止麗質天生，可以說百年難得一見的鳳女，自然不能隨便就把女兒許人。」

他頓了一頓，又道：「還不錯，你南京城中囚自己，一心為我女兒，其實當初所提八大件為聘，也是考驗你的誠意，祇不過這件事令這位龍老弟慘兮兮了。」

龍一飛道：「龍某當年同沈老弟交成莫逆，便是認準了他的為人誠實，龍某絕非看他的財勢。」

沈萬財一聽之下，大為感動，他走回座來，舉杯對龍一飛道：「龍哥，我敬你！」

龍一飛立刻乾一杯，笑了笑道：「不知沈兄弟這一回算不算訂了親？」

沈萬財還未開口，他轉而看向游樹人。

祇見游樹人哈哈一笑，道：「禮已收，他也呼叫我們岳父母大人，這親自然已算訂了啦！」

沈萬財幾乎要叫起來。

就聽游樹人對一邊侍候的伙計吩咐，道：「快去準備，今天正午就結婚。」

「結婚？」沈萬財大吃一驚！

醉和尚笑哈哈的道：「怎麼，你不願意？」

沈萬財道：「願意呀，不願意我來幹甚麼？」

醉和尚心中明白，這個婚姻不能拖，再拖海盜就會插一脚，還是早辦早妥當。

* * *

游樹人道：「萬財呀，這八年苦了你，再多拖一天我心就不安，當初祇不過稍做刁難，因為兩地太遠了，要是近的話，你們早就有孩子了。」

老夫人一邊開口道：「我們也早抱外孫了！」

游樹人立刻命人收拾房間，把新房設在後大院，嚄！游家莊的人可忙起來囉！

今天十月初一日，原是個最吉利的日子，萬吉一起來，走路不會摔，吃飯不會噎，惡妻今天不獅吼，窮丈夫今天會發大財，要不然，怎麼那麼巧，游家來了兩個沈

萬財？

這南京來的沈萬財愉快了，聽吧，門口的吹鼓手一聽訂婚結婚一齊來，這一次討個雙份錢，吹吧，吃奶的勁也全都使出來了。

別看這麼倉促，游家莊開席近百桌，流水喜酒管吃夠，吃罷午間的忙晚上。

新娘子出來拜花堂，一路飄來陣陣桂花香，大伙都知道這香味出自新娘身上的，誰不羨慕呀！

當然，沈萬財更是高興無比，新娘子出來拜花堂，拜天堂，拜地堂，回身又拜高堂，夫妻二人一交拜，嚄！沈萬財牽着新娘子便回房去了。

* * *

最高興的不祇沈萬財，龍一飛更高興！

游樹人這天陪着龍一飛、醉和尚、阮不悔、馬安太四人在客房中喝酒，游樹人特別對龍一飛交代。

「龍大俠，我對你說出我心裏話。」

龍一飛道：「游老請指教！」

游樹人道：「餘下的六大件，能收回來更好，如果困難，也就免了，甚麼寶也是身外之物。」

醉和尚猛喝一碗酒，笑道：「你們看我和尚就沒煩惱，有銀子不見得就是好事情，銀子多了煩惱就來了。」

龍一飛道：「世上有幾人看得開呀！」

游樹人道：「我就是有了煩惱才會有此一說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們送的兩件寶，我還未想出要怎麼藏起來。」

醉和尚道：「聽聽，我的話不錯吧，如果沒有這兩件寶，你老睡覺睡得着，如今，你睡不着了吧！」

這頓酒吃到二更天才散。

馬安太要回船上去了，他帶了酒菜便回去。

游家莊熱鬧到二更天過後才靜下來。

* * *

馬安太回到大船上，五個漢子已對他抱怨了。

「大掌鞭，怎麼此刻才回來？」

馬安太放下酒菜，道：「大伙吃……」

他把酒菜擺在船尾上，有個兄弟對馬安太道：「大掌鞭，你可知道白天靠在咱們船旁的那條快船吧？」

馬安太一笑，道：「我知道，他們是大海盜沈東海的兒子想搶親，被醉大師打走了。」

馬三元道：「大掌鞭，這就是你的不對了。」

馬安太道：「這話怎麼說？」

馬三元道：「那批人既然是搶親的，他們又被醉大師打回來，你就該回來告訴我們呀，可好了，他們回來受了傷，拿刀幾乎要砍人，我們五個正喝着酒，嗨，他們……他們怒氣沖沖的出海去了。」

馬安太一怔，道：「倒是忘了這一回事。」

另一個漢子吃着菜，道：「他們出海去，我看對咱們有陰謀，大掌鞭，你得拿定主意來呀！」

想了想，馬安太道：「你們吃飽了睡覺養精神，趕天一亮，我把這事去向和尚大師說去。」

馬三元道：「大掌鞭吶，你問問他們，是不是要坐船回南京。」

馬安太道：「放心，天塌下來用不到咱們頂，你們難道忘了，那個阮兄弟的本事大，我看不比和尚大師差，船上有他二人在，大海上還怕甚麼大海盜呀！」

他這話果然令大伙放心不少，其實他們怎麼會知道，龍一飛也不是軟脚蟹！

游家莊留嬌客，沈萬財住了三天整，第四天他便辭了游樹人，帶着美眷要回南京了。

這三天過得甚麼好日子？祇要看沈五爺黑夜白天不出房門一步，就知道了。

游姑娘果然似水仙，一身香味最迷人，沈萬財幾乎無時無刻不守在她身邊。

沈萬財把游水仙當成他的第一生命，沈萬財自己的生命擺在第二位了。

游家的姑娘嫁得遠，這一去就是千里外，游家二老多叮囑，酸着鼻子送上船，這天要乘船回南京了。

馬家寨的這條大船分成前後艙，前艙是通艙，住了十多人也沒有問題，後艙隔兩間，向着前面的可以住女眷，於是這一間便由沈萬財同他的新婚美眷游水仙二人住下了。

大船離了碼頭，正徐徐的往江口駛去，馬安太這才把醉和尚與龍一飛、阮不悔請在前艙裏。

「龍大俠，有件事情我先說！」

龍一飛道：「大掌鞭有甚麼話，祇管說！」

馬安太道：「大前天走的那條船，那是大海盜沈東海的兒子沈萬財……」

龍一飛道：「我們早就知道了。」

馬安太道：「咱們是已經知道，祇不過大船開走的時候，他們原想殺人的，突然又變卦了。」

他似是擔心的又道：「我怕他們在海上等咱們，嗨，大海上他們必會動手的！」

龍一飛冷笑道：「怕的是他們不動手了。」

馬安太道：「他們人多呀！」

龍一飛道：「這又不是在陸地上，人多圍得緊，這是大海上，咱們敢在海上行船，就沒把沈東海那夥人看在眼裏。」

他衝着阮不悔一笑，又道：「我們這兒刀霸在，別擔心了，快送一罈酒過來。」

馬安太笑了。

「酒呀，馬上送過來，哈哈……」

於是三桅大船上各有不同快樂，前艙兄弟們也加入，大伙喝酒還行酒令。

後艙前段有新房艙，沈萬財與游水仙關緊了艙門不出來，也奇怪，便是想聽聽聲音也沒有，就好像這艙裏沒有人似的。

誰知道沈萬財與游水仙二八在裏面幹甚麼事？人家這是苦難中才成雙的新婚夫妻，你說他們在幹甚麼？

誰也管不着！

掌舵的馬三元偶爾哈哈笑，他笑身上揣了個金元寶，這一趟行船也算發個不大不小的財呢！

當然笑得開心啦！

祇不過，大船出海往北駛，就快過午了，前面那是個海盜常常出沒的大西洋礁羣。

三桅快船正駛着。

忽然，兩個小島之間發出「嗚嘟嗚嘟」聲，緊接着兩條快船飛一般的從左前方包抄過來了。

兩條船走了一半分了開來，一艘去攔頭，另一艘筆直的往馬家寨的這條船撞過來了，仔細一看，不禁嚇了一跳。

因爲這條撞來的快船船頭，安裝了一個長長的、尖尖的、包上鐵皮的矛，那東西祇要撞上船，這船就是個大窟窿了。

遠處看，水花自尖矛處分開來，發出「嘩嘩」之聲。

馬三元一見就大叫：「海盜來了！」

前艙的人匆忙的出來看。

馬安太叫道：「快，抄傢伙，準備幹！」

四個大漢去拿刀。

阮不悔已看着來船冷冷笑了。

醉和尚運目遠處瞧，他嘿嘿一聲，道：「沈東海不在這兩條船上。」

前艙走出龍一飛，他拄着木杖到了後艙前端。

他以木杖鼓鼓艙門，道：「沈先生！」

艙中的沈萬財道：「龍哥，我不開艙門，我在艙內保護水仙。」

「呵呵」一笑，龍一飛道：「好，我就守在艙門外，你們可別出來，這些人不放在咱們眼……」

突然，好一聲鶯語傳過來，游水仙道：「你有這些好朋友，難怪你如此坦然放心！」

沈萬財道：「不要妳擔驚受怕，水仙，妳躺着。」

艙中還溫柔吶，這光景好像外面天塌了，他們也不過問了。

這時候，就聽站在艙頭上的馬安太手提砍刀指揮，他以手指示着，因爲海盜船有一艘船頭有尖矛。

那馬安太與馬三元合作行船二十年，甚麼信號早已熟記在心中。

就聽得馬安太大叫着：「左舵半！」

馬三元立刻把舵往左頂，而且還回應：「左舵半了！」

馬安太看的是帶尖矛的快船，他不去管另外一條船，因爲另外一條船沒有尖矛。

要知道這些海盜他們也有訓練，他們把船有分派，一種是攻堅船，這些攻堅船負責把來船撞破，令來船先失去動力，不能再行動。

另一種便是逼攻船，那是把來船上的人先以弓箭壓制，讓來船上的人無法抬起頭來。

最後才是主力船攻上來船，到了這時候，甚麼樣的來船都將任其搜刮了。

祇不過今天祇有兩條船，因爲……

因爲甚麼？那是因爲沈東海帶着他的主力外出未回來，沈東海幹的是大買賣，這一趟他去得遠，他繞過海南去廣西，聽說去運鴉片煙。

沈東海留在幾處島上的船也不少，祇不過沈萬財以爲有兩艘快船足以對付醉和尚了！

他把醉和尚當成對手，忘了船上還有刀霸在！

馬安太聲吼：「右滿舵呀，快！」

馬三元拚命把舵轉，祇見盜船上也有人大吼：「往左偏，左……左……」

馬安太再叫：「正舵，正舵！」

海盜船上有人叫：「撞，撞……」

就聽水聲嘩啦嘩啦響，海盜船上的那根尖矛幾乎就要撞中馬家寨的這條大船了。

忽然大船往側偏，蹭着船邊沒有中的，兩條船相互貼着船邊而過，兩船相蹭的時候，海盜船上二十人，他們大吼：「殺……」

叫是叫得凶，還不到拚殺的時候便吼叫，祇是叫敵人心驚膽寒而已。

海盜們見馬家寨船上祇不過十個人，他們的精神更大了，也吃定來船了。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 武小郎一伙來到橫山，李小龍家及衆兄弟得知滄州落雁堡主與關外胡人勾結，當即宣佈攻打落雁堡。一輛運年貨的大車木桶中藏着人，進入落雁堡內，車上殺出七名大漢，李小龍身先士卒勇殺司馬亮，武小郎、柴大官殺死了司馬不邪兄弟，只逃了司馬亮，橫山响馬血洗落雁堡大獲全勝，所得的糧秣足夠他們吃三年……

新派湖海俠士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俠盜武小郎



再下橫山探消息 洗脫嫌疑心眼靈

那女人也聽五百多，是武小郎叫出來的數目，武小郎加一倍，爲的是先聲奪人帶唬人。

府衙中把各種手續按常理辦齊，這才由府台大人行文去太守府，等到太守點兵趕到落雁堡，橫山哥兒們早就不知到甚麼地方了！

那太守率兵追趕响馬，他們是走路呀，官兵是分開的，官騎馬兵走路，想追上騎馬走的响馬，天知道他們會不會追得上，大冷的天又是快四更時，大伙扛刀追盜，誰不在心裡駡呀，只不過這是公事，公事就得應付……

好歹官兵們追了五十里方折回頭，等到進了滄州城，大伙都不冷了，因爲跑了幾十里路每個人身上直冒汗。

滄州落雁堡被响馬血洗殺死堡中男女五十四人之多，受傷的也有三十幾，這是大案子，滄州府台大人與太守表面上吃驚震怒，要出兵去打橫山，實際上他們內心可眞愉快，司馬亮受重傷，一家十七口死了十個人。第二天午時，滄州府台大人與太守親自到落雁堡去慰問，那司馬亮見了兩位大人嚎啕痛哭起來了。

在滄州，這是幾十年從沒發生過的事情，地方上早已震動起來了。官府還眞出兵，五百兵丁去橫山抓响馬，不過三天又回頭，因爲大橫山的山路堵死了，山上積雪往下落，亂石崗上有危石，誰願意賣命往山上攻，過幾天就快過年了！

* * *

武小郎不在橫山過新年，他與他的兩個女人與小丁小馬四人又下山了。

下山當然是回十字坡，那位扈五娘未下山，她在橫山入夥了，有個頭目叫尹大川，兩個人見面對上眼，兩個人的年紀也差不多，他們就在山上湊和着過日子了。

* * *

這一回燕大山與劉風二人最高興，落雁堡再也不能在滄州橫行了，想着上一回燕大山被抓，那司馬亮還暗中派出殺手在山林中攔殺，如非遇上武小郎，又有劉風趕到，燕大山怕是早已被殺了。

* * *

武小郎一行下橫山，衆家兄弟們直送到大山口，那燕大山與劉風，時九子與柴大官四人强迫着送人要送到十字坡，武小郎攔住了。

「兄弟們，送君千里沒甚麼，撞見官兵多囉嗦，官兵見我們同响馬在一起，娘的，十字坡咱們別去了！」

劉風一笑，道：「武兄弟總是有頭腦的！」

燕大山道：「武兄弟呀，在山下如果有問題，你快到山上來，兄弟們誰都歡迎你！」

武小郎笑笑道：「我的好哥兒們，武小郎結交的好兄弟，如果山下躭不住，我會上山來相聚的！」

張水柔吃吃笑道：「他呀，他不但能住在十字坡，說不定他還會再去泰山城，嘻……」

武小郎當衆吻了一下張水柔，笑道：「眞是我的好婆娘，吻妳一下是獎賞，哈……」

「哈……」衆家兄弟全笑了。

* * *

武小郎這也算是攜家帶眷的下橫山，最後一人走上前，這人正是李小龍。

李小龍伸手拉住武小郎，二人走到最後面，那李小龍說了許多小聲話，武小郎有點頭也有搖頭，李小龍好像有些無可奈何地嘆口氣，送到大山口才停下來。

那兒有個秘道要穿過一片老荒林，只因爲通往大路的那道斷崖已經下石堵死了。

荒林中，李小龍看着武小郎走去，心中着實不是滋味，他站在那兒半天未回頭，直待燕大山低聲道：「當家的，回去吧，武兄弟走遠了！」

李小龍道：「他爲甚麼一定要回去呀？」

「武兄弟必有他的想法。」

「我甚麼條件都開了，可是……」

走在後邊的劉風笑道：「如果他肯留下來，他甚麼條件也不會要的！」

李小龍道：「他的武功是一流的，他的機智更無話可說，你們知道，一個武功高而且頭腦機伶的人，這才是眞正的高手，我們山上缺乏這樣的人物。」

他此言一出，身後面跟的人誰也黯然了，原來頭兒爲了留下武小郎，確實費了一番唇舌。

* * *

五匹快馬往大道上馳，馬背上的盧小玉心存感激地對武小郎道：「武哥哥，那李當家對你說了甚麼話？」

武小郎道：「他一直想我們留在山上。」

盧小玉道：「是嗎？」

武小郎道：「李當家要我當他的副手，山寨上他是老大我老二，這樣我有調派人馬的兵權，倉中存銀我可以撥來用，他還要在後山找地方爲咱們搭蓋最舒適的住屋三大間，派兩個女人侍候着，另有守衛五七個！」

張水柔笑笑，道：「你爲甚麼不留下來？」

武小郎道：「我爲甚麼要留下來？」

盧小玉伸手去拉武小郎的手，她柔情萬千地斜目低聲道：「我知道……武哥，謝謝你！」

盧小玉雙目似有淚，但她滿意地笑了。

武小郎在馬上用力握住盧小玉伸過來的手道：「笑笑呀，我的寶貝妹！」

盧小玉笑了，帶着淚笑道：「謝謝！」

武小郎道：「謝我甚麼呀！」

盧小玉道：「我知道，如果不是我，武哥就會同張姐留在山上了，都是爲了我……。」

武小郎却淡淡一笑，道：「妳眞聰明。」

張水柔道：「你們在說甚麼呀！」

盧小玉道：「張姐，武哥是爲了我的大仇未報，人在山上就無機會了，所以他才一心要下山來的！」

張水柔這才恍然大悟，笑問武小郎道：「是嗎？我的武哥？」

武小郎道：「我忘不了在王家大宅中那一夜，我也爲小玉妹的不惜犧牲自己而感動，那天夜裡我幾乎想哭，我答應決心爲小玉妹找出兇手來，爲她公公一家報仇，只不過再也想不到，直到今天還沒找到兇手，我又怎麼會答應留在橫山？」

盧小玉掉下兩顆晶瑩的淚水來，她眞的感動了。

張水柔道：「老實說，當初我聽了小玉妹子的話以後，我就以爲我二人是同命，我們都是武哥所救，巧的又是咱們的爹娘當年也是梁山好兄弟，所以我才與小玉妹變得比親姐妹還親一倍……」

武小郎道：「唉，當初我眞怕妳把小玉妹也剁了醃肉醬，還好，妳們一見如故。」

後面的小丁對小馬笑道：「武爺來到十字坡，咱哥倆可也見識了，人家才是出刀名家，咱們算老幾。」

小馬道：「往後咱們多跟武爺學幾招，哈……」

武小郎道：「你二人也夠辛苦了，過些時我爲你二人各討上一房媳婦過日子，哈……」

小丁小馬哈哈笑了。

* * *

十字坡仍然那個樣子，野店門是虛掩的，小丁把前門推開，小馬忙把五匹快馬拉到後面的馬廐拴起來，堆的草料也還在，他抱了幾把拋在地上便奔進野店中了。

武小郎與盧小玉張水柔三人一進到屋內，三人彼此點個頭，立刻一齊到大院中！

大院中有口井，井口小井肚大，一隻木桶在井邊，武小郎奔過去，他提起木桶往井中下，張水柔

笑道:「別下去了,誰會想到藏在井下呀!」

武小郎道:「下去瞧瞧放心呀!」

他跳到木桶中,張水柔與盧小玉合力把木桶往井下放,兩人還不住的對武小郎交代着。

張水柔道:「武哥小心吶,井水冷如冰,掉下去就慘了吔!」

盧小玉接道:「武哥哥,只看看洞口的石壁是否動過,如果未動,你上來!」

武小郎手攀井壁低頭看,那井深三丈多,他把手在那處壁上拍摸了幾下,笑道:「原封未動,我放心了。」

張水柔與盧小玉一聽,立刻又把木桶拉上來,武小郎跳出水桶來,他拍拍手道:「咱們進去吧,看一看屋中的東西少了多少件。」

三人走到屋子裡,只見小丁與小馬自柴房中走出來,小丁奔到武小郎面前,道:「武爺,咱們怕要餓肚子了!」

「怎麼說?」

小丁道:「酒肉全沒有了!」

他們是不會吃人肉的,人肉那是待客的,當然是對待惡客的。

他們臨走時把地道中的人肉好幾罈全都搬出來,又把一罈高粱酒放桌上,這是武小郎出的主意,也是他留的路,因爲他還要回來住的。

武小郎原是要把人肉與滲有馬尿的高粱酒侍候落雁堡來的殺手們,豈料程捕頭與趙把總早到一天,把屋內的人肉與酒吃光還帶走。

十字坡原也有牛羊兔子肉,却被武小郎與朱才等全帶走了,好吃的是不會留下來的,好吃的當然要帶走!

此刻,小丁把話說一遍,張水柔道:「咱們只有帶回來的一些乾糧了,怎麼過冬和過年呀!」

笑笑,武小郎道:「小事一樁,我這就騎馬上泰山縣城去。」

張水柔道:「我陪武哥上縣城!」

武小郎道:「那好呀,咱們把車子套起來,沒有驢就套匹馬,妳看好不好?」

張水柔笑笑道:「老棉被舖在車子上,藍布篷拉起來,武哥呀,多帶銀子呀!」

武小郎哈哈笑,道:「銀子我不缺,辦糧買物有的是,只是……」

他看看盧小玉,道:「妳不能去!」

盧小玉道:「我知道,如果我去泰山縣城,必定嚇死好多人,他們早以爲我死了。」

一笑,武小郎道:「妳在店中多照顧,明天一早我就回來了。」

小丁小馬忙套車,盧小玉走過來道:「武哥哥,我心跳得厲害,我怕會出事。」

「出事?哈哈哈,出甚麼事?」

盧小玉道:「我也說不出來,只是你們一切多小心了!」

其實,武小郎也想不到,泰山城的錢大夫曾在官府告了他,說他與响馬是一伙的,程百里、趙把總二人帶兵來到十字坡,這件事武小郎絕對不知道。

於是,武小郎趕大車,張水柔躺車上,兩個人嘻嘻哈哈地往泰山縣城來了。

* * *

車轅上不見趕大車的人,那匹馬比驢精明得多了,牠拉車盤蹄往前走,當然走在路當中,牠不會當笨驢往路邊的坑中走。

車子是窄了些,但仍然可以擠上兩個人,當然啦,如果兩個人是疊在一塊,那更不嫌小。

車尾巴下仍然掛着一盞明燈是紙糊的在晃蕩,另外又掛了一束乾草料甩呀甩,別管甚麼晃的甩的,大車上兩人正自在。

「武哥呀,你累不累,要不要停下來歇一歇?」

「我不累,這些天爲了搏殺操心又勞力,倒忽略妳同小玉了!」

「唔,我哥眞是男子漢!」

「妳是女中丈夫呀,哈哈哈!」

於是掛在車尾的吊燈更加地晃動起來了。

* * *

武小郎愉快把自車帘處冒出頭來瞧,他笑道:「喂!妳瞧瞧,前面快到城門了!」

車內响起穿衣聲,不旋踵間,張水柔雲髻披面地把上身探出來瞧,她笑笑,道:「人多的地方還是好,大山上多無聊呀!」

武小郎道:「這一回我還要順便去王覺凶宅瞧一瞧,看一看官家還在怎麼樣的找,哈……」

他想到得意處,立刻笑了!

* * *

過了護城河,車到城門口,兩個士兵攔住了。

「喂,幹甚麼的!」

一怔,武小郎也吃一驚,道:「怎麼啦,咱們可是善良百姓呀!」

「下車,下車!」

武小郎與張水柔下車了,有兩個兵士提刀在車上瞧,車上的棉被窩還是熱的。

車上車下瞧一遍,武小郎暗中塞了一塊銀子在一個兵士的手。

「天冷,各位買酒吃!」

那士兵一笑,道:「我好像見過你!」

武小郎道:「我常來呀,衙門

的程捕頭是我的朋友,我們常在一起碰幾杯!」

那士兵點點頭,這就要放他走了,武小郎又道:「怎麼了,幾天沒來,縣城發生甚麼事情了?」

那兵士道:「縣城沒事情,倒是橫山响馬有蠢動,前些時大隊兵馬趕往十字坡,被他們逃了,娘的,原來開野店的與响馬有勾結呀,一齊逃走了。」

武小郎一聽心中吃驚,道:「聽誰說的了?十字坡開野店的怎麼與响馬有勾結呀?」

那兵士指着大街,道:「吸,開藥舖的大夫他告的,他親眼看到十幾個响馬受了傷,還爲响馬醫病吶!」

武小郎一聽冷冷笑,他拍拍那士兵,道:「你多辛苦了,回頭請你吃酒。」

他趕着大車進城了,武小郎的反應快,他的主意也最高明,他把大車往前面趕,還眞的妙極了。

武小郎把大車趕到了縣衙門門口,他老兄跳下大車喊寃枉。

武小郎不但喊寃枉,他還跳脚搥胸頓足地落淚。

這光景便張水柔也吃一驚,因爲武小郎這是隨心所慾的突然動作,張水柔還以爲武小郎失心瘋了吶。

立刻,四個差役奔出來,這其中就有兩人認識武小郎,一人冷笑道:「娘的,你敢回來呀,快叫程大人,別叫他跑了。」

一個捕役往衙門裡跑,跑一半程捕頭出來了。

程捕頭一見來了武小郎,立刻上前抓住他的衣裳。

武小郎不反抗,他衝着衙門罵响馬:「操他娘的我們差一點死在橫山上,我這是來報案的,程大人,我們這些天苦吔!」

一怔,程捕頭道:「你說什麼?」

武小郎指着大堂前面的鼓,道:「程大人,你別問,我是擊鼓鳴寃來的人,你別攔住我。」

程捕頭又是一怔道:「娘的,你擊鼓鳴寃呀!」

武小郎道:「這是小民的權利呀!」

程大人道:「你擊鼓驚動縣太爺,上堂去先是二十大板子,這麼冷的天你找苦吃呀!」

武小郎心中一動,道:「大人,我知道我們常吃酒,我們本是好朋友,咱們這朋友可不是只喝酒,我們曾交過心,大人,你說是不是?」

邊說他邊拭淚,蠻傷心的樣子。

程百里道:「武小郎,你好像眞寃枉嘛!」

武小郎道:「我何止眞寃枉,我前些時賺的銀子,還有趕辦的年貨準備過個好年的一切東西全完了。」

程百里道:「喲,你的損失可大了,我知道那些天你弄了不少銀子的。」

武小郎道:「我寃枉呀!」

程百里道:「好,你說你寃枉,現在,你說說,我聽聽,你的寃枉在那裡。」

武小郎道:「我在十字坡,忽然來了响馬七八個,他們是受了傷,個個的本事大,我一人打不過,可是我可以逃呀,只是他們挾制住我女人及小伙計,我……哎呀,我……」

他猛的擰了一把鼻涕,又道:「我他娘的眞倒楣呀!」

嘿嘿冷笑道:「小子,我說你是胡說八條路。」

「怎麼八條路?」

「胡說八道!」

武小郎道:「我一點也不胡說八道。」

程百里道:「小子,你說响馬到了十字坡?是呀,我問你,你是不是進城把個錢通神請去治傷了?」

「有!」

程百里一聲冷笑道:「爲什麼人治傷?」

「爲受傷的人治傷呀!」

「幾個?」

「男女一共十三人,我除外。」

「怎麼傷的?」

「那些响馬受傷來的,然後同咱們野店的人幹起來,我們有功夫的只有我一人,所以才會受制呀。」

程百里聽得一怔,但他又是一聲冷笑道:「小子啊,你是說謊話不用打草稿呀!」

武小郎道:「我說的是實話呀,實話是不用打草稿的。」

程百里鼻子哼出聲道:「人家告你的不只是這些什麼私通响馬,還有重要的。」

武小郎道:「還有什麼重要的?」

程百里道:「錢大夫說,你拿的金子是他被海棠大盜偷去的,娘的皮,我早就懷疑海棠大盜不是你,就是和你姘居的那個女子,不是那女子就準是你,這一回我看你還有什麼好解釋的了。」

他又伸手去抓武小郎,武小郎却嘆口氣道:「大人,難怪連大人也以爲我武小郎私通响馬了。」

程百里道:「你怎麼說?」

武小郎道:「是有金子,可是那不是我們的,我還眞的頭一回看到金子黃澄澄的眞可愛,只是……」

程百里道：「只是什麼？」

武小郎道：「金子是响馬的呀！」

程百里叱道：「奶奶的，這一回你小子說漏嘴了吧？」

武小郎道：「我實話實說呀！」

程百里道：「他娘的，當响馬的會花金子治傷呀，他們銀子也不會花，他們不殺人就算不錯了。」

武小郎道：「大人，那是响馬們沒受傷的時候，那天他們受了傷，他們爲了救治身上的傷才會拿出他們的金子來的，當時我也不相信，可是那傢伙說得眞自在，他說人人愛金子，當大夫的更愛財，他是把金子暫時放在大夫家，不定何時再收回來。」

程百里叱道：「這是他們說的？」

「是呀，果然有了金子便把錢大夫請去十字坡了。」

程百里嘿嘿笑道：「娘的，你眞會胡謅呀！」

「我騙……你不是東西。」

程百里道：「你小子是不是用尖刀抵住錢大夫呀，錢大夫要是在衙門口喊叫，你就殺了他。」

「是呀，是有這回事。」

程百里大怒道：「你小子總算承認了。」

武小郎道：「我承認什麼？」

「你用刀子，娘的，你與响馬沆瀣一氣。」

武小郎道：「大人，這話你說我認了，別人說這話呀，我非揍他不可。」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如果當時不用刀唬一唬大夫，我在十字坡的女人、伙計全完了，我爲了他們的命才如此呀，大人，人命關天吶。」

程百里怔住了，他想了一下道：「武小郎，這些全是實情？」

武小郎道：「大人，我斬個鷄頭發大誓。」

程百里道：「一方面這兒沒大公鷄，再一方面，你小子發誓神會笑，神會捏着鼻子跑。」

「神爲什麼跑？」

「你小子放屁呀，神當然會跑。」

「這是什麼話？」

程百里道：「我問你上來幹什麼？」

武小郎道：「我們一伙被挾持，一路去了橫山還被關了三天多，山上人眞多，我看吶，沒有一千有八百。」

程百里一驚道：「那麼多，前些時有消息傳來說是五百多呀！」

武小郎聽得心一動，這是山上有奸細了。

「大人，確實人數不知道，只不過我是來請官兵去剿响馬的，我帶路上橫山。」

「這時候？」

「是呀，打伏剿匪還選日子呀！」

程百里沉聲道：「娘的，都要準備過年了，官兵不是人呀，他們也過年，大冷的天叫他們上荒山去拚命，你小子這是在幹缺德事，官兵聽了會罵你祖奶奶！」

武小郎一瞪眼道：「我操！朝廷養兵是幹什麼的？有你們這樣的官兵呀，咱們百姓遭殃了。」

他不由得恨聲又道：「大人，我聽你的不去了，誰叫咱們經常一起碰杯呀，我認了。」

他要走，又回來道：「大人呀，咱們還滷了不少的肉，也有不少的酒，那幾個响馬王八蛋原是要一齊帶回山上的，可是我說帶東西騎馬跑得慢，他們才帶去一小半，可是等咱們回來才發現，所有的滷肉全不見了，大人呀，這個損失可大了，今年自己也難過年。」

程百里心中一緊，那些酒肉都已到了他與趙把總帶去的官兵捕役的肚子裡了。

武小郎多精明，他立刻罵起來：「操他娘的，酒和肉一點也不留，眞他娘的絕，我的女人直跺脚，那可是好酒好肉吔，誰吃了我們滷的肉，叫他變成拉血人，誰吃了咱們存的高粱酒，嘴巴上長瘡活不久，操他娘的！」

程百里一聽大怒，指着大街叱道：「武小郎，你滾，少在衙門口吆喝，滾得越遠越好。」

武小郎猛一怔道：「好，好，我走，大人呀，等我有機會再把銀子弄到手，我還請你喝老酒。」

只有這幾句話，程百里沒罵人。

於是，武小郎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到車上面，他的背上出冷汗。

武小郎自言自語道：「他娘的，這一場才眞正是唇槍舌劍，可費了我不少心機，差一點鷄飛蛋砸狗跑掉，還得去坐牢。」

車上，張水柔道：「怎麼啦？」

「怎……麼……啦呀，操他娘的錢大夫，老小子告了咱們私通响馬了。」

張水柔聽了吃一驚道：「眞的？」

「不是蒸，是煮？操！」

* * *

武小郎趕車來到泰山酒館門外面，他這是老主顧上門，酒館的伙計也客氣，有個伙計走出來，衝着武小郎笑一笑，看看一邊的張水柔，這個伙計笑了：「爺，幾天不見你啦！」

武小郎道：「這話怎麼說？」

那伙計道：「爺，從前你是打光棍，今天你有了美眷，便拉車也是驢換馬，哈哈哈！」

武小郎道：「別逗了，我的日子我知道，有房間嗎？」

伙計忙點頭道：「有，有，別人沒有，爺！你不一樣，便是沒有也得想辦法弄出一間來。」

武小郎哈哈笑道：「你小子又想我的銀子了。」

伙計回笑道：「你是慷慨大方的人呀。」

武小郎與張水柔往店內走，伙計在前面舉燈帶路，二門後有一間乾淨的客房是雙人床，床上疊着三床被，一張桌子在前面，兩把椅子對着放，床底下尿壺尿盆各一件。

那伙計衝着武小郎咧嘴笑道：「爺，酒菜馬上送到房中來。」

武小郎一塊銀子塞過去，道：「給你的。」

伙計的手眞快，立刻塞進自己口袋道：「爺，你可是眞大方。」

那伙計把武小郎當肥羊，侍候得有些過了火，因爲床下的尿壺他又提出去用刷子刷了好幾遍才提回來。

張水柔也是開店的，他對武小郎笑笑道：「咱們的小丁、小馬不一樣，這點小錢他們二人看不上。」

武小郎道：「他二人專門宰肥羊，哈！」

二人在房中吃過飯，天黑外邊人已少，武小郎對張水柔道：「水柔呀，妳且在此先歇着，我出去一趟。」

張水柔笑笑道：「我知道武哥要去找那大夫的，是不是？」

武小郎道：「不錯，我此去不是收拾他，我是去製造個好印象。」

「什麼好印象？」

武小郎道：「錢大夫告咱們黑狀，差一點沒叫咱們跌入茅坑裡難以全身而回，妳想想，咱們還要在泰山城中有計較，我還要設法弄幾個，怎好得罪他？」

張水柔笑道：「武哥呀，你總是把事情想得遠。」

武小郎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呀！」

他托起張水柔下巴，浪漫地吻了幾下，才走出泰山酒館的大門外。

晚間天氣有些乾冷，武小郎把脖子縮起來，街上行人稀，幾盞燈籠不管用，街上有些泥濘。

此刻，武小郎站在錢家藥鋪的大門外，他輕輕地手指彈門板。

「咯咯咯！」

「誰呀！」

「我呀，我是來買點傷藥的呀！」

「呀」的一聲門開了，是站櫃的大伙計，見是武小郎，他看得一瞪眼。

笑笑，武小郎一副老好人的模樣走進門道：「伙計，就是我來找大夫的，在嗎？」

「不……不知……道……」

武小郎一笑道：「伙計，你好像被什麼嚇壞了，我是來買藥的呀！」

伙計道：「我……去找大夫。」

武小郎十分坦然地拉把椅子坐下來，只不過他才剛剛坐定，只見二門處大步走出錢大夫。

武小郎笑瞇瞇地站起來，錢大夫一衝上前叱道：「姓武的，這兒是泰山縣城，這兒是有王法的，我可要告訴你，你別把這兒當你的十字坡，你今天找上門，想怎樣？」

再笑笑，武小郎道：「錢大夫，我知道你向縣衙的程大人告了密，而且還帶人去十字坡，對不對？」

錢大夫沉聲道：「我要找你們算帳。」

「噫，算什麼帳？你去看病一錠金子呀！」

錢大夫火大了。

「你是送我一錠金子，可是那是我的金子，我是看了那錠金子才知道你與响馬是一夥的。」

武小郎猛搖頭道：「你開什麼玩笑呀，我不要命了？我是老實良民呀！」

錢大夫道：「海棠大盜差不多。」

武小郎道：「大夫呀，我老實對你說，我也是受那些响馬劫持的人，我如果不把你請去爲他們治傷，他們就要殺了我們幾個人。」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難怪你會懷疑我，其實我比你更慘，我的損失也不輕，這些天我在泰山城賺的賣命銀子，一個也不剩的全被他們拿去了，你以爲那錠金子是我的？娘的，全是他們的，我以爲如果那錠金子是大夫的，那麼，海棠大盜就在他們中間。」

錢大夫一怔，但忽地臉色一寒，又道：「不對！」

武小郎道：「又有什麼不對了？」

錢大夫道：「我們騎馬往十字坡行，衙門口我吼叫，你用尖刀抵住我，你用刀，你怎麼說。」

武小郎道：「嗨呀呀，錢大夫呀，在當時我如果不用刀抵你，我就會被捕役抓進衙門裡，我被抓去沒關係，我們十字坡的人就死定了，响馬殺人不眨眼的呀！」

錢大夫怔了一下道：「你眞的不是响馬一夥的？」

武小郎道：「我若是响馬一夥的，我還用得了如此多費唇舌？我他娘的打不過响馬，我出手對付你們沒問題，我進門來殺光你們，拍

拍屁股走他娘的遠方，誰又會知道是我武小郎幹的？」

錢大夫臉皮一緊道：「你……眞的不是响馬一幫的？不對呀，我在十字坡見你同那些响馬們有說有笑的，還拿好酒好菜供他們吃喝，你……這是怎麼說？」

武小郎道：「我當時如果翻了臉，他們就會揍活人，要是不好生招待他們吃好的，娘的，他們拿刀殺我的人，我如果不全力招待他們把傷養，娘的皮，他們放火燒房子，我如果想來縣城找官家，橫山响馬誰敢惹？錢大夫，我是被人掐住脖子了呀。」

錢大夫道：「武小郎，但願你的話是實情！」

武小郎道：「我發誓，我不是響馬一夥的，我有時會生點同情心，因爲……」

錢大夫一瞪眼，道：「你也同情響馬？」

武小郎道：「響馬也是人生父母養的，你想想，有甚麼人願意去當響馬呀，還不是當年人們的那句話，被逼得上梁山呀！」

錢大夫一瞪眼，道：「你還同情響馬呀，小子！」

武小郎道：「我也同情你錢大夫呀！」

「你同情我甚麼？」

「同情大夫失了那麼多金子呀，如是我，我也會痛不欲生的！」

錢大夫嘆口氣，道：「那眞是如同割我身上兩斤肉呀，他娘的。」

武小郎道：「所以我才會來照顧你的呀！」

錢大夫道：「你要甚麼？刀傷藥？」

武小郎自袋中摸出一張銀票足有一百兩，他攤在錢大夫面前，道：「你瞧瞧這銀票，可不是你丟的吧？你收着，爲我包最好的刀傷藥！」

錢大夫道：「你要那麼多的刀傷藥幹甚麼？」

笑笑，武小郎道：「我住十字坡，荒原野地不太平，存些刀傷藥，也算是防而不備，備而不防呀！」

錢大夫對伙計點點頭，一張銀票他貼身裝進口袋中，道：「銀子我收了，我想拜託你一件事！」

「甚麼事呀，你說說，我聽聽！」

錢大夫道：「你的心眼靈，腦筋清，你替我去打聽，打聽那個海棠大盜，祇要你打聽出誰是海棠大盜，我這裏不會虧待你，三五十兩銀子我會給你！」

武小郎幾乎想笑，但却是滿臉正經地道：「錢大夫，我說過，我是個富有同情心的人，你損失太大了，我再是需要銀子也不會來拿你的花，打聽海棠大盜嗎？行，我爲你各地去打聽，我完全免費，我不要你的銀子，我交你這位好朋友了！」

他還拍拍手，又道：「人在江湖走，到處是朋友，打從現在起，我就爲大夫開始打探了，你放心，祇要找到海棠大盜，我立刻向你報告！」

錢大夫拍拍武小郎，道：「我相信你了，哈……」

武小郎嘆口氣，道：「大夫，有機會去見見程捕頭，告訴他這是一場誤會！」

「會的，會的，我自會去向程大人說的，你安心啦！」

武小郎自伙計手中接過好大包藥，而且還有兩個瓷瓶子，他心中愉快呀！

錢大夫見武小郎走到門外面，他把門關上。

那伙計反問錢大夫，道：「老爺，你以爲這傢伙的話是眞的嗎？」

錢大夫道：「我有甚麼辦法不相信他的話？他如果是響馬，他敢來嗎？」

伙計一聽也楞了，不錯，響馬還敢來縣城？不可能。

＊　＊　＊

武小郎愉快地走出錢大夫的藥舖大門，他下了台階好一聲大喘氣：「唉！」回頭瞧一眼藥舖的門已關，他又低聲道：「娘的，可眞費了我不少唇舌，個王八蛋！」

武小郎手提大包刀傷藥，他剛走到街中央，嗨！天下事就有那麼巧，程百里率領着十多名捕役過來了。

程捕頭帶的人可不是查夜辦案的，他率人奔向北城後街的王家凶宅的！

這些天他們天天在王家大宅中忙，也都是從二更天忙到四更才離開。

程百里見是武小郎，不由冷笑道：「武小郎，你又在搞甚麼名堂？」

武小郎笑笑道：「我會搞甚麼名堂？」

程百里指着武小郎的手上一大包傷藥，道：「你手裏甚麼玩意兒？」

「藥呀，我買的藥呀！」

「你去找錢大夫？」

「我去找錢大夫買藥呀！」

程百里道：「錢大夫還會把藥賣給你？」

武小郎道：「怎麼不賣，人不一樣，銀子一樣，我花銀子，又不是白拿！」

程百里道：「錢大夫說你與響

馬爲伍，你不計較？」

武小郎道：「那是誤會！」

程百里道：「這種誤會是會送命的！」

武小郎道：「人不做虧心事，夜裏睡覺心不驚，我如果是錢大夫，我一樣會誤會的，這就叫話不說不明，鼓不打不響，有甚麼不明白的，雙方對面一解釋就沒事了！」

程百里道：「武小郎呀，你的嘴巴眞會講，祇不過我可得警告你，你如果眞與響馬有皮條，我一知道就叫你不自在！」

武小郎道：「你放心，眞要與響馬們有勾結，我也要等你大人辭官以後才上山。」

程百里冷笑道：「你最好別上山。」

他手一揮往北城走，武小郎道：「程大人等一等。」

程百里道：「我有事，沒空同你閒扯淡！」

武小郎道：「你如果不聽會後悔！」

程百里又回頭了，他把手一揮，對十多個捕役道：「你們先去，接着昨天的工作。」

捕役們一路往北城走，程百里站在武小郎面前道：「武小郎，你又在打甚麼主意呀？」

武小郎笑笑，道：「我有消息呀！」

「甚麼消息？」

「你知不知道呀，滄州落雁堡出了事了？」

「知道，所以甘捕頭與杜押司已回滄州府了！」

武小郎道：「響馬血洗落雁堡呀！」

程百里道：「血洗？司馬亮呢？」

武小郎道：「至今不知道。」

程百里道：「官家也在找他的人，不知他去了甚麼地方了！」

武小郎道：「大人，你以爲他會去那兒？」

程百里叱道：「我又不在滄州府，我怎麼會知道！」

武小郎一笑，道：「我也許會猜得到。」

程百里道：「你會猜？好，你猜猜，我聽聽！」

武小郎道：「你知不知道司馬亮的老婆是甚麼人？」

程百里搖頭，道：「不知道，那你說說，我聽聽，他老婆又是何方神聖！」

武小郎道：「司馬亮的老婆乃女眞國的人呀，她是個標準的胡人！」

「你怎麼知道的？」

「哎，我不但知道他老婆是女眞國的人，而且這些年司馬亮與關外胡人的和親王有來往！」

「眞的嗎？」

武小郎道：「我怎麼敢欺騙你呀！」

程百里一想，又問：「我問你，橫山響馬怎麼會找上落雁堡？」

武小郎道：「橫山響馬一大半乃是當年梁山泊好漢們的後代呀，他們子難承父產，便祇有子承父業地拉人馬上橫山。大人，這是甚麼時代，這是個甚麼江湖，北胡西羌與南蠻，東邊還有大海盜，聽說來自東洋國，大宋四面楚歌還不算，各地方還出了惡霸欺壓善良，操他娘的！有志氣的不造反呀，上橫山那是好樣的！」

武小郎幾乎要發火了，程百里一聲叱吒，道：「他娘的！你是橫山響馬呀！」

武小郎立刻捂嘴笑道：「我不是響馬，我祇不過發發牢騷，我若是響馬，我敢在大人面前胡說八道呀，娘的，早出刀了！」

程百里雙目一瞪道：「你說甚麼？」

武小郎又笑笑，道：「我不出刀，我拔腿跑了！」

程百里道：「落雁堡出事我早知道了。」他又要拔腿離去，武小郎立刻又道：「我還沒說完吶！」

程百里叱道：「還有甚麼未完的話？你眞他娘的夠囉嗦！」

一笑，武小郎道：「我還知道落雁堡曾拚命找那座寶塔呀！」

提到了寶塔，程百里立刻精神來了。

「甚麼寶塔？」

武小郎道：「不就是你們天天在王覺大宅中敲牆、打地、鑽窟窿、打洞在找的那座翡翠玲瓏寶塔嗎？」

程百里一聽突然伸手，一把抓牢武小郎的領口，叱道：「好小子，原來你早知道了。」

武小郎道：「大人，別火呀，你總得聽我把話說完再計較吧！」

程百里鬆了手，道：「說！」

武小郎道：「大人，前些時我們受制那些響馬們嗎，我是聽他們說的。」

「他們說甚麼？」

武小郎道：「響馬之中有能人，他們曾潛入落雁堡，發覺和親王在那裏，聽到和親王親口說出一段話……」

他頓了一下，又道：「大人，照我過去的作風，這下邊的話是要賞銀的。」

程百里一瞪眼，道：「操，你又想銀子了，你他娘的那麼喜歡銀子呀！」

「我討厭銀子。」

「口是心非。」（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 古墓內楊文堯故意讓金老二斷去右臂，金老二也撞得他中了機關裡的兩支毒針，楊文堯憤怒的正欲除去金老二，忽聽到有聲響，知是先他們入墓之人弄出的，立即改作替他療傷。四人墓中相遇，金老二利用徐元平來制衡楊文堯，並欲說出劉情劍匣之秘，却被楊文堯欲殺之滅口，幸虧徐元平橫裡揮出一掌擋住。徐元平欲向楊文堯索回劍匣……

玉釵盟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化敵為友乃父執　昏迷洩露心中秘

于成久走江湖，早知三堡之名，剛才被他一掌把自己向前飛躍的身子擊落，心中餘悸猶存，也不敢擋他劈來掌勢，橫向右面躍去。

兩人一齊讓開，因此之故，那劈出的掌力立時直向徐元平站立之處撞擊過去。

他正運集了全身功力，把那橫移過來的石門擋住，忽覺一股强猛潛力襲過身來，不禁暗道：完了，楊文堯掌力雄渾無比，我眼下不能運功抗拒，看情形，勢非被他震死在掌下不可。心中雖在暗自忖量，但潛在的求生本能，却是不甘束手待斃，一提丹田之氣，雙手用力向前一推，硬把那橫移過來的石門向後推動數寸，身子一側，反向楊文堯擊來的掌力之上迎去。

祇覺一股暗勁完全撞了上來，不禁全身微微一顫，但人却仍然站在原地未動，氣血如常，絲毫不覺異樣之感。耳際間響起一聲巨石的撞擊之聲，那橫移石門已然封閉了石壁間洞開的門戶。

凝目望去，祇見楊文堯似被人推動一般，一連向後退了數步。

這一瞬間，兩人都愕然相顧，臉上都流現着一片茫然之色。

「鐵扇銀劍」于成和金老二，本已從兩側環繞攻上，忽見楊文堯自動向後退了數步，耳際又聞得石門撞擊之聲，不覺同時一怔，收住了攻勢。

定神一瞧，祇見楊文堯和徐元平互相凝目而視，心中大感奇怪。

祇見徐元平緩緩把投注在楊文堯臉上的目光移注室頂之上，雙眉微微聳起，似是在思索着甚麼難題。

金老二沉聲喝道：「那位徐兄定然想到甚麼重要之事，別驚擾他，咱們先聯手把楊文堯除了再說。」

他大半生的歲月，都在江湖之上飄蕩，見聞廣博，一看徐元平的神情，立時想到他不是在思索武功上的難題，定然是在索解墓中機關，此等一時靈智衝動，稍遜即失。

于成亦是江湖久走之人，金老二出言一點，心中立時瞭然，一語不發，縱身而上，舉手一劍，當胸刺去。

楊文堯似是也正在思索着一件困難之事，對于成疾撲而上的攻勢似是渾然不覺，直待劍勢疾近前胸，他才霍然警覺，左掌橫拍一擊，逼開劍勢，飛起一腳「魁星踢斗」，直向于成小腹上面擊去。

「鐵扇銀劍」于成劍勢已被逼開，摺扇立時疾點而出。但是楊文堯迅快的一腳，迫得他收了摺扇而退。

楊文堯一腳逼退于成，猛聽背後颯然風響，一股强勁的力道直襲而至，楊文堯心知必是金老二乘機偷襲，心中甚是憤怒，倏然一翻右腕，衣袖翻浪，拍出一股掌力，硬向金老二擊來力道迎去。

金老二此時早知楊文堯的內力深厚，見他馬步不移，反臂揮掌，就知道這一掌定然聚滙了相當功力的一擊，哪裏還敢硬接，一挫身軀，斜躍出三四尺之外。

「鐵扇銀劍」于成適才被迫收扇而退，這時見楊文堯揮臂掌拒金老二，心念一轉，乘楊文堯攻出之勢尚未收回之際，一擺銀劍，迅如電閃，猛向楊文堯刺去。

楊文堯右拒金老二，陡聞左側金風破空，微一冷笑，不避不閃，左掌猛舉迅落，直向攻到的劍身上壓去。

于成這一劍，原本是想攻其無備，是以出力甚猛，這時見楊文堯不但不避，並且硬以掌力相拒，心中既驚且怒，就這略一遲緩，楊文堯掌力已然壓上劍身，陡覺劍身一震，劍勢下沉，似已脫手而去，當下不禁大駭。

「鐵扇銀劍」于成成名江湖數十年，如若仗以成名的銀劍竟叫他人以一雙肉掌逼得撒手棄劍，那實是莫大的羞辱之事，將來如何有顏再在江湖上走動，想到此處，不由雙眉一挑，也顧不得厲害，猛提一口眞氣，右劍不撤，左扇疾張，欺身挺進，舉扇向楊文堯「腮角穴」點去。

楊文堯武功再高，也不能不有所顧忌，正待移身閃避，驀地拳掌呼呼，金老二又從旁側夾攻而上。

楊文堯這時要想避退，已是來不及，被逼得心頭火起，臉色驟變，泛現出滿臉殺機，一聲冷笑，身軀猛矮，右掌力拒金老二的攻勢，左手五指箕張，變擊為拿，倏的如流星墜地，向下一沉，又往上一抄，一招「碧海探驪」，但聞一聲悶哼，室中銀光一掠，「鐵扇銀劍」于成的銀劍已被楊文堯奪在手中。

楊文堯右手疾伸，便已奪過銀劍，胸中已起殺機，再不遲疑，手腕微抖，但見劍花錯落，分向金老二、于成刺去。

于成銀劍被奪，心中羞憤已極，扇交右手，右掌左掌，一連幾招，急向楊文堯攻去。

金老二這時也從一旁夾攻。

楊文堯左拒右擋，應付綽如，眼角微瞟，徐元平還怔怔的站在那裏出神，他心中不免一動，暗道：我不乘此人在發楞之時，除去此二人，更待何時？

心隨念轉，冷笑一聲，銀劍驟緊，但聽「嘶」的一聲，于成的半截衣袖已被劍鋒齊齊割下，于成但覺左臂一寒，心頭大吃一驚，一個滑步，躍退一旁。

于成驚得一身冷汗，身子尙未站穩，耳邊衣袂飄風，寒光一閃，楊文堯已滿臉殺機的挺劍追到，一支劍直刺胸前，于成正待振扇封劍，楊文堯突覺手臂一震，劍身竟被一股無比的內力逼擋開去，轉眼回望，不由嚇了一跳，但徐元平已躍到身邊。

楊文堯銀劍被震，人已警覺，迅快的橫躍三步，銀劍護胸，冷冷的看着徐元平。

徐元平迅快絕倫的一招逼開楊文堯，化解開于成的險象，却並不出手相攻，身立原地不動，淡淡的說道：「楊老堡主年事已高，想不到用心却如此狠毒，出手便欲置人於死地。」

神算子楊文堯哼哼冷笑，道：「非是我楊某人出手狠毒，實在是徐兄一向少在江湖上走動，不知道二人……」

金老二也怕楊文堯揭破自己的用心，急忙的插嘴截住道：「我二人雖然不是甚麼英雄豪俠，但却不似楊兄這等心機陰惡險詐，哼哼，想將在下二人和這位徐少兄困死古墓之中，這等用心自是叫人難以忍受……」說着望了徐元平一眼，接道：「要不是他心懼徐兄手中的這把斷金切玉的劉情寶劍，哼哼，祇怕也不會讓避，把徐兄放在眼中……」言語之間充滿挑撥。

徐元平原是性情衝動之人，一聽金老二之言，再想起楊文堯諸般行事的舉動，實是令人憎惡，不由朗朗一笑，道：「楊堡主果眞有興，此點却不必顧忌，在下雖是武林後進，却尙不屑仗着利器壓人……」

徐元平一語未畢，猛聽楊文堯一聲低叱，道：「金兄少逞口舌之能，任你舌粲蓮花，今日也難逃出古墓。」人隨聲到，斜出一劍，疾向金老二刺去。

楊文堯銀劍出手，金老二尙未來得及閃避，驟覺一股暗勁衝來，身側人影一掠，徐元平已飛撲而至，人到掌到，掌勢一推一送，已將楊文堯的銀劍逼向一邊。

徐元平劍交左手，笑道：「楊兄但請放心，我徐某人此刻絕不會仗利刃取勝。」

這句話無疑就是公然挑戰，楊文堯生性再陰沉，也難忍下這口氣，銀劍一抖，劃成一圈銀虹，劍花一分，倏的向徐元平當胸刺去，口中說道：「徐少兄眞個豪氣干雲，如此，兄弟倒蒙承讓了。」

楊文堯心機極深，知徐元平年輕氣傲，是以又拿話來挖苦他，使他無法再使用劉情劍來對付自己。

徐元平一看銀劍刺到，身軀微閃，反拍出一掌，直向銀劍來勢撞

去。楊文堯已知他掌力雄厚，縱然是手持利劍，也不願硬拚，一挫腰，疾向一旁躍去。

金老二大聲喝道：「徐兄不要受他所愚……」

忽然慘叫一聲，一股血箭直射出來，濺了「鐵扇銀劍」于成一身。

原來楊文堯殺機已動，趁着金老二分心說話的工夫，暗中提了一口眞氣，腿不屈膝，脚不移步，憑藉一股眞氣，側身直欺而上。

這等上乘內功身法，身子移動之時，不帶一點破空風聲，金老二祇覺眼前銀光一閃，劍氣撲面，寒芒已近前胸，匆忙之中，向旁一閃，橫裏向一側躍去。

他閃避之勢雖快，但楊文堯的劍勢比他更快，祇覺前胸右肩之間一涼，銀劍對穿而過。

這祇不過是一刹那間的工夫，楊文堯一挫腕收回銀劍，金老二却慘叫一聲，右肩傷處噴射出一股血泉，濺飛出五六尺遠。

徐元平冷笑一聲，道：「楊老兄好辣的手段！」欺身直攻過去。

忽聽金老二有氣無力的說道：「徐兄，快點……取他戮情劍……匣，此人陰險無比，那劍匣上刻繪着這古墓築造原圖……如若他帶在身上，對兩位大是不利……」話到此處，突然一蹶跌在地上。

徐元平已欺身攻上，但聽得金老二說話之後，又疾退回來。

楊文堯目光凝注在徐元平身上，緩步向後退去。

金老二說完話跌倒地上時，楊文堯已退到石壁旁邊，正待舉手向石壁上機關拂去，突聽徐元平大喝一聲，揚手劈來一掌，人也緊接撲襲而上。

掌力强勁雄渾，有如巨浪排空而到，楊文堯被勢所逼，祇得橫向一側躍去。

但他動作迅快，左掌已然拂中壁邊機關，機關已然發動，這時祇聽一陣軋軋之聲，壁間裂開一座石門。

徐元平一撲未中，轉身擋在門口，目注楊文堯，臉露慍色，冷冷說道：「楊堡主不還我戮情劍匣，今日咱們都別想出這古墓。」

楊文堯轉頭看去，「鐵扇銀劍」于成已把金老二扶到石壁一角，替他包裹傷勢，兩人停身之處相距自己甚遠，心中暗暗忖道：這徐姓少年，武功甚是高强，再加上個見聞廣博的金老二從旁指導，又有「鐵扇銀劍」于成相助，不論鬥智鬥力，都難有必操勝算的把握，眼下之策，祇有先把他們實力分散，然後侯機猝下毒手，先除兩個强敵，才可穩操左劵，或借重這古墓的機關，把他困在此地，活活餓斃，日後自己單獨再來，這墓中藏寶和戮情寶劍，盡皆爲自己所有了。

心念一轉，橫劍封住門戶，微微一笑，目注徐元平道：「金老二說得不錯，這戮情劍匣之上，的確刻繪着古墓建築的原圖，不過圖上的計算之法，和這古墓建築並不盡相同，其間的尺度比例，更是差異難解，縱然是當今之世上第一等土木建築名師，也無法依據劍匣上刻繪的原圖，算出這古墓中各種機關佈設的位置，區區在土木建築之學上，費了半甲子的時光，雖然說不上『博通』二字，却自信稍有成就，但如不親歷其間，祇依劍匣上刻繪之圖，亦無法找出其機關埋伏之位置。」

徐元平冷笑一聲道：「這麼說來，除了你楊老堡主之外，舉世再無第二人，能夠解得那劍匣上圖位了麼？」

楊文堯笑道：「這個麼，很難說了，在下就無法算出這劍匣上刻繪之圖的隱秘，天下能夠算出之人，祇怕也難找得出幾個……」微微一頓後，又道：「我雖無法以劍匣上刻繪的原圖，算出這墓中機關之位，但祇要能親歷其間，即能依照劍匣上刻繪之圖，找出機關設置之位……」

徐元平略一沉忖，道：「不管如何，那劍匣是我所有之物，縱然逃不出這古墓我也要先討回來。」

楊文堯微微一笑，道：「眼下咱們都在這古墓之中，不論何人，不愼觸動機關，咱們都難有出墓的機會，兄弟已覺出不難趨避這古墓中埋伏，是以想出了古墓之後，再把劍匣奉還閣下。」

「鐵扇銀劍」于成冷笑一聲，道：「先把戮情劍匣交出來也是一樣。」

徐元平道：「不錯，楊堡主先把劍匣交出來也是一樣的。」

楊文堯探手入懷，摸出戮情劍匣，暗運內力，把劍匣用力一按，然後取了出來，雙指又潛運內力，微微在劍匣之上一擦，毁去劍匣上部份圖案，笑道：「徐兄一定要立刻討回，在下祇好奉還。」

徐元平接過戮情劍匣，把左手寶劍還入匣中，身子一側，讓開石門去路，說道：「在下做事，一向恩怨分明，你和金老二之間的恩怨，兄弟不知內情，也不願插手過問……」回頭瞧着金老二又道：「你竊取我劍匣之事，暫時記在賬上，以後咱們再算，于兄，咱們走啦！」

金老二突然挺身坐起，說道：「慢着！」

徐元平回頭怒道：「你要怎麼樣？」

金老二道：「這墓中機關重

重，如無楊文堯帶路，絕難出得這古墓……」

說話之時轉臉望了那四箱珠寶一眼。

楊文堯似是怕他洩露箱中之秘密，趕忙說道：「既能相見，總算有緣，祇要能夠信得過兄弟，帶路之事，在下絕不推辭，不過這墓中佈置，異常複雜，還得借重徐兄戮情劍匣上的原圖才行。」

徐元平已知這古墓埋伏的厲害，除了各種機關之外，還有蟒、蛇之類的毒物。略一沉忖，說道：「那麼兄弟這劍匣還要暫交由楊兄保管了？」

楊文堯道：「這倒不必，待兄弟遇到難題，請借劍匣一觀即可……」說完，急步當先而去。

他怕金老二說出箱中藏寶隱秘，是以急急向外走去。

徐元平緊隨在楊文堯身後，于成扶着金老二走在最後。

楊文堯早已把來路默記心中，但他却故作疑難之狀，走上一段，必要把徐元平劍匣借來瞧上一陣，凝目思索一陣，然後才動手找尋機關，開啟門戶。

四人足足耗去一頓飯工夫之久，才度過五重石室，行到了甬道之中。

楊文堯心知已到了最後一道可能囚困人的地方，祇要走完這條甬道，再也無法把三人留困這古墓之中了。

這是一次成敗各半的冒險。如果自己判斷這甬道中佈設的機關位置錯誤，或是推動埋伏的機關因年久失靈，自己立時有被三人聯手合擊的危險。他乃老成持重之人，在未操絕對的勝算之前，絕不肯隨便冒險，是以四人快要把甬道走完時，他仍然沒有動手。

轉了兩個彎後，甬道已盡，眼前拱立了三面石壁。

徐元平瞧得一皺眉頭說道：「甬道已盡，怎的不見……」

楊文堯輕輕的咳了一聲，道：「出這甬道之門麼，就在這三面石壁之上，不過，在哪一面，兄弟還得仔細的瞧上一瞧，才能決定。」

「鐵扇銀劍」于成道：「不用瞧了，如若這三面石壁間果眞有門，定然是在前面壁上。」

楊文堯冷笑一聲，道：「祇怕未必。」忽的跨步，向左面石壁之上拂去。

他袍袖寬大，動作迅快，幾人尚未看清他拂向壁間，楊文堯已然向後疾退了數步，若有意若無意的剛好把徐元平和于成視線擋住。

但聞一陣軋軋之聲，起自石壁之中，這時候幾人停身之處，突然活動起來。

金老二低聲喝道：「徐兄請看緊他……」

徐元平依言向前上了一步，隨手一揮，一道劍光掠着楊文堯頭頂而過。

一股寒森森的劍氣，逼得楊文堯打了一個冷顫，但他仍能矜持不動，頭也不回的說道：「徐少兄這是甚麼意思？」

徐元平道：「楊老頭最好別懷異想，祇要有一人不能出這古墓，楊兄就也別想活着出去。」

楊文堯輕輕的咳了一聲，道：「如果區區存心暗算幾位，祇怕幾位也到不了這甬道盡處了。」

「鐵扇銀劍」于成說道：「如若楊兄沒有那戮情劍匣，祇怕也難到這甬道盡處。」

楊文堯微微一笑，說道：「于兄說的不錯！」心中暗自罵道：該死的東西，把我楊某看成何等人物，哼！戮情劍匣上的原圖，已被我運用指力毁去，異日你們再使那劍匣原圖入墓，就有得好看了。

壁間軋軋之聲，倏而停了下來，壁間果然裂開了一道二尺多寬的石門。

楊文堯微微一笑道：「幾位進入這石門之時，最好能以最迅快的速度通過，以兄弟推想，這石門之內的通路，定然有着一定的時間，如若延誤過久，祇怕這石門會自動封閉。」說完，側身當先而入。

徐元平手執戮情劍，緊隨楊文堯身後而行。

這時候，于成、金老二却和徐元平保持三四尺遠的距離，以便他能有讓避楊文堯猝然施襲的空間。

這甬道之中異常黑暗，但是地勢却甚平坦，兩面都是墨色山石砌成的石壁，一種濃重潮霉的氣味，觸鼻欲嘔，顯然這甬道已是久無人行。

四人走約十餘丈遠，地勢緩緩升高，登上七層石級，到了盡處。

楊文堯舉手一推，祇聞「喳」的一聲，一面石門應手而起。

石門一啟，楊文堯立時以迅快無比的動作，衝了上去，徐元平怕他出洞之時合上石門，一提眞氣疾隨而上。

環顧停身之處，是一座特製的石棺，寬約五尺，高可及人，四人一起停身其間，毫無狹小之感，石質光滑，還有名手雕刻着幾幅形容嚇人的鬼像，除了略感恐怖之外，倒不失一處極好的休息之處。

楊文堯舉手一推石棺，應手輕響，石棺壁板一轉，成了一道斜門。原來那石棺頂端的石壁是人工用鐵軸連在上下石板之上，稍一用力，立時推開。

幾人跨出石棺，又是一條紅磚砌成的甬道，走了數丈，甬道又斜

向上升，大約有四五尺遠近，頭頂之上現出一塊棺木，楊文堯雙手用力的一推，棺木應手而起，一股強烈的日光透射進來，照得幾人眼睛一花。

楊文堯道：「把棺木和青塚連一起，成了一道神鬼難測的秘門，也虧那孤獨老人能夠想得出來。」

徐元平一提眞氣，躍了上去，回頭伸手接過棺木，說道：「幾位快出來！」

楊文堯一鬆手，縱身躍出，于成抱着金老二，緊隨躍了出來。

徐元平一鬆手，放開石壁的棺木，但聞「蓬」的一聲輕響，棺木復了原位，立刻回復變成了一座青塚，如果是不知底細之人，相信也絕難瞧得出可疑之處哩。

一陣秋風吹來，飄飛下幾片黃葉，極目荒塚壘壘，一片衰草枯黃，那巨大的孤獨之墓，相距幾人停身之處已遠在數十丈外。

徐元平喟然一歎，說道：「好一座建築精巧的地下墓府，看荒塚壘壘，有幾人能夠想得到這……」

忽聽金老二冷哼一聲，罵道：「跑了和尚，跑不了廟，金老二不把你楊家堡鬧個天翻地覆，就誓不爲人。」

徐元平轉頭瞧去，祇見一點人影疾如電奔而去。

原來幾人出了墓門之後，楊文堯却趁衆人眺望景色之際，悄然逸走，待金老二發覺之時，人已到數十丈外了。

「鐵扇銀劍」于成望着楊文堯背影，罵道：「哼！二谷三堡中人沒有一個好東西。」

金老二微微一歎，道：「金兄說的也是，過去江湖道上，雖有黑白之分，但對『信諾』二字，却還能遵守不渝，自從一宮、二谷、三堡崛起江湖之後，對江湖上『信諾』二字，破壞無遺，處處講求機詐、權謀，不管用何等手段，均以成敗論英雄……」

于成微微一歎，道：「金兄說得不錯，兄弟亦有同感。」

金老二黯然一笑，瞧着斷臂，說道：「如果不是得遇兩位，兄弟勢必被楊文堯殺於古墓之中了，殺死兄弟事小，但古墓之秘，祇怕也將成千古疑案了。」

于成道：「金兄交遊廣博，遍及江湖各門各派，一宮、二谷、三堡中人，不知何以竟找得楊文堯這等陰險之人？」

金老二道：「楊文堯在三堡之中，素以忠厚著稱，而且對土木建築之學研究甚是精深，兄弟才找他同入古墓，哪知此人外表忠厚，內心險詐……」

于成仰臉望望當空秋陽，說道：「此刻時光還早，金兄傷勢甚重，不如就在這荒墓中休息一會，再走不遲。」

金老二連受斷臂掌震之苦，雖是內外兼修高手，也覺得體力難支，聽得于成之言，當下點頭一笑，緩步走到一株白楊樹下，盤膝而坐，運氣調息。

徐元平心中對金老二其人甚是厭惡，但見「鐵扇銀劍」于成此刻和他談得甚是投機，當下不便當面發作，祇好隨在兩人身後，走到那白楊樹下。

金老二一直提聚着一口眞氣，忍受着傷勢痛苦，精神過度的緊張，激發他生命中的潛力，平時修爲的眞元之氣，運轉於全身各大脈穴之中，支持着他的重傷之軀，此刻，險境既過，精神隨之鬆懈下來，這一靜坐調息，那運轉於各大脈穴中的眞氣，漸歸平靜，祇覺一股熱血由胸中直衝上來，張嘴噴出一口鮮血，一陣目眩頭暈，仰面跌倒地上。

「鐵扇銀劍」于成看見吃了一驚，伸手扶起金老二，急急問道：「金兄，你……」

金老二苦笑一下，接道：「我因爲被楊文堯掌力震傷了內腑，祇怕是不行了。」

這兩句話，說得甚是凄涼，祇見徐元平心頭大爲感動，急上兩步，走到金老二身邊，說道：「金兄請振作起來，兄弟以本身眞氣，助你一臂之力，祇要能把散去的眞氣凝聚丹田，就可保無事了。」

他本是情感脆弱，極易衝動之人，雖對金老二其人甚感厭惡，但仍不自禁油生憐憫之心。

金老二忽的仰天長笑，聲音凄厲，刺耳異常，但他中氣不足，笑了一半，突然中斷，自言自語的說：「榮兄陰靈有知，請恕兄弟無能爲你報仇了。」

徐元平聽得心頭一動，忘了替金老二療治傷勢，凝神靜聽下去。

哪知金老二傷勢極爲慘重，講得幾句之後，竟然接不下去。

一陣秋風吹來，使徐元平驚愕的神志突然一清，慌忙伸出右手，按在金老二後背「命門穴」上，潛運眞力，一股熱流循臂而出，緩緩攻入了金老二「命門穴」中。

金老二散去眞氣，得徐元平攻入內腑眞氣之助，逐漸回集於丹田之中。

他本是有着深厚內力之人，眞氣一聚，立時清醒過來，坐正身子，運氣調息，片刻之後，吐出幾口瘀血，長長吁一口氣，睜開眼睛，回頭說道：「多謝……英雄相救……」

徐元平心中一直在想着他剛才所言之事，見他醒了過來，立即問道：「剛才金兄口中說的榮兄，可是姓徐麼？」

金老二臉色一變，道：「我幾時講過了……」

他剛才神志昏昏沉沉，不知不覺之中，洩露了存在胸中幾年的隱秘……

「鐵扇銀劍」于成接口說道：「不錯，不錯，金兄剛剛確實說過此言，兄弟也親耳聽到。」

徐元平說：「金兄眞氣初聚，不宜多所講話，休息一會再說不遲。」

金老二果然不再言語，緩緩閉上了雙目，心中却在暗暗想道：該不該把這椿深藏胸中十幾年的隱秘之事說出……

大約過了有一頓飯工夫之久，金老二才緩緩睜開雙眼，瞧了徐元平一眼，道：「小英雄雖對我有過救命之恩，但此事乃是在下生平中最大的隱秘，實難隨便相告他人。」

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不過，在下可以把一件震蕩江湖的隱秘大事告訴兩位，以報小英雄相救之情。」

徐元平搖搖頭，說道：「在下絕無挾恩求報之心，迫請老前輩講出胸中隱秘之事，祇因老前輩適才感嘆之言……」他突然長長嘆息一聲，道：「老前輩既不願說，那也罷了，今日一番相逢也是有緣，憑此一面，在下願不再追究戮情劍匣之事。」

金老二惘然一笑，道：「二十年前，老朽亦和小兄弟一般豪氣干雲，言無不信，但這二十年來，迭經變故，目睹武林間正義消解，信諾成空，彼此之間，全以機詐之心相處，鬥勇之外，兼以鬥謀，老朽也不覺不知間養成機心，今見小兄弟豪情之氣，不禁感愧無地。」

徐元平接道：「老前輩這等誇獎，晚輩愧不敢當，在下就此別過。」抱拳作禮，轉身而去。

「鐵扇銀劍」于成忽的躍身而起，大聲叫道：「徐兄要到哪裏去呢？兄弟承蒙數番救命之恩，尚無……」

徐元平停步回頭笑道：「武林之間，偶伸援手也說不得甚麼重大之事，報恩之事再也休提了。」

于成大步追了上去，說道：「徐兄的風儀、豪情，兄弟甚是佩服，甚願隨侍左右……」

徐元平朗聲大笑，接道：「這個叫兄弟如何承受，于兄身爲豫、皖、鄂、魯四省綠林道上總瓢把子，是何等威風、神氣，徐元平何許人物，豈敢……」

「鐵扇銀劍」于成大聲接道：「如果肯允在下常隨左右，以討教益，縱然是當今天下盟主，兄弟也不願再戀棧下去。」

徐元平笑道：「在下孑然一身，天涯飄零，自己都無一定的去處，于兄盛意，祇好心領了。」

于成哈哈大笑道：「兄弟跑了大半輩子江湖，別無所成，但對各處山川風景，却是知之甚詳，如蒙不棄，願以識途老馬，帶徐兄遍遊天下風景。」

徐元平黯然一嘆，道：「于兄熱情可感，但兄弟却有難對人言的苦衷，待日後兄弟恩怨結清之後，自當和于兄結伴遨遊天下名山勝水。」說完，轉過身子，緩步而去。

金老二突然站起身子，叫道：「小兄弟請留步片刻，在下有事請教。」大步追了上去。

徐元平回身說道：「老前輩有何見示？」

金老二道：「小兄弟姓徐麼？」兩道目光，凝注在徐元平臉上，一瞬不瞬。

徐元平道：「不錯，晚輩叫徐元平。」

金老二一語不發，在徐元平臉上瞧了半天，說道：「徐兄的令尊、令堂，可都健在人世嗎？」

這兩句話，直似一柄鋒利之劍，刺入了徐元平的心上，登時覺得胸中熱血沸騰，滴滴淚珠奪眶而出，緩緩答道：「不敢相欺，家父早已去世，家母生死不明。」

金老二沉吟一陣，道：「敢問小兄弟令尊可是叫徐榮麼？」

徐元平道：「不錯，老前輩適才昏迷之時，曾經提過家父之名……」

金老二突然雙目圓睜，沉聲問道：「天下姓徐名榮之人何止一個，小兄弟怎知我昏迷時呼叫之人就是令尊呢？」

徐元平倒是想不到他有此一問，怔了半晌，才道：「這個晚輩很難肯定答覆，不過晚輩曾聽師父說過家父一些事跡，雖因當時年紀幼小不能全盤悟解，但大略經過尚可默記心中，是以不揣冒昧……」

金老二神色凝重的接口問道：「你師父叫甚麼？」

徐元平道：「晚輩恩師姓梁單名一個『修』字，和家父有着金蘭之交，如非恩師相救，祇怕晚輩早已不在人世了，唉！恩師雖然救了我的性命，但却因此和人結仇，身罹慘死，最可悲的却是恩師膝下唯一的骨肉被人誤認爲我，也吃仇家活活震斃掌下……」

話至此處，忽見金老二老淚紛披，黯然說道：「這麼說來，你當眞是榮兄的骨肉了。唉！孩子，你可知道，這世間還有一個人，爲着要替你父母報仇，不惜聲譽狼藉，偷生人世，混跡江湖之上，終年奔走，費盡心機，爲了掩飾他的企

圖，曾經大背良知，做下了很多不願做的事情，因此爲很多正大門派的人物所不耻……」

他雖是半百年紀之人，但說到傷心之處，也不禁眞情激蕩，涕淚滂沱。

徐元平雖然已聽出他言中之意，但一時間却想不透他的身份，不知如何接口，呆呆的站在一側。

金老二痛哭一陣後，心情逐漸鎭靜了下來，又把目光投注在徐元平的臉上，端詳了一陣，自言自語的說道：「十幾年未見榮兄夫婦風釆，今日重在小兄弟面貌神情之中見到……」緩緩抬起頭來，望着無際蒼穹喃喃祈禱：「感謝皇天護佑，榮兄有此佳兒，大哥身負血海沉冤，洗雪有日了，榮兄陰靈有知，亦當瞑目泉下了。」

徐元平看他對自己相關之情如此深切誠摯，心中大是感動，不自覺的向前走了兩步，扶住了金老二顫抖的身軀，說道：「不知老前輩和我父如何稱呼？」

金老二伸出獨臂，拂着徐元平頭頂說道：「我和你那師父梁修同時和榮兄結義南嶽，二十年前，江湖上並稱我們爲南嶽三傑，榮兄長我兩月，我長梁修三歲……」

徐元平此時心中全無懷疑，撲身拜倒地上，說道：「二叔父請恕平兒不知之罪，以至在古墓中言語間開罪叔父。」

金老二不知是高興還是傷悲，老淚滾滾而下，扶起徐元平說道：「孩子！你那三叔梁修可曾把你父母蒙冤慘死之事，告訴過你麼？」

徐元平黯然一歎，道：「師父一直未對我談過此事，祇說平兒父母雙亡，他受我父母託孤之重，定要盡他心力把我教養成人，日日勸勉我用心學習武功，並且對我說，待我把他一身武功完全學會後，他就要把我引薦另一位高人門下，再求深造……」

金老二道：「可憐三弟，用心這等良苦，也不枉大哥對他一番情意，不知他對你提到過我沒有？」

徐元平道：「師父從未對平兒提到叔父……」

金老二道：「三弟爲人忠厚拘謹，心中雖然恨我甚深，但却不肯在人前罵我一句……」

徐元平道：「師父雖然未把平兒父母慘死經過告訴我，但平兒却從師父平日言語之中，聽到一點蛛絲馬跡，我也曾數次追問他老人家，但都被他用言語推過，再不然就聲色俱厲的把我教訓了一頓，不許平兒追問。」

金老二忽然轉臉張望了一下，接道：「孩子，這個不能怪他，要知害死你父母之人，乃當今江湖之上勢力最大，望重黑白兩道，就是一宮、二谷、三堡中人也要對他敬畏幾分。」

徐元平祇覺胸中熱血向上一衝，脫口說道：「害死平兒父母之人，可是『神州一君』易天行麼？」

此言一出，祇聽得「鐵扇銀劍」于成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冷顫，接口說道：「甚麼？『神州一君』易天行大俠乃當今之世最受武林同道推重之人，豈會做出這等敗德無行之事……」

徐元平突然轉頭望着于成說道：「易天行偽善行惡，一手掩蓋天下英雄耳目，我親眼看到他殺死我師父、師兄，難道此事還會假了不成？」

于成雖然明知不可和徐元平爭辯此事，但因他平日心目之中，對『神州一君』易天行過於尊仰，不知不覺的搖頭說道：「易大俠成名已垂三十餘年，盛名傳遍大江南北、關外、邊荒，爲人排難解紛，黑白兩道中人都對他尊崇萬分，數十年來，未聞他做過一件惡劣之事……」

金老二道：「于兄以外貌取人，不知其中底細……」

于成接道：「兄弟縱然會被『神州一君』偽善所欺，難道天下英雄都是耳聾眼瞎之人不成？」

徐元平聽他處處爲『神州一君』辯護，不禁激起怒火，厲聲叱道：「于兄既對那易天行敬佩得五體投地，恕在下不敢攀交，你請便吧。」

「鐵扇銀劍」于成見徐元平怒火甚大，沉吟了半晌，接口說道：「在下身受徐兄救命之恩，雖赴湯蹈火，萬死不辭，而且極願放棄中原四省綠林盟主之位，得以常隨左右，不過，對徐兄汚衊『神州一君』大俠之事，却是不敢苟同，徐兄心地光明磊落，絕不致隨口輕言，但易大俠生性正直，也是兄弟親目所睹，我想其間如不是有人設計陷害，定然是有了誤會……」

金老二身軀微微顫抖了一下，道：「易天行機智絕倫，不管做甚麼歹惡之事，均經過縝密無比的計劃，或是借手他人，或是親自出手，均能做得密不透風，不留半點可資查詢的蛛絲馬跡，別說于兄了，遍天下也難找幾個知他底細隱秘之人，兄弟曾在『神州一君』手下做過很多年事，如非我親眼看到，縱然聽到，祇怕也難相信。」

于成道：「空口無憑，不知金兄可否有法子使兄弟相信……」

徐元平道：「我們在說話，哪個要你多口，還不快走，等我怒火難耐之時，想走就悔之無及了。」

于成道：「徐兄救了兄弟之命，再把兄弟殺掉，那也是應該之

事……」

徐元平怒喝一聲，一晃身直欺過來，舉起右掌，冷然喝道：「難道我就不敢殺了你麼？」

「鐵扇銀劍」于成笑道：「在下敬慕徐兄，意出衷誠，死有何懼，不過徐兄要和易大俠結仇之事，却是萬萬不可……」

他不顧自己生死，仍然替「神州一君」辯護，不禁使徐元平心中動搖起來，暗忖道：世上哪有這等情事，不顧自己生死，仍然替別人辯護，莫非那「神州一君」果是好人不成……

祇聽金老二冷笑一聲，問道：「于兄可受過易天行佈施之恩麼？」

于成搖搖頭道：「在下雖和易大俠有過一面之緣，但並未身受其惠，不過……」

徐元平心中一動，厲聲問道：「不過甚麼？快說！」

于成神色不變的道：「不過在下却親眼看到他爲人排難解紛，不但氣度恢宏、和藹可親，而且立論公正，不偏不倚，全場中人無不心服口服，俯首聽命……」他微微一頓後，接道：「他身負絕世武功，却不肯以武服人，虛懷若谷，神態不亢不卑，句句字字無不使人心生傾服，徐兄如有緣和他一見，就知在下之言非虛了。」

金老二忽然微微一歎，道：「平兒，不要傷他，他這話並非揑造之言……」

徐元平聽得微微一怔，緩緩收回右掌，說道：「平兒親眼看到『神州一君』殺死我的恩師，難道這其中還有人冒他之名不成？」

金老二搖頭笑道：「三弟武功不弱，一般武林人物想殺他豈是容易之事……」微微一頓，接道：「于兄祇見『神州一君』易天行的外貌言行，也難怪你傾服得五體投地，我和榮兄、三弟初見其人之時，何嘗不是傾心相服，才甘心爲他所用，相處數年之久，才發覺他是險詐無比之人，唉！擧世不少奸惡之人，但都難及『神州一君』萬一，不過，他聰明絕世，機智過人，任何事動手之前，設計均極秘密，一出手必然成功，乾淨俐落，不留一點痕跡……」

于成一皺眉頭，道：「金兄之言，叫人實難心服，兄弟就此告別。」他不願再聽下去，轉身欲行。

金老二高聲說道：「于兄慢走，兄弟還有下情相告。」

于成回頭說道：「兄弟生性，祇斷不彎，金兄就是要殺人滅口，兄弟也不願隨聲附和。」

金老二微微一歎，道：「如論我金老二近年作爲，此事確然做得出來，不過今日情形不同，兄弟要將『神州一君』生平惡跡，擧說一兩件出來，讓于兄聽聽……」他緩緩把目光投注在徐元平臉上瞧了一會，移目望天，接道：「今日湊巧和平兒相遇，那報仇之事，都落在平兒身上，縱然日後被『神州一君』查出此事，把兄弟粉身碎骨，我也心安理得了……」

這幾句似是對徐元平說，也似是對于成說，又好像自言自語，神態間流現出無限凄涼、驚懼，就似此秘一洩，定要被「神州一君」查將出來一般。

于成看他神情嚴肅中帶着畏怯，心中甚是奇怪，暗道：久聞金老二能言會道，舌粲蓮花，交遊廣闊，大江南北、武林同道，他都能攀上交情，是以行踪所至，無不對他相容三分，有當今蘇秦之稱，想不到却是個這等沒有膽氣之人。

祇聽金老二長長歎息一聲，道：「于兄、平兒，走！咱們找一處僻靜之處坐下，我要把榮兄被害之事詳詳細細的告訴於你。」說完轉身向前走去。

徐元平瞧了于成一眼，默然相隨金老二身後而行。

于成暗暗罵道：此地人跡罕至，難道還不僻靜麼？哼！花樣眞多。

金老二走出荒塚，脚步逐漸加快，直向一座小山上面奔去。

三人到達山頂之後，金老二當先盤膝坐下，閉目調息起來。

他傷勢好轉不久，經此一陣奔走，甚覺困乏難支。

徐元平和于成分在金老二旁側和對面坐下，流目打量山勢，一眼可見數里之內景物。

原來這座山峯，是一座和羣山脫節的孤峯，雖然不高，但眼界却是十分廣闊，徐元平暗暗忖道：此山四無林木，一目可見數里景物，怎能算得隱蔽？

金老二運氣調息一陣，睜開眼睛，說道：「于兄、平兒，你們一定奇怪我爲甚麼選擇這樣一座孤峯之頂，數里外就可看到我們的地方，作我談話之地吧？」

徐元平道：「晚輩孤陋寡聞，想不出其中原因，還得請二叔父多多指教！」

金老二歎道：「『神州一君』易天行表面上氣度恢宏、心胸磊落，其實暗中却遍佈爪牙，他雖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動，但對武林中的一擧一動，都能瞭如指掌，不過他派遣各處臥底之人，不但事先經過極嚴格的選擇，而且機密異常，除了他本人之外，再也沒有第二個人知道，不知底細之人，覺得他和藹可親，但知道他底細之人，却是覺得他陰沉兇險……」（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 小五子故意邀約「禿豹」別世雄、「關洛大刀」費艮、總督府把總關百忍、酒肉和尚及百花谷的七姐妹與四女婿，齊齊來到青衣江邊挑戰八邪。這些人都將八邪恨之入骨，只因八邪藏身之處無人可知，一躲就是十年，唯有小五子有本領引蛇出洞，仇人見面雙方打得激烈，八邪知道此次勝不了，均負了傷欲逃回……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　公　豹・文
可　　飛・圖

五彩傳奇

天若無情亦有情　歷盡滄桑終團聚

小五子沒反應，他在快出水面的時候決定捉弄小彩。

小五子挺着肚皮橫在水面上，兩隻眼睛像死魚一般的瞪着天。

小彩摸摸小五子肚皮，吃驚的道：「怎麼這麼大，快漲破了！」

小五子四肢挺得直，光景就如同個淹死的人。

小彩這才冷冷的拉着小五子往岸邊游，等到上了岸已距離土屋三里遠了。

小彩眞的有經驗。

她的經驗全是身受而學的。

小彩在學水中功夫的時候，嬌嬌就把她的身子倒匐伏在一塊石頭上，生生把滿肚皮的水壓出來。

此刻，小彩也把小五子肚皮貼上一塊大石頭，她躍身便跳在小五子的背上。

小五子仍然不動，他不能動，他就是要小彩發急！

小彩先是雙足用力壓，用力踩，但小五子就是一滴水也不出來。

小彩眞的急了，她在小五子背上跳，就如同她腳下踩着個壓不破的大皮球，小五子仍然口中不吐水。小彩無奈何的跳下來，她伸手去探小五子的鼻子，不由得吃驚的道：「死了？」

小彩跳起來，她伸出雙拳猛打着小五子的背，叫道：「眞沒用，你爲甚麼死？你沒出息，喝幾口水就會死！」

小彩越打越重，小五子再也裝不下去了。

「哇！」

小五子猛張口，一股水箭自他的口中噴出來。

水箭比眞的箭還堅實，噴在對面的石頭上，發出叮叮之聲，連石頭也被他的水箭擊得碎石紛飛。

小彩一見拍手笑，道：「原來你裝死，却找來我一頓好打，活該！」

小五子翻身坐起來，叱道：「眞是邪女，你把我淹死了不快施救，反而對我一陣痛打，太可惡了！」

小彩雙手叉腰，道：「你更可惡，爲甚麼騙我？」

小五子道：「我要試一試你是否眞的愛我！」

小彩冷冷道：「我要知道你剛才試我愛不愛你，就該一拳打死你！」

小五子跳起來叫道：「我的媽呀，未過門就想要我的命，你甚麼意思？」

小彩道：「我的心中充滿了邪氣，就好像你心中充滿了醜惡是一樣，因爲……」

「因爲我們倆是七惡八邪的接棒人……」小五子忽然仰天大笑起來。

原來潛入水中以後，每到要吸氣的時候，二人就緩緩的喝入一口水，便也藉此能拖延在水中時間。

小彩喝了不少水，小五子喝得更多，但二人的氣功已至爐火純青地步，便能立刻把肚子裏的水再逼出來。

小彩道：「看到你還活着，我也不知道是喜是憂！」

小五子道：「我希望你憂，你憂我一定高興！」

小彩怔了一下，道：「我明白了，你只要看到天下大亂就高興，是嗎？」

小五子道：「只有你憂愁，將來的江湖上才更熱鬧，等到天下大亂了，我們才能把聲威建立起來！」

小彩道：「甚麼聲威？」

小五子道：「當然是七惡八邪的聲威！」

小彩心中厭惡，她只是淡淡的道：「土屋那面不能去了！」

小五子道：「怎麼不去？去看他們挨刀呀！」

小彩道：「你很喜歡血腥？」

小五子道：「我喜歡看別人身上流血！」

小彩道：「要去你去，我要找地方把衣衫弄乾！」

小五子看看天，道：「好吧，你不去我也不去了，我們找個地洞升起一把火來，先把衣衫弄乾！」

小彩道：「就算找到地洞，你有火摺子？」

小五子笑道：「你聽說過『夜貓子』這個人嗎？」

小彩冷冷道：「七惡之一的丁大川！」

小五子拍拍口袋，道：「不錯，正是他，他送了我一樣東西叫『水中點燈』，他送我的時候就成寶貝，我看只不過是一根草！」

那根本就是一根草，生長在荒山中的一種草，天山裏的人叫它夜明草，相當不容易找到！

這種草比燈草還要輕，比燈草還容易燃，只要碰上火星子就會燃。

白天只要陽光强烈，它也會燃着，夜裏却又發出瑩光，實是稀有的一種草類。

「夜貓子」丁大川當年住在黑風洞，所以他身邊有這種草，他把它當寶貝，小五子走的前幾天，他才狠着心送了他半根。

小彩笑笑道：「你身上帶了不少零件嘛？」

小五子道：「都是用得着的東西。」

拉着小彩的手，小五子笑笑，道：「剛才你在水底想把我淹死，是吧？」

小彩道：「可惜沒有把你淹死！」

「你一定很失望？」

「不但失望，也很懊惱！」

「你懊惱甚麼？」

「剛才我應該一掌把你劈死！」

小五子一瞪眼道：「你以後有的是機會，你嫁給我以後，你隨時都可以對我下手！」

小彩道：「我如果承認有此想法，你還敢娶我嗎？」

小五子道：「普天之下除了我小五子，誰還敢要你？」

小彩道：「我們絕不是龍鳳配，我們是虎狼配！」

小五子道：「那我一定是虎。」

小彩道：「虎也有睡着的時候！」

兩個人邊說邊走，日已西沉，附近的高原矗上雲霄，小五子已指着半山壁笑道：「看，前面果然有個山洞。」

小彩道：「希望不是野狼洞！」

二人展開身法躍上去，洞口附近矮樹阻擋，幾顆大石頭已被煙薰黑，顯然這兒曾住過人。

住人的地方就不會有野狼。

小五子還是摸了一塊石頭拋入洞內。

石頭砸在洞壁上，單調的發出幾聲咯隆！

小彩笑道：「果然沒有人！」

小五子道：「也沒有野狼。」

小五子伸手一讓，道：「我可愛的未婚妻，請進吧！」

小彩冷叱道：「少來，你爲甚麼不先進去？」

小五子道：「我雖然是個小惡人，但這點禮貌我還懂，更何況你是我未來的老婆。」

小彩心中忿怒——你美吧！

她退後一步，道：「你先進，萬一洞中有蛇！」

小五子道：「好吧，我燃起火來，我們再進去！」

小五子伸手入懷，他摸出個油紙包，裏面果然有半根夜明草。

月光下，小彩看那小草發着瑩光，不由好奇的看着。

小五子在地上攏了許多乾草枯枝，又撿起一塊石頭來，對準大石連三砸，立刻便激起許多火星子。

小五子燃起夜明草，馬上送進枯草中，那些枯草便劈劈叭叭的燒了起來。

小五子十分愛惜的熄去夜明草，小心的又包起來。

小彩也出手幫着折了許多枯枝堆起來。

小五子升起火來便往洞中走去，那洞中眞乾淨，還有乾草鋪在地上，洞壁上還有個破瓦罐支着，裏面還有不少油。

小五子笑道：「走去的人就好

像替我們預備的一樣，眞週到！」

小彩道：「快升火堆，衣衫濕濕的，我有些冷！」

小五子道：「我也不熱，大家動手。」

兩個人把火升在洞裏面，小五子又去撿了些粗樹枝，他已笑道：「今夜我二人來個預演！」

小彩一怔，道：「甚麼預演？」

小五子得意的道：「預演你都不知道？我們先試婚呀，試婚之後如果合適再結婚，萬一不合，我們就勞燕分飛，各走各的路！」

小彩冷叱道：「休想！」

小五子道：「小彩，看開一點，這是早晚的事，你我一起，怕甚麼羞？」

小彩道：「你眞要試婚？」

小五子道：「我決定了！」

小彩心中在思忖：「個小惡棍，你配嗎？」

小五子見小彩不開口，遂又笑道：「來吧，小彩，先把衣衫烤乾了再鋪在地上，小彩，等一會我會十分溫柔的來，絕不叫妳吃驚，更不會令妳痛苦……」

小彩道：「啊，原來你是個中老手，好呀，你不要臉！」

小五子道：「天地良心，我還是個童子鷄呀！」

小彩怒叱道：「惡人手下無好人，你可惡！」

小五子道：「信不信由你，我要先脫了衣衫烤了，你若不怕我赤身露體，你如果也學我一樣的脫了衣衫烤，我求之不得！」

小彩楞然了！

小五子匆忙的先脫掉上衣！

小五子沒有脫褲子，他根本不會脫褲子，因爲，他根本就不打算同面前這個邪女結婚。

小五子只想把小彩嚇跑！

她最好跑得遠遠的，永遠不在自己面前出現！

可是，小彩沒有跑！

小彩不但不跑，而且還瞪着一雙大眼睛看着他。

小彩的臉孔上正在變顏色，她的臉上在泛白。

她本來就很白，但現在白得更厲害。

小五子冷冷笑道：「你看上我了吧？我的一身肌肉可結實，不信你伸手摸一摸，我沒有騙你！」

小彩果然伸手了。

她已經伸出右手，幾次未抬起來。

她現在抬起右手了，她摸向小五子，只是她並未摸到小五子的前胸凸起的肌肉，她摸着小五子掛在胸前的那塊血玉。

「你……你怎麼也有一塊這種紅玉？」

小五子楞了一下，道：「你說甚麼？」

小彩驚訝的道：「這塊紅玉同我的一模一樣！」

小彩伸出左手，她拉出掛在脖子上的紅玉。

兩塊紅玉合在一起了。

十七年的分離，兩塊紅玉終於又在一起了！

小五子低頭火光下看，只見小彩的紅玉果然與自己的一模一樣。

小彩吃驚的看着小五子。

小五子的臉上肌肉在抖動。

他低聲的唸着上面刻的字：「小彩！小五！」

小彩道：「這紅玉會不會是羅老大或白爾艷掛在你脖子上的？」

小五子道：「不是，這不是他們掛的，從小這玉就掛在我身上的……」

小彩道：「也許是我們的訂婚信物？」

小五子搖頭道：「七惡收下了『玉女』，八邪收了『金童』，那才是我們的訂婚信物！」

小彩道：「天底下最名貴的訂婚信物！」

小五子道：「不錯，天下最名貴的訂婚信物！」

小彩道：「你能告訴我，這塊紅玉表示甚麼？」

小五子道：「我的名字刻在上面，所以我叫小五子，等我有一天死了，人們會在這塊紅玉上知道我小五子已經死了！」

小彩道：「這塊紅玉既然不是羅老大替你掛的，一定是你爹娘掛的了！」

小五子道：「你知道你的爹娘嗎？」

小彩不開口了。

她不敢說出來，因爲老禿子告訴過她七惡與八邪恨透了南大俠，南大俠逼得他們十五個魔道高手東躲西藏。

此時如果說出來，面前這小惡人一定不會高興！

小五子如果不高興，他便甚麼事也做得出來。

他七歲就敢用刀割人的腿肉。

小五子逼視着小彩，道：「我要你說心裏話，小彩，如果你的紅玉也是你父母爲你掛的，那麼我們可能……可能……可能就是一個娘生的……」

小彩全身一震，道：「你說甚麼？」

小五子道：「你爲甚麼不用大腦多想一想？你難道是個小母豬？」

小彩臉皮一緊，道：「你罵我是豬？」

小五子道：「你如果還想不通這一點，你就是個豬！」

小彩道：「是那一點我未想

通？」

小五子道：「我被七惡收養大，你被八邪養成人，你想一想，他們都是大惡人，他們吃飽了沒事幹？孤兒院抱個娃兒來消遣？我看他們不是大善人……」

小彩道：「所以養出來個小惡人……」

小五子忿怒的道：「你怎麼知道我是小惡人？我告訴你吧，他們叫我出來闖江湖，樹立惡人形象，我偏給他們找麻煩，如今他們七個人全受了傷，不死也都得脫層皮，哼！我又替八邪製造不安，青衣江邊那一戰，也是我的小把戲，哈……」

小彩楞住了。

她想不到小五子會來這一套。

小彩走近小五子，她輕悄悄的蹲下來，道：「小五子，你告訴我，你爲甚麼要這麼做？」

小五子神采飛揚的道：「我這樣做，是不願意辱沒了我爹的一世英名，如此而已！」

小彩眨眨眼睛，雙手抓住小五子肩頭，道：「你知道你老爹是誰？」

小五子道：「五歲那一年我無意間聽得七惡提起我爹的姓來，他們每個人都恨我爹！」

小彩道：「他們如果知道你已經知道自己的身世，他們一定會殺了你！」

小五子道：「所以我一直不對人說，他們每提起我老爹，便個個咬牙切齒，我怎會再敢問？」

小彩道：「你敢對我說，就不怕我去告訴文公度他們？」

小五子冷笑道：「你沒有機會去說，因爲我絕不會放你出去，當你變成我的人時候，便叫你說你也不會說了！」

小彩道：「你想今夜糟塌我？」

小五子道：「因爲你知道了我僅有的秘密！」

小彩道：「你的秘密？」

「難道不是？」

小五子的話剛出口，雙掌一翻，便把小彩壓在乾草堆上了！

小五子的氣也粗了，他眞的要動手了。

小彩不驚，她冷靜的道：「小五子，你先告訴我，你老爹是何人？」

小五子道：「等你眞的成了我的人之後，我自會告訴你的！」

小彩仍然不吃驚，她淡淡的道：「你不告訴我，我却要告訴你……」

小五子去抓小彩的衣衫，聞言並不停手，道：「你的秘密是甚麼？」

小彩道：「我知道我的老爹是何人！」

小五子道：「誰？」

小彩十分莊重的道：「南大俠南英！」

小五子幾乎是被彈起來一般。

小彩仍然沒有動，她仰視着彈起一丈高下的小五子，她的眼淚在流，像地上忽然冒出的泉水般在流。

小五子如被槌擊般，頭腦昏沉的連連晃。

他幾乎要倒下去了。

小彩道：「小五子，你爹難道不是南大俠？」

小五子更吃驚的道：「你怎麼知道？」

小彩道：「先是我們身上的紅玉，然後你又說出七惡最恨的人，八邪也最恨南大俠，所以我敢猜，你爹就是南大俠，也是我的爹！」

小五子睜大了眼睛，眼眶中滾出了淚水。

他再也不多想的撲上去，一把抱住小彩，顫抖着聲音道：「妹妹，妹妹，苦了你了！」

小彩道：「也苦了你了，哥……」

「苦了我們南家一家人了！」小五子伸手去拭小彩淚水……

於是，洞中傳出陣陣哭泣聲，便洞外的明月也黯然了。

青衣江的水在嗚咽，嗚咽着江湖上的這件大悲劇。

小彩也以衣袖擦拭着小五子的淚水。

小五子從不流淚，但這時候他流了——帶血的淚水。

當小彩用衣袖替他拭淚的時候，小五子突然站起來，道：「妹妹，你知道嗎？我會去過爹的墳墓，我去祭拜過爹！」

小彩也站起來，道：「在甚麼地方？」

小五子指向西北方，道：「就在兩狼山！」

小彩道：「哥，快帶我去，我們兄妹團聚，這是爹地下有知，暗中保護着我們，沒有叫我們兄妹結婚，變成亂倫惡人，我們應該去祭拜呀！」

小五子重重點頭，道：「這是應該的！」

小彩道：「快穿好衣衫，我們走！」

小五子道：「兩狼山離此三百里不到，我們去找匹馬代步！」

小彩道：「不用找，你我展開腳程，不用一天就趕到了，走吧，哥！」

小五子聞得小彩這聲「哥」！心中熱血沸騰！

他心中在咒罵着七惡與八邪，你們妄費心機了，好，且等我折騰你們吧！

小彩也是神情激昂，滿心忿

怒，七惡八邪原來沒有好心腸，要他們兄妹結合，變成江湖上的大惡人。

兄妹二人立刻往兩狠山奔去。

青衣江邊的一場火併，小五子在心中罵：「最好全死在江邊上！」

小彩也在心中恨：「去他的無憂洞！」

兄妹走了一程，小五子突又問小彩，道：「妹妹，你怎麼知道爹的名？」

小彩道：「無憂洞中住了個老郎中，是他暗地裏告訴我的！」

小五子道：「老郎中一定是好人！」

小彩道：「老郎中用藥物控制住兩個大漢，專門負責開關無憂洞門，他平常就在洞內研究藥物，唉！老郎中自己研究藥物，被毒藥弄得頭髮也沒有了，還有一臉大麻子，好可憐！」

小五子道：「他是被八邪在利用！」

「不錯，嬌嬌身上的毒物就是老禿子煉出來的，聽說十分霸道！」

小五子道：「他對你說出你的身世，你沒有對別人講吧？」

小彩道：「小時候他告訴我，却一再的叮嚀我不能對人說，說了就會被八邪殺死！」

小彩嘆口氣，道：「等我長大以後，我更不會隨便問了。」

小五子帶着小彩奔向兩狠山，二人一路不停留，就在第二天傍晚時分，小五子便指着遠處大山道：「妹妹，前面就是兩狠山，你以爲我們這時候去適宜嗎？」

小五子又道：「總得辦些祭品甚麼的！」

小彩道：「我也是這麼想！」

小五子道：「可是，這附近又無市集鄉鎮，我們到甚麼地方去買？」

小彩道：「如果我們能把七惡八邪整掉，然後再來替老爹修個漂亮的大塚墓，你看好不好？」

小五子道：「也好，我們先去跪在老爹的墳墓前，告訴老爹，我們兄妹團聚了，先讓老爹地下安心！」

小彩道：「那就快帶我去吧，哥哥！」

兄妹二人展開身法，便直往兩狠山奔去。

這夜本是個月光亮之夜，小五子奔行在前面，他的心情輕鬆中有着哀愁。

小彩却是哀愁中有着興奮，她就要看到老爹的墳了——雖然是一座墳，總也有些安慰。又見那座小茅屋，茅屋裏有着燈光，小五子尚未走近茅屋，已見茅屋前面出現個老人——白髮老人正是扁鴉大夫！

他見小五子到來，滿臉愉快之情，但當他看到小五子身後跟了個姑娘，而且姑娘長得十分美，便立刻現出不悅之心，冷冷的道：「你又來了！」

小五子道：「不錯。」

扁鴉看向小彩，道：「又是百花谷的姑娘？」

他再看小五子道：「百花谷的姑娘都很喜歡你嘛！」

小五子知道老人誤會他了。

他伸手拉住小彩，對扁大夫道：「是我妹妹。」

扁鴉冷然道：「你們很相配！」

小彩道：「老人家，我們是親兄妹，你千萬誤會了！」

扁鴉怔了一下，道：「奇怪，這與老夫甚麼關係？我管你們是甚麼關係！」

小五子道：「今夜我兄妹前來，是想祭拜南大俠，老人家，我們去了！」

扁鴉不及開口，小五子已拉着小彩走向茅屋後面！

一坯黃土長滿了野草，孤零零的在那懸崖下，小五子走向前尚未跪下來，小彩已在五丈外跪下地。

小彩用膝跪走向墓前。

她跪着走，邊叫道：「爹，我是小彩，你的小彩來看你了，爹！」

山不搖，但彷彿在搖動，搖動在人們的心中。

至少有一個人的心中比山岳搖動得還厲害。

那個人就站在一棵樹後面。

小五子聞得小彩的哭泣，他不由得大哭道：「爹，我是你的小五呀，我們兄妹都來看你了，你知道嗎？」

便在這時候，二人的身後面有人問道：「小友，你上次來的時候爲甚麼不說明白？」

小五子回過頭來，見是扁鴉大夫，他垂淚道：「上一次有上官玫瑰在，我怎麼會叫她知道我的身世？」

扁鴉突然撫髯大笑，道：「如果我說南大俠沒有死，南大俠並未埋骨這裏呢？」

小五子「忽」的彈身而起，他雙手抓住扁鴉，光景就怕扁大夫突然消失似的，吼道：「你說甚麼？」

小彩也訝異的上來了！

她困惑的道：「你說這墳墓裏……」

扁鴉道：「墓是空的。」

小五子道：「我爹呢？」

扁大夫指指上面斷崖，道：「南大俠就在斷崖上，半崖巨石後面有個洞穴，南大俠就住在上面！」

小五子拉住小彩道：「走，我們快上去見爹！」

兩個人拔身而起五丈高，大樹後面已傳來一聲叫：「孩子，爹在這裏！」

聲音充滿了悲喜，聲音也帶着顫抖。

不錯，那正是「刀公子」南英發出來的聲音。

小五子與小彩就在半空中倒翻觔斗落下地，月光下，只見一個身披破爛藍長衫的漢子站在前面。

扁鴉已笑對那人道：「恭喜南大俠，你們一家總算團圓了，可喜可賀！」

小五子與小彩已奔向南英懷裏！

小彩抬頭看，不由連連退了一丈外，道：「我爹是你這模樣？不！不！」

南英嘆口氣，扁鴉笑道：「有許多話，我們進房子裏說去！」

他當先往茅屋走去！

是的，有許多話小五子與小彩都想知道。

他二人也有許多話要向南大俠訴說！

四個人走進草屋裏，燈光之下，小五子與小彩二人分站在南英兩側！

「刀公子」南英好像是個蒼老的小老兒，他的臉皮皺得宛如鷄皮一般，骨架有些萎縮的樣子，鬢髮灰白，唇角下吊，只有雙目還現出烱烱神光。

南英看着小五子，立刻伸手在小五子胸前探摸。

於是那顆紅色寶玉出現在南英手上。

南英托在手上，喃喃的道：「這是柳家堡鎭堡紅玉，你們的外公柳長青在你滿月的時候送給你的！」

小彩也立刻取出自己的紅玉，道：「我也有一顆！」

南英道：「不錯，你也有一顆！」

他忽然雙臂一張，緊緊的摟抱住小五子與小彩，低沉的哀哀道：「唔，上天還是眷顧我南英，讓我們一家三口在這兩狠山團聚了！」

小五子第一次承受着父愛，他沒有淚，但他的眼神却是憂感的，憂感中含着悲憤！

小五子想起百花谷口外的山穴中，翠翠告訴他，是上官玫瑰害得他家破人亡！

小彩哭了。

她哭得很傷心，她幾乎把粉臉貼在南英那粗糙的脖子上痛哭。

光景眞是兒不嫌爹醜，三個人摟成一團。

一陣哀傷之後，南英對小五子與小彩道：「過去，向扁大夫叩頭，是他救了爹！這些年來，扁大夫一直在照顧着爹！」

扁鴉撫髯大笑道：「可惜老夫想盡辦法，就是無法使你恢復往日英姿，抱歉！抱歉！」

小五子與小彩立刻併肩向扁鴉深施一禮，齊聲道：「謝謝你，大夫！」

扁鴉指着南大俠，笑道：「你們知道吧，單靠我的醫道，實在救不了你們的爹，一大半靠他的內功修爲！」

小五子道：「我爹中的毒……」

扁鴉道：「兩種要命的毒藥，比之砒霜還厲害！」

南英道：「我是中了八邪中的『死要錢』嬌嬌的毒，那個女人堪稱世上最奸猾之人！」

小彩立刻道：「我知道這毒藥製造人！」

扁鴉忙問：「誰？」

小彩道：「無憂島上無憂洞中的老禿子！」

她頓了一下又道：「聽說老禿子當年還是京城同仁堂的名大夫，是被文公度他們擄進無憂洞中的，嬌嬌的毒藥便是老禿子給的！」

南英咬牙道：「可惡！」

小彩道：「不，老禿子不可惡，他很可憐！」

南英嫉惡如仇，聞言一瞪眼，道：「你同情他？」

小彩道：「老禿子是被嬌嬌誘逼的，我被嬌嬌抱進無憂洞，也是老禿子暗中告訴我的身世，他不希望我長大了變成邪女人！」

南英道：「在那種環境下，他還敢告訴你的身世，算冒了極大的風險了！」

小彩道：「我只記在心裏，老禿子也叫我只記在心裏，我自己也不喜歡做惡人！」

小五子道：「我是被羅老大抱進天山不老峯惡人洞的，七惡人把我養大的。」

南英怔了一下，道：「原來是羅老大裝扮成白髮老人抱走了你，他爲甚麼要這麼做？」

小五子道：「七惡怕你，所以他們也最恨你，當初七惡把我抱進惡人洞，目的就是要我學會他們七個惡人的武功，更要學他們的處世作風，準備將來由我對付你……」

南英冷沉的道：「可惡呀！」

小五子道：「他們當然是可惡，」他看了小彩一眼，又道：「可是當他們知道爹已死掉，便立刻改變主意，決心把妹妹養大之後，由我兄妹結爲夫妻，將來變成『夫惡妻邪』兩大魔頭，縱橫江湖，接他十五個人的衣鉢……」

連扁鴉大夫也忿怒的道：「豈有此理！果然邪惡之徒！」

南英拉着兩個兒女的手，道：「你們都學了七惡八邪的武功？」

（未完・四十）

上文提要：

小爽哥跟隨司馬元學藝百日就要到期，令狐爽不能失信，他以司馬元教的金剛指功攀爬一綫天出洞取了一顆龍珠回洞，當着其他三邪魔面前隆重謝師，獻出寶珠，看得三個邪魔垂涎欲滴。宇文鳳首先拉着令狐爽，表示要教他飛刀與劍術，爲了報仇以及救出受難的人，令狐爽又繼續練功……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歪歪小爽哥



八仙身份被識穿　騙寶詭計未得逞

「是的，師父早知道，你把寶珠藏在老龍洞外，未帶進老龍洞，是不是？」

令狐爽道：「不錯，是不在老龍洞。」

宇文鳳道：「我等你，你去取呀。」

令狐爽道：「師父，別逼我，三五天我會把寶珠恭恭敬敬的送上的。」

宇文鳳道：「還需三五天呀，太久了。」

令狐爽道：「那是沒辦法的事。」

他才不會就此去把寶珠取來的，說不定寶珠被她發現，自己的小命也跟着完蛋。

令狐爽不是笨蛋，他祇是笑。

宇文鳳忽的也笑了。

因爲她忽然想到，令狐爽被關在老龍洞中，他是怎麼會出外去把寶珠拿回來的？

宇文鳳以爲，令狐爽必有陰謀，她要把令狐爽的陰謀揭穿。

於是，她笑對令狐爽道：「回去吧，三五天就三五天，我聽你的了。」

令狐爽很高興，跟着宇文鳳回去了。

二人剛走入老龍洞，迎面祇見東方東過來了。

「宇文鳳，這小子大概已學得差不多了吧？」

宇文鳳笑笑，道：「東，我的本事全部教完了，這小子有機敏，也全領會貫通了，哈！」

她回頭拍拍令狐爽，又道：「沒有令爲師的失望，如期完成了，哈！」

東方東道：「那就恭喜你了，哈……」

他忽的把手一伸，道：「我看看寶珠，如何？」

宇文鳳道：「寶珠尚需三五天。」

東方東把臉皮一拉，道：「這是甚麼話，便是做買賣吧，也得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吧？」

令狐爽道：「我不會對師父們失言的，黃牛事情我是不會做的，也不敢做。」

東方東道：「我們知道你不敢，却也知道你小子並未把那些寶珠放在老龍洞當中，所以，今天放你三天假，你出去，快把你宇文師父應得的一顆寶珠取回來，去！」

令狐爽一怔，道：「放我三天假呀？」

「去拿回寶珠來！」

令狐爽道：「我怎麼進來？」

東方東對宇文鳳看了一下，道：「你說！」

宇文鳳道：「十二生肖裡面挑一個吧！」

十二生肖者，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鷄狗豬是也！

爲甚麼挑十二生肖？

就聽東方東問令狐爽道：「十二生肖中你會學甚麼叫，而且叫的聲音大？」

「我不知道，因爲我沒叫過。」

東方東道：「學豬叫吧！」

「叫我當豬？」

「叫你學豬叫。」

宇文鳳笑笑，道：「怎麼會把你當豬呀，是你三天假期回來，就在老龍洞口豬叫一聲，老龍洞就會爲你開啓，你就進來了。」

令狐爽道：「我明白了，這是暗號呀！」

東方東道：「眞聰明。」

宇文鳳道：「徒兒，你大叫一聲我聽聽。」

令狐爽道：「爲甚麼現在叫？」

宇文鳳道：「等你回來叫，我們就能分辨出是不是你回來了呀！」

東方東加一句：「叫！」

令狐爽要學豬叫，他祇好揑着鼻子大聲叫，「哇哇」之聲叫出來，宇文鳳撫掌笑了。

東方東道：「比眞的豬還像個豬，你可以走了，三天之後快回來呀！」

令狐爽果然很高興的走了。

他走出老龍洞之後，拔腿就跑，一口氣跑到亡魂嶺，他才仰天大駡起來。

「你個王八老蛋，混帳王八蛋，你們叫老子當豬叫呀，還要索我的寶，拿我令狐爽當猴耍呀，操他娘的，咱們總有一天算總帳。」

他忽然朝天一拜，大叫道：「爹、娘，如果那惡婆娘不偷走咱們的錢袋，咱們一定逃外鄉，也不會被流寇們把你二老殺死，這是仇呀！」

他很少落淚，但這一回他落淚了。

令狐爽是不會就此罷休的。

* * *

令狐爽登高回頭望，他不由冷笑了。

因爲他發現遠處兩條人影追來了。

那當然是東方東與宇文鳳二人，但如今的令狐爽，其輕功已不在二人之下，想要一口氣追上令狐爽，那也實在不容易！

令狐爽冷笑中，飛身奔上亡魂嶺上那一道斷崖石脊上，他拔腿如飛的往前飛奔，頭也不回的往嶺下奔去了。

他至少奔出十幾里，快出了這大片蠻荒大山了！

令狐爽忽然閃進一片枯葉林中，不見了。

不見，那是別人看不見他了。

令狐爽還是能看見別人的！

果然，沒多久，後面追的人來到了這大片荒林中，二人不是別人，正是東方東與宇文鳳二人是也！

二人有些不甘心的站在林子裏，東方東道：「大妹子，這小子溜進樹林中了！」

宇文鳳道：「我看到了！」

東方東道：「這小子像個地老鼠，一晃不見了！」

宇文鳳道：「東，你就由東方掩進去，我從西邊進，我以爲八成他把寶珠藏在這林子裏了！」

東方東已閃身朝東進入林中了。

這兩個魔頭功夫高，踩在枯葉上沒聲音。

他二人才眞正有絕招，宇文鳳就留了一半未傳給令狐爽，她才不是笨蛋的人！

她要別人當笨蛋！

祇不過令狐爽心中明白這一點。

令狐爽更不會當笨蛋，他早已轉了個山彎，又奔回老龍洞方向了。

祇見他飛身躍走在石脊上，回頭看，幾乎令他想大笑，而且跑的架式有些手舞足蹈的樣子！

他過了亡魂嶺的石脊，閃到一塊大石後，然後半天不露面，看一看是不是有人會出現！然後……

然後他一長身，便撲進那座密林中去了！

他進林中幹甚麼？

那當然是去取一顆龍目寶珠了！

* * *

不知道令狐爽是怎麼藏的，祇見他飛一般的走出林中，又飛一般的往老龍嶺上飛馳，他才不會學豬叫。

令狐爽祇有叫人不快樂。

令狐爽一路飛奔到那座難以插足的絕嶺，他要奔上一綫天的頂上面。

令狐爽打算由那兒溜回去，然後好好的睡上一覺，等着東方東與宇文鳳二人回來！

那段山路眞難行，令狐爽幾乎摔落在山下，若非他及時的抓住矮樹，祇怕早已完蛋了！

令狐爽就是有個狠勁，他奔了兩個時辰之久，才站在一綫天的上方，他笑了。

「哈……我還是上來了。」

* * *

深深吸了一口氣，令狐爽找到那些老籐地方，發覺老籐仍在，笑笑，他抓住了老籐看了一下，再試了又試，這才沿着老籐往下滑！

就在距離上方十多丈處，忽聽那蒼老的聲音傳過來：「是小友

嗎？」

令狐爽立刻穩住了身子，低聲道：「老前輩，你叫我呀！」

那蒼老的聲音中傳來了鐵鏈聲，令人聽得吃驚！

石壁中傳來齊大天的聲音，道：「上次與小友共話之後，覺得小友人還不錯，今天再遇到，可否告知老夫，你的名字？」

「我叫令狐爽。」

「眞是好名字。」

令狐爽道：「如沒別的事，我要下去了，老人家呀，我在同他們四人鬥上了，我不能有一步錯！」

「一步錯滿盤輸！」

「是的，我下去了！」

石壁中的齊大天道：「小友，你就不問一問，老夫是甚麼身份？爲甚麼會被囚在此地？」

令狐爽道：「你老甚麼身份？」

「通天教主、獅王齊大天！」

令狐爽道：「爲何被囚在此？」

「爲了一部曠世絕學神龍天晁！」

「好了，老人家，我已經問過了，我可以下去了吧？」

齊大天一嘆，道：「你不再問我別的了？」

令狐爽道：「你要我再問你老甚麼？」

齊大天道：「比仿我與他們的關係，如何被囚，還有另外四邪。」

令狐爽吃一驚，道：「你也知道四邪聖呀！」

「嘿……」齊大天低沉的冷笑，聽得令狐爽爲之心頭一緊。

齊大天道：「四魔四邪，原是本教主手下八大護法，通天教中的護法地位崇高，各有職司，他們……」

令狐爽聽得大吃一驚，他絕對想不到四邪四魔原來竟是這齊大天的屬下！

令狐爽道：「他們是你的屬下呀！」

「而且是最得力的屬下。」

他似乎憤怒了。

「老夫當年重用他們，通天教數萬教衆，誰不對他們敬服，不料爲了一件武功秘寶，他們八人聯手背叛老夫，便是夫人也被他們囚起來了！」

令狐爽道：「教主夫人？」

「不錯，明月囚於賀蘭山，老夫被囚終南山。」

令狐爽道：「爲了甚麼？總不能長此囚下去吧？」

齊大天道：「爲了那本絕世秘書！」

「甚麼秘書？」

「能修正果，長生不老秘書！」

令狐爽吃吃笑了。

「難怪呀，難怪他們扮成八仙模樣行走江湖，當初他們去了虎牢關，我就拿他們當八仙，害人不淺！」

齊大天道：「他們奪了我的『神龍天晁』秘書，各人分了幾頁，潛心精研，賀蘭山乃我通天教昔日舊址，終南山乃我教三省最大分教，自從他們奪了老夫秘書，通天教已是散了！」

令狐爽道：「他們要苦練成仙，所以還有甚麼可以在江湖上爭奪的？」

齊大天道：「他們仍然會掠奪，祇爲了滿足自己的慾望，他們一樣的殺人，如果有人攔阻他們！」

令狐爽道：「可是他們爲甚麼不把你夫妻二人殺了，那多乾淨呀！」

齊大天一聲冷笑，道：「不是不殺，而是不能殺！」

「爲甚麼不能殺？」

齊大天似是帶着幾分得意的道：「秘書上面兩句謁語，那兩句謁語就如同一副珍貴的藥，需要藥引一樣，沒有我那兩句謁語，就是缺少藥引！」

令狐爽道：「老人家，千萬不能說出口呀，萬一被人聽着，你們二老就完了！」

齊大天道：「小友宅心仁厚，今天話說至此，你快快下去吧！」

令狐爽立時警覺，他對石壁道：「我走了，老前輩，你多多保重呀！」

石壁內已無回應了！

令狐爽順着老籐往下滑，滑到籐的底端停住了！

他也嚇一跳，因爲下面有個人影子在閃晃！

那是司馬元，他一看就知道。

令狐爽連大氣也不敢吭出聲，雙手勾住老籐低頭看。

那下面正是司馬元。

司馬元的手上還托着紅光四射的龍目珍珠。

妙的是，司馬元左手拉褲子，右手托寶珠，他老人家一邊拉尿一邊還在欣賞掌中的寶珠！

司馬元的這泡尿水拉了很久才見他全身一哆嗦，然後一聲大喘氣！

這光景就表示，他是多麼的喜愛龍目珍珠！

「嘿嘿，嘿嘿！」這笑聲來自司馬元，他提着褲子又回去他住的石室中了！

令狐爽額頭冒出汗珠子，他小心翼翼的沿着兩邊石壁到了下面！

令狐爽甚麼地方也不去，一頭衝進大石室，大喘氣變成小呼吸，趺坐地上運起內功來了。

令狐爽也早已想妥了如何應付東方東與宇文鳳二人的問話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老龍洞的遠方洞中，傳來兩聲怪叫，那是狠叫聲。

令狐爽立刻笑了。

＊　＊　＊

附近傳來司馬元的哈哈笑。

司馬元邊笑邊大聲道：「回來了，回來了，那個小王八蛋必是上當了呀，哈哈哈……」

「轟」的一聲門開了，司馬元大步走出門，他更快步的迎上前去了。

老龍洞中，長明燈下，兩條人影奔來了。

是的，東方東與宇文鳳二人回來了。

東方東邊走邊罵：「他娘的，那個小王八蛋，他竟然溜逃了！」

宇文鳳氣咻咻的道：「他日遇上，非殺死他不可！」

忽聽司馬元嘿嘿冷笑，道：「二位，別在老夫面前唱那雙簧戲了，咱們風雨同舟二十年，誰還能騙誰呀？」

東方東與宇文鳳二人一怔。

宇文鳳道：「張果老，你這話甚麼意思？」

東方東也接道：「你以爲……」

司馬元道：「二位，別再翻穿皮襖當老羊了，你們二位聯手，等那小子把寶珠取出，立刻把人殺掉，得了寶又藏了寶，回來在我面前罵大街，當老夫是二百五呀！」

東方東道：「這是甚麼話！」

司馬元道：「咱們已至生死榮辱與共了，難道你們得了寶想獨吞？」

宇文鳳叱道：「胡說八道！」

東方東頓足道：「氣死我了！」

司馬元道：「少來，是否眞誠，端看二位了。」

宇文鳳道：「我們就是引那小王八蛋取寶的，可是那小子精得像隻猴，一去失了踪，我二人追入前面老林子，怎麼找也沒找到，鬧了大半天才又回來了！」

東方東道：「八九不離十，這狗東西學了三幾手武功，他以爲可以江湖行了，逃了！」

司馬元聽得直搖頭，道：「老夫不聽騙人的故事，老夫祇要眞朋友。」

東方東道：「你練功，我練功，大家洞中在修行，豈有爲了那些寶珠，毀了咱們當初的誓言？」

司馬元祇是嘿嘿笑。

東方東道：「張老怪，你可以搜呀！」

宇文鳳叱道：「豈有此理！」

司馬元在變臉，祇一看就知道他在提聚內功了！

「嗆！」

宇文鳳拔劍在手：「你想火併？」

司馬元道：「誰怕誰？」

東方東道：「你想以一對二？」

司馬元道：「一旦出手，老夫對付的就是你二人！」

東方東不拔劍，但他雙手插在衣袋中。

東方東會法術，有人曾說過，在他未進入通天教之前，就曾在白蓮教中當過護法！

明末清初，白蓮教很盛行。

實際上，遠在熹宗二年，白蓮教就作過亂，距今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　＊　＊

眼看這三人就要幹上了，忽聽附近一聲歡叫：「嗨，師父回來了呀，我等很久了！」

這一聲叫，令三人大吃一驚。

東方東一怒撲過去了！

「小王八蛋，你躲到那兒去了？」

宇文鳳也戟指令狐爽，道：「你快說，你去那兒了？」

令狐爽道：「徒兒我去取寶呀，不是曾對師父說過了嗎？」

東方東已撲到令狐爽面前了。

他暴伸一手去抓令狐爽，但令狐爽一個錯身閃，道：「噫！東方師父，你爲甚麼發火呀！」

東方東吼道：「剛才你跑到甚麼地方了？」

令狐爽道：「我宇文師父知道我去取寶的，這又關你甚麼事？還沒輪到你呀！」

他又對宇文鳳道：「師父不是放我三天假嗎？我說過三五天必會把寶送來的呀，這才大半天，你就……」

宇文鳳道：「我們……」

「怎麼了？師父！」

宇文鳳當然不能說出，她與東方東二人暗中追上去跟踪他！

宇文鳳指着老龍洞口，道：「怕你一個少年人，山中遇上猛獸，打算送你一程的，可是……」

令狐爽笑了。

祇見他自袋中猛一掏，一顆龍目珍珠已托在他的掌心上了。

這令狐爽的寶珠一出現，東方東與司馬元二人也瞪了眼！

雖然司馬元已有一顆，但他可也不嫌多。

祇見令狐爽走到宇文鳳面前，他雙膝跪在地，還叩了三個頭！

喜得宇文鳳用手扶：「乖徒兒，免禮，免禮！」

令狐爽把寶珠送過去，道：「師父爲我夠辛苦，爲我功夫天天累，徒兒無以爲報，送件小小的玩意兒，師父你笑納！」

宇文鳳接過龍目珍珠，道：「好，好，好，我收下了，不收你會傷心的，是不是？」

不收呀，祇有她傷心。

如果不給她還會殺人的。

這光景看得東方東流口水，他火來了。

「小子，打從明天起，該我爲你傳武功了！」

令狐爽道：「多謝了，小子我也把東方師父的寶珠備妥了，哈……」

「哈……」大伙都笑了，各懷鬼胎的大笑。

* * *

現在，令狐爽終於明白一件事，那就是這四個黑道魔頭爲甚麼每天關緊了石門不出外。

原來他們在修練一種神功，修練那部曠世秘書「神龍天晁」，打算要活上個千二八百歲了！

天底下只有有野心的人才天天在計算着別人，也只有黑心的人才會損人利己！

損人利己是自私，損人不利己是瘋子。

天底下的瘋子永遠不會承認自己是瘋子，就好像東方東這些人一樣，他們把自己僞裝成八仙的形象，告訴世人他們是神，他們會長生不老！

這世上沒有神，這世上只有正義！

打從上古開天闢地，就不曾有人長生不老，人只有生生死死，或生生不息。

想當神的人是瘋子，就好像這人想長生不老一樣，也是瘋子。

令狐爽不是瘋子，他看瘋子們自我陶醉，就足以令他有爽的感覺。

令狐爽認清一切，他當然爽。

* * *

東方東拉了令狐爽走入他的石室中，不由暗自冷冷的在笑。

東方東在這八仙之中，他是善於法術的。

白蓮教的障眼法江湖上人人皆知。

白蓮教的迷幻詭術，能叫人半夜三更去遊三十里再回頭。

東方東叫令狐爽坐在他對面地上的虎皮上。

先是，東方東向令狐爽道：「徒兒，打從今天起，我爲你授業百日！」

令狐爽誠惶誠恐的點頭，道：「謝謝師父栽培！」

東方東臉色一寒，叱道：「有甚麼好謝的？」

一怔，令狐爽忙抬頭。

東方東又道：「若非爲了寶珠，我們之間沒這師徒的緣份！」

令狐爽道：「若爲寶珠之事，師父放心啦！」

冷冷一笑，東方東道：「小子，你是先習劍術呢？還是先習法術？」

令狐爽道：「劍術我已習了宇文師父那一招『隨心所欲』了，還是先學學師父的法術吧！」

東方東道：「你宇文師父教的那一招『隨心所欲』劍法，十分博大，其中有個絕世殺招叫『穿腸破肚』，你必已習得滾瓜爛熟，因爲我見你用過！」

令狐爽心中一緊，不錯，他是用過兩次，如今經這老魔提起，才知在山頭練劍之時，偶爾會覺出其中一路就是那「開腸破肚」。

心念間，令狐爽笑笑道：「師父眞高人也！」

東方東道：「我也有幻劍一招，名曰『挑心切喉』，以後傳你，你需苦練，一旦有成，天下無敵！」

說着，他取了一個小小皮箱，打開來便有一股參藥之味衝入鼻息。

東方東取了兩粒丹丸，對令狐爽道：「修練法術，必需誠意正心，要有身處奇幻世界的感覺。」

他忽的對令狐爽道：「吞下去！」

令狐爽道：「這不是毒藥吧？」

「我還沒有得到你的寶珠吶！」

令狐爽張口吞下去了。

令狐爽也歪倒在虎皮上了。

東方東哈哈一笑，他披法衣，走罡步，踏魁斗，口中唸唸有詞。

嘆，還眞叫怪了，只見令狐爽站起來了。

令狐爽剛挺起身子，便見東方東手持長劍劍指石門外，然後一步步的往外走去。

他二人經過司馬元洞口的時候，司馬元還大聲道：「張果老，這小子要練劍，我帶他上山頭去了！」

洞室中傳來司馬元的大笑。

司馬元只是笑笑，並未開口說話。

於是，二人又經過宇文鳳的洞室門口了。

「阿鳳呀，我們去練劍了，你大概在玩那顆寶珠了！」

洞室中傳來宇文鳳的聲音：「早去早回！」

這話好像十分關心東方東似的，聽得東方東一笑。

東方東道：「早早回來沒用，我也要花三月時間在這小子的身上了。」

洞室中傳來宇文鳳的聲音，道：「這個小子眞煩人，誤了咱們的好時光！」

她口中的好時光，當然是她與東方東在石床上的快樂時光了。

* * *

東方東很會學狠叫，他把老龍洞堵住洞口的大石頭叫開來了。

東方東仗劍走在令狐爽的前

面，一邊走，一邊口中不停的在叨咕。

那當然不是叨咕，那是在唸咒，唸得令狐爽早已六神無主，魂已出竅，如果有人此刻衝着令狐爽罵他是狗東西王八蛋，令狐爽必會點頭叫好。

東方東帶着令狐爽一直走，走到了亡魂嶺上的石脊，他也不怕已失魂的令狐爽掉下深淵，仍然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走過了崖脊，走入了那大片的老林中。

令狐爽進過這老林，東方東與宇文鳳二人也跟踪來了這荒林中。

東方東以爲令狐爽必是把龍目寶珠帶到這林中藏在某一處了。

東方東不打算傳授令狐爽功夫，他要一把全得，他今天就打算獨吞。

現在，他帶着令狐爽走進林中來了。

就在林深處，他忽然面對令狐爽，口音重重的帶着幾許威逼：「徒弟。」

不見令狐爽應，令狐爽只是瞪眼睛。

「你要孝敬師父，去，快把你收藏的龍目寶珠取來，不可有違！」

令狐爽開始移動了。

東方東開始心口噗通噗通的跳。

他遠遠的跟着令狐爽，只見令狐爽在林中東走幾里路，西走幾里路，走來走去不停止！

東方東怔怔的以爲法術不靈了。

他追上前去，併指點在令狐爽的頂門上。

令狐爽不敢動了。

「聽清楚了令狐爽，天神傳殺令，太歲食九天，快取寶珠來，寅卯二時天狗來。」

令狐爽有反應，他拔腿往林外衝去了。

令狐爽的動作快，一路衝出荒林外。

他以爲自己的法術靈光了，爲甚麼令狐爽往林子外面跑？

他也與宇文鳳二人跟來過，令狐爽進了林中以後，才會有寶珠獻給宇文鳳的。

東方東認定令狐爽把珠寶藏在這一大片荒林中了，今見令狐爽拔腿往外走，他既火大又奇怪。

「天神傳殺令，太歲食九天……」

東方東一路口中唸唸有詞，一路緊跟令狐爽拚命的追……

如今令狐爽的輕功絕高，除了司馬元之外，別人追他就難了。

只見令狐爽跑得飛快，他出了林子過崖脊，過了脊樑亡魂谷，東方東已破口大叫：「站住！站住！」

東方東再是大聲叫，令狐爽就是不站住！

令狐爽奔入老龍洞口外附近的荒林中了。

他已失了魂又落了魄，但東方東却大叫了。

「徒弟呀，不對，不對，你走錯樹林了，快回原來的大荒林，你的藏寶在那兒。」

令狐爽渾然不覺的狂奔着。

東方東心中惱火，這小子瘋了。

東方東準備用殘酷手段，逼使令狐爽取出珠寶，他拔劍了。

不料就在這侯，只見令狐爽忽通一聲跳進冰涼的山溪中了。

水花飛濺中，東方東大吃一驚。

令狐爽就在這時候，全身一個勁直哆嗦，他猛的搖搖頭，見東方東仗劍走來，不由抬頭道：「師父！」

東方東更吃一驚：「你……醒來了！」

令狐爽道：「有個厲鬼要殺我，我……」

他發覺這地方原來是……

令狐爽心中明白了。

心念甫起，令狐爽騰身而起，拔腿又跑。

東方東再叫：「你往那兒跑？」

令狐爽似乎又變成癡呆了，他再往亡魂谷上方的崖脊奔跑，喜得後面追來的東方東幾乎笑出聲來了。

東方東以爲這一回令狐爽必是去取寶珠的了。

他在後面還大叫：「徒兒小心吶，別掉下去呀！」

令狐爽聽見只裝沒聽見，他拔足狂奔，又奔入那一大片荒林中了。

這中間有幾句話要交代。

令狐爽是中了東方東的手段，那種手段眞厲害，江湖術士也明白，那叫「引魂出竅」。

江湖上不少人會利用這一招，隨便在人身上拍一掌，這個人便迷惘了，到了這時候，你叫他幹甚麼，他完全聽你的。

到了這時候，明知哄撞誆騙他也幹，甚麼財寶家當也送上了。

令狐爽就是中了這手段。

令狐爽還吃了藥才會失魂，當然時代進步，甚麼樣的玩人玩意兒也進步，如今使這手段坑人，早已不用配合藥物了。

所以人在路上走，最忌生人拍肩膀。

* * *

令狐爽此刻不迷糊了。

他本來失魂了，本來奔回來取寶珠的，巧的是他跳入冰涼的山溪中，被涼水一沖一激，醒了。

醒了以後的令狐爽當然不會再上當，他要趕快離開這地方，因爲他的寶珠就是藏在這附近。

東方東怎麼知道？

東方東拚命追趕還在叫，心中哈哈笑，這小子又回到他藏寶地方了。

一個拚命跑一個拚命追，立刻間又奔入那大片林中了，令狐爽在心中直叫險，因爲他如果找出寶，他就會被立刻殺死。

那時候他還在迷糊，東方東殺他太容易了。

此刻，令狐爽在荒林之中奔跑着，一會兒他往樹上飛，一會兒又在樹枝間找，東跑跑，西跑跑，引得東方東也累壞了。

東方東以爲，莫非攝了他的魂，這小子糊塗了，不知道寶珠藏在甚麼地方了？

東方東抄斜路攔住奔跑的令狐爽，大吼一聲，叫道：「還不快把寶珠取來。」

隨着東方東的這聲音吼叫，令狐爽打個哆嗦，他楞在原地不動了。

令狐爽配合得十分巧妙，你個老小子想寶，我就叫你不舒坦。

他忽的抬頭指樹上。

東方東道：「在這棵樹上？」

令狐爽眨着眼。

東方東急了，他一躍上了樹，從樹頂找到樹根，甚麼他也沒找到。

令狐爽已往林中疾奔而去。

東方東火大了。

東方東當然不知道令狐爽在逗他開心吶！

令狐爽精神可大了，精神大就叫爽，他奔到一處斷崖下，抬頭看向高處，他在喃喃自語着。

東方東過來了，他抬頭一看微微笑：「娘的，這確是個藏寶好地方。」

不再猶豫，東方東拔身而上了，似猴子一般，手腳並用的往上攀。

就在距離地面十丈高處，草叢中有個石洞，東方東一見笑了。

東方東拔劍不伸手，伸手探洞太危險。

他把長劍往洞中撥又刺，漸漸的刺往深處，就在這時候，洞中有了反應。

「咕咕」之聲傳來，就見一條碩大如水桶般的巨蟒自洞中一竄而出來了。

那巨蟒帶起一股腥風，直往斷崖下落，落了一半又回頭，回頭張口咬向吃驚的東方東。

東方東見巨蟒撲回來，他在斷崖上使出一招「懶驢打滾」閃過巨蟒，人已往下飛落。

巨蟒不甘心，也跟着落下來了。

這時候斷崖下的東方東發覺令狐爽已往林外奔去，他大叫：「回來！」

令狐爽當然不回來，他跑得更快。

東方東回頭看，巨蟒就在他身後面，只差再一個曲體前衝就會咬中他。

東方東立刻往左閃，他閃到樹後面，再等巨蟒追過來，他再往右閃。

往左閃，往右閃，閃得巨蟒咕咕叫，距離也拉遠了。

東方東急忙奔出老荒林，發覺令狐爽躺在一塊石頭上大喘氣。

跑了快一天，當然是又餓又累。

東方東也過去了，他也直喘息。

令狐爽裝糊塗道：「師父，不是在你石洞中嗎？怎麼來到這兒呀！」

東方東一聽，就明白藥力已過，令狐爽清醒了。

他只好乾乾一笑，道：「徒兒，這是教你法術的第一步，也是法術入門必修的功夫。」

他指指遠方的老龍嶺，又道：「你瞧，你在不知不覺中跑了這麼久，也跑了這麼遠，就是法力有了效應。」

他對令狐爽再笑笑，道：「師父爲了傳授這法術，跟你一齊奔跑，一樣的又累又餓，唉，想叫你孝敬師父一顆寶珠，眞吃不少苦呀！」

令狐爽心想：「累死你個王八蛋，以爲本少爺不知道你在坑我呀，王八操的！」

他心中罵，表面上他不敢。

表面上他是恭敬的，順從的，就好像江湖上有許多人，他們表面上把對方當成爺，骨子裡罵這人十八代老祖宗還不甘心，恨不得生啖對方。

當然，東方東是看不出來的。

令狐爽急忙走上前：「師父，你渴了吧，我去取山泉給師父喝。」

「我不渴。」

「師父，你累了吧，我替師父搥搥腿捏捏背。」

東方東有些忿怒的道：「不用了，今天課程到此，明日再教你。」

他說着，當先往老龍洞方向走。

令狐爽緊緊跟在後面，令狐爽心中得意呀，他幾乎要振臂高呼一聲「爽吔！」

＊ ＊ ＊

二人剛走到亡魂嶺上那道崖脊上，忽見來了一個人，引起東方東

的注意。

等到那人漸走近，他才哈哈笑了。

那人不是別人，從大散關回來的夏侯金是也。

是的，夏侯金回來了。

夏侯金的鐵拐杖在石脊上叮咚響，他對令狐爽道：「你個小王八蛋，原來那夜是你摸走了那張白李白二女的衣衫褲子的人是你這狗日的……」

令狐爽道：「不是我！」

夏侯金道：「是你，那個王艮新說得清楚，他也對着大伙發了誓，是你拿的。」

令狐爽道：「夏侯師父，你眞豬呀！」

夏侯金大怒，叱道：「你敢罵老子呀，我一指把你的頭打爛。」

令狐爽道：「不是啦，我是提醒師父，你想想，有幾個殺人的會承認他殺了人？」

夏侯金道：「我就會承認。」

令狐爽道：「那是因爲沒有人比師父你的本事大，如果比你本事大，那就不一樣了。」

他忽然哈哈大笑。

夏侯金道：「你還笑？」

令狐爽道：「師父，你應該把王艮新那渾蛋打死的，你還爲他說話。」

夏侯金道：「我爲甚麼要把他打死？」

令狐爽道：「姓王的也睡丁白呀，丁白是你的情人呀，師父！」

夏侯金怪叱一聲，道：「丁白是我的情人不錯，可是丁白的丈夫就是王艮新，姓王的夠意思，也大方，他把老婆叫我睡，我走以後再還他，這種朋友那裡找，你還叫我殺了他，娘的，你叫老子當個無仁義的人呀，我揍你！」

令狐爽一聽也楞了，這是甚麼亂七八糟的一鍋糊塗粥，狗屁倒灶亂七八糟的。

夏侯金要揍他，他當然要逃。

令狐爽飛一般的過了岩脊往老龍洞口奔去。

東方東已攔住夏侯金，道：「這小子有信用。」

「怎麼說？」

「他已分別把兩顆寶珠送了宇文姑娘與司馬元了。」

夏侯金道：「難道眞把功夫教他，這小子眞要當我們的接班人，可靠嗎？」

東方東哈哈冷笑，道：「當然每人有保留，夏侯兄，我就祇教他皮毛。」

「哈……」

夏侯金又笑起來。

祇教皮毛，那表示他不會把眞功夫傳給令狐爽的了。

＊ ＊ ＊

要說天底下眞有大散關大客店王艮新那種人嗎？

我說當然有，而且還不少。

天底下有種男人被叫做吃軟飯的人，他們就把老婆大大方方的陪別人，那當然是爲了銀子。

王艮新不爲銀子，姓王的是打不過夏侯金，再加上他老婆丁白也服氣夏侯金的「眞功夫」，於是，姓王的無可奈何了，他睜一隻眼閉兩隻眼吧。

＊ ＊ ＊

令狐爽到現在才明白，夏侯金的喜好與司馬元的大不相同。

司馬元喜歡的是處女童貞，而夏侯金則喜歡喝涮鍋水，有那方面經驗的女人。

而東方東有個宇文鳳，他已經夠折騰的了。

老龍洞中四魔頭，他們是各有各的工作，也各有各的嗜好，但他們也有個共同的嗜好，那就是欣賞寶物。

＊ ＊ ＊

三人回到老龍洞，夏侯金還對令狐爽道：「小子，你可是天之驕子，好好的學習，你東方師父有奇術，學會一種，你就足以吃香喝辣一輩子了。」

令狐爽道：「小子我全力學習，將來揚名江湖，也是各位師父的光榮。」

「哈……」

夏侯金樂了，「轟」的一聲他把石門關上了，這位「高原野狼」也許在大散關精力放盡了，關上門沒多久就傳出他那震耳欲聾的鼾聲。

＊ ＊ ＊

東方東開始教導令狐爽功夫了。

其實東方東對令狐爽吹牛，吹他會撒豆成兵，吹他也會石遁。

土遁已經很不容易了，天下誰能石遁？

東方東吹牛自己會石遁，他還眞的在令狐爽面前來了那麼一手。

祇見他雙手交叉互旋，忽的人影成雙，然後由雙變四，由四變八，他不見了。

令狐爽搖頭清腦左右看，就聽室外一聲喊：「徒弟呀，開門啦！」

是東方東的聲音，他果然人在室外了。

東方東露了這一手，唬得令狐爽一楞一楞的。

「師父，你眞行！」

「絕非吹牛。」

令狐爽道：「徒兒就學這一招，你教我吧！」

東方東道：「你祇學這一招，我再教你一招比你宇文師父教你的那一招甚麼……」

「隨心所欲！」

「對，她教你的那一招『隨心所

欲」還絕妙的劍法。」

令狐爽道：「叫甚麼名呀？」

「那一招就叫『唯我獨尊』吧。」

令狐爽想一想：「好嘛，祇有唯我獨尊，才會隨心所欲，一個人能隨心所欲，這個人就是天下第一。」

令狐爽這少年郎，並不想當天下第一，當天下第一有甚麼好？這樣的人仇人也必然很多，因爲天下祇有一個第一，而天下人都想當第一。

令狐爽除外，當初他祇是想成仙，也可以說他是上了當被騙了，然後因爲亂世，他變成了無家可歸之人。

那年頭無家可歸就離死不遠了。

然後，令狐爽發覺宇文鳳弄走了他家的銀子，誤了一家人的逃難。

當他遇上齊大天之後，他才弄明白八仙的眞正面目。

令狐爽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他此刻是無能爲力去助人，他需要把功夫練好。

他既然已捲入這場武林浩劫中，他祇有先把功夫苦練成功。

令狐爽眞的下苦心了。

* * *

令狐爽很佩服東方東的那一招「唯我獨尊」劍法，出手輕靈，變化無窮，與宇文鳳的那一招「隨心所欲」，有異曲同工之妙。

他已領會了劍術的精華，所以才知道東方東的劍招絕妙，祇不過東方東與宇文鳳二人再也想不到，他二人隨便教了令狐爽這手劍招，反而被令狐爽兩招結合，引出更厲害的殺招來了。

* * *

東方東祇教令狐爽一招劍法，他大部份時間教令狐爽認識他懷中常掛的太極八卦。

東方東告訴令狐爽，想石遁至少要苦練十年，但如果來個障眼法，那是會速成的。

他先教令狐爽障眼法。

令狐爽不懂這一套，他祇有聽東方東的擺佈。

令狐爽單祇花費精力在八卦上，就耗去不少時光。

卦分七赤，再分東西南北，由四方延伸八卦中的「坎乾兌坤，離巽震艮」再由色象走時辰，定方位，論陰陽，卜吉凶。

令狐爽又變了，他讀着八卦各詞，不由叫着：金木水火土，神仙老虎狗。」

那面，東方東忽叱：「你讀的甚麼？王八蛋，這可不是開玩笑的，祖師爺弄出這一套，你小子知道花了多少心血，容你開玩笑呀！」

令狐爽忙點頭道：「不敢不敢，以後好好唸。」

他心中想着曾在學堂唸的趙錢孫李先生打妻那回事了。

* * *

時光匆匆，春去秋來又一年，若問令狐爽學會了甚麼法術？有，障眼法令他很高興，因爲他可以在舞劍中，舞出五個人影，五個令狐爽。

十塊石子兒一把抓，攤開了掌甚麼也不見了。

當然，他又得弄一顆龍目寶珠送給東方東。

祇不過這一回洞中的四魔在，四魔有商量，不能再傳教武功了，令狐爽這一年多，個頭長得大，身手更俐落，如果同他們之中單挑，他們好像也沒把握打贏令狐爽。

宇文鳳暗中看上令狐爽了，祇是她埋在心裡不說出來，找個機會她要摘令狐爽的人參果了。

* * *

東方東站在老龍洞中大聲叫：「司馬元，我們今天要大事的慶祝一下了。」

司馬元道：「慶祝你快得到寶珠了，哈……」

另一室中，夏侯金大叫：「對，應該慶祝，下一回就是我了呀，哈！」

宇文鳳走出來了。

「徒弟呀，快去吧，快爲你東方師父取回一顆寶珠來，你……打算甚麼時候去取呀？」

令狐爽道：「各位師父，天色已晚，明日一早，定去把寶物取來孝敬東方師父。」

宇文鳳道：「好，好，明日一早，我們洞中等着你，徒兒呀，回你石室中歇着吧！」

令狐爽抱拳施禮，他走回大室中了。

令狐爽心中明白，如今四個人全到了，如果他們派出兩個人監視他，他怎麼辦？

令狐爽當然有辦法，他溜了。

他從一綫天那面偷偷的又往上攀去，如今他的力氣大，功夫好，祇是覺得一綫天有兩處地方太窄了，差一寸就上不去了。

令狐爽也知道自己長大了，一綫天這個神秘地方，他也不知道還能利用多久。

* * *

令狐爽又停留在距離頂峯十丈餘地方了，那是因爲石壁中傳來的聲音。

聲音當然是齊大天的，齊大天道：「小友，你很有機智，老夫也等你多日。」

令狐爽道：「我不能常來，我祇有出外取東西，才會溜到此處。」

齊大天道：「你還是被老夫等到了。」

令狐爽道：「等我？」

齊大天道：「不錯，如果等不到你，那也是天意，老夫也認了。」

令狐爽道：「等我甚麼事？」

齊大天道：「小友，老夫托你一件事。」

「要我爲你辦一件事？」

「不錯，也是因爲你的機智，否則，你早就死在他們的手中了。」

令狐爽道：「不知老前輩叫在下替你辦甚麼事？」

齊大天道：「小友，爲老夫辦事，不會白出力氣，事成，老夫有回報。」

令狐爽道：「不知甚麼事情？」

齊大天道：「爲老夫去賀蘭山清風谷中一趟，打聽那『天魔女』明月的情況，二十年被囚歲月，不知她是否……是否……」

令狐爽道：「老前輩思念她了。」

「不錯，夫妻一場呀，死別是天意，生離更何堪！」

令狐爽道：「人有情情不老，老前輩，我答應你，祇不過日子會很久，也許三個月。」

齊大天道：「三月不長，三年也行，但求知道她的近況，吾願足矣！」

令狐爽道：「我就不明白，他們爲甚麼要把你夫妻二人公開，爲甚麼？」

齊大天道：「他們知道我夫妻十分恩愛，爲了逼我交出秘書，更爲他們說出其中關鍵謁語，才逼得我們夫妻分離，但老夫便是死也不說。」

令狐爽道：「老前輩，就是你這份堅毅的勇氣，我令狐爽也要爲老前輩跑一趟賀蘭山。」

齊大天道：「小友，聽你的口音，你已變嗓了，你在成長。」

令狐爽道：「我快擠不上去了。」

齊大天道：「小友，我有贈送。」

「甚麼？」

「老夫不叫你失望，送你兩件兵器。」

令狐爽高興的道：「在那兒，甚麼兵器？」

齊大天道：「老龍洞左右兩邊有圓石，石大如小山丘，那是人們說的龍目，就在左邊的龍目巨石下方，埋有兩件兵器，那是日月環、斷腸劍，均是上乘神器，老夫這就答應送你了。」

令狐爽一聽，立刻回應，道：「老前輩，你忍耐，不定有一天我把你救出來。」

不料齊大天却不高興的道：「老夫見不得說大話的人，明知不可爲而爲者，有勇無謀，去吧，老夫就等你的消息了。」

石壁傳來鐵鍊聲，好像往洞內移動去了。

令狐爽聽得哈哈笑：「你以爲我吹牛，哈！」

他匆匆的攀上了一綫天斷崖絕壁上，如今他對於這兒已是駕輕就熟了。

令狐爽匆忙的奔到老龍洞前面，夜色中他抬頭看上面，果然發現那酷似龍頭的上方兩邊，山石鼓起兩個石包，有心人看上去，宛似兩個大眼睛。

令狐爽心中高興，左邊的眼下面有兵器呀！

他當然不能立刻去找。

他要去取龍目珍珠，而且時間上越快越安全。

令狐爽一頭撲進林中，匆匆的到了山溪邊，那個地方就是他曾跳下去的地方。

令狐爽脫了褲子跳入泉溪中，那溪水冰涼，令他齜牙咧嘴吸大氣。

他在一片水草中，掀起一塊盆大的石頭，伸手在石縫中猛一掏，取出那個錦緞包的木盒子，他可不敢停下來把玩一番，取了一顆又把木盒包妥，塞入石縫之中，再把大石堵上去，把草拍平，他便跳上岸來了！

他藏寶的地方也眞絕，誰會想到他藏在水中的石縫內，而且用石頭堵住！

* * *

令狐爽又來到一綫天的尖峯上，他這一回往下滑，已不再聽到齊大天的聲音了。

令狐爽急急的滑到泉溪邊，他正自大搖大擺的往大洞室走，忽聽一聲沉喝！

「令狐小子，你幹甚麼？」

夏侯金在挽褲子，立刻引起令狐爽的靈感來了！

「夏侯師父呀，四更天你又在幹甚麼？」

他反問，夏侯金叱道：「是老子在問你！」

令狐爽道：「你幹甚麼我就在幹甚麼！」

他說了等於沒說，氣得夏侯金火大了。

夏侯金吼道：「老子在拉屎！」

令狐爽笑笑，道：「我也在拉屎呀！」

夏侯金冷笑了：「小子，你也拉屎？我他娘的早來了，爲甚麼不見你個人？」

令狐爽道：「我還未拉呀，我這就要拉了！」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陸浩找到唐夫人殺仲裁人的證據，但因唐夫人、紫水晶、白雲和尚均是「西天教」的人，因此聯合撒謊、做手脚，結果使麥家人不相信他……唐夫人因擅作主張：殺仲裁人；點了紫水晶的穴道欲成全陸浩與她的好事，令紫水晶惱火，持「墨玉珮」代行教主之責處罰唐夫人——冷清秋，也共同商討對付陸浩的辦法……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飛鷹

論劍落敗心不忿　暗中調查事非凡

陸浩去找唐夫人，總管蔡昭的態度很惡劣，道：「陸浩，我現在還要向你要人，她失踪了！」

「失踪了？哼！八成是畏罪潛逃了！」

「姓陸的，你欺人太甚！說不定是你把她殺了！反而前來要人！」

陸浩冷冷一笑，道：「蔡總管，唐夫人身手了得，她不是輕易會被人宰掉的女人。」

「姓陸的，你找她有甚麼事？」

「夫人和女子論劍大會仲裁人猝死案有關連，她涉及重嫌！」

「你……你胡說！她一個女流之輩會來這一套？」

「若非你被蒙在鼓裏，八成你也是瞪着眼說謊。」

「告訴你，姓陸的，主人作任何事，都不會瞞我的。」

「不見得吧！試問，白雲寺的白雲大師是夫人的表哥，這件事你知道嗎？」

「甚……甚麼？那和尚是她的表哥？姓陸的，你造謠。」

「你把姓陸的看成甚麼人？蔡總管，另一件事我要是說出來，你更會大吃一驚的。」

「你……你又要造甚麼謠？」

「是不是造謠，久後自知，姓陸的在武林中混生活，窮是夠窮，骨頭還算硬。夫人對他的表哥不忘舊情，祇可惜白雲頗有點道行，不爲所動，所以夫人常常前去糾纏……」

唐靖忽然出現，大喝一聲，全力砸出一掌。

唐家能名列三大家，並不是唐靖一人贏來的榮譽，其實有唐夫人冷清秋的一份功勞，但她不敢太炫露，以免被人認出她是「西天教」的餘孽。

陸浩知他的斤兩，不願使他難堪，閃了開去，道：「唐大俠，在下有一得之愚，請君三思，毋因羣疑而阻獨見，毋因己意而廢人言。毋私小惠而傷大體，毋借公論以徇私情。護短是人之常情，但君子不爲……」

唐靖厲聲道：「我不信！」

「信不信由你，唐大俠，夫人眞的失踪了嗎？何時失踪的？」

「昨天一夜未回，今天又是一整天。」

「有沒有到白雲寺去看看？記住，白雲大師是位有道高僧，出言不可無禮，如果大師不是這種人，夫人恐怕早就……」

唐靖惱羞成怒，又撲上施出一招「怒擂天鼓」。但陸浩仍然不接，閃了閃去，抱拳道：「唐大俠，陸某告辭……」

陸浩已竄出大廳，唐靖追出，還不想罷手，在一個有身份的男人來說，實在無法忍受這種事。儘管

他有自知之明，妻子正值狼虎之年，自己却是聾哥的耳朵——擺設。

這工夫，內院走出一人低聲道：「唐爺……」

唐靖一看是夫人的表姪女雲卿，事實上正是「西天教」中的堂主彭雲卿，爲了隱蔽身份，略去一個姓。

「雲卿，姓陸的胡說八道，這叫我怎麼做人？」

「唐爺，裏面說吧……」二人進入客廳，彭雲卿喟然道：「唐爺，夫人確是白雲和尚的表妹……」

「這……無怪她經常去燒香，有一次說是爲了蓉兒的婚事要到寺中去求夢哩！」

「不錯，夫人難以忘情，這也是人之常情，因爲他們年輕時是一對情侶。況且，唐爺昔年練功受傷，已經不能……」

唐靖垂下頭去，一個男人不能人道，對自尊心的傷害太大了。這可能就是爲甚麼太監閹割又稱爲「去勢」的原因了，這個「勢」字太妙了。

「唐爺，夫人並非失踪，而是暫避鋒芒……」

「她……她難道眞的作了甚麼不法之事？」

「唐爺……」彭雲卿壓低聲音道：「她一心一意要把小姐送入麥家，就賄賂仲裁人，使蓉姑娘登上劍后寶座，爲怕事洩，又把仲裁人一一除去……」

「這……」唐靖臉色驟變，楞了一會，氣極敗壞地道：「這個賤人，居然會做出這種糊塗事來！她……她就是暫時迴避，又豈能永久不照面，這種雪裡埋屍的事能拖多久？」

「唐爺，拖一天算一天，好在陸浩尚無直接證據，反正他再來找你，你也向他要人，胡攪蠻纏一番，他能把你怎麼樣？」

唐靖想了一下，連連頓足道：「我唐靖一世英明，被這婆娘給糟蹋了……」

*　*　*

麥家態度的突然轉變，使陸浩感到意外，却很高興。麥大熟親自來見陸浩，道：「陸大俠，前不久，內人和在下不信大俠的預言及忠告，致使兇嫌唐夫人逍遙法外，實在慚愧……」

陸浩道：「還好，總算有人相信在下的話了！」

「儘管目前尚不能確實唐夫人的罪名，但大致是她沒有錯，所以內人和在下一致同意，先奉上以前說好的一百萬兩……」

「麥大俠，這太不敢當了！再說，雖然主兇呼之欲出，總是未使其人俯首認罪，尚言之過早。」

「在下和內人却深信主兇是她，因她確有犯罪的動機，要不，唐夫人爲何會突然逃走呢？」

「麥大俠，當初雖和夫人說了句閑話，也不必認眞，況且爲紫水晶贖身，不過十萬兩而已。」

「即使她的身價祇有十萬兩，一言既出，如白染皂，一百萬兩必須付出……」說着，掏出五張銀票，每張各二十萬兩，而且是徐州裕泰與票號的銀票，這家票號資本雄厚，後台硬，就是付給綁匪的票子也能兌現。

「麥大俠，無功不受祿，不值這麼多。」

「不，陸大俠挽回了麥家的聲譽，這不能以金錢數字來衡量，陸大俠如果不全部收下，對麥家即是一種輕慢……」

「這太言重了！麥大俠，請問，事已至此，令郎和劍后的婚事是否還有效？」

麥大熟長嘆一聲，道：「陸大俠，你問得眞好，也眞絕，這是一件使我們十分爲難的事，但人無信不立，爲了麥家的名譽及信用，我們考慮認了。因爲我們麥家的確說過，劍后即爲麥家媳婦，除非她不想嫁，而我們也絕未想到是位美的。」

「麥大俠是說，不論這次女子論劍大會發生賄賂及兇殺事件，劍后之產生頗不公正，府上仍然承認此一事實，而視唐蓉爲未來的媳婦？」

麥大熟道：「陸大俠，其實即使唐夫人不賄賂仲裁人，唐蓉也會登上劍后寶座。對於麥家的傳統，內人不再堅持，在下自然也樂觀其變，不使子孫後代爲配偶犧牲幸福……」

陸浩大出意外，明知唐蓉登上劍后寶座，乃是賄選的結果，却仍承認其事實。這會產生兩種後果。一是，如此麥、唐兩家結親，隱含有否定唐夫人犯罪之實。二是，麥家接受這個美好的媳婦，也顯示麥奇已放棄了紫水晶。

陸浩抱拳道：「讓在下爲令郎道賀……」

「多謝陸大俠。」

「如果麥、唐兩家結成了兒女親家，一旦逮捕了唐夫人，府上是否可願出面作證？」

麥大熟道：「我們深信唐夫人有嫌疑，但主要證據還要陸大俠鼎力協助蒐集。」

「當然……」陸浩覺得這又是一件怪事，麥家忽然轉變，既相信唐夫人爲主兇，却又堅持承認這門親事，且願付出一百萬兩。

當然，他們却又拿不出唐夫人殺人滅口的證據來。

麥家到底意圖何在？難道不相

信唐夫人處心積慮要把女兒送入麥家的眞正動機嗎？外姓人嫁女存有意圖，通常是夫家人最爲忌諱的。

「麥大俠，是不是令郎非娶唐蓉不可？」

「也可以這麼說吧！總之，這門親事麥家仍然承認，當然要是唐夫人變了卦，不想把女兒嫁過來了！那又當別論……」

不論如何堅辭婉拒，麥大熟一定要他留下五張銀票，這才辭出。

陸浩送了客返屋，掏出五張巨額銀票，這是他這一生中收入最多的一次。這還是指五張銀票其中任何一張，而非指全部。

因爲他過去所抓到的江洋大盜最高賞格爲三萬兩。

他望着這五張票子，似乎仍然有點不敢相信。

不錯麥家富甲武林，一百萬兩銀子在他們來說是個小數字，但有所謂善財難捨，況且，在麥家來說，他們大可不必付出一百萬兩銀子。

他們可以不承認這位劍后，也可以堅持承認這位劍后，不管是否有賄選之事發生，甚至來一次閃電行動，爲兩少成親造下既成事實。

在目前，似乎祇有一個不容置疑的理由，那就是麥夫人一言九鼎，言出必踐。

不知過了多久，忽然覺得四周靜得出奇。在平常，此刻晌午未到，「泥鰍」和小譚也不過剛起床不久，不會出門的，爲甚麼這麼大的事兩人不在一邊湊熱鬧？

如果在過去，兩人見他收入一百萬兩銀子，早就在一邊蹦起來了。

他收起銀票往外走，前堂也沒有他們的影子，問陸掌櫃道：「陸掌櫃的，有沒有看到我那兩個朋友？」

「兩位貴友？他們……不久之前在這兒和張、趙兩位用便飯，飯後趙、張二位嚷着要去逛窰子，兩位貴友却出了門，不知去了何處。」

眞正是損者三友，益者三友。陸浩心想，八成趙斌和張青帶他們去逛窰子了！簡直不像話，當下謝過陸掌櫃的就出了門。

但是一想不對，「泥鰍」跟他們去逛窰子，或有可能，小譚是絕對不會的，隱隱感覺不大對勁。

當然，在小譚來說，這種反常的事也未嘗就不會發生，自她知道麥家要酬謝陸浩一百萬兩，當時就諷刺他，可作爲紫水晶的贖身費用。這幾天她態度冷冷淡淡，很少和陸浩說話。

也許她要看看紫水晶到底如何地動人？才跟着去了吧？

陸浩一進門就遇上了那個一臉烟容，太陽穴上貼着膏藥的「大茶壺」。他上次吃了不少的苦頭，這一次可就學乖了，哈着腰道：「陸爺，您眞是稀客，今天是哪一陣風……」

「東南西北風……」陸浩道：「我的兩個朋友有沒有來？兩個邋遢的年輕人……」

「沒有啊！陸爺，您的兩位朋友小的見過，不是一位名叫『泥鰍』，瘦瘦小小地，另一位穿戴很隨便的小伙子，對不對？」

「對對，來過沒有？」

「陸爺，貴友那麼年輕，不會往這兒跑的……」

陸浩道：「長白派的張大俠和華山派的趙大俠來了沒有？」

「來……來了！不瞞你說，他們兩位一進門就要找紫姑娘，其實紫姑娘除了您陸爺和麥家少爺，是很少見客的，就算官場中有頭有面的人物來了，紫姑娘也是蜻蜓點水似的敬一兩杯酒，或奏上一曲也就進去了……」

「那麼張、趙二位碰了釘子有沒有惱火？」

「沒……沒有。兩位倒也識趣，找了兩個二流的，其實如果不和紫姑娘相比，那兩人也是一流的。」

「兩個姑娘叫甚麼名字？」

「一個叫軟軟，一個叫滑滑，熟客叫白了就叫她們『小軟』或『小滑』哩！她們都住在樓上。陸爺，您是親自上樓找她們，還是小的上去把他們兩位請下來？」

「還是我上去好哩……」陸浩上了樓，此刻並不是生意最好的辰光，華燈初上時才是生意鼎盛時刻。

他一搖一擺地到處張望，通往後樓的甬道上一個丫頭見到了他，福了一福，道：「陸大俠是來找紫姑娘的？」

「不是……」由於紫水晶口是心非，明明說謊，他甚是惱火。丫頭道：「我們小姐說，若見到陸大俠，就必請到紫姑娘處坐坐！」

「好吧！辦完了事我就去……」

「陸大俠來此有甚麼事？」

「找兩個人，是我的兩個朋友……」

不久他就見到了張青和趙斌，這兩個人是奉他們掌門人之命，留下來幫助陸浩辦案的高手，此時這兩人各自摟了一個女人，正在飲酒作樂。

當他們看到門口的陸浩時，立刻推開粉頭，道：「陸大俠，這可眞是幸會，居然在此遇上您，無論如何你要喝幾杯……」

陸浩揮揮手，道：「謝了！在下來此，是想問問『泥鰍』和小譚和兩位吃過飯之後去了何處？」

張、趙二人微愕，道：「吃過飯之後，我倆返屋，他們兩人似乎要上街去。後來我們決定來逛窰子，出得店來，並未看到他們兩位呀，怎麼？不見了？」

「現在還說不定。」

「不會的，八成是玩野了，流連忘返吧！要不要在下幫忙找找看？」

「多謝，我自己可以找到他們的……」陸浩正要下樓，碰見了一身金光閃閃的鴇母，咧着血盆大嘴道：「我說陸爺，您可是好久不來囉！怎麼？貴人不踏賤地？紫姑娘常常提起您，說是所有的客人當中，祇有您和麥少爺是君子……」

陸浩笑笑，道：「當家的，妳是不是說過，紫姑娘的身價是十萬兩？」

「這……說是說過……不過嘛！這兒上上下下數十口子，可都是靠她吃飯，十萬嘛，是不是少了點？我說陸爺……」

「多少才算合理？」

「陸爺，您是行家，紫姑娘和別人可不一樣。俗語說：離了這個村，沒有這個店。下半輩子，也就指望紫姑娘養老了，要是您有意思，我當然會打個折扣，不過話又說回來哩！一分錢一分貨，紫姑娘是個寶，是仙女。銀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怎麼折扣，也少不到哪裡去，就這樣吧！三十萬兩！」

「當家的，妳跟我到紫姑娘這兒來一趟。」

「陸爺，你祇要湊足了銀子，隨時可來抬人，這工夫我很忙。」

「我叫妳來一趟，怎麼？妳對挨揍還有癮頭是不是？」

「喲……陸爺，今天是怎麼回事兒，火氣這麼大？」

「帶路！」

「是……是……陸爺……」老鴇子顚着屁股帶路，來到孤伶伶的後樓上，見到了正在對鏡整裝的紫水晶，她確是人間殊色，似乎每次看到她，都有不同的美感。

紫水晶盈盈站起，道：「陸爺來得可正好，祇剩下眉毛未畫，可否偏勞？」

很可能有人想花幾千兩銀子買這份殊榮都不可得，而陸浩却皺皺眉頭道：「紫姑娘，這個非我所長，有生第一次，怕給妳畫壞了。」

那知紫水晶嫣然一笑道：「就是畫壞了，我今天也不洗去。」

陸浩接過眉筆，兩人面對面，呼吸相聞，香氣襲人，有幾個男人此時此刻不沉醉呢？

老鴇子在一邊直皺眉頭，她實在不敢相信陸浩能拿出三十萬兩銀子。就是湊五萬兩吧！恐怕也要自現在起蹶着屁股猛捉賊三個月後才辦得到。

但是，她不敢得罪他，她躭心陸浩把這棵搖錢樹拐跑了，落個人財兩空。

陸浩畫得並不錯，紫水晶對鏡照了一下，拍手道：「想不到陸大俠還有這麼一手，比我自己畫得還好。」

陸浩對鴇母道：「妳是說三十萬兩對不？」

「是……是啊！這和一百萬兩比起來，可差得多了。」

陸浩把兩張銀票丟在桌上道：「當家的，這是四十萬兩，能不能找我十萬兩？」

老鴇子還以爲他在吹牛，因爲就算大商人苦幹一生，或贓官貪瀆幾任，也未必能剩下三十萬兩銀子。可是老鴇子對銀票很內行，一看兩張是四十萬，而且是裕泰與的即期票子，一時驚喜激動，竟說不出話來。

這可不會是假的，這鎭上有票號，拿去一試便知眞假。

就連紫水晶也大爲意外，道：「陸大俠，這三十萬兩，你是怎麼籌措的？」

陸浩淡淡然道：「我是個專門抓賊的人，應該不會是順手牽來的吧？紫姑娘，贖身費我是付了，多餘的十萬兩妳留着用，今後行止，由妳自主。」說完匆匆下樓而去。

就連一張收據都沒有要。

＊　＊　＊

兩小眞的失踪了，陸浩找遍了此鎭，也沒有一點頭緒。他不能不懷疑張、趙二人。過去他們甚少理會兩小，爲甚麼近來常請他們吃喝？

但也看不出這兩個渾人有甚麼嫌疑。

專門抓賊的「九爪飛鷹」，連自己的朋友去了何處都不知道，這會讓人笑話的。

兩天兩夜沒有音訊，就必須相信他們的失踪，而且被人綁架的成份居多，但以兩小的聰明機靈，誰能把他們弄到手？

這局面實在很混亂，像白雲和尚那種人，他一直敬重有加，而如今，他都不敢固執己見了。

奔波了一天，深夜回來剛吃過飯，坐在床邊瞑思，忽聞隔院傳來了張青的聲音道：「老趙，把我多付的十二兩銀子退還給我。」

「你姐！哪有那回事兒，你叫的是『小軟』，我叫的是『小滑』，據說『小滑』比『小軟』差些，比喻說吧，『小軟』讀過兩年私塾，『小滑』就沒唸過書，所以她們的身價不同。」

「媽啦格巴子，你要坐臘，說了話不算數，咱們可是事先說好的，在那兒一個人付錢，回來多還

少補，兩人平攤，怎麼？不認帳哩？」

「你得了便宜還要賣乖？據說『小軟』混身綿軟，柔若無骨，『小滑』只是徒有虛名，身上一點也不滑，你就多攤點也不吃虧嘛！」

「趙斌！你他媽的把我當鄉熊？」

「這是甚麼話！小張，你這人就是毛躁，才不過十二兩，下次再去，我多付點也就是了，怎麼樣？『小軟』是不是名符其實，渾身……」

談話到此打住，祇隱隱聽到兩人猥褻的笑聲。

陸浩連連搖頭，他本來懷疑這兩個人，如今看來，這兩塊料已不具備綁架兩小的資格了。

心煩那裡還睡得着，不如出去走走。

他以為反正鎮上祇有這麼大，繼續尋找總會有所收穫的，泥鰍和他情感極厚，這且不說，就連小譚，他也不能否認她對他的關切。

出屋上了屋面，夜風宜人，精神為之一爽，這時忽見人影閃動，大約在七八幢民房上奔掠，輕功不弱。

陸浩追上去，方向竟是白雲寺那個方向。

由於跟得太近，前面的人突然在一棵大樹之下停了下來，道：「甚麼人踩在下的腳印？」

陸浩道：「尊駕往西，在下也往西，不能因為尊駕在前，在下在後，就是踩你的線吧？」

這中年人冷冷地道：「尊駕何人？」

陸浩道：「在下陸浩。」

「噢？」對方似乎楞了一下道：「莫非是『九爪飛鷹』陸大俠？」

「正是區區，尊駕是？」

「小可張漢聲。」

「失敬！失敬！原來是武林名宿『過山雷』張大俠。」

「不敢當！剛才出言不遜，陸老弟別介意。」

「沒有甚麼，張大俠夤夜來此……」

「陸大俠，風聞你為女子論劍大會凶殺之事正在奔波偵察，且聽說兇嫌唐夫人已經逃走了。」

「是的，張大俠，眞想不到，這件事並不那麼單純，似乎頗有內容呢！」

「對！」張漢聲道：「小女張燕此番參加大會，本來略勝唐蓉半招，却在那緊要關頭，感覺左後方有股暗勁襲來，祇好撤招，失去了取勝之機，令對方佔了便宜。回頭望去，襲人的方向，祇有唐夫人坐在那兒。」

「唐夫人賄賂仲裁人，繼而滅口，在下已有很多証據。張大俠，令嬡該勝未勝，在下也曾發現，但未注意有人施襲。」

「陸大俠，你猜我剛才來自何處？」

「莫非張大俠也在偵察這件案子？」

「不錯，我今夜發現一個人影自麥家大宅冒出，竟進入白雲寺，不久又自白雲寺出來，去了此鎮中心地帶，我跟到鎮外就不見了，不久就發覺你在跟踪我。」

「張大俠，你是否以為這件事比咱們以前想像的更複雜些？」

「不錯，我以為麥家、唐家、白雲寺，甚至長白及華山兩派也……」

「怎麼？張大俠發現長白及華山二派也淌了混水？」

「是啊！難道陸大俠不信？」

「並非不信，而是五大門派掌門都於女子論劍大會之後托辭返回各派，祇留下該派中次流人物，少林派留下了性大師，武當留下天機道長，華山派留下的是該派掌門師弟趙斌，長白派留下的是該派掌門人師弟張青，至於南海派，則留下一個年輕的人。」

「陸大俠，你是說長白派留下來的人姓張，華山派的姓趙，這兩位都有點粗魯對不對？」

「不大認識，祇是聽他們交談，隱若可以聽出來，這兩個人行動有點鬼鬼祟祟。」

「怎見得？」

「前天他們兩人在白雲寺附近，邊走邊交談，好像談到了兩個小崽子，不知是指誰？張青說，那對陸浩未必能有甚麼用。趙斌說上面交代的，管他有沒有用，反正咱們入伙後第一件事沒有砸就不含乎了。」

陸浩大為驚震，興奮道：「張大俠，他們還談了些甚麼？」

「本來我還想聽下去，可是這兩人的警覺性頗高，似乎打了個手勢，不再說下去了，當時我隱在二十步外大樹之上，自信並未弄出聲音，所以我以為這兩人並不單純。」

「可能是他們二人幹的，我本來就有點懷疑他們。」陸浩喃喃自語着。

「陸大俠，發生了甚麼事？」

「張大俠，說來慚愧，小弟終日逮人，但自己兩位朋友反被人綁架了，不知去向，這兩天來一點頭緒也沒有。」

「陸大俠的兩位朋友可都是年輕人？」

「是的，一位是南海派譚大俠的晚輩，祇有十七八歲，另一位是在下的好友『泥鰍』，雖已三十，人長得瘦小，又長了個娃娃臉，看來也不過二十多歲。」

「是不是精於小巧技藝那位？」

「正是他。」

張漢聲沉吟了一會，道：「陸大俠，趙、張兩人談及的兩位年輕人，極有可能就是大俠的朋友，祇不知他們為何要綁架兩位小友？」

「張大俠剛才說過，他們似乎是奉上面的命令幹的，又像是剛入伙某幫會似的。」

「對對，我是說過。」

「這兒有甚麼幫會？張大俠可曾聽說過？」

張大俠微微搖頭，道：「在下沒聽說有甚麼幫會。」

「張大俠，你的消息很有用，在下不妨從張、趙兩人身上着手偵察。」

「不錯，即使這兩人未曾綁架貴友，這二人也一定懷有不可告人的鬼胎，陸大俠，黃山一帶，武林三大家俱在附近，可以說羣英畢集，藏龍臥虎，大家有個聯繫較好。」

「張大俠所見甚是，希望咱們多多聯繫，小弟現住在來興客棧後進，不知張大俠下榻何處？」

「由於女子論劍大會之後發生了命案，張某就隱隱看出，大會被奸人所利用，立刻把小女送到百里外親戚家，自己又折了回來，住在大通鏢局。總鏢頭梁劍光，是在下的總角之交，而梁兄也久慕陸大俠的大名。」

「不敢，改日小弟前往拜訪。」

兩人分手，陸浩仍向白雲寺奔去。他以為，白雲和尚是個方外奇人，即使元神衝散，仍不可忽視。由於他的態度也由明朗而變為曖昧，他希望找出原因來。

到了附近，忽見兩個人影向白雲寺掠了出來，仔細一看，竟是三人，其中一人未進去，可能在外把風或者留守。

這三人很機警，根本不出聲，祇打手勢，而且迅速離開現場，不入鎮而奔向此鎮西郊。

陸浩心頭一動，這不是「滇北四眞」之三的一芥、一虛和一塵三個道士嗎？那夜在三清觀中分手，一芥鄭重表示，要立刻離此南返的。

他們到白雲寺去幹甚麼？

他略一斟酌，還是跟踪這三人看看，白雲寺他是熟路，隨時可來，於是他朝三個道士的方向追去，也許是星月無光，山野中的岔路太多，居然追丟了人。

陸浩連連嘆息，祇好折回，潛入白雲寺探了一下，一切如舊，白雲和尚在安睡，似未發生過任何事。

將近四更才返回客棧，推開門，居然有人坐在他的床邊上。僅僅是嗅了一下，他幾乎就能猜出是誰，道：「是紫姑娘？」

「從今以後，我幾乎等於是你的人哩！何必和我客氣？」

「這是甚麼話，銀子是別人送的，來得容易去得也快，而姑娘又未求我助妳贖身，妳大可不必有甚麼負擔，我祇想恢復妳的自由之身，今後行止，由妳自己決定。」

「可是三十萬兩換一個女人，誰也不敢說我會吃虧。」

「紫姑娘，這不是吃不吃虧的事，我為妳贖身，祇是希望像妳這麼美好的姑娘能過着幸福的生活，絕無據為己有之意。」

「這麼說陸大哥並不喜歡我了？」

「妳……妳怎麼這麼沒有信心？世上的男人，除非瞎了眼，那有不喜歡妳的？祇是我不能用錢去收買人心。」

「陸大哥以為我對你好，祇是因為你在我身上花了三十萬兩銀子？」

「當然不能如此評斷，但也不能說這不是理由之一，知恩圖報能說是壞事嗎？」

「除了知恩圖報，陸大哥就不以為我對你還有些別的……」

這話出自這尤物之口，哪個男人不心跳，陸浩道：「紫姑娘，有妳這句話，我陸浩就是三餐不繼，喝一口白水，身心都很舒暢了。」

她忽然投入他的懷中，幽幽地道：「小妹祇要能隨侍大哥身邊，今生甚麼也不想了。」

多麼銷魂的一刻，趙、張兩人所說的，「軟軟」和「滑滑」，哪一個比得上她的身子軟，比她的身子滑？雖祇是擁抱而已，相信有很多男人願意抱一下而短壽十年。

「陸大哥，小妹不能消磨了你的大志。」她脫出他的懷抱。

「紫姑娘，妳應該不姓紫吧？」

「我叫韋紫琴……陸大哥，是不是有甚麼心事？或者怕小妹累贅你？」

「都不是，妳不知道，我的朋友『泥鰍』和小譚失踪了……」

「甚麼？他們失踪了？是甚麼時候的事？難怪你一直憂心忡忡呢！」

「已經兩三天了！尤其是『泥鰍』，我們情同手足……」

「噫？對哩！我今夜來此，途經火神廟旁，隱隱聽到有人在內大聲叫罵，陸大哥，你的兩位朋友都是甚麼口音？」

「老實說，他們是一男一女，女的是南海派掌門譚長風的女兒譚珍，此女總是穿男人衣服，且看來像個叫化子，說話口沒遮攔，經常有『娘的！娘的！』口頭語！『泥鰍』本已三十了，長了個娃娃臉，行徑也像孩子一樣，也喜歡說粗

話……」

「噢！對哩！我今夜聽到火神廟中叫罵的聲音有點細，果然有『娘的，娘的』口頭語。」

「韋姑娘沒聽錯？」

「不會的，還有，這個罵完之後，另一個也罵了起來，這八成就是你說的『泥鰍』，口帶髒話……」

「甚麼髒話？」

「不來了！陸大哥，你壞……」

「韋姑娘，妳別介意，也只有讓我聽聽這髒話，才能判斷是不是『泥鰍』？」

韋紫琴猶豫再三，忽然伏在他的肩上，道：「每句都帶個『媽的』，最後還狠狠地罵了一聲『操』！」

陸浩突然站起道：「韋姑娘，沒錯，這正是『泥鰍』的口頭語，妳在家等我，我這就去救他們……」

「陸大哥，我也去。」

「不，妳去反而是我的累贅，在家比較好。」人已掠了出去。韋紫琴木然地望着他的背影，明亮的美眸中，氤氳着一層薄霧……

* * *

火神廟也在此鎮邊緣處，算是近郊。

不知建於何年何月？通常火神廟的香火不盛，這一座破廟也不例外。

陸浩在廟外聽了一下，知道廟中有人，但不會超過五七人，記得這兩三天，他在此經過數次，可惜沒有想到窩在這兒。

旱地拔蔥上了殿頂，發現前後院各有一個漢子擔任警戒，看來不像是甚麼高手。

後院這個人距大殿後門較遠，陸浩落在他的身後，這人居然不知道，但陸浩伸手一抓此人的衣領，堪堪抓到時，突感身後金風電射而到。

明明附近無人，至少陸浩背後那方向是無人的，但這暗器來勢太快太猛，急切中橫移了一步。「奪」地一聲，接着又是一聲「吭！」這小子前栽三大步，伏在地上就不動了。

原來是一根一尺長的枯枝，戳入此人背心一半有多。

陸浩四下打量，並未看到人，拔身又上了殿頂，四下打量也不見人影，心知這廟中仍有高手，應該小心。

這次夠快，落在前院這人的左側，可以說已扣上了脈門。又是一道勁風電瀉而至，這一次他不再只顧自己，閃身時左手一匕掃出，襲來的是一段枯竹被擊落地。

但是幾乎同時自相反方向又是一道銳風，到了身邊才感覺到，「颯」地一聲，正中這警戒漢子的心窩。

力道極大，此人退了三大步才仰身倒下。

陸浩沒有看到人，但他此來是為了救人，立刻小心地掠入殿中。

正殿神龕頗高大，沒有燈火，火神坐在正中，兩邊各有一尊神侍立着，由於這兩尊神的身高和正中坐着的不成比例，兩邊的反而比正中的高大的多，十分礙眼。

陸浩覺得不對，靠近一看，竟是「泥鰍」和小譚。各執金吾一支，身立不動，顯然被人點了穴道。

陸浩奪下二人手中的金吾，正要挾着離開，忽聞左內間耳殿中有呻吟聲，雖然此刻是快走為妙，但是不能見死不救。

他進入左耳房中一看，一個人被細着放在地上，正在一邊掙扎，一邊呻吟，他低聲道：「你是何人？」

「我……我是華山派的趙斌……這位的口音好熟……請救救我……」

「我是陸浩，趙大俠怎麼會在這兒？」

「一言難盡，由於我和張青兄請兩位小兄弟吃酒之後，他們才失踪的，我們二人甚感不安，就出來尋找……小可找到此廟……那知人家以逸待勞，在下在三五十招之後被擒……」

陸浩解開他身上的繩索後，四處搜了一下，竟然再也沒見到一人。陸浩道：「這就怪了，剛才明明有人向我施襲，手法十分勁烈……」

「也許被陸大俠驚走了吧？」

「應該不會，此人必非庸手，乍看似是襲我，骨子裡似乎是殺他們自己的人滅口的……」

趙斌道：「也許此人自知不敵，而其餘的同伙又不在家，只好殺部下滅口。」

「趙大俠有否看到其他的匪徒？」

「擊倒在下的是個高大的蒙面人，可惜此人不出聲，以致無法判斷他的口音。」

「是男是女總該知道吧？」

「說來慚愧！由於是在這大殿中動手，根本未能看清……」趙斌道：「陸大俠怎知兩位少俠被押在此處？」

陸浩道：「誤打誤闖而已……」

奔出里許已入鎮中，趙斌再三道謝，兩人分了手。

韋紫琴仍在等他，還準備了一些酒菜，見他救回兩小，十分高興，道：「陸大哥，你眞不愧為『九爪飛鷹』。」

「慚愧！若非姑娘提示，不知甚麼候才可找到他們。」

解了兩小穴道，泥鰍坐了起來，道：「陸浩，這是怎麼回事兒？」

陸浩在一邊自斟自飲，道：「我正要問你們兩位，到底是怎麼事兒？」

小譚也緩緩坐起，望着韋紫琴，臉上悻悻地道：「連我們自己都弄不清。」

「我們可以邊吃邊想邊談不遲……」「泥鰍」永遠是這樣的，坐下來就狠吞虎嚥。

小譚道：「那天趙斌和張青又要請我們吃酒，我不去『泥鰍』就死拉活扯地把我拉去了。趙斌叫了七八個菜，我眞想不通，他為甚麼忽然間又大方起來了。」

「泥鰍」含了一嘴的烤鴨道：「有個陌生的孩子，大約十二三歲，到我們房門外說，陸浩在火神廟等我們，有十萬火急的事，必須馬上去……」

「小譚……」陸浩道：「過來吃點吧！這是韋姑娘請客，這兩天你們一定沒吃飽吧？」

小譚一聽是「韋姑娘」，道：「誰是韋姑娘？」

「就是紫水晶姑娘，她本姓韋，韋陀的韋……」

「我們去了火神廟，被兩個高手制住，」小譚續道：「其中一個身手奇高，陸浩，相信你遇上他也未必能在百招內奈何得了他。」

「我相信。」陸浩道：「今夜救你們時，就有個高手以枯枝射死了兩個看守的漢子。小譚，你們要謝謝韋姑娘，是她來此經過火神廟附近，聽到你們在廟內破口大罵，我才能找到你們的。」

小譚心雖不願，但這是救命之恩，非同小可，道：「韋姐姐，多謝！」

「都是自己的人哩！何必多禮，由於陸浩已為我贖了身，暫時我也無處可去，今後就不能客氣了……」

「贖身？」小譚十分驚異，道：「陸浩，你從哪裡弄來一百萬兩？」

「麥夫人眞是言而有信，現在案子還不能算是破了，元兇在逃，人家就先付了……」

「你可眞大方，也可以說韋姐的面子也眞大，右手接過麥夫人的一百萬兩，左手交給鴇母一百萬兩？」

「不，鴇母只收下三十萬兩！」

「泥鰍」大為激動，道：「這不是賺了七十萬兩，我的天！從今以後，就是天天吃翅席，也能吃上幾年哩！」

「除了吃，你還知道甚麼？」

「陸浩，你可別門縫瞧人，把人看扁了。我在火神廟中聽到了極為熟悉的口音。」

「誰？」

「好像是……我不敢拿準兒……」

「說出來聽聽也無妨！」

「好像是趙斌的口音。」

「趙斌本就被擒，被捆在耳房地上嘛！」

「怎麼？他也被擒了？」兩小互視一眼，有點不信。

「為甚麼他不能被擒？你以為他比你們高明？」

「不不……」泥鰍道：「不是這麼回事兒，我是說我們聽到他和匪徒談話，好像不是敵對的語氣，是不是小譚？」

小譚道：「由於我先被弄昏，我沒有聽到。」

陸浩道：「不是敵對？有此可能嗎？」

「怎麼不可能？我總覺得趙斌和張青這兩個雜碎不是個玩藝兒！我聽了他好像說：『自己人別張羅』……這話是甚麼意思？」

「下面呢？還說甚麼來？」

「以後就被點了穴道沒有聽到了！」

陸浩不出聲，自顧吃喝，他當然另有想法。這工夫韋紫琴道：「譚小妹，為甚麼不吃點？是不是討厭我？」

「這怎麼會？陸大哥不把我攆走才怪哩！」

「泥鰍」道：「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信。」

陸浩還是不出聲，這工夫院牆那邊有兩人進入屋中，張青低聲道：「媽拉格巴子！你就辦不好一件事。聽到沒有？」

趙斌道：「那小子並未聽清，而且只是那麼一句話，並不能證實我們的罪名。放心，這一次『九爪飛鷹』非吃癟不可！你姐！不信走着瞧……」

* * *

麥、唐兩家的喜事，並未因唐夫人涉嫌重大而告吹，也許還加快了步伐，今天是麥家娶媳婦，唐家嫁閨女的好日子。

這麼一來，麥奇迷上紫水晶的事也就不攻自破了。

麥家的深宅大院，早在兩天前，傭人們就忙豁起來哩！街頭上紮有松柏旗門牌坊，上面懸有紅綵及宮燈，大門上有錦繡及流蘇，繡的是鯉魚跳龍門。

自大門進入，每一道門上都有錦屏和流蘇之屬。

麥大熟和總管麥耕裡裡外外忙得不可開交。

這一帶的習俗是隔日轎，也就是新郎到新娘家迎娶，要過一夜，由小舅子或者新娘的叔伯之輩陪新郎睡一夜，第二天上午娶回。

這是一種地方性的習俗，不論路途遠近都是如此。

而唐家自然也是掛燈結綵，儘管唐靖心情不好，嫁女也是喜事，只好打起精神張羅一切。

酉末，新郎的花轎到達唐家，附近百姓爭看新郎，好在轎子正對大門，見到新郎眞面目的不多。

但見到的人都不免竊竊私語：「新郎好醜啊……」

新郎一到，陪客的和新郎寒暄之後入席，天也就黑了下來。

唐家如此熱鬧，但後園中陰暗的花木中，却有人影在窺伺。女兒出嫁，這是一件大事，居然不能親自主持，只能在暗中偷看，她此刻的心情，應比唐靖還要惡劣了。

女兒的終身大事是她一手促成的，如今唐家上下喜氣洋洋，不知誰還記得她這人……

這時忽然有人冷漠地道：「冷清秋，不敢見天日的日子不好過吧……」

唐夫人倏然轉身，已擺出了守勢。

面前五步外站着一個高大的女人。唐夫人十分驚異地道：「妳剛剛叫我甚麼來？」

「冷清秋！」

「妳怎麼知道我的本名？」

「不必說這些廢話，冷清秋，你如果能老實回答我一個問題，也可以說是一件秘密，也只有我能使妳逍遙法外，連『九爪飛鷹』都奈何妳不得！」

「沒有人能吃定我，妳似也辦不到！」

「我說能辦得了就絕對能！冷清秋，願意聽嗎？」

「說說看！」

「貴教中有件金領銀袖的鎮教法衣是不是？」

「這與妳何干？」

「別打岔！關於這秘密，妳知道多少？」

「我爲甚麼要對妳洩露本教的秘密？」

「因爲我能馬上使妳自地下鑽出來，大搖大擺地在本鎮及任何地方招搖過市！」

「我不信，除非妳能馬上使此話兌現！」

「好吧！在午夜之前，妳會看到本人的話驗證的情況！」

「果眞如此，莫非妳和本教有甚麼關連，須知我冷清秋在本教中……」

對方揮揮手，身形隱去。

現在唐夫人在唐蓉屋中，房門緊閉，母女二人都曾流過淚，唐蓉道：「娘，您眞是賄賂仲裁人，而又殺死他們的人？」

唐夫人默然點頭。

「娘，這又何必？女兒並不重視麥家的財產……」

「事已至此，只好嫁過去了，蓉兒，在妳出嫁之際，娘不能親自送妳上轎，我眞難過……」

「娘，爲甚麼不能？難道娘還要走？」

「也說不定，蓉兒，不管我們唐家發生甚麼事，希望妳不要管，好好做麥家的媳婦吧……」

母女又唏噓一陣，在另一秘室內，唐夫人見到了彭雲卿。彭道：「壇主怎麼又回來了？」

「我實在不捨得蓉兒，她出嫁我不能不回來看看。」她雖是勾魂夫人，對自己的女兒還是放不下。

「壇主，又不是生離死別，而麥家又相距不遠，妳實在……」

「我是不是又婆婆媽媽起來了？」

「卑職以爲，既是上面的意思，理應遵守。只怕壇主這樣下去……」

「不妨，今夜我可能會被特許回家，雲卿，妳也別把我看得太蹩腳了！我之所以賄賂仲裁人繼而殺之，企圖奪麥家之產，那是因爲那時尚未和教中人士聯絡上，而且麥家也有迎娶個美的媳婦之意。我也曾爲陸浩及紫水晶代教主撮合，以及當衆否認認識白雲和尚。做這些事之前也曾與和尚及代教主當面溝通過……」

「壇主，我總以爲，女子論劍大會這件事上，麥家始終未出面澄清他們的立場，甚是令人費解……」

唐夫人冷哼了一聲，但沒有說甚麼。

大約是亥時頭，鎮上的錢媒婆進了唐家大門，一路上「恭喜，恭喜」地招呼着往裏走，直到遇上了彭雲卿才停下來。

彭立刻把她讓入一幽靜的小齋中，道：「錢壇主有要事麼？」

「對，代教主有令諭，冷壇主不必再躲躲藏藏，可以公開露面了……」

彭雲卿一愣，想起不久前冷壇主所說過的，「不妨，今夜我可能會被特許回家……」

這工夫，錢壇主又道：「那些仲裁人首鼠兩端，死有餘辜，如陸浩來找冷壇主，叫他拿出證據來。」

「是，錢壇主。萬一府、縣方面的人來了呢？」

「不會的，這件案子只有『九爪飛鷹』在追踪。」

錢壇主走後，冷清秋出現了，彭雲卿道：「壇主，您猜得一點不錯，錢巧雲此來果然是……」

冷清秋揮手打斷了她的話，道：「一切我都聽到了！妳去照料一下吧！我要在此安靜一下……」

「是……」彭雲卿離去不久，小齋門口出現一個人影。（未完・八）